
武俠世界
第37年
5
$18.00

* * *

編者話

今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北宮崎先生撰著的「化血幽靈」。十七歲的何吟春千里携弟，由黃河到雲南楚雄投奔師伯楚天雄大俠，因其自小便與楚莊主之子楚人傑有婚約，不料迢迢千里甫至莊前，其弟何一飛便當頭被楚人傑抽了一鞭……北宮崎先生撰著的故事清新流暢，語言簡練橋段別具一格，大結局更是出人意料之外。欲知「半面鏡子」內含的隱秘，其之牽涉的主要原因所在，請細閱本文。

* * *

今期新刊的故事「雪海血河」乃西門丁先生所著，長篇「義海搏命」乃辛棄疾先生撰寫的。西門丁先生與辛棄疾先生多年來一直爲讀友不斷編寫新的故事，雖然風格逈異，一樣深植愛好者的心中，一樣受廣大讀友的擁戴，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刊載，請繼續捧場。

* * *

下期將刊登的新故事有煮酒客先生所著的「鐵漢羣英會」，醉客先生撰寫的「不醉無歸」。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化血幽靈（新派江湖恩怨情仇故事）
何咏春見師伯楚天雄婉拒了婚事，
她便坦然地拿出「半面鏡子」交給…… …………北宮崎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獨脚魔令（新派湖海恩仇記）
絕招神鋒 生死決鬥……………………………麥 浪 44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雪海血河（新派江湖查案故事）◀一▶
不辨事非囚少俠 欲誣人者反被誣 ……………西門丁 60

奪劍奇兵（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黑底湖下有文章 叮噹鼓內藏名單 ……………龍乘風 70

五彩傳奇（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綑綁大娘逼口供 雙釵救援難得逞 ……………申公豹 79

小子統吃（新派武俠詼諧傳奇）
苦海漂泊一孤兒 喜獲雙嬌暖心窩 ……………辛 士 87

寒夜屠龍（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掩護五鼠押貓物 戲弄莽漢尋開心 ……………霍去病 95

鬼 谷（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一代天驕鬼谷主 溫文爾雅更和氣 …………歐陽雲飛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義海搏命（新派武林恩義故事）◀一▶
秉性剛強君不邪 爲友報仇開殺戒 …………辛棄疾 111

風塵俠侶（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玩世不恭風流種 財豐藝高百變人 …………司空羽 121

84.5.15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 5 期

（總號186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江湖恩怨情仇故事/北宮崎・文　可飛・圖

幽靈血化

訪親不遂　事有蹊蹺

「姊姊，我實在走不動了，我們歇一歇，好不好?」

「不!一步一停，三步一歇，妳還想不想今天趕到地頭呀?」

好毒的太陽，晒得地上裂了縫，老樹枝椏脫了皮。

六月六日，正是大暑天。

路旁一棵一棵的大樹，正張開身子隔開了毒烈的驕陽，向着路上的行人招着歡迎的雙手。

怪不得小栗子何一飛又走不動了。

小栗子何一飛說小不小，已有十三四歲了。

他口中的姊姊何吟春說大不大，只比何一飛大三、四歲，算算也不過是十六、七歲，也只是一個大女孩子。

但，聽她說話的口氣、神態，可就沒有一點孩子氣。

太多的憂慮，太多的磨練，把她的孩子氣早就磨光了。

也眞難爲了她，帶着比她少三、四歲的弟弟，已經走過半個國土，從黃河旁走到了雲南楚雄。

何吟春說不行就不行，頭也不回，獨個兒向前面走了下去。

別看她頭也回，她的耳朵可豎得又長又直，耳聽着身後弟弟的動靜。

她原是一個性情和善的姑娘，雖然環境把她磨練得堅强無比，她又哪能眞的不理會弟弟哩!

小栗子何一飛望着姊姊瘦削的背影，做了一個鬼臉，身子一斜，向着一棵樹身躺了下去。

看，她可被小栗子何一飛氣死了，吟春皺着眉頭，搖着腦袋，又回來了。

小栗子何一飛又暗暗的高興，閉着雙目，只當沒有看見。

何吟春幽幽一嘆道：「飛弟，姊知道你累了，只是我們必須在日落以前趕到地頭，來來來，姊姊背着你走好了。」

這不是第一次，不久以前，何吟春就背過小栗子一次，那次小栗子何一飛可難過了，心裡直罵自己，足足罵了四五天。

現在姊姊又要背他了，當即一挺腰就跳了起來，漲紅着臉，搖手不迭的叫道：「算了，算了，我有腿，我自己會走。」

何吟春咧嘴笑道：「你不是走不動了麼?」

小栗子何一飛喃喃的道：「妳也不看看，妳的個子比我還小啦!」

何吟春說道：「可是我的力氣比你大呀?」

小栗子揚眉道：「那也不見得……」

何吟春道：「有事實爲証，姊姊走到現在，一點都不累，而你却寸步難移。」

小栗子何一飛原是個小精靈，唯一的毛病就是好强受不得激將法，一受刺激，就不能堅持自己主見了。

小栗子何一飛冷笑一聲：「誰說我寸步難行，好，我們就比比脚程!」邁開大步，身子飛也似的跑了出去。

姊弟倆一口氣，走了十幾里路，何一飛放緩了步子說道：「姊姊，現在可以歇一歇了吧?」

何吟春愛憐地撫摸何一飛的肩頭，道：「弟弟，唉!」

小栗子何一飛也叫了一聲：「姊姊，」凝目望了姊姊一眼，眉峯微微一皺，道：「姊姊，妳有甚麼話想說?」

何吟春搖了一搖頭，道：「沒有，那邊有片樹蔭，我們到那邊去坐吧。」

姊弟二人走過去坐了下來，何一飛躺在草地上，打了一個滾，道：「姐姐，我們到底爲了甚麼，要這樣子千里迢迢來投奔楚伯，妳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何吟春道：「楚伯伯是爹的師兄，我們來投靠他，難道還要特別的理由麼?」

何一飛道：「阿爹一生中有交情的朋友多的是，師伯也不止楚師伯一位……姊姊，如今我們都是沒娘沒爹的苦孩子，妳把話說明白了吧!我不會不聽妳的話的。」

何吟春鼻子一酸，兩行清淚，奪目而出……

何一飛一怔道：「姊姊，妳爲甚麼哭了?」

何吟春拭去淚水，幽幽的長嘆了一聲，道：「楚伯伯有一位兒子，叫楚人傑，我們很小的時候就有了婚約，所以……所以……」羞容畢現，戛然低頭不說了。

小栗子何一飛恍然大悟地笑道：「原來如此，太好了，我們快走吧!」

之後，小栗子何一飛再沒有使過花招，老老實實的全力趕路。

日影剛斜，他們已趕到一座大莊院之前。

小栗子何一飛指着那大莊院道：「姊姊，妳將來的家可眞不……」

哪知一言未了，只聽得莊院之內傳出一陣人喊馬嘶之聲，隨後衝出三人三騎，閃電般就到了他們姊弟面前。

當先一位年輕公子手中馬鞭一掄，暴喝道：「滾開。」鞭梢帶起了一聲尖嘯，便向小栗子何一飛頭上落下來。

馬勢來得太快，小栗子何一飛讓過了頭部，却沒能讓開肩部，「啪」的一聲，肩頭實實的挨上了一



下鞭子，半隻袖子裂了一個大口子。

小粟子何一飛氣得開口罵了一聲：「混球！」

「討打！」第三匹馬上的人又給了他一鞭子。

小粟子何一飛怒目一翻，正要出手還以顏色，姊姊何吟春伸手拉住他道：「弟弟，不可無禮。」

其實小粟子何一飛想無禮又能怎樣，那三人三騎早已遠出十幾丈之外了。

看門的老蒼頭隨時趕了出來，一臉歉意的連聲說道：「對不起，對不起，小兄弟，傷得不重吧，快進來，先看一看傷要緊……」

小粟子何一飛冷笑道：「沒關係，這兩下子，我還挨得起。」

那蒼頭望了一望小粟子何一飛，怔了一怔，道：「聽小哥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何吟春接道：「我們是來自陝西子午鎮的。」

老蒼頭驚震了一下，道：「陝西子午鎮！貴姓？」

何吟春欠身道：「小女子何吟春，特來求見莊主楚伯伯。」

老蒼頭神色又變了，射出一道驚訝的目光，道：「你們姓何，又住在子午鎮，可是與關洛飛虹何大俠有甚麼關係？」

何吟春恭聲說道：「他老人家正是先父。」

老蒼頭面上肌肉抽動了一下，黯然之色油然而生，他却盡量抑制自己，只「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何小姐、何公子，那更不是外人了，請，請，請！」

老蒼頭先把何氏姊弟請到廂房之內，一面吩咐打水奉茶，一面告退道：「兩位，請稍待片刻，老漢這就親自去向老夫人稟報。」

老蒼頭離去之後，小粟子何一飛舒張雙手一下，長長的吐了一口大氣，道：「這可好了，總算結束『流浪』生活了。」

何吟春沒有答腔，小粟子何一飛回頭一望，向他姊姊望去，只見姊姊緊鎖着眉梢，目光茫然地沉思着。

小粟子何一飛輕喝了一聲，道：「姊姊，妳在想甚麼心事？」

何吟春輕輕一震，張目四下一望，道：「飛弟，你在說甚麼？」

她想心事想入了神，何一飛的話，她根本沒有聽清楚。

何一飛笑道：「姊姊，妳呀，可是在想未來的姊夫？」

何吟春還沒有收回神思：「你在說甚麼？」

何一飛道：「沒有說甚麼。」

何吟春笑道：「敢情是我聽錯了。」

小粟子何一飛實在忍不住，「噗嗤」一聲笑道：「姊姊，我們進莊時碰見那一位公子，可就是將來的姊夫楚人傑麼？」

何吟春故作不關心地道：「我沒有注意他。」

小粟子何一飛笑着摸着肩頭上的鞭傷，道：「這一鞭算是白挨了！」

何吟春左右而言他，雙眉一皺，道：「這位看門的老人，怎麼還不回來呢？」

小粟子何一飛道：「人家深宅大院，走也要走半天，那能這麼快回來！」

何吟春點頭一笑道：「弟弟，你現在也知道替別人着想了。」

何一飛笑道：「妳才發現呀……」

老蒼頭悶聲不響的回來，只對他們冷冷的道：「兩位隨老夫來。」

他的態度變得叫人不由不吃一驚，何一飛臉色一寒，却被何吟春暗中輕輕扯了他一下，把他的不滿壓了下來。

姊弟二人跟隨在老蒼頭身後，穿過一道側門向莊院之外走去……

小粟子何一飛忍不住叫道：「老丈，你帶我們到哪裡去？」

老蒼頭頭也不回的道：「你們總得有個落脚的地方吧？」

小粟子何一飛愕然道：「你帶我們住到外面去？」

老蒼頭道：「老莊主不在家，夫人不敢作主，你們不住在外面，難道……」

何吟春接道：「弟弟，不要說話了，我們跟老丈去就是。」

何一飛一連橫了姊姊幾眼，非常不服氣的忍氣吞聲，可是，最後他還是嘆了一口氣，甚麼話也不說了。

何氏姊弟的年齡都不算大，但是所表現的忍耐力，却超過了他們的年齡。

行約二里路，有一幢獨立屋子，房子不大，四週繞了一圈菜圃，這時正有一位老人在菜圃內工作。

老蒼頭招呼一聲道：「老金，這兩位遠來客人，來自陝西子午鎮……」

他話聲未了，老金截口道：「子午鎮？」

老蒼頭點點頭道：「子午鎮的何小姐何公子要在你這裡住幾天，就由你完全負責了。」

老蒼頭說完了話，掉頭便去，沒有再和何氏姊弟打招呼。

老金把何氏姊弟領入屋內，說道：「兩位住在子午鎮，可知道一位關洛飛虹何大俠……」

何吟春道：「正是先父。」

老金猛然大聲叫道：「什麼，你們就是何五爺的兒女？」

何吟春道：「老丈可是不相信？」

話聲未了，老金已是大罵道：「混帳的東西……」

人便像一頭瘋狗似的衝出屋外去了。

小粟子何一飛又怒氣沖沖起來了，忍不住也罵了一聲：「老混球。」

其實，老金早已走遠了，聽不到了。

何一飛氣無所出，轉向姊姊冷笑一聲道：「姊姊，妳看出來了沒有？」

何吟春嘆了聲：「弟弟，忍忍吧。」

小粟子何一飛道：「我好不難過。」

何吟春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何一飛道：「我不怕吃苦，可是，這不是吃苦，而是受氣……」

何吟春截口道：「不要想得太多，萬一錯怪人家，豈不難爲情？」

何一飛倖倖的道：「但願我是錯怪了他吧！」

何吟春雖然要弟弟何一飛不要胡思亂想，錯怪別人，可是，事實擺在眼前，這次南來只怕要大失所望了。

何吟春自思自苦的發出了一聲沉重的長嘆聲。

老金回來了，還是那樣氣唬唬的，一臉氣憤不平、不服之色，重重的向櫈子上一坐，道：「你們可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何一飛冷聲道：「你不說，誰知道？」

老金道：「老夫姓金，金不換，與你們父親雖非手足，却有非凡的情誼，從今以後，你們該尊老夫一聲金大叔。」

小粟子何一飛還想回敬他二句，何吟春已先起座向老金萬福一禮道：「金大叔，請恕侄女等不知之罪。」

老金將拉緊了的面孔鬆弛了下來，道：「放心，你們的事，有金大叔在，金大叔絕不會叫你們吃虧。」

猛然一回頭，向何一飛喝道：「小弟，你在發什麼楞，可是信不過老夫？」

小粟子何一飛原是個非常機靈的孩子，剛才是生他的氣，現在可也明白了，這金大叔是在替他們姊弟打抱不平，於是趕忙應叫了一聲，道：「金大叔，我們當然信得過你，可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楚府這種待客之道，實在說不過去，但究竟是什麼原因？」

老金沒料到他們自己竟然不知道原因，不由得一怔道：「老邱沒有告訴你們？」

何一飛道：「那一位老邱？」

老金問道：「誰送你們來的？」

小粟子何一飛恍然道：「啊！他就是老邱！」

老金道：「你也該稱他邱大叔，他與令尊也非常投契。」

何吟春道：「金大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老金道：「令尊的朋友不少，你們千里迢迢的來投奔楚家莊主做什麼？」

何吟春低下了頭，羞紅了她的秀臉。

老金哈哈一笑道：「賢姪女別害羞，妳不說我也知道，當年還是老夫和老邱兩人做的大媒啦。」

「唉……」接着又長長的嘆了一聲，道：「其實令尊也太死心眼了，這門親事不結也罷。」

何吟春沒有答腔，她是不好意思。

小粟子何一飛却道：「金大叔，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金道：「他不配。」

何一飛難以理會的跟着唸了一句：「他不配？」

老金接着道：「那小子不會有出息，怎能配得上你們何家的姑娘。」

何一飛回答道：「這可是先父的承諾啊。」

早年的婚姻，就是這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誰也想不到那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老金哈哈大笑道：「單方面承諾有什麼用，如今人家忘了哩。」

何吟春原是羞答答地不好意思說話，這時却不能不說話了，長長的一嘆，道：「可是，這也是先父的遺志啊！」

老金哈哈的大笑了起來，道：「這叫做剃頭擔子一頭熱，令尊呀……」

何吟春正色道：「先父的遺志，也是姪女的心願，姪女千里迢迢而來，不達此願志不移。」

老金笑不出聲來了，愕愕的瞪了何吟春半天，無可奈何的長嘆了一聲：「賢姪女，妳這又何苦呢？」

何一飛心念一動，轉移他們的話題，側臉問道：「金大叔你爲什麼不住在莊子裡？」

老金道：「大叔爲什麼要住在莊子裡，你金大叔又不是楚家的家人奴僕，住自己的房子，吃自己的飯，有什麼不好？」

何一飛只有一笑道：「這倒有點道理，不過，你爲什麼不遠離這裡，而住得這麼近的呢？」

老金道：「楚家莊有我老金的酒肉朋友，人老了，朋友也難交了，人要是沒有朋友，你說那該是

甚麼的滋味?」

何一飛哪有過這種的經驗，只有搖頭笑道:「我不知道……」

老金哈哈一笑道:「老夫要不住在這裡，你們今天的住所，就夠邱拐子頭痛了……」

「什麼?你們在說老夫什麼?」邱拐子帶着笑聲走了進來，他這時的態度突然變了，不再冷得叫人可怕。

何吟春與何一飛知道了拐子身份之後，不待老金暗示，都一一站了起來!

邱拐子高興的笑道:「何五爺的孩子，果然與衆不同。」

何氏姊弟一同行禮道:「小侄姊弟見過邱大叔。」

邱拐子搖手道:「無須多禮，只要不罵我老拐子就行了。」

何一飛笑道:「小侄不敢。」

邱拐子道:「你們知道不知道，老夫見過你們之後，一直就在生氣，生自己的氣，……老金，取酒來，老夫要喝個爛醉如泥。」

老金雙手一攤道:「對不起，酒沒有了。」

邱拐子一拍桌子道:「連酒都不給喝，還算是什麼朋友。」

老金道:「只知要酒喝的朋友，又算得是什麼朋友?」

「老夫不喝酒，肚子就要氣炸了。」

老金道:「活該，誰叫你死都不肯離開楚家?」

邱拐子道:「你知道老夫不能離開楚家的!」

老金搖頭道:「也不知道你前世欠了他多少債?」

邱拐子瞪目道:「你別只知道說老夫，你自己又爲什麼不離此遠去?」

老金道:「老夫也是欠了人家的債，離不了。」

何一飛見他們二人吼吼嚷嚷，看似吵架，其實其中不知含有多少辛酸，有心沖淡他們苦悶的心情，故意輕鬆地笑道:「金大叔，你欠了誰的債?」

老金一指邱拐子道:「他，老夫欠了他的酒債，老夫要是搬走了，他到哪裡去白吃白喝呢?」

邱拐子抓住機會，大吼道:「你既然欠了我老夫的酒債，爲什麼還不拿酒來呢?」

老金一笑道:「算是老夫倒霉，給你抓住了痛脚，還你酒債就是。」

邱拐子金不換二人當年行走江湖時，號稱賽焦孟，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情誼非比等閑。

金不換一笑，不但有酒，而且也有菜，擺滿了一桌子，喝得四個人都有點醉熏熏的。

「酒入愁腸愁更愁」，何氏姊弟雖然初嘗愁的滋味，也是越喝越愁，不知不覺先自醉了。

昏昏沉沉之中，忽然全身一涼，被人從頭淋了一盆冷水，驚得跳了起來。

室內已不見了邱拐子，金不換就站在他們面前，一手執着一把大斧頭，目射怒芒，口中不時發着一陣陣的冷笑。

屋外，更不斷的傳來震耳欲聾的怒喝聲和打鬥聲。

金不換這種神態，嚇得何家姊弟不知什麼時候得罪了他，相對着說不出話來!

金不換忽然冷冷的問道:「你們姊弟，二人的武功如何?」

何一飛呼了一口氣，說道:「鮮逢敵手。」

何吟春輕喝了一聲:「少吹牛。」

金不換道:「你們二人隨老夫走。」

何一飛道:「外面什麼人在打鬥?」

金不換道:「除了邱拐子還有誰?」

何吟春道:「我們去幫邱大叔?」

金不換道:「不要管他，我們走!」

他的房子不大，想不到臥室之內還有一條地道，金不換打開地道走進去，喝聲道:「進去吧。」

何吟春道:「邱大叔呢?」

金不換道:「聽話，快些走。」

金不換先叫他們走，他自己也跟着進了地道，封好了地道入口之後，他領先走在前面。

地道不長，不過是二三十丈，但出口處有一片竹林，所以出口極是隱密。

打鬥之聲清晰可聞，從那傳來的呼呼嘯風之聲中，不難想像打鬥之猛烈。

金不換把他們姊弟送出百多丈之所，叫他們藏住身影，這才反身向打鬥之處撲過去。

金不換走後，何一飛道:「姊姊，我們也去看一看。」

何吟春道:「我們要能去，金大叔又何必把我們送來此地?」

何一飛道:「那是說，我們只能等在這裡了?」

何吟春道:「是的。」

何一飛嘆了一口氣，道:「爹要是知道我們這樣怕事，在九泉之下心裡不知該有多難過。」

何吟春冷笑一聲，道:「兄弟，你少來這一套，別忘了爹是怎麼吩咐你的。」

何一飛苦惱地道:「我知道，一切聽妳膽小姊姊就是了。」

他們兩人等不多久，打鬥之聲沉寂了，不久之後金不換也回來

了，但他絕口不提剛才打鬥之事，只道了一聲:「走!你們要換一處住的地方。」

新地方在楚雄城內，一戶小戶人家，只有母女二人，母親叫方大娘，四十來歲，五十不到，女兒叫小惠，年紀和何一飛差不多。

這時，差不多已是半夜時分了，方大娘連問都沒有問，一點頭就留下了他們姊弟。

金不換暗暗囑咐何吟春，道:「方大娘不是等閒人物，你們安心住在這裡，老夫要走了，有消息時自會隨時來告訴你們。」

金不換走了，方大娘安排何吟春與方小惠住在一起，何一飛住在客廳裡，臨時搭了一塊門板，一切安排好後，她還是沒有多問他們一句話，就去睡了。

何一飛獨自一人睡在廳堂中，腦中有着想不完的心事，雖是疲憊得要死，却就是無法入睡，後來有點昏昏沉沉了，却又被一聲貓叫驚醒了，一睜眼，彷彿看見一條人影從他的身前一掠而過。

小粟子何一飛心中一動，那僅有的睡意也消失了，他不加考慮的一挺身下了床，輕身跟了出去。

門外一片空地，空地中央有棵大樹，樹枝廣被，是附近人家長夜乘涼的地方。

兩條人影相對站在大樹之下，其中一人，可不是方大娘。

另外一人看不清面貌，聽她說話的聲音，沙啞低沉，年紀一定不小了。

前面的話，這時只聽那婦人道:「大娘，我們夫人千萬重托妳，事成之後，我們夫人自有一番心意。」

方大娘笑哈哈的喝道:「妳說完了沒有?」

那婦人道:「沒有了。」

方大娘道:「好，現在我要妳替我向妳們夫人回兩句話。」

那婦人道:「請講。」

方大娘道:「妳剛才說了半天，可看錯了我方大娘的爲人，也侮辱了我方大娘的爲人，請妳把這個……」

話聲中，只聽一記清脆的耳光聲響起，接着方大娘又接口道:「把這耳光帶回去給妳們夫人。」

那婦人叫了起來道:「妳……妳敢打我?」

方大娘冷笑道:「妳還不配挨老娘的耳光哩!這是要妳帶給妳們夫人的，哼!滾妳的……」

只見方大娘一抬手，那婦人的身子已被拋了出去。

小粟子何一飛暗暗的伸了一下舌頭，一縮身子剛回身往屋內時，只聽方大娘喝聲道:「小鬼頭回來。」

小粟子何一飛倒也是生來敢作敢爲，自己的行踪既已被發現了，便沒什麼可顧慮了，一揚頭回到方大娘面前，冷冷的道:「妳待怎的?」

方大娘忽然一笑道:「你倒眞像你父親。」

小粟子何一飛原本擺出一副吵架的姿態，這一來弄得得了個不好意思，尷尬的說道:「妳認識我父親?」

這話實在問得多餘，她要不認識他的父親，如何能說出這種話來，說實話小粟子何一飛，自己的臉也紅了。

方大娘拍着一條櫈子道:「坐下，大娘有話問你。」

何一飛離開遠遠的坐在一塊大石頭上，他倒不是怕了方大娘，而是不願挨着方大娘坐在一起。

方大娘笑了一笑，道:「你父母仙逝了?」

何一飛點點頭。

方大娘道:「他們年紀輕輕的，怎樣死的呢?」

何一飛道:「他們已五十多歲了。」

方大娘道:「我知道，你說說，他們是怎麼死的呢?」

何一飛道:「病死的。」

方大娘道:「兩人同時病死的?」

何一飛道:「娘死了三個多月後，父親才死。」

方大娘道:「他們生的是什麼病?」

何一飛道:「一種怪病，沒有人看得出來的。」

方大娘道:「你父親要你們姊弟遠道前來投奔楚天雄麼?」

何一飛答道:「姊姊與楚伯伯的兒子自小就有婚約，所以先父要我們前來。」

方大娘冷笑一聲道:「你父親倒會打如意算盤。」

何一飛道:「先父太相信朋友了。」

方大娘說道:「朋友並不是不能相信的。」

何一飛仰首道:「大娘，楚家是不是不要我姊姊?」

方大娘「嗯」了一聲，不置可否。

何一飛悻悻的道:「不要我姊姊就算了，好像還容不得我們姊弟呢?」

方大娘道:「等楚天雄回來之後再說。」

何一飛恍然而悟道:「我明白了。」

方大娘道:「你明白了什麼?」

何一飛道:「這都是楚夫人搗的鬼。」

方大娘道:「其實楚家的兒子

並無可取的地方。」

何一飛道：「我姊姊却死心得很哩！」

方大娘忽然嘆了一口氣，站起身道：「回去睡覺吧！」

* * *

昨天晚上的事，方大娘雖然沒有要求何一飛不說，何一飛還是沒有告訴他姊姊何吟春。

事情好像就那樣的過去了，再沒有人來找他們，就是金不換也不見前來探望他們。」

方大娘不讓何吟春走出屋門一步，但却任由何一飛四處遊玩，何一飛人生地不熟，方小惠就自自然然的成了何一飛的遊伴。

這天，楚雄城有大廟會，何一飛與方小惠一早就去趁熱鬧了。

小粟子何一飛最喜歡廟會上說書的，道道地地的北方說書，何一飛聽得倍覺親切。

方小惠對說書的沒有興趣，約好了小粟子何一飛在書場等她，她便自個兒去看別的熱鬧去了。

何一飛正聽得入神的時候，忽然有一聲尖叫之聲傳來。

好熟的聲音，莫非是方小惠。

小粟子何一飛心中猛然一震，便在書場展開身形，向聲音處撲去。

果然是方小惠，不僅是方小惠，而且她的一條手臂正落在一隻枯瘦的少年人的手掌裡！

那少年人長得又黑又瘦，一手抓着方小惠的手臂，一隻手正向方小惠的另一隻手臂抓去，口中還罵道：「小丫頭，妳終於給我找到了，還不回去？」

小粟子何一飛大喝一聲，道：「放手！」左拳右掌便向那少年人打去。

那少年人笑了一笑道：「小子，少管閒事。」右脚一抬，一脚踢在小粟子何一飛膝蓋上，把何一飛踢得跪倒在地上。

小粟子何一飛楞住了，自己跌倒了，還不相信似的，憑他身子，哪會這樣的不濟？

小粟子何一飛搖了一搖頭，雙掌一撐地，正待要向那少年人撲去時，只聽另有一道凌厲的喝聲道：「放手！」

不知什麼時候，那位說書的先生就站在他身旁，那道凌厲的喝聲，正從他口中喝出。

那少年人冷笑一聲，道：「你是什麼人，也不打聽打聽……」

那說書先生冷冷一笑，又道：「放手！」還是這兩個字，但說話的威勢却完全不同。

那少年人心弦震動了一下，放開了方小惠，他不能不放開方小惠，否則如何面對强敵。

那少年人放開了方小惠之後，指着自己的身子向那說書先生道：「你也不打聽打聽本公子的來歷？」

那說書先生理也不理那少年人，轉向方小惠道：「小姑娘，你們回去吧！」當然話中之意也包括了何一飛在內。

方小惠和何一飛兩人心裡沒有一個服氣，當時不約而同的搖頭道：「不！」

那說書先生苦笑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初生之犢不怕虎。」

那說書先生忽又轉向那少年人道：「你的來歷我知道，你姓蔡……」忽然臉色一正道：「回去，對你長輩說，三日之後，老夫登門拜訪。」

那說書先生說完之後，便不再理會那少年人，轉身回到了書場去。

小粟子何一飛與方小惠正準備再向那姓蔡的少年討回公道時，詎料那姓蔡的少年忽然一溜烟的鑽入人叢中跑走了。

小粟子何一飛和方小惠在衆目睽睽之下受挫於那姓蔡的少年手下，感到好不難爲情，什麼遊興都一掃而光了，心意相同的轉身就走。

他們身子一轉，發現另有一排人阻住他們的去路。

爲首的一人不但方小惠認得，就連小粟子何一飛也認識，原來就是楚人傑，很可能就是小粟子何一飛的姊夫。

小粟子何一飛可不想與楚人傑發生衝突，一拉小惠道：「我們這邊走。」

他們那一邊走也走不出去，四邊都有了楚人傑帶來的人手。

方小惠惱了，小鼻子一翹，冷笑一聲，道：「你們做什麼？」

楚人傑笑着道：「本公子楚人傑，是蔡公子的朋友，小姑娘，妳還是聽本公子的話，回到蔡府去吧！」

方小惠大叫道：「胡說，誰是蔡府的人？」

楚人傑冷冷一笑，向四方問道：「剛才各位可曾聽到蔡公子親口所說，這位小姑娘乃是他家逃出來的丫環。」

一呼百應，居然有七八個人回聲接道：「不錯，我們都聽到了她是個外逃的丫環。」

她氣得說不出話，只知道跺着脚，連聲叫道：「胡說，胡說，胡說……」

小粟子何一飛到底從北到南，經過不少風浪，知道這時候，縱有一百張嘴，也分辯不清，唯一的辦法，只有出其不意的突圍而走。

小粟子何一飛目光四轉，找定目標之後，輕聲向方小惠道：「我

去纏住他們，妳先逃走出去，把妳娘找來。」

小粟子何一飛才把話說完，立時射起身直向楚人傑撲來，同時，口中又嚷又叫道：「你信口雌黃，胡說八道，小爺要打落你的門牙！」

小粟子剛才吃了一次大虧，這次出手可就把家傳絕學精妙招數使了出來，身形一晃，他不但衝到了楚人傑的身前，而且，一出手五指一抓就抓住了楚人傑的肩井穴，抓得楚人傑的全身發軟，毫無回手之力。

小粟子何一飛一招得手，身子一沉，把楚人傑壓倒在地上，口中嚷叫，便翻滾在地上。

外人乍看起來，他們兩人是纏鬥得不可開交，在地上滾來滾去，事實上可苦了楚人傑，他是有苦說不出，陪着何一飛演戲。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小粟子何一飛與楚人傑的身上，方小惠竟然忘了何一飛的話，不懂得乘混亂中溜走，反而在一邊大聲叫了起來。

忽然，有人推了方小惠一把，提醒她道：「還不快走！」

方小惠這才想起了何一飛的話，一溜烟的逃走了。

小粟子何一飛眼看方小惠已經逃走，扣着楚人傑滾來滾去，滾到人少的一邊，又狠狠的在楚人傑耳中罵了一聲道：「小子，你給我記着，你要不想上進悔改，這種苦頭將來還有得你吃。」

一放鬆，何一飛已獨自滾了幾滾，再一彈身，人便躬出老遠，身子一矮，就脫出了重圍。

小粟子何一飛滿身是泥，但他心中却是快樂極了，因爲，他不但渡過了一關，而且還替姊姊出了一口氣。

正在高興頭上，幾乎撞到一個人身上，還是那人叫了一聲：「小兄弟。」

小粟子何一飛急忙煞住身形抬頭一看，臉色不由得紅了起來。

原來，又是那位說書先生。

小粟子何一飛訕訕的說了一聲：「對不起！」轉身便走。

那說書先生伸手攔住了他道：「小兄弟，可是姓何？」

小粟子何一飛一楞道：「你怎麼知道哩？」

那說書先生道：「此地談話不便，請到老朽住處一談如何？」

小粟子何一飛不能拒絕自己好奇心，點了一點頭。

轉過了四五個彎，到了說書先生住的客棧，小粟子何一飛拍去了身上灰土，說書先生又叫了酒菜，招待小粟子何一飛。

說書先生自己介紹，他姓杜，單名一個凡字，除了說書糊口之外，也會看看小毛病，人家就叫他無用秀才。

介紹完自己，無用秀才杜凡望着小粟子何一飛含笑道：「你剛才使了一招『孤峯突出』，頗具關洛何家的精髓，你莫非就是小粟子何一飛？」

怪了，無用秀才杜凡居然知道小粟子何一飛，小粟子何一飛楞了半天，才皺着眉頭道：「你怎麼認識我？」

無用秀才杜凡笑了一笑道：「現在不便於告訴你，將來你自會知道，不過你有甚麼困難，可以隨時來找我。」

小粟子何一飛漫應聲中，只點了一點頭。

無用秀才杜凡又道：「你走後，老朽也不會再住在這家客棧，你如果要找老朽，只需到東門外一品香門前牆壁上寫個何字就行了！」

小粟子何一飛別過無用秀才杜凡，回到住處，方大娘也剛回來，她把金不換也拉來了，還在大舉搜尋小粟子何一飛。

小粟子何一飛說起無用秀才杜凡，金不換和方大娘一臉茫然之色，不知道江湖上有這一號的人物。

話題轉到了楚家的身上，金不換一肚子火氣，悻悻的道：「可恨呂菊英，也不知她安的是甚麼心，她似乎下定了決心，要把何吟春趕出了雲南境地。」

呂菊英就是楚天雄的夫人，楚天雄的原配早已亡故，呂菊英算是繼室。

方大娘笑了一笑道：「其中原因，小妹倒知道一點。」

金不換驚疑的問道：「妳怎麼會知道？」

方大娘道：「呂菊英有一個娘家侄女，她想和楚家親上加親，自是容不得何姑娘走進楚家的大門了。」

金不換冷笑一聲道：「她倒會打如意算盤，只怕由不得她稱心如意。」

方大娘一嘆道：「其實，這門親事不提也吧！」

金不換道：「我也是這麼說，可是吟春不是這樣看，這就叫人爲難了。」

方一娘「啊！」了一聲，回顧何吟春，道：「吟春，妳這是何苦呢？」

何吟春幽幽的道：「這是先父的意思，姪女必須遵守。」

方大娘一嘆，道：「妳眞是一個孝順女孩子，可是，楚家食言毀約，不講信義。」

何吟春道：「姪女決不放棄。」

方大娘凝眸深思了一陣道：「賢姪女，妳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

照理說，何、楚兩家就是結成了秦晉之好，如果楚家不再要何吟春，她也不能賴在楚家，何況，這只是口頭婚約，楚家的孩子又不長進，楚家要毀約，何吟春實在沒有理由堅持，除非，別有原因。

方大娘這一問，正是問到了骨節眼上。

何吟春道：「姪女不願有違先父遺志。」話是一句老話，不過說話的語氣，稍微有點差異。

方大娘雙眼一瞇，含笑道：「令尊還有沒有別的交代？」

何吟春怔了一怔，道出一個「這」字，頭一低，就沒有下文了。

當然有特別交代，只怕無論如何追問，何吟春絕不會吐露半個字。

方大娘很明白何吟春的決心，正苦思對策之際，方小惠跑進來道：「三元哥來了。」

方小惠口中的三元哥，連姓帶名叫陳三元，在楚家莊是一個跑腿的家人，暗中又是那拐子的衣缽傳人，所以和方家也有來往。

陳三元一一行過禮道：「莊主回來了，也知道了何姑娘的事，想親自與何姑娘談一談，請何姑娘訂個時間地點。」

金不換一聽就火冒三丈地冷笑了一聲，道：「老混蛋，既然回來了，就該立刻親自前來看望何家姪女，約甚麼時間，定甚麼地點，分明存心不良。」

方大娘道：「管他存心良不良，咱們接着就是，吟春，妳的意思怎麼樣？」

何吟春道：「請大娘作主。」

大娘道：「這次會談，關係妳將來的終身大事，而且，妳已有了主見，還是自己決定好了。」

何吟春點了一點頭，道：「那麼姪女就有僭了。」

正了一正臉色，轉向陳三元道：「陳大哥，那就煩你回稟楚伯伯，時間地點，請楚伯伯決定，小妹非常高興能有這個拜見他的機會。」

陳三元道：「楚莊主已有吩咐，只要姑娘願意，那麼時間就定在明天傍晚，地點就在楚雄城內豐茂樓，不知姑娘以為如何？」

何吟春道：「就照楚伯伯的吩咐好了。」

陳三元告辭覆命去了。

楚天雄既已出了面，就只有等待明天的相會了。

楚天雄在豐茂樓已定了一間大廳，廳上擺好了一桌酒席，等待何吟春和方大娘等人。

結果應約而來的只有何吟春一人，甚至何一飛都沒有來。

何吟春沒有過份的修飾，只換了一身臨時買來的新衣服。

楚天雄方面可就不止楚天雄一人，除了他夫人呂菊英和兒子楚人傑之外，還有一位年方才二八的絕色少女，這位少女不但長得美，而且笑得更甜，叫誰見了，都樂於和她接近。

何吟春出現時，楚人傑正和那少女親密的說笑着。

何吟春大大方方的走到楚天雄面前，欠身一禮道：「姪女何吟春拜見楚伯伯和伯母。」說着，人已盈盈的拜了下去。

何吟春纖細的身子，拜伏在地上，使人猶然生出了一種憐惜的心。

楚天雄長嘆了一聲，道：「孩子，不必多禮，起來吧！」口吻慈祥，而且還親手攙扶起了何吟春。

楚夫人呂菊英却只是冷冷的笑了一笑，隨而指着楚人傑和那少女向何吟春道：「那是妳人傑哥和妳一傑大哥即將過門的妻子呂姑娘。」

何吟春原該激動失措的，但她却沒有激動的反應，反而溫柔的又向楚人傑和呂姑娘見了禮。

楚夫人呂菊英看着何吟春不起反應的態度，甚至怒極，暗暗罵了一聲，道：「小蹄子，少做作！」

楚人傑望着何吟春冷冷的「哼！」一聲，就把頭轉開去。

楚天雄訕訕的笑了一笑，道：「賢姪女，說來楚伯伯好慚愧，令尊令堂的仙逝，伯伯竟未能前往親自奠祭，好好照料賢姪女……老夫……老夫……眞是愧對摯友了……來人……」

忽然一聲輕喝的聲音，結束了措辭為難的談話。

何吟春淡淡望着楚天雄，沒有任何表示，亦無驚悸之色。

應聲走進二位青衣少年，一人手中托着一隻托盤，一盤黃澄澄的金子，一盤白花花的銀子，望得大家眼睛發花。

何吟春眼睛可沒有花，反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楚天雄忽然乾笑了一聲道：「金銀難寄故人情，區區之數，暫為賢姪女留備急需之用，寸心之誠，尚望賢姪女不却是幸。」

何吟春欠身一禮道：「長輩所賜，却之不敬，姪女謝領厚賜。」

誰的兩眼兒看了黃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子不心眼兒開花，

楚天雄望着楚夫人笑了一笑！

何吟春同時在懷中取出一物，放在桌上道：「先父臨終之時，嚴命姪女務必將此物送交楚伯伯，姪女不遠千里而來，幸不辱命，請伯收下，姪女告辭了。」

話聲一落，何吟春轉身出了大廳。

金子銀子何吟春心領了，但沒有帶走。

同時，她也沒有再訴情懷，好像忘記了表示過的決心。

可是楚天雄見了那東西之後，人竟楞住了，當他回過神來時，大叫道：「賢姪女不要走，伯伯有話請教……」時，何吟春早已出了豐茂樓。

楚天雄面色突然緊張起來，口中呼着：「賢姪女……」人也向外面追了出去。

楚夫人移步伸手拉住他道：「老爺子，你怎麼啦，她確已走了，豈不更好，還去追她幹什麼？你呀……」

楚天雄跺跺脚道：「都是妳，妳看，這可如何是好？」

楚夫人冷笑一聲，道：「我又哪一點錯了……」

楚天雄又是一聲大喝道：「妳也不睜開眼睛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楚夫人冷冷笑道：「什麼東西，半面鏡子而已，有什麼了不起？」

楚天雄長嘆了一聲道：「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半面一個應付不好，就是我們楚家從此要煙消雲散之禍的鏡子。」

楚夫人滿臉不相信的神色道：「我就不相信那小妮子有什麼了不起？」

楚天雄道：「她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這半面鏡子我們楚家却是招惹不起。」

楚人傑昂首揚言道：「咱們乾脆暗中把他們做了，一了百了……」

楚天雄怒吼一聲道：「你這混蛋，專門祇會惹禍，還不與我住口！」

楚夫人道：「孩子說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呀……」

楚天雄「哼」了一聲，道：「有道理……」忽然又悻悻地質問楚人傑道：「你說前天蔡三找人家麻煩的事，可是你搗的鬼？」

楚人傑道：「方家可惡。」

楚天雄罵了一聲，道：「混帳，你可知道，已經有人釘上了我們了。」

楚夫人道：「怎麼啦，你的膽子是越活越回去了，在雲南地面上，憑我們呂、楚、蔡三家，難道還會怕了人家不成？」

楚天雄搖頭一嘆，道：「井底之蛙，你們可別忘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別的不說，我楚天雄就不知碰過了多少釘子。」

楚天雄向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這時一改常態，忽然說出這種話來，不由楚夫人不暗暗思量了起來，暗忖道：「這件事只怕大有問題，否則，他也不會嚇成這個樣子。」心中一動咀也硬不起來了，訕訕地道：「這是什麼鏡子，使你這樣憂心忡忡？」

楚天雄嘆了一口氣，道：「說起這半面鏡子……唉，不說也罷了，要是她把這半面鏡子收回去，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哼！說得倒輕鬆！」

「什麼人？」

什麼人也不見。

楚夫人心裡打上了一個結，輕輕聲道：「我們先回家去吧！」

楚家人一回到楚家莊去，何吟春也回到了方家。

金不換急不及待的問道：「他們怎麼樣說？」

何吟春道：「他們什麼也沒有說。」

方大娘接着問道：「那麼，妳又怎麼向他們說？」

何吟春道：「我也沒有說什麼。」

金不換大笑道：「這倒有意思，大家眼瞪眼，算是什麼名堂？」

何吟春道：「他送姪女一盤金子，一盤銀子，姪女也送了他半面鏡子，就回來了。」

方小惠道：「金子呢？」

方大娘笑道：「妳眼中就只有金子，那種金子怎能要？」

何吟春道：「姪女想，他們還是要將金子送來，他們要是把金子送來了，我們倒是却之不恭，就煩大娘把它送到同善堂去吧。」

方大娘說道：「不要白不要，大娘同意妳的做法……可是他會再將金子送來嗎？」

金不換道：「他們一定會送來。」

接着，肅然的轉向何吟春，問道：「妳剛才說什麼，送了他們半面鏡子！」他不是懷疑，只是表示他的驚震。

何吟春點了一點頭。

金不換緊接着問道：「那可是『水月鏡』嗎？」

何吟春又點了一點頭。

金不換搖頭道：「妳有『水月鏡』為什麼不早說？」

何吟春低下了頭，沒有答話。

金不換搓着雙手道：「妳……」

方大娘愕然道：「什麼『水月鏡』？我為什麼不知道？」

金不換道：「大妹子，這是一件隱秘，妳怎會知道，知道它的人，也只有我們幾個人而已。」

方大娘道：「能不能說出來聽聽？」

金不換嘆一聲道：「不說也罷，妳等着看戲就是。」

方大娘聳肩一笑道：「知道少些也擔少些心，暫不知道也好。」

何吟春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姪女說出來好了。」

金不換道：「吟春，口中留德。」

何吟春道：「姪女知道……這面水月鏡，原是一位武林前輩的心愛之物，但那位前輩臨終之時說過一句話：『我生前不能自謀，死後必爲人謀，是恩是仇，唯其自招。』先父得到了這半面鏡子，臨死時交給了姪女，想不到姪女居然用上了它。」

方大娘迷惑道：「人死成灰，他還能幫妳什麼忙？」

何吟春道：「這點姪女就不知道了。」

金不換道：「因爲妳不知道，所以妳就隨便送給了楚天雄？」

何吟春道：「姪女執行先父遺命。」

金不換道：「妳這樣一來，楚天雄可吃不消了啦。」

方大娘冷笑一聲道：「活該！」

何吟春忽然生出不忍之心，道：「眞有那樣嚴重嗎？」

金不換道：「妳如能將那半面鏡子收回，就不會有事了。」

何吟春一皺雙眉，道：「問題不在姪女，而在楚家啊。」

金不換點頭道：「說得也是。」

方大娘道：「這是什麼意思？」

金不換道：「除非楚天雄答應吟春的婚事，吟春是不能收回『水月鏡』的。」

方大娘搖了搖頭道：「說句良心話，吟春若然嫁到楚家去，那也不會有什麼幸福的。」

何吟春喟然一嘆道：「父命難違，姪女倒不計較這些……」

金不換罵了一聲道：「妳父親眞是個糊塗蛋，爲什麼自己死了，還給女兒製造了不幸。」

方大娘道：「據我所知，令尊應該不是這種糊塗人。」

金不換道：「她父親何止不是糊塗人，簡直精明到了極點，他又不是不知道楚家那寶貝兒子的德行。」

方大娘道：「我眞不明白，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何吟春道：「姪女命該如此，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只是連累無辜，却叫姪女心中甚感不安。」

方大娘道：「誰是無辜者？」

金不換道：「妳是說楚夫人的內姪女吧？」

方大娘嗤之以鼻說道：「那丫頭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唉，我還是那句老話，就算嫁不到人，也不要鑽到楚家去。」

何吟春苦笑了一聲，話峯一轉，說道：「大娘，姪女也連累了你們，很是對不起。」

方大娘哈哈一笑道：「吟春，妳這樣說就見外了，我又沒幫上什麼忙。」

何吟春道：「從此之後，只怕要給大娘找來不少痲煩，姪女更不知如何應付是好呢？」

金不換道：「放心，有我們這批老骨頭在，我們總能想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來的。」

方大娘道：「楚家不是好對付的人！」

何吟春道：「聽先父說，他老人家還有一位足智多謀的朋友，隱居在滇池附近，姪女想去見見那位老前輩，藉以暫時避避楚家的風頭。」

金不換凝思一下道：「那是誰？說出他的名號來聽聽。」

何吟春搖了搖頭道：「先父沒有說明白，他老人家只告訴我聯絡的方法，到時候那位前輩，自會現身出來與姪女相見。」

金不換道：「好，老夫有空，陪妳去一趟滇池。」

何吟春面有難色的沒有表示可否。

方大娘向金不換傳了一個眼色，道：「金兄，你可是去不得，這裡小妹一人可應付不了楚天雄。」

金不換當然明白方大娘的眼色，哈哈笑道：「方大娘，今天是第一次見到妳示弱，好，我們就看看楚天雄的手段。」

何吟春點頭接口道：「這樣最好，姪女這就上路了。」

何吟春和何一飛走後，金不換一皺眉道：「方大娘，妳剛才爲什麼不讓我陪他們到滇池去，老夫好不放心。」

方大娘道：「你難道沒有看出來嗎？她有不方便的意思呀！」

金不換一笑道：「老朽可顧不得她高不高興，他們到雲南，我們便要照顧他們到底，不能使他們稍受委屈。」

方大娘道：「你放心，他們吃不了虧的，你難道沒看出來，吟春這丫頭比我們年輕時强得多了。」

忽然，她輕聲「哦」了一聲，叫過方小惠悄悄的說了幾句話，方小惠點頭走出去了。

金不換訝然問道：「妳又叫小惠去做什麼？」

方大娘道：「暫時不能告訴你。」

門外忽然有人接口道：「什麼話不能說呀！」邱拐子帶着不大好看的臉色走了進來，目光四射，掃視了全屋一週，又問道：「吟春呢？」

方大娘道：「走了。」

邱拐子一怔道：「走了？你們爲什麼不留住他們？」

金不換有意唱反調地道：「我們爲什麼要留住她？」

邱拐子長嘆了一聲道：「這丫頭太過份了。」

金不換冷笑了一聲，道：「你爲什麼不說楚天雄做得不對？」

邱拐子道：「我沒說楚天雄做得有理，但吟春不該做得太絕，雙方是好朋友，慢慢來，總會想出一個辦法來的。」

金不換哼了一聲的道：「你說吟春做得太絕，前天晚上那些欲置吟春姊弟於死地的那些人，是不是做得太絕？」

邱拐子道：「你不能夠怪楚天雄，他……」

金不換截口道：「楚天雄是一莊之主，不怪他去怪誰？」

邱拐子道：「楚天雄正爲那晚的事大發脾氣呢！」

金不換道：「發發脾氣就算了麼？要是那天他們成功了哩，吟春姊弟可就無語問蒼天了，而你我兄弟大概只有自絕以謝天下了吧。」

邱拐子苦笑了一聲道：「別抬槓了，你對楚天雄的成見……」

方大娘一笑道：「拐子，你找吟春有什麼事？」

兩個人抬槓總得有個人從中轉圜，其實邱拐子的來意，誰不想知道。

邱拐子當然也就藉此把話題一轉，道：「楚天雄想單獨和吟春談一談。」

金不換道：「這件事不妥，楚天雄最會以大壓小。」

邱拐子橫目一瞪金不換，口中說道：「你……」

方大娘道：「可惜你來遲了一步，她剛剛離開了楚雄城。」

邱拐子着急的道：「她到哪裡去了，我們去找到他們才好。」

金不換雙手一背，道：「沒有我的事。」跨步走出屋外去。

邱拐子搖頭苦笑了一聲，說道：「大娘……」

方大娘一笑道：「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姊弟到滇池去找另外的援手去。」

邱拐子一怔，道：「他們是不相信我們了？」

方大娘道：「我問你，楚天雄萬一不顧一切的放開手來幹，你我眞能維護得了他們姊弟二人嗎？」

邱拐子無言以對，訕訕的道：「我想他還不至於這樣罔顧道義吧。」

方大娘道：「我說你呀，你對楚天雄又太過死心眼了，他做不出來，呂菊英可做得出來，他管得了呂菊英麼？」

這是事實，邱拐子聽了不由一楞，道：「這……」

方大娘道：「回去告訴楚天雄，就說何吟春走了，但是，最好就是不要說出他們的去處。」

邱拐子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轉身就走了。

方大娘忽然抬頭望着天上悠悠的白雲，顰眉失神地凝思起來。

忽然，方大娘自言自語地道：「他們眞是何容的兒女？」

「大娘，妳的疑心病又發了。」金不換正好聽到了她自言自語的話。

方大娘問道：「你憑什麼認定他們就是何容的兒女，他們可有證明身份的信物？」

金不換道：「我會在七八年前見過他們姊弟。」

方大娘道：「七八年前，他們多大，現在他們又多大了，他們的容貌一直沒有變化？」

金不換楞了一楞，認眞的回憶起來，他越想越糊塗，最後，搖頭一笑，道：「記不起來了，不過，他們一口道道地地的北方話，那是不容置疑的。」

方大娘道：「江湖事物，你知道得比小妹更清楚，有什麼事不會發生。」

金不換道：「他們不像是奸詐狡獪之孩子。」

方大娘道：「不是奸詐狡獪的人，更是容易被人利用。」笑了一笑，又道：「咱們丟不起這個人。」

父命難違　奔走求援

何吟春姊弟離開了楚雄城之後，一口氣走了十幾里路，何吟春祇是皺着眉頭，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

小粟子何一飛不但心中納悶，尤其難過，更是按捺不住，大叫一聲，道：「姊姊，妳變成啞巴了。」

何吟春停住身形，說道：「姊姊心裡煩。」

小粟子何一飛道：「說說話，總比悶在心裡好些。」

何吟春道：「有什麼好說的？」

小粟子何一飛說道：「姊姊，我到現在才發現，妳有很多的事情，都沒有讓我知道。」

何吟春道：「你年紀太小，不宜知道太多的事情。」

何一飛道：「誰說我年紀小，我也很懂事了，妳把什麼事都藏在自己一個人心中，萬一有什麼差錯，我什麼都不知道，那時叫我怎麼辦？」

看不出，他這番話不但說得有理，而且相當成熟。

何吟春一怔，半天之後，嘆了一口氣，道：「弟弟，你眞的懂事了！」

小粟子何一飛笑道：「妳早該知道了才對。」

何吟春笑了一笑，身形一動，腳下又繼續往前走。

小粟子何一飛追上去，道：「姊姊，我們談談『水月鏡』的事，好不好？」

何吟春道：「你不是已經聽過了麼？」

小粟子何一飛道：「聽得糊裏糊塗的，還不如一點都不知道的好。」

何吟春道：「我也只知道這些。」

小粟子何一飛道：「妳騙人。」

何吟春道：「我確實是只知道那麼多。」

小粟子何一飛道：「難道妳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把它送給楚伯伯嗎？妳不是這種人。」

何吟春道：「這是爹的意思，你難道不相信爹？」

小粟子何一飛道：「爹從來不過份勉強別人，爲什麼這樣使妳和楚伯伯爲難呢？」

何吟春道：「我想一定有道理，你說是不是？」

小粟子何一飛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小粟子何一飛不喜歡楚家的人，但也不喜歡用這種方式對付楚家，可是，他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忽然，何一飛又問道：「我們眞的到滇池去找人麼？」

何吟春答道：「眞的。」

小粟子何一飛道：「我們先去找一個人好不好？」

何吟春大感意外地道：「誰？你也有秘密朋友？」

小粟子何一飛道：「我不是說過嗎，那位說書先生。」

何吟春不同意道：「萍水相逢，怎麼可以去麻煩人家呢！」

小粟子何一飛道：「我相信他是個好人，而且，我們去找他，只要留個信就行。」語氣表現得很堅決。

何吟春拗他不過，無可奈何的點頭道：「好吧，我們先去看一看。」

他們已走出了十幾里地，又退回五六里地，找到了一品香，小粟子何一飛按照約定，在牆上寫了一個「何」字，像是如釋重負似的，吁了口氣：「好了，以後就看他的了。」

然後，他們轉身繼續向滇池方向奔去。

走了一程，小粟子何一飛皺了一皺眉頭，道：「姊姊，好像有點不對頭。」

何吟春只顧想心事，漫應道：「嗯！」

又走了一程，小粟子何一飛又道：「姊姊，有人釘我們的梢。」

何吟春吃了一驚，道：「什麼，有人釘我們的梢？」

小粟子何一飛道：「是一個婦道人家，還帶了一個小孩子。」

何吟春不是不信，但卻不願意惹是生非，口不應心地道：「那就不對了，她們怎會是釘梢的人？」

小粟子何一飛道：「姊姊，妳不要不相信，看，他們不敢上來了，哼！我要回去看看。」

何吟春一把拉住了小粟子何一飛，喝聲道：「就算是，也不要去招惹他們，我們想辦法擺脫他們就是。」

小粟子何一飛只有忍住心中怒火，繼續的趕路。

後面跟踪的人，時隱時現，若即若離，讓你似有所知却又莫可奈何。

前面路上，出現了幾家飲食店，小粟子何一飛跑進當頭第一家，守在店門口，他倒要看看那跟踪人的眞面目。

他們來了，看來像是母女，母親年約二十四五歲，女孩子只有四、五歲左右。

小女兒一見小食店，便叫着口渴，要吃要喝，一抬眼看見小粟子何一飛，却嚇得躲在那小婦人後面去了。

那少婦倒是硬着頭皮走進店內，要了飲食，母女二人畏畏縮縮的吃了起來。

小粟子何一飛冷笑了一聲，暗罵道：「看妳們裝得倒像……哼……」忽然身子一長，站了起來。

他只是那麼一站，那知小女孩忽然大叫了一聲：「娘，他要抓人了。」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小粟子何一飛楞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大家的目光一齊向小粟子何一飛望去。

那少婦一面安撫那小女孩子，一面向小粟子何一飛作了一個歉疚的苦笑道：「對不起，孩子不聽話，嚇嚇她，她倒認眞起來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小女孩不聽話，小婦人說了句嚇人的話，於是被小粟子何一飛視爲可疑人物了。

小粟子何一飛忍不住自己也大笑起來。

何吟春也笑着向那小女孩道：「小妹妹，不要怕，小哥哥……」

那少婦禮貌地接口道：「娘是騙妳的，小哥哥不是壞人，妳看他哪裡像個壞人。」

何吟春笑着道：「他也還是個孩子哩，只比妳大一點，怎會是壞人呢？」

小女孩鑽到母親懷中笑了起來，道：「啊，娘，妳壞！」

小的笑了，大的也就說開了，原來，這位年輕的母親姓王，是安寧人，正帶着小女兒回娘家去。

一個年輕婦人，帶着一個小女兒，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深入想一想，要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用兩條腿這樣趕路，就不是一件尋常事了。

何吟春微微一皺眉，同情地道：「可憐的小妹妹，小小年紀就要走這樣遠的路，累不累？」

小女孩說道：「脚都痛死了啦，好累呀！」

王氏不好意思地道：「小婦人離家時走得匆忙，忘了帶足夠的銀子，所以只有苦了孩子。」

忘了帶足夠的銀子，這不是理由，看這小婦人的穿着，更不是窮苦人家。

何吟春微微一笑，道：「大嫂不是和大哥嘔氣吧？」

王氏窘得紅着臉輕罵了一聲，道：「那沒良心的東西，眞氣死人了。」

何吟春陪着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也是，有的時候，有些事情實在是氣死人。」付諸同情之後，隨口問道：「這裡到安寧大約要走二天吧！」

王氏道：「我們母女走得慢，只怕二天還到不了。」

何吟春道：「那妳帶着小妹妹如何辦呢？」

王氏六神無主地道：「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一時衝動，不加深思熟慮的就作了不成熟的決斷，等到想到後悔時，却又一時改不過來，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何吟春試探着道：「這裡離府上還遠吧？」

王氏道：「倒是不遠，只有二十多里地。」

何吟春道：「前路困難重重，妳爲什麼不回去呢？」

王氏道：「怎麼好意思呢？」

何吟春道：「我們姊弟送妳回去，替妳撒一個謊，不就過去了嗎？」

王氏目光一亮，淚光閃閃的道：「眞的？你們能送小婦人回去，並且能替小婦人圓場，那眞太好了，謝謝，謝謝。」

高興得又把小孩子抱了起來道：「圓圓，我們回家去好不好？」

圓圓緊緊的抱着了母親道：「娘，娘，回去，回去，圓圓要回去。」

圓圓非常逗人喜愛，說起話來，嘴巴可眞甜。

小粟子何一飛慣常以走不動爲理由，找姊姊麻煩，可是送圓圓回家路上，圓圓多半是小粟子背着走，小粟子何一飛也沒有說半個「累」字。

走到半路上，迎面遇上四、五個人，王氏忽然轉向何吟春身後道：「當先那人，就是圓圓的爹。」

他們原就教好了圓圓一番說詞，這時，小粟子何一飛先把圓圓放在地上，圓圓又叫又跳她跑了上去。

王氏的丈夫抱起了圓圓，走了過來，何吟春迎着他先開口道：「王先生，令嫒幾乎被歹人迷走了，好在大嫂發覺得早，追了下去，總算把令嫒給救了回來。」

王氏接着也道：「要不是何姑娘姊弟伸手幫忙，圓圓可就回不來了。」

什麼事情，他們心裡那能沒有數，善意的謊言，足以縫合彼此之間的縫隙，挽回彼此的自尊。

王氏的丈夫王凱倒也是一個一點就明白的人，當然不會追問圓圓被擄的經過，只不住的向何吟春姊弟致謝，轉回頭，也向王氏眉目示歉。

這是一件好事，何吟春與小粟子何一飛心裡都非常高興，客氣幾句之後便告辭要繼續自己的行程了。

王氏那裡肯依，好說歹說的非留何氏姊弟二人到她家中，住宿一夜不可。

看看天色也實在不早了，王氏的盛情，又推辭不掉，何吟春與小粟子何一飛只有接受了王氏的誠意。

王家算是小康之家，有一座二十多間房子的莊院，請了四、五個長工，過着半耕半足與世無爭的生活。

王氏眞是太感激何氏姊弟了，對他們像是自己的親弟妹一般殷切的款待，給他們安排了非常舒服的臥室，睡得好不香甜。

第二天，何一飛睜開眼睛一看，人可眞呆住了。

昨天的享受似乎只是個夢境，現在處身的地方，那有什麼羅帳錦被，所有的，眼前只是有一些薄薄的稻草，稻草下面是又涼又硬的石板，四週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撲進鼻子的是一種又霉又臭的怪味。

小粟子何一飛張惶地一撐腰跳了起來，大叫道：「來人呀！來人呀！」

一盞鬼火似的燈光出現了，接着更有人喝罵道：「鬼叫什麼，還不與我住口，難道想討打不成？」

小粟子何一飛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你不會睜開眼睛自己看看嗎？」

其實對方不答話，他已在微弱的燈光照耀下看清了，這是一間連窗口都沒有的石室。

小粟子何一飛還是忍不住又問道：「我怎麼會在這裡的？」

「廢話，自然有人把你關在這裡的。」

小粟子何一飛問道：「我姊姊呢？」

「你不會問你姊姊去？」燈光一閃，不見了，說話的人也不見了。

小粟子何一飛當然不甘心，立刻又大叫大嚷起來，可是他的聲音再大，却傳不到石室外面去，只是在石室之內廻响，首先被震得頭昏眼花的就是他自己。

小粟子何一飛的遭遇糟糕透了，何吟春的遭遇也不見得好到哪裡。

雖然何吟春醒來後，還是睡在香噴噴的被窩裡，可是已經不是原來那間房間了。

這間房間比原來王家那間房更華麗更舒適，只是另有一種無形的壓力，罩着何吟春，使她全身直冒冷汗。

何吟春也像小粟子一樣，一發現情形不對，立時大叫大跳了起來。

只是她跳起來快，回到被子裡更快，只聽得她驚叫了一聲，又鑽回被子裡去。

原來，她全身上下已被人剝得寸絲不剩，赤條條的叫她自己看了都臉紅。

隨着她的叫聲進來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丫頭：「小姐，什麼事？」

何吟春道：「我的衣服呢？」

「什麼衣服？」答話眞要把人的肚皮都氣炸了。

何吟春道：「我穿的衣服呀！」

「不是穿在妳自己身上麼？」

何吟春大聲說道：「我的身上沒有衣服。」

那小丫頭搖了搖頭道：「妳身上沒有衣服，那我怎麼知道衣服在哪裡？」

簡直誠心使人生氣，何吟春只有揮手道：「去，去，去，叫一個年紀大的來。」

小丫頭站在原地，原地不動地道：「我在這裡年紀最大的了。」

何吟春除了苦笑之外，還是只有苦笑，道：「妳去替我找一套衣服來穿吧！」

小丫頭搖搖頭道：「我們這裡只有小衣服。」

何吟春大聲道：「你不會到外面去找麼？」

小丫頭道：「我們出不去哩！」

出不去定有出不去的理由，不管什麼理由，就是出不去，何吟春不願意問下去，因爲事實很明顯，人家就是要把她困在被子裡面了。

何吟春冷笑了一聲，揮手道：「妳出去。」

小丫頭就轉身走了出去。

何吟春却也不是一個逆來順受，任由擺佈的人，當下眉頭一皺，已是有了主意，雙手同時動作，先把錦被上的被單撕了下來，學着觀音大使的模樣披裹在身上。又撕了一條帶子繫在腰間，雖然看起來衣不成衣，有點怪模怪樣的，但至少可以自由行動了。

推開房門，閃身走了出去，外面兩個小丫頭，正在玩耍，沒有人見到她。

難怪剛才那小丫頭說出不去，原來房子外面大門被反鎖了，一個個小孩子們當然出不去了。

但，這可難不倒何吟春，不用打破大門，翻騰就可以出去了，她人剛在牆頭上一露面，只見外面男男女女來了四五個人，眞倒霉，只有一吐舌頭，悄悄的退回房內。

其他的人沒有進房，進房來的只有楚夫人呂菊英和楚人傑。

楚夫人呂菊英，見了床上的情形，臉色微微變了一下，馬上又帶上了笑容，道：「孩子，別生氣了，娘給你把人送回你懷裡來了，你們好好的親熱親熱吧！」

這些話叫誰聽了都會噁心，她自己似乎也覺得有失長輩身份，話一完就急急的走到房外去了。

楚人傑關好了房門，嘻皮笑臉地向何吟春作了一個長揖，油腔滑調的道：「娘子在上，小生向妳陪禮了，從今以後，我們夫唱婦隨，小生唯娘子之命是聽，還望娘子回嗔爲喜，成就了我們天作之合。來，來，來，讓小生來替娘子寬衣，莫辜負了千金難買的春……」現在已是大白天了，「宵」字似乎有點不對勁，可是他又想不出別的字來代替，咬了一咬咀唇，他不是把「宵」字說了出來，而是厚着臉伸手來拉何吟春。

何吟春身形一閃，喝道：「站住。」

楚人傑伸手沒有拉住何吟春，對於何吟春的呼喝，可就不再理會了，笑着道：「春宵一刻値千金，娘子不要裝腔作勢了。」雙手一圈，又向何吟春抱去。

何吟春又躲過了，可是「嘶」的一聲，身上披的被單被扯下來了一大片。

房子不大，楚人傑有恃無恐，膽氣一壯，張開雙手，大笑着直向何吟春身上抓來……

何吟春的肩頭已被扯得露了出來，使她又羞又惱，又驚又怕，心中慌亂到了極點，除了閃躲之外，就沒有別的主意。

最糟糕的是，這楚人傑本來就

說是她的夫婿，心理上無形中深植着一種一時難以排拒的壓力，以致何吟春只有避讓之力，而無回擊之心。

「嘶」這一下，楚人傑把何吟春的腰帶扯了下來，腰帶一斷，接下來的結果那就可想而知了。

尚幸何吟春反應也快，雙手立時把滑下的被單抱住了，沒有完全滑落下來。

只是，這樣一來，她的步法身形更施展不開了。

楚人傑哈哈一笑道：「娘子，別怕，小生會好好的憐惜妳，來來來，我們成就了好事吧！」

雙手猛然一收，已把何吟春抱到懷中了。

何吟春心中一急，幾乎昏倒了下去。就在她將昏迷之際，一股恨意直透腦門，神智一醒，銀牙猛咬，右膝向上全力一頂……

這一頂可頂個正着，也把楚人傑頂慘了，楚人傑慘號一聲，雙手把何吟春一推，人便向房外衝了出去。

房外一陣大亂。

何吟春虛脫地靜止了片刻，接着銀牙連挫，伸出一掌，把身旁一張桌子擊得粉碎，從新把被單裹好，舉步向房外走去。

楚人傑正由二個同來的人照顧着，楚夫人呂菊英一臉秋霜，口中發着陣陣的冷笑。

楚夫人呂菊英沒料到何吟春敢隻身走了出來，先是一怔，接着破口大罵道：「不識抬舉的小賤人，連自己丈夫都下起毒手來，來人呀，給我把她拿下。」

楚夫人一共帶來四個人，楚人傑受傷了，二個人照顧楚人傑，只剩下一個人站在楚夫人身後。

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應聲而出，不言不語的伸手便向何吟春的肩頭抓來。

何吟春在一陣暴風雨襲擊之後，人已冷靜了下來，而且心中也下定了決心，所以，她現在的表現又自不同了。

何吟春望着那婦人抓來的五指，不避不讓，臉上一片冷漠之色，而目光却像是兩把利劍，盯着那婦人的雙目。

說來也難以叫人相信，那婦人居然打了一個冷戰，將那抓到何吟春肩上的五指忽的向後一收。

何吟春藉機出手，右手閃電般一推而出，一掌擊在那婦人的肩頭上，打得那婦連退了五步。

何吟春一招得手，望也不望楚夫人呂菊英一眼，便向屋外走去。

楚夫人呂菊英想不到何吟春一出手就把她平日極爲重視的貼身護衛梅娘打得退了下來。

先聲奪人，楚夫人呂菊英楞住了，也就沒有親自出手攔阻何吟春。

何吟春人已走出屋外，楚夫人呂菊英才大叫一聲：「追呀！不能讓那丫頭跑了。」

梅娘悻悻的道：「小妹一時小心過份，以爲她肩頭上暗中有鬼，被她偷襲了一掌，哼，她跑不了。」

「跑不了」那是她說的話，但她追出門外時，跑不了的何吟春居然不見了影子。

梅娘臉色鐵青，身形急如風車般在四週找了一遍，就是找不到何吟春的踪影。

楚夫人呂菊英冷笑了一聲，揮手把大家帶走了。

他們剛離開不久，何吟春又在屋內出現了，除了她以外，還有小粟子何一飛說過的那位說書先生無用秀才杜凡。

原來何吟春正要跑出大門時，耳際忽然聽得有人傳音道：「姑娘，這邊來。」

何吟春根本沒有看見人影，但覺腕脈一緊，已被拖着不出反進，到了另一間房間之內。

她剛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只見梅娘的身形正向屋外追了出去。

這位先生的用心不言可知，直到楚夫人帶着大家走了。何吟春才向無用秀才杜凡欠身行禮道：「多謝老前輩，不知老前輩……」

無用秀才杜凡笑道：「老夫杜凡，不知令弟可曾向姑娘道及？」

何吟春大喜道：「哦，原來是杜老前輩。」

無用秀才杜凡笑了一笑道：「妳知道就好了，我們快走，他們回轉來，就不方便了。」

兩個小丫頭當然看見了他們，她們除了楞了一楞之外，叫都不敢叫了。

兩人迅快的離開了那棟房子，無用秀才杜凡對附近的情形非常之熟悉清楚，先把她帶到了一處隱秘的地方，然後，又替她找來了一身衣衫穿上。

這時，無用秀才杜凡才問起小粟子何一飛道：「令弟呢？難道他沒有和姑娘在一起麼？」

何吟春於是把上當的經過說了出來，最後憂心忡忡的道：「他和晚輩一樣，也落到了他們手中，只不知他被弄到了什麼地方去了，這却如何是好？」

無用秀才杜凡沉思一下，道：「只要妳脫離了虎口，諒他們也不敢對令弟怎麼樣的。」

話是這麼說，何吟春無論如何，也放心不下，下定決心道：「晚輩想回楚雄去，不知老前輩以爲如何？」

無用秀才杜凡笑了一笑，道：「姑娘如何決定都好，老夫沒有意見，目前老夫也正有別的要事，不能相陪姑娘了。」

無用秀才杜凡救了何吟春，不能叫他就非管到底不可，無用秀才杜凡要走，何吟春一樣非常感謝他。

無用秀才杜凡走後，何吟春想了一想，只有再去找方大娘，因爲她在這裡人生地不熟，除了找方大娘幫忙，她也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了。

何吟春白天不能現身，挨到夜幕低垂之後，才向楚雄城進發。

方大娘家中靜悄悄沒有一個人，何吟春輕身進入方大娘家中，屋內也沒有什麼變動，只是不知道她們爲什麼留下空盪盪的家走了。

正在迷惑莫釋之際，忽然，屋外一聲暴喝道：「方大娘，開門來。」

話聲落後，只聽大門彭的一聲，被掌力震開了。

這樣來勢洶洶，分明已不再稍有顧忌了。

何吟春這時不能出面，只有避之爲上，從後院晃身而上了鄰家的房屋。

來人不多，只有兩個，那個人身形高大，步履沉重，虎虎生威，顯然，具有極爲深厚的功力！

聽他們二人說話的聲音，都不大相同，一個聲如破鑼，比破鑼的聲音更難聽，一個細如柔絲，比柔絲輕彈慢撥還悅耳。

他們進入屋內之後，當然也看不到方大娘，那破鑼嗓子的漢子冷笑一聲，道：「姓方的婆娘，快快滾出來。」接着是一陣嘩啦啦的聲音。

敢情，他在屋中摔打傢俱來出氣。

那柔絲悅耳的聲音，道：「老二，咱們快走吧。」

那破鑼嗓子却是不聽的道：「咱們找不到人，先把這撈什子窩搗毀了再說。」

嘩啦啦，嘩啦啦！聽得何吟春直皺眉頭。

方大娘遭此池魚之殃，還不都是因爲他們姊弟二人之過，何吟春越想越難過，越難過越忍不住，暗暗一咬銀牙，身子一躍，就向地上跳去……

「娘，妳看，那不是何家姊姊？」是方小惠的聲音，原來她們也在附近。

何吟春轉頭向說話處望去，方小惠已現身向她招招手道：「何姊姊快過來，不要理會那二個蠢物。」

金不換、方大娘都在一起，金不換這大脾氣的人，這時却默默的沒有做聲，似乎對那兩個人，有着顧忌似的。

方大娘見了何吟春，壓着嗓子一笑道：「破的不去，新的不來，他們有氣力，讓他們去砸吧！何姑娘回來了，就太好了。我們走吧，眼不見，心不煩！」

不由分說伸手拉着何吟春，飛身越進一家院子裡。

這家人家，主人是一對老年夫婦，迎着他們微微笑：「是什麼人，敢在方大娘頭上動土？」

方大娘苦笑出聲道：「陰陽雙寶陳家兄弟。」

那老年夫婦相視一眼道：「眞看不出，楚天雄還有這一招。」

方大娘道：「楚天雄是越活越回去了，啊，吟春，過來見過華老前輩夫婦。」

華子芳、華大媽，都是隱世的武林人物，何吟春已經注意到他們的目光精光灼灼，都不是普通人物，走向前去，欠身萬福道：「晚輩何吟春見過二位老前輩。」

華大媽伸手拉住了何吟春，道：「妳的事我們都聽說過了，唉，可憐的孩子。」

何吟春謝了華大媽：「謝謝老前輩的關懷！」

金不換大叫一聲，道：「聽說你們被一對王姓夫婦騙去了，可是眞的？」

何吟春點點頭，道：「最後姪女落在楚夫人手中，他們要用卑鄙手段對付姪女，幸得一位杜前輩相助，姪女才得脫離虎口。」

金不換氣沖沖的道：「你弟弟在哪兒？」

何吟春道：「我們中了暗算之後，就被分開了，現在也不知道他被弄到哪裡去了。」

金不換暴吼一聲，道：「氣死老夫了，老夫非向他討個公道不可！」霍的一長身而起，飛躍出去。

方大娘連聲叫道：「金兄，金兄，不要魯莽從事……」哪裡叫得住金不換，他頭也不回的走了。

金不換一口氣跑到了楚家莊，邱拐子一個人正在喝悶酒，金不換伸手搶過他的酒壺摔到地上，罵道：「喝你娘的洗脚水！我們去找楚天雄。」

邱拐子一楞道：「金不換，你今天吃錯了甚麼藥？」

金不換道：「老子今天吃了火藥，全身都要爆炸了，你不去，老子一個人去。」

邱拐子一把拉住金不換道：「老弟，你先把話說清楚好不好？」

金不換道：「楚天雄不是人，居然用不正當手段，把何家的孩子抓起來。」

邱拐子一震道：「眞的？」

金不換道：「眞的，怎麼不眞，何吟春幸得逃離虎口，親口說出來，現在小粟子下落不明，我們去向他要人去。」

邱拐子氣得大叫一聲，道：「果眞如此？」

金不換道：「廢話。」

「好，咱們一同去問楚天雄去。」邱拐子雖然同情何吟春姊弟，可是內心中一直還想盡力化解雙方的歧見，現在他却有點忍不住了。

他們二個人剛穿過庭院，還沒有踏上大廳的台階，就聽大廳內一聲暴喝：「站住。」

梅娘當先，她身後一排走出四個院中大護院，阻住了他們的去路。

金不換哈哈大笑道：「好呀，楚家莊要吃人了……」

邱拐子跨步掠在金不換身前，道：「梅娘，是老夫我。」

梅娘冷冷的道：「我認得你。」

邱拐子道：「我有事要見莊主。」

梅娘冷冷的道：「莊主有話，不見任何人等。」

邱拐子道：「連老夫也不見？」

梅娘道：「天王老子也不見，何況你是一個看門的。」

邱拐子眼睛一紅，冒着怒火，指着自己的鼻子道：「老夫只是一個看門的？」

梅娘冷眼故作打量之式，道：「你難道不是看門的？」

邱拐子氣得手一揮，道：「去妳的，給老夫滾開！」

梅娘冷冷「哼！」一聲，道：「與你動手，貶了老娘的身份，給我打！」

閃身向旁一讓，四個大護院，四件兵刃疾風迅雷般齊向邱拐子身上砸到。

邱拐子大笑道：「好呀，老夫就顯點顏色給你們看看。」

身形一矮，雙手同時翻起，向上一架一撥，展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人已向刀光中穿了進去。

他身形一動，刀光頓斂，那四個護院，已呆同木鷄，被制住了穴道。

梅娘暗暗吃了一驚，忖道：「想不到這老鬼果然名不虛傳，眞有兩手。」心驚之下，她連聲喝道：「邱拐子吃裡扒外，來人呀！把他轟出莊外去。」

邱拐子一步逼向梅娘，瞪目道：「臭婆娘，妳信口雌黃，老夫非教訓妳一頓不可。」

邱拐子眞氣極了，伸手就是一記耳光，向梅娘刮去。

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邱拐子，你眞要反臉不認人？」

邱拐子一縮手，欠身道：「夫人。」

楚夫人親自現身出來了，邱拐子可就有點縛手縛脚了。

楚夫人道：「你要幹甚麼？」

邱拐子道：「求見莊主。」

楚夫人道：「莊主醉了，不見人。」

邱拐子納納地道：「這……這……」

楚夫人道：「莊主已是醉得不醒人事，有話明天再來說吧！」

邱拐子吃的到底是楚家的飯，不管他和楚天雄有甚麼特殊關係，在大庭廣衆之前，他却不能沒有分寸，這一招倒使邱拐子沒了主張：「這……這……」進退兩爲難了。

金不換上前一步道：「莊主醉了，我們也要見他。」

楚夫人怒目一翻，道：「啊！你是甚麼人？」

楚夫人當然知道他是甚麼人，她故意這樣發話問他，只是對他一種冷諷熱嘲。

金不換放聲敞笑道：「好高貴的夫人啊……」

楚夫人肅然道：「金不換，這裡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小心本夫人打你一個出言不遜，侮辱人妻之罪。」

好厲害的婆娘，金不換一震，笑不出聲了。

邱拐子一頓足道：「好，我們不見楚天雄了。」

「嘶！」的一聲，邱拐子反手撕下一片衣襟，拋在地上又道：「咱們數十年的交情從此一刀兩斷……我們走。」

伸手一帶金不換，反身就奔出了楚家莊去了。

楚夫人在他們的背後，吐氣揚聲，冷笑着說道：「自己還以爲自己是一個人物，呸！」

* * *

邱拐子與金不換兩人跑了一陣子，怒氣漸漸平息下來，邱拐子停了下來，長嘆一聲道：「數十年的交情，就此付諸流水了。」

金不換悻悻道：「你這場夢早就該醒了啦！」

邱拐子道：「他救過我的命，我怎能不顧他呢……」

金不換道：「你已經替他擋了不少麻煩了，也該夠了，何況，他……」

邱拐子一搖手道：「不要說了，我還要想想，剛才我們都太衝動了。」

金不換跳了起來，道：「你想反悔，你這種行爲又怎樣對得起死去的何五爺？」

邱拐子搖搖頭道：「我……我一定要再和楚天雄談一談，你先走吧！」

金不換更知道邱拐子是一個死

心眼的人，要不，他早就離開了楚家的莊子，知道無法改變他的作法，只有點頭道：「好，我在華家等你。」

金不換算是乘興而去，敗兵而回，回到了華家，甚麼話都懶得說。

方小惠偏偏不知趣，緊追着問道：「金大叔，你出去了一趟，到底有甚麼結果？」

金不換「嗯」了一聲，沒有答腔。

方小惠一點不放鬆地又問道：「金大叔，楚天雄可是不在家中？」

金不換又是「嗯」了一聲，還是不說話。

方小惠笑道：「我知道，金大叔一定是吃鱉了。」

金不換搖頭大嘆道：「從今以後，我可服了你們女人了。」

方大娘微微一笑，道：「我們女人怎樣了？」

金不換苦笑道：「老夫和邱拐子連楚天雄的人都沒見到，就給轟了出來。」

方小惠笑道：「誰？」

金不換道：「還有誰？還不是他那臭婆娘，唉！吟春，我問妳，妳那『水月鏡』送出之後，為甚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何吟春茫然地道：「姪女只知道將那半面『水月鏡』送出去，至於送了出去之後，到底會發生了甚麼結果，姪女一點也不知道。」

金不換側頭一想道：「照說該有點動靜才是呀！」

方大娘道：「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水月鏡』，這還是第一遭，也許只是一個唬一唬人的空心老倌。」

何吟春忽然秀眉一挑，揚臂道：「『水月鏡』是姪女送出去，『水月鏡』的威信必須伸張，姪女代表『水月鏡』好了。」

方大娘道：「妳不打算嫁給楚人傑了？」

何吟春道：「此志不變。」

方大娘迷惑道：「這個我就不懂了，妳既然要和楚家週旋到底，又要嫁到楚家去，可能麼？」

何吟春冷聲的道：「可能，姪女可以嫁給死人。」她的心理好像突然間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近似偏激了。

方大娘與金不換也都悚然一驚，心情感了到異樣的沉重。

雙方都是朋友，他們雖然支持何吟春，卻也希望最後能化干戈為玉帛，但，看現在的何吟春的轉變，他們的心情自然倍感沉重了。

可是，他們哪裡知道，楚夫人弄巧反拙，給了何吟春太深太重創傷，反而使何吟春朝極端的路上走去。

方大娘與金不換暗暗嗟嘆，都說不出話來。

何吟春忽然又哼了一聲道：「大娘、金大叔，舍弟的事就拜託兩位了。」這句話的意思，是表示她連弟弟的事都不管了。

方大娘一怔道：「妳不找令弟了？」

何吟春道：「姪女無法兼顧，我還有別的事情要辦……」話聲未了，忽然加快了腳步，身形一閃，離開了大家。

方大娘長嘆了一聲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楚天雄倒行逆施，真是自己作孽了。」

金不換大叫一聲道：「大娘，小栗子的事交給妳，我不放心這丫頭。」接着也射了出屋外去了。

＊　＊　＊

何吟春真的狠下了心，什麼也不管了，非到滇池去找到父親的朋友，大大的和楚天雄幹一場不可了。

這次，她是一心一意去滇池找人，兼程急行，也不管暗中有沒有人跟踪，能走多快就多快。

不幾天，她便趕到了滇池一端的昆陽，她要找的人，就住昆陽附近。

何吟春花了一天時光，在昆陽東門外留下很多求見信號，就在東門外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了下來。

一連三四天都沒有動靜，她心中好不着急，本來也是，這種沒有姓名，沒有一定地址的找人，是很難叫人有信心的。

也許被找的人死了，搬家了，暫時出外去了，這些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只要任何一點失誤，何吟春就慘了。

沒有要找的人的消息，何吟春真是寢食難安，心中煩燥到了極點。

她要等人，又不能走到外面去轉，只有張大着眼睛躺在床上做白日夢，猛然間，一聲大喝，把她從夢中驚醒過來：「開門！」

似乎事實上用不着她開門，因為外面叫聲方起，房門已經被外面的人一腳踢開，人羣一湧而入。

這時，何吟春也不過剛回過神來，人剛從床上站落地，狠虎般的來人，已用一條鐵鍊鎖在她頸下了。

何吟春一怔，道：「你們要幹什麼？」

來人的服飾已告訴了何吟春，他們是公門中人，對公門中人，何吟春可有着太多的顧忌，而不敢稍加抗拒。

鎖她的人冷冷道：「妳的事發了。」

何吟春道：「我犯了什麼事？」

鎖她的人道：「走！到了衙

何咏春忙行禮道：「晚輩叩見莫大姑……」

門，妳自會知道。」不由分說，何吟春被帶走了。

何吟春被帶去，最先向她問話的，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漢子，他自己表明身份是捕頭何強，一聽何吟春也姓何，便哈哈大笑了道：「胡說，妳怎會姓何，何家怎會有妳這種子孫？」

何吟春道：「姓何有何不可？」

何捕頭道：「因為妳不配姓何。」

何吟春道：「我哪裡不配？」

何捕頭道：「我問妳，妳這幾天在東門外轉來轉去做什麼？」

何吟春理直氣壯道：「找人。」

何捕頭道：「找什麼人？」

「這……」何吟春被問住了，她可說不出來。

何捕頭哈哈一笑，道：「我替妳說了吧，妳並不是找人，分明是作案探道，是不是？」

何吟春大叫道：「你冤枉人！」

何捕頭取出一片樹皮上正有何吟春留下的尋人信號，得意地笑道：「妳在東門外，一共留下了十八處這種記號，接着晚上便有十八家遭了夜盜，該怎麼說，妳自己說吧。」

真是無中生有，但這無中生有，卻能把任何人的嘴吧封住，說不出話來。

何吟春心中急得一亂，張口叫了一聲：「天呀！」

何捕頭嘆息了一聲，道：「看妳年紀輕輕的，一定受了別人的利用，只要妳把同黨說了出來，我一定替妳想辦法，減輕妳的罪刑，好在妳年紀還小，很容易獲得縣太爺的寬恕。」

何吟春有口難言：「我……我真的是來找人啊！」

何捕頭臉色一寒道：「妳這就不對了，我好意替妳開脫，妳竟然冥頑不靈，這樣一來，妳就是姓何，我也幫不上妳的忙了。」

何吟春嘆了一口氣道：「謝謝你的好意，該怎麼樣，我只有認命了，但我絕不是探道，更不是作案。」

何捕頭也嘆了一口氣，道：「我已勸過妳了，妳不聽話，那是妳自己的事了。」

聽來這位何捕頭倒很有人情味，何吟春心裡動了一動，道：「何捕頭，我提一個人，不知你知不知道？」

何捕頭道：「知不知道沒關係，我會去查，妳說吧！」

何吟春於是把楚雄城的方大娘說了出來。

何捕頭站起身子來，說道：「我先走了，妳還有一個時辰考慮，我會再來看妳的……」

「咦，這是什麼？」何捕頭正要

走出去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年輕人走了進來，那年輕人驚訝的望着那有信號的樹皮。

何捕頭聞言回首，見到那年輕人笑道：「玄老弟，有什麼事？」

那年輕人拾起那片有信號的樹皮，道：「這是什麼意思？」

何捕頭對那年輕人極是友善，把何吟春的案情說了一個大概。

那年輕人道：「等一等。」

何捕頭正要問話時，那年輕人已轉身匆匆的走出去了。

何捕頭吩咐手下道：「不要難爲何姑娘，先好好的看顧她。」

何吟春沒有馬上被關進牢房，被安置在一間小房子裡，當天沒有過堂。

何吟春很多機會可以脫身而出，可是她却忍耐着，沒有輕舉妄動。

因爲那年輕人的舉動，也引起了她好奇心，很想看個究竟。

上燈時分，何捕頭帶着那年輕人和一個半老徐娘來看何吟春。

那半老徐娘只問了何吟春三四句話，便向何捕頭道：「人我帶走了。」

何捕頭恭聲應了一聲：「是！」立即把何吟春手上的鎖鍊解開了。

外面備有馬車，年輕人駕車，那半老徐娘同坐在車上，何吟春幾次想說話，都被那婦人用微笑止住了。

車行不久，進入一座大莊院，那徐娘婦人領着何吟春進入一間小花廳之後，才說道：「等一等，妳就可以見到妳想見的人了。」

何吟春聽得心花怒放，不住的道：「謝謝，謝謝。」

一聲笑聲傳進來了，道：「該謝的是老身，多謝妳老遠跑來看老身。」笑聲後面出來了一位老太太，紅顏白髮，精神奕奕，隨和極了，不過何吟春有點失望，她原以爲他是一位男士，想不到是一位老太太。

何吟春連忙起座行禮道：「晚輩何吟春叩見老前輩。」

老太太一笑拉住了何吟春道：「孩子，別多禮，妳叫老身莫大姑就是了。」

「莫大姑」這不是很有敬意的稱呼，何吟春怔了一怔道：「這……晚輩不敢。」

老太太笑道：「妳爹叫老身『莫大姐』，妳不叫老身莫大姑叫什麼？」

原來有這樣深厚的關係，何吟春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莫大姑。」

莫大姑接着問道：「妳爹可好？」

何吟春眼睛一紅，道：「先父已逝世半年多了。」

莫大姑慽然的道：「老身原該想得到的……妳到過楚雄了，也遇到了麻煩。」

她似乎什麼都知道，何吟春只要點頭就行了，由此也可見這位老太太的不平凡，原先泛起的那一絲失望，也隨之一掃而光。

何吟春把到楚雄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莫大姑道：「放心，妳的弟弟不會有危險的，啊，老身忘了給妳引見七姑了，快，見過七姑姑，妳的事，將來就全仗七姑姑了。」

七姑姑就是領何吟春回來的那位徐娘婦人。

何吟春又重新向七姑姑行了禮。

七姑姑也姓何，在何吟春的感覺上，又親近了不少。

何吟春正與何七姑答話之際，莫大姑已站起身來了，道：「七姑，吟春就交給妳了，妳帶她去吧！」

別過莫大姑，何吟春原以爲何七姑和她有一番長說，不料何七姑只笑了一笑，就要她早早休息。

休息確實重要，一覺醒來，太陽已是射在床前的時候，何吟春的精神也好得不能再好了。

這時，只見何七姑已站在她的床前，微笑說道：「吃過早飯，我們就回楚雄去。」

何吟春想不到莫大姑竟是個這麼古道熱腸的人，隨口問道：「莫大姑去嗎？」

何七姑道：「我陪妳先去，我辦不好時，那就只好勞動她了。」

何七姑雖然已是徐娘半老，但瘦瘦纖纖的顯得有點單薄，也不像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何吟春不敢說看不起她，却有點擔心地道：「就我們二人去？」

何七姑道：「覃玄也去，他替我們趕車。」

覃玄就是昨天發現何吟春的那位年輕人，何吟春已經認識他了。

就他們三個人，趕着一輛輕便快車，直奔楚雄，當車快要到楚雄的時候，他們停了一夜。

第二天進入楚雄的時候，覃玄還是老樣子，但車內的何七姑和何吟春却都完全變了一個樣子，變得連何吟春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

從中作梗　好友結怨

何吟春走了之後，憑方大娘的手段，居然找不到小粟子何一飛的下落來，甚至連綫索都沒有。

方大娘又急又惱，暗自一咬銀牙，恨道：「好，楚天雄，我就明鑼響鼓的向你要人。」

方大娘夜入楚家莊，因爲出人意料之外，而且又是潛入，所以避

實就虛，闖過了莊中警戒，摸到了楚天雄的書房。

她料想楚天雄定在書房，果然料個正着，楚天雄獨自一人，正在雙眼發直的想着心事。

「篤，篤，篤……」叩門的聲音又淸又脆。

楚天雄思潮一斂，雙眉微微一皺道：「什麼人？」

沒有人答話，房門却被推開了。

楚天雄一震道：「是妳！」有點驚訝，但並不意外。

方大娘一笑道：「想不到吧？」

楚天雄謙虛道：「請坐，請坐。」

方大娘笑容一斂道：「不用坐了，只有三二句話，小妹說完就走。」

楚天雄訕訕的道：「大嫂……」

方大娘截口道：「提起過去，小妹比起你楚大俠與何五爺的過命交情，可有着天淵之別，所以你楚大爺與何五爺之間的事，原沒有小妹置喙餘地……」

楚天雄越聽越難過，截口叫了一聲：「方大娘……」

方大娘搖一搖頭，不讓楚天雄插咀，接着道：「今天小妹之來，也不想多說什麼，只請楚大爺把小粟子何一飛交小妹帶走，小妹領你的情。」

楚天雄長嘆了一聲，道：「慚愧，慚愧，想不到爲了小孩子之事情，把你們老朋友都驚動了，可是，大嫂，請妳聽我一句話，小粟子何一飛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方大娘臉色一變，道：「楚大俠，這可是你說的話，告辭了。」

楚天雄急叫一聲，道：「大嫂，請留步！」

方大娘寒聲，道：「你要留人？」

楚天雄道：「不敢，只是請大嫂多聽在下一言。」

方大娘道：「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小妹自認打不過你，楚家莊人多勢衆，若還能奈何得了你楚大爺的，也不必多此一擧了。」

楚天雄道：「大嫂，妳有所不知，在下也正爲小粟子何一飛之事作難……」

方大娘冷笑了一聲，道：「有什麼爲難的，隻手可以遮天，只要你不承認擄走了小粟子，誰還能硬向你要人不成？」

楚天雄苦笑了一聲道：「大嫂，妳把在下說得半文不值了。」

方大娘「哼！」了一聲，道：「你以爲你在別人眼中還是當年的楚天雄？」

楚天雄道：「大嫂眞會駡人，可是，可是……唉……」搖了一搖頭，又苦笑了一聲，道：「請妳給我三天期限，我一定找到小粟子送到府上。」

楚天雄向來是天不怕地不怕，如今的表現，似乎有了很大的不同，方大娘怔了一怔，道：「好，小妹等你三天。」

方大娘一轉身，門前人影一閃，巧極了，楚夫人呂菊英正向房門這邊走來。

方大娘一愕，楚夫人呂菊英接口道：「不用等三天，現在你可將小粟子帶走，不過……」

方大娘冷笑道：「有條件？」

楚夫人呂菊英道：「條件也可說是本事，妳如果怕說條件，妳有本事，就自己把人找回去好了。」

這是三家村潑婦駡街的口吻，倒也說得方大娘答不上話來。

方大娘嘆了一口氣，道：「爲了孩子免受罪，有什麼條件，妳說吧。」

楚夫人道：「只要妳少在中間插手，妳就可以馬上把人領走。」

方大娘詫異道：「我只管我自己的事啊！」

楚夫人呂菊英道：「行，就只妳自己一人。」

方大娘道：「好，請帶我去接人。」

楚夫人呂菊英轉向楚天雄道：「老爺，這樣你滿意了吧。」

楚天雄哈哈一笑道：「夫人做事，總是有分寸，那有什麼可說，走吧，交了人，也少煩心了。」

方大娘瞪了楚天雄一眼，眞想把他剛才矢口否認的話，當面給他一個難看，楚天雄迎着她的目光，顯示了一種莫可奈何的神情。

方大娘暗嘆了一聲，忖道：「能把小粟子何一飛接回來就算了，何必揭人之短，節外生枝。」

於是，方大娘就放過了楚天雄，沒有在言語上再和他爲難了。

楚夫人呂菊英眞沒把同情何吟春的一干人放在眼內，小粟子就關在楚家莊一處秘密後廳。

當她走到那秘密處所時，楚夫人呂菊英忽然皺了一下眉頭，喝道：「來人。」

她的喝聲沒有應有的反應，楚夫人的臉色猛然一變，道：「不對，只怕出了事。」身形一轉，首先奔了出去。

八個看守的人，倒了四雙，都是被人制住了穴道。

小粟子當然也不在裡面了。

方大娘彆了一肚子的氣，可一洩而出了，冷笑一聲，道：「楚大爺，你們太看得起自己了，哼……」方大娘掉頭轉身就走。

楚天雄追出去叫了兩聲：「大嫂……大嫂……」

楚夫人道：「你追上她，還能說什麼？讓她走吧。」

楚天雄搖頭一嘆，道：「夫人……」

楚夫人秀目睚眥，氣呼呼的道：「你碍着過去的面子，我替你出面，有什麼不可？」

楚天雄道：「我是說，小粟子眞在這裡麼？」

楚夫人道：「你不會看，人都被人劫走了……」

楚天雄搖頭道：「這樣對付一個小孩子……」

楚夫人道：「你哪裡知道，小粟子那小鬼有多刁鑽、多難纏，把人氣都氣死了。」

楚天雄道：「我不贊同這樣做法。」

楚夫人道：「有什麼責任，我負就是。」

楚天雄道：「話不是這樣說，我是一莊之主，我當然只有一肩承擔下來。」

楚夫人冷笑一聲道：「這還像話。」

這可眞不像話，看他楚天雄一副莫可奈何的神情，他早年的氣概，想來全被這位楚夫人壓下去了。

楚夫人發過脾氣，見好就收，忽然，也嘆了一口氣道：「我還不也是爲了對付那『水月鏡』，咱們先有了人質，應付起來，就方便得多了……是了，那『水月鏡』爲什麼一點動靜都沒有呢？別是唬人的吧？」

楚天雄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楚夫人道：「你不是一直提心吊擔麼，怎會不知道？」

楚天雄道：「水月鏡的原主人武功太高了，誰能不心存顧忌？」

楚夫人說道：「傳言未必可相信，就算她高，我們也不弱呀，老爺，你放心，我另外還有別的準備，只要她不是唬牌，我就要她好好的自己把『水月鏡』收回去。」

楚天雄可知道這位夫人的脾氣，爲了避免無謂的爭執，只有順着她的口氣，道：「這就全看夫人的了。」

楚夫人一笑道：「我包你不失望就是了。」

楚天雄道：「我知道夫人的能耐……我先回書房去了。」

楚天雄心裡一點也不輕鬆，憑來人能不聲不響的把小粟子救走，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手。

他見過大風浪，也不怕什麼大風浪，只是這次的事情，他總覺得鼓不起往日那份慓悍的豪氣，而放開手來大刀闊斧的幹。

回到書房裡，楚天雄想起昔日的何五爺，音容宛在，言猶在耳，內疚之心油然而生，搖頭一嘆，忽然身形突起，飛出了書房，向外奔去。

他這時心中正興起了一個念頭，希望和何吟春好好的一談，把這件事情作一個合情合理的解決。

他要找的當然是方大娘。

方大娘剛回家不久，怒氣未息，還在左一句右一句的駡個不停。

當然是駡他楚天雄。

楚天雄在門外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伸手叩了幾下門扉。

方大娘開門，見是楚天雄，不由怔了一怔，道：「是你楚大爺？」

楚天雄訕訕地道：「在下原不該來，想了一想，却還是來了。」

方大娘愛理不理，還帶着一點嘲諷的口吻道：「有這樣的事麼？」

楚天雄一脚踏入了大門，道：「首先在下要向大嫂道歉……」

方大娘冷冷的道：「沒關係，小妹經常被人戲弄，算不了什麼。」

楚天雄苦笑了一聲道：「說眞的，事先我實在一點都不知道。」

方大娘道：「你現在可知道了？」

楚天雄道：「可惜小粟子不見了。」

方大娘冷笑一聲，道：「小粟子不見了，你可是想倒打一耙？」

楚天雄道：「豈敢，在下只是想和吟春懇切的談一談，請大嫂幫忙幫忙。」

方大娘搖頭道：「小妹幫不了這個忙了……」

楚天雄聲音一揚道：「妳……」低聲下氣的說了半天，有些忍不住了。

方大娘道：「她早走了。」

楚天雄一急道：「她到哪裡去了？」

「在下知道。」答話的不是方大娘，而是金不換，臉上帶了一臉怒容，走了進來。

楚天雄道：「金兄……」

金不換冷冷的道：「不敢當，你是莊主大爺……」

楚天雄說道：「過去我們也是好朋友……」

金不換不屑地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我高攀不上，好在我金某人沒有吃你楚大爺的飯，還可以自己作自己的主……」

方大娘插咀道：「廢話少說，吟春到哪裡去了？」

金不換道：「昆陽大牢裡。」

方大娘驚道：「她怎麼會落到昆陽大牢裡呢？」

楚天雄一指楚天雄道：「這個就要請教楚大爺了。」

方大娘可眞也保持不住禮貌了，火氣一冒，道：「楚天雄，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何五爺雖然不在，他的朋友還沒有死絕哩。」

楚天雄又驚又愕，叫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呀，你們硬要說是我把她送進昆陽大牢，那眞是冤枉我了。」

金不換正色道：「你眞的不知道？」

楚天雄道：「眞的不知道。」

金不換道：「好，那我告訴你吧。」

於是金不換說出了何吟春在昆陽的遭遇。

他因爲只知道何吟春被捉到縣衙裡的事，縣衙又把人放走的事，他却不知道。

當然，縣衙裡的人也應莫大姑之請求，揚言把何吟春打入了大牢。

金不換說完了事態之後，又冷笑了一聲，道：「吟春遠道來滇，與滇境各路人物無怨無仇，除了你楚大爺之外，試問還有誰會用這種手段害她？」

楚天雄長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在下只有認了。」

方大娘道：「認了就算了麼？」

楚天雄道：「我們這就把吟春接出來，不知道二位放不放心與在下一路同行？」

方大娘「哼」了一聲道：「走！」

金不換道：「好，咱們倒要看看你還再要什麼手段！」

說走就走，他們連夜出了楚雄城，直向昆陽奔去。

他們都是武林高手，急行如飛，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一夜奔馳下來，離昆陽不過四五十里地了。

途中略爲調息，趕到昆陽時，還是上午時光。

楚雄城的楚大爺在昆陽一樣有他的辦法，很快就請到了捕頭何强。

楚天雄迎着何强抱拳道：「老朽楚雄城的楚天雄……」

何强受寵若驚的道：「楚大爺名動西南，在下有幸得親聆雅教，榮幸之至，大爺有何吩咐，晚輩無不盡力而爲。」

楚天雄又替何强引見了方大娘和金不換，然後問道：「老朽聽說衙門近日捕了一位女飛盜，不知是否確有此事？」

何强道：「不錯。」

楚天雄道：「老夫想見一見這位女飛盜，請何爺給予方便。」

何强雙眉一皺，道：「這……這……這……」

楚天雄微微一笑，從身上摘下一顆拇指大的珍珠，道：「這次老朽來得匆忙，未曾準備，小小明珠一顆，不成敬意，尚望何爺賞臉笑納。」

明珠價值連城，楚天雄的面子也其大如天。

何强却只是微微一笑，道：「無功不受祿，晚輩不敢領賞。」

楚天雄一怔，道：「何爺……」

何强道：「女犯何吟春已經不在大牢了。」

楚天雄一震道：「她去哪裡了？」

何强低聲道：「昨晚奉縣太爺之命，將她連夜逐出昆陽，她何去何從，晚輩未再行追踪了。」

是江湖跑的人，就該聽出他話中之話，幕後沒有大力量支持的人，何吟春哪能脫得了牢籠。

楚天雄楞了一楞，神色不動的仍然將那顆明珠塞給何强，道：「多謝何爺明告，區區之意，仍請何爺勿却是幸。」

何强哈哈一笑，道：「楚爺豪氣如虹，晚輩如再不領賞，豈不辜負了楚爺美意。只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這次倒老實不客氣的收了楚天雄的大明珠。

楚天雄送了一顆大明珠，何吟春的影子却沒有摸到，別了何强之後，只有暗自惱怒。

方大娘忽然說道：「楚大爺，你剛才爲什麼不追問下去，縣太爺爲什這樣幹呢？」

楚天雄道：「何强是不會說的，問了倒顯得我們招子不亮了。」

金不換道：「吟春人生地不熟，千里迢迢來到了滇境，雖是艱難重重，居然處處有人維護，到底公道自在人心，足見滇省境內的武林同道，不全是喪心病狂的人。」

簡直是當着和尚面前駡禿奴，楚天雄瞪了金不換一眼，金不換擺出一副以眼還眼的姿態，毫不畏縮的迎着楚天雄的目光冷冷的一笑。

楚天雄一回頭，道：「既然找不到吟春，在下先走一步。」

話不投機半句多，爭論吵架，都非所宜，楚天雄自然只有不了了之了。

方大娘望着遠去的楚天雄背影，搖頭一嘆道：「大家本來都是老朋友，你又何必把話說得太難聽。」

金不換道：「我就是氣他不過。」

方大娘道：「你看出來沒有，他也是很不自在呢。」

金不換道：「活該！」

方大娘道：「說實在的，他的兒子和他的內姪女不久就要辦喜事了，這時半路忽然殺出一個何吟春，這種事情要是出在你身上，你怎麼辦？」

金不換一怔道：「這……這……」

方大娘道：「很爲難吧……最想不到的是吟春不知輕重的拿出了『水月鏡』，把事情又逼得緊張起來

了。」

金不換點了一點頭道：「當然，他也不無爲難之處，不過說來說去，還是他的不對，第一，他不該把他們姊弟趕出山莊。第二，更不該派人追殺他們姊弟，要不是小弟家中有一條暗道，他們姊弟可就糟了，至於何吟春不加考慮的拿出了『水月鏡』，這也是他們逼出來的呀，人急走險，狗急跳牆，他們要是不逼人太甚，吟春也不會走這一着了。」

方大娘搖搖頭道：「這些帳應該算在呂菊英身上，這都是她的主張。」

金不換一笑道：「楚天雄還是什麼一家之主嗎？」

方大娘也是一笑道：「你是老光棍，不知其中奧妙，有時一家之主，不一定能夠做得了主的。」

金不換一拍大腿道：「對對，定是呂菊英那婆娘幹的好事。」

方大娘輕聲一嘆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兩位對楚天雄到底認識多少？」陌生的聲音從後面傳來，走出一位陌生的人。

聽他的問話，顯然早就到了他們附近。

方大娘、金不換暗暗一驚，心中大爲震駭，分明這來人的修爲比他們要高出很多了。

那人看來年紀比他們都輕，約在四十左右，穿一身生意人的裝飾。

那人雙拳一抱道：「在下賈仁，打擾二位清談了。」一口本地音，自然是本地人了。

方大娘微一凝思，忖道：昆陽地面上有這等高人，我們居然不知道，眞是貽笑大方了。

當方大娘思忖時，金不換已答話道：「久仰，久仰，老朽……」

賈仁微微一笑截口道：「老丈不說，在下已知道老丈就是江湖上人人稱道的賽焦孟，金老丈。」

高帽子人人愛戴，金不換樂得哈哈一笑道：「浪得虛名，浪得虛名，不值一哂，老弟可知這位……」

賈仁接口道：「金花娘子飛花兒門下……在下早聞大名已久。」

方大娘一笑，道：「尊駕把我們認得這麼清楚，定然也是非等閒人物。」

賈仁笑道：「無名小卒，無名小卒，何足道哉。」

金不換道：「賈老弟，不會無因而來吧？」

賈仁道：「在下如說無因而來，兩位定不相信，當然是有因了。」

金不換道：「請直言見教。」

賈仁道：「請二位去見一個人。」

方大娘道：「誰？」

賈仁道：「兩位見了就知道。」

金不換哈哈一笑道：「大妹子不必多問了，走吧！」

賈仁把他們帶到了一座大宅第，走進一間客廳之內，就留下他們二人獨自去了。

片刻之後，一位中年婦人帶着二個女人走了出來，那中年女人一身全黑，頭上還插了一朵黑色的絨花，她身後的兩個女人說丫頭不是丫頭，年紀都在二十七八歲，服裝也是深色的，但不是黑色，而是一種深紫色。

那婦人一踏入廳中，全廳一冷，充滿了陰寒之氣。

方大娘心神微微一震，暗忖道：「全身黑衣黑袄，頭插黑絨花，她莫非就是蔡家的老閨女蔡三姑。」

一念未了，那中年婦人已是寒着一張臉道：「兩位想必已經看出小妹的身份來歷了。」

蔡、呂、楚是滇省境內的三大武林大豪，而這三家之中，又以蔡家聲勢最爲浩大，而蔡家之中，又數這位三姑娘最爲難纏難惹。

方大娘能認出蔡三姑來，金不換當然也不例外，兩人相視一點頭，方大娘道：「久聞大名，無緣相見耳！」

這時蔡三姑的臉色稍緩，擺了一擺手，道：「請坐。」

金不換見她這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心中老大的不高興，冷笑中正欲啓齒間，却被方大娘用目光止住了。

方大娘笑了一笑，道：「三姑娘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蔡三姑道：「小妹想和二位談件事情。」

金不換和方大娘都沒答腔，因爲不必問，從他們三家一鼻孔出氣的關係上看，就該知道她要說的是什麼了。

蔡三姑微微一笑，說道：「二位絕對想不到，小妹一點也不贊成楚天雄所作所爲……」

他們是沒有想到，蔡三姑會說出這種話來，因此二人驚愕的望着蔡三姑，不知如何答話才好。

蔡三姑接着又道：「當然，現在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意味着這種看法，隨時都有改變的可能。

這種情形，方大娘與金不換還是不好答話。

蔡三姑望他們二人一眼，接着又道：「兩位與楚、何二家都是多年老友，當然對兩家都非常清楚，他們兩家因此成仇，自亦非兩位所願，更亦非雲貴武林道上之福，因此，小妹有意請二位共同出面，把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消

弭這場浩劫，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金不換哈哈笑，道：「好呀！」

方大娘却皺了一皺眉頭道：「事情只怕不會如此簡單，並不如姑娘說的那麼單純。」

蔡三姑道：「小妹知道，大娘可是顧慮『水月鏡』之事？」

方大娘點點頭道：「有『水月鏡』出頭，只怕你我都無能爲力了！」

蔡三姑道：「那也不見得。」

方大娘與金不換齊聲道：「姑娘有辦法影響『水月鏡』的主人？」

蔡三姑搖了一搖頭道：「小妹不敢這樣說，小妹發現了一位大有影響力的前輩，就住在附近，如果兩位出面去見她，必得到她的相助。」

金不換與方大娘齊聲道：「她是誰？」

蔡三姑道：「是你們的相識。」

方大娘道：「何吟春來找的人？」

蔡三姑道：「正是她。」

金不換道：「在哪裡，我們這就找她去。」

蔡三姑道：「我們是不是該先商量好一個辦法，再去找她較爲妥當？」

方大娘道：「三姑娘說得有理。」

當金不換方大娘離開蔡三姑時，他們已經談得非常融洽，金不換還忍不住讚不絕口道：「蔡三姑難纏難惹，想不到還是一個非常通情達理的人。」

方大娘也對蔡三姑有了不同的看法。

兩個人經過指點，不久就到了何吟春來過的莫大姑屋門前。

他們指名求見莫大姑，這倒使莫大姑暗暗的吃了一驚，因爲，莫大姑在這裡隱居的姓名是莫姥姥，而不叫什麼莫大姑，能知道她是莫大姑的人，其中關節不簡單了。

因此，他們立即被領進去見莫大姑。

三人相見之下，莫大姑笑道：「原來是你們二位，倒着實叫人吃了一驚。」

二人行了相見之禮，方大娘也笑道：「大姑，眞想不到您就隱居在昆陽，要早知道，早就來拜見您老人家了。」

莫大姑望了望二人道：「你們兩位是怎麼樣找來的？」

金不換道：「我們是蔡三姑指點找來的。」

莫大姑「啊」了一聲道：「她知道老身……」微微一皺眉頭，接着雙目一凝道：「不會無因吧？」

方大娘道：「吟春來見過大姑了？」

莫大姑點點頭。

方大娘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情實在不幸得很，說不定在西南道上，引起一片腥風血雨，晚輩等和蔡三姑都認爲爲了這等小事，導致一場武林浩劫，實在是不應該，因此想請大姑出面，把這件紛爭清解化除，不知大姑以爲然否？」

莫大姑微微一笑，道：「你們都認爲這是一件小事？」

金不換道：「這件事一開始，不換就氣憤不過，不過仔細想想，這也不是一件什麼深仇大恨之事，不是不可解決的。」

莫大姑點頭道：「表面上看來這實在是件三言兩語就可解決的事，其實不然……」

方大娘接口道：「傷腦筋的是何吟春不該把『水月鏡』亮出來。」

金不換道：「何吟春少不更事，只能算是無心之過……」

莫大姑笑了一笑道：「何吟春是少不更事，小題大作，不念故舊之情之人麼？」

方大娘、金不換都楞住了，可不是，他們就該想到這一點，以關洛飛虹何五爺的才智，哪會死後要兒女前來西南替他丟人現眼，其中當然大有道理。

莫大姑嘆口氣，道：「說起何容的修爲成就，你們那一批人誰也趕不上他，但他却比你們誰都死得早，死在搏殺戰陣中，倒也罷了，但他却是活生生的病死在床上，你們想過這件事沒有？」

金不換張大咀巴道：「眞是，何五爺死得有蹊蹺。」總算現在明白過來了。

方大娘心中一動，道：「難道何五爺的死與楚大爺有關？」

莫大姑沒有對方大娘的話表示意見，只接着道：「何容是死在一種慢性奇毒藥之下的。」

金不換眼中噴出火來道：「該死的楚天雄，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面獸心的東西。」

莫大姑這才一笑道：「老身可沒說楚天雄就是暗中下毒的人。」

金不換與方大娘兩人面色都是一紅，尷尬的笑了一笑。

莫大姑悽然一笑道：「兩位可知道老身與何容的交情，我們是忘年論交，情同姊弟，老身前來昆陽隱居，可說也是爲了何老弟，想不到老姐姐謀事無成，何老弟已撒手而西去了，老姐姐好不慚愧呀。」

說起莫大姑的身份，原比金不換他們要早一輩子，因她與何五爺的忘年論交，所以，大家都有一份親切之感。

金不換與方大娘，因爲無法安慰莫大姑，只有相對唏噓，同聲而嘆。

莫大姑忽然一拍桌子，恨恨的道：「可惡啊！可惡，你們可知道，何家小姐弟兩人小小年紀，亦不能倖免，也被暗中下了慢性之毒？」

金不換大驚變色，跳了起來，道：「有這等事，他們爲什麼不說。」

莫大姑道：「他們自己哪裡知道，只以爲是身罹暗疾而已，這也就是他們非千里迢迢來雲南不可的眞正原因。」

方大娘道：「來求解藥？」

莫大姑道：「所以這次何吟春亮出了『水月鏡』，不是無理取鬧的。」

方大娘當下一臉怒色道：「暗中下毒的人，到底是不是楚天雄呢？」

莫大姑道：「老身在暗中一直注意他，在他身上也一直找不到任何毛病，是不是他下的毒，老身不敢妄言。」

方大娘道：「如果不是他下的毒，『水月鏡』就是逼死了他，也無補於何氏姊弟。」

莫大姑微微一笑道：「我想，你們應信得過何容。」

金不換啞然而嘆，道：「知人口面不知心，想不到楚天雄如此奸詐可惡。」

莫大姑道：「老身現在把內情告訴你們，你們說該不該談和？」

金不換斷然道：「當然不能再談和了。」

方大娘道：「何五爺中毒而死之事，如非大姑道出，應是無人知曉，死無對證之事，而這件事，也無法說出來，眞是啞子吃黃蓮，苦在自己心中，晚輩覺得和他們談一談，倒很有刺探的作用。」

莫大姑點點頭道：「老身也有此意，最好老身能見見蔡三姑。」

金不換忙說道：「金不換這就去和她聯絡好了。」

金不換去後不久，就把蔡三姑給請來了。

蔡三姑沒有帶隨從人，一人獨自而來，顯得她是個很自恃的人。

蔡三姑見了莫大姑先自笑着行禮道：「晚輩等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前輩隱居昆陽，竟然一點未聞，失禮之至，尚幸老前輩能夠見諒！」

莫大姑也笑哈哈的道：「老身久聞三姑娘女中丈夫，今日一見，更勝聞名，老身有幸與三姑娘交往，那是三姑娘看得起老身了。」

蔡三姑見莫大姑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武林前輩的架子，暗暗忖道：「怪道她隱居在此數年，竟瞞住了我家的耳目，原來她是一位這麼樣和藹的人，所以無人注意她了。」

心中研究着莫大姑，口中却客氣地說道：「老前輩這樣說，晚輩就更是慚愧了。」

一陣客氣過後，說起何吟春，蔡三姑笑了一笑道：「晚輩不說，老前輩也知道蔡家與楚家的關係，所以，晚輩首先要表明晚輩個人立場，撇開其他不說，晚輩是一萬個不贊成楚天雄的爲人。」

莫大姑一嘆道：「何吟春這孩子也實在可憐，小小年紀父母雙亡，不但千里迢迢來到了雲南，還遭到了逆心之事，人生際遇如此，誰能不替她一洒同情之淚！」

蔡三姑道：「前輩說得是，所以晚輩才有此說，但其中是是非非複雜非凡，我們要替何姑娘討回個公道，但不知從何着手才好，不知前輩有何高見？」

莫大姑道：「這個老身沒有什麼意見，只要孩子自己願意，老身都支持。」

蔡三姑皺了皺眉頭道：「一、爲何姑娘亮出的『水月鏡』？二、爲何何姑娘口口聲聲非遵她父親遺命嫁給楚家不可，這又如何去說動她面對事實，改變主意呢？」

莫大姑道：「老身是個直腸子人，關於第一點，老身還有辦法可想，至於『水月鏡』之事，老身就無能爲力了。」

蔡三姑點點頭說道：「晚輩知道，『水月鏡』一出，連何姑娘自己也作不了主，晚輩認爲只要我們能把釜底抽薪的工作做好，就是『水月鏡』出面說話，我們站住了一個『理』字，也就有話可說了……」

說到「水月鏡」她很自然的把話題帶到「水月鏡」主身上，話鋒一轉，接着的道：「前輩見過『水月鏡』主吧？」

莫大姑點點頭道：「見是見過，只是說不上交情。」

蔡三姑道：「聽說她功力高絕，非常謹愼，但不知她爲人心性脾氣如何？」

莫大姑道：「那是個怪人，自視奇高，誰都不放在眼中，她說過的話，從不更改，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

蔡三姑道：「她該有多大年紀了？」

莫大姑道：「如果她在世的話，她的年紀該在一百二十多歲了。」

蔡三姑道：「她已經死了？」

莫大姑道：「早已死了。」

蔡三姑道：「她的傳人是誰呢？」

莫大姑道：「這就不知了。」

方大娘忽然插口道：「這『水月鏡』會不會成爲無主之物？」

莫大姑道：「不會，因爲那位前輩說過『我生不能自謀，死後必

爲人謀，是恩是仇，唯其自招。』的話，她不會沒有安排的。」

蔡三姑輕嘆一聲，道：「這樣看來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莫大姑道：「好在三姑娘深明大義，願化解這場紛爭，皇天不負苦心人，三姑娘定能成功！」

蔡三姑道：「但願如此。」

忽然，方大娘不大好意思地問道：「三姑娘，小妹請教一事。」

蔡三姑道：「大娘，不用客氣。」

方大娘道：「小栗子何一飛到底哪裡去了，不知三姑娘知不知道？」

蔡三姑道：「說起小栗子何一飛，實在是被別人救走了，楚大嫂並沒有耍什麼花樣。」

方大娘心中一動，「啊！」了一聲道：「莫非是他！」

蔡三姑問道：「是誰？妳以爲他會是誰呢？」

方大娘心中想的是小栗子何一飛在楚雄城交結的無用秀才杜凡，她可不願意說了出來，道：「我想莫非與『水月鏡』有關的人出現了。」

接着轉向莫大姑求證地道：「妳老人家沒有出手吧？」

莫大姑哈哈一笑道：「老身要早知道了，定然不會坐視。」

蔡三姑點頭同意道：「莫大姑說得是，可能就是『水月鏡』的人出手了……」

微微沉吟了一下，忽然站起身來道：「莫前輩，多承您老接納晚輩的意見，共同化解何、楚二家這場的糾紛，但，這也只是晚輩個人的看法，進一步的辦法，還有待晚輩回去協調妥善之後，再來向前輩覆命，現在晚輩先行告辭了。」

蔡三姑告辭走了。

莫大姑送走了蔡三姑之後，笑問方大娘道：「方大娘，妳剛才指的是誰？」

方大娘笑道：「薑還是老的辣，您老一眼就看了出來，小栗子在楚雄城結交了一位說書先生，他自稱無用秀才杜凡。」

一言未了，莫大姑接口道：「原來是他呀！」

方大娘道：「原來前輩認識他，可不可能與『水月鏡』有關係？」

莫大姑搖了一搖頭，肯定地道：「他不會與『水月鏡』有關係。」

方大娘道：「眞的？」

莫大姑道：「老身不但認識他，而且，也知道他在楚雄城出現的目的。」

方大娘忍不住又問道：「他有什麼目的？」

莫大姑笑了一笑，道：「有他在這裡，那就更好了。」沒有正面回答方大娘的話，但誰都高興多了一位這樣的高手。

方大娘忽然又道：「莫大姑，吟春呢？她爲什麼老不出來？」

莫大姑道：「她早就回楚雄城去了。」

金不換道：「那孩子也不先來看看我們。」

方大娘笑道：「金兄，我們自己都不在楚雄城，她怎能看得到我們。」

金不換一笑，道：「眞是的，我們該趕回去楚雄城啦！」

方大娘道：「且慢，莫大姑，妳老還有什麼吩咐？」

莫大姑道：「蔡家既然已知道了老身，老身住在這裡，將來交往甚是不便，這樣吧，你們先替老身安排好一住處，老身過兩天就到楚雄城去。」

方大娘與金不換剛要告辭莫大姑時，外面忽然稟報道：「楚雄城楚大爺，特來求見姥姥。」

金不換笑道：「他倒也來得眞快。」

莫大姑道：「他來得正好，老身也有話問他，請他進來。」

接着又轉向方大娘等二人說道：「兩位就不必和他照面了。」

方大娘、金不換從另一道門走了出去，避過了楚天雄。

楚天雄當然也認識莫大姑，更知道莫大姑與關洛飛虹何五爺的交情，見面之下，自是有點不好意思，所謂「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而他這時，已有着那麼不安和愧歉之心。

莫大姑臉上的笑容也收斂了，冷冷的道：「你來見老身做什麼？」

楚天雄是一方之雄，這時也不得不忍氣吞聲的陪着笑臉道：「天雄失察，不知大姑就隱居在昆陽，有失問候之禮，特來向大姑謝罪。」

莫大姑一揮手道：「好，現在你已經見到老身了，老身也接受你的致歉，現在你可以走了。」

楚天雄苦笑了一聲：「莫大姑，請容天雄說幾句話好不好？」

莫大姑發過脾氣之後，怒氣稍消，嘆了一口氣，勉强的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楚天雄道：「莫大姑，妳一定對我誤會很深，對於吟春的婚事，天雄是萬分抱歉，她來的時候，正好天雄不在家中，被那不賢的內人處理不當，以致誤會擴大，鬧得不可開交。」

莫大姑冷笑了一聲，道：「就算你在莊中，你就能接納吟春？」

話不多，但能一針見血，楚天雄訕訕的道：「這……這……」

莫大姑道：「不要這這的了，你根本就存心不善，不準備接納吟

春。」

楚天雄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犬子不成器，實在配不上吟春，說來，我們不接納吟春，對吟春並不是一件壞事。」

莫大姑「嗯！」了一聲，道：「如果單爲吟春着想，這倒是持平之論，但是你們拒絕的手段未免太辣了。」

楚天雄點頭認罪道：「是，天雄錯了，還望莫大姑念在天雄與何五弟昔日的情份上，出面說兩句好話。」

莫大姑一笑問道：「你要老身替你說話麼？」

楚天雄忙道：「不，天雄只請莫大姑勸勸吟春，請她消口氣，不要勉强這場婚事，替自己製造不幸的一生，天雄願意以任何方式認罪。」

莫大姑嗤笑了一聲，道：「現在說得倒很好聽，要不是吟春手中有一面『水月鏡』，只怕你又是另一副嘴臉了。」

楚天雄面色一連變了好幾變，最後還是忍氣吞聲的道：「莫大姑，妳把天雄說得一文不值了。」

莫大姑雙目一瞪道：「你不怕『水月鏡』嗎？」

楚天雄苦笑道：「話可不是這樣說的。」

莫大姑一步也不放鬆地道：「那話怎麼說才是？」

天雄道：「我確是對不起何五弟。」

莫大姑道：「你本來就是對不起你何五弟。」

楚天雄一震道：「天雄過去就對不起何五弟？」

莫大姑道：「兒女婚姻之事，着重情緣，何五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他的女兒也不是非你楚家就沒有人要的人，他爲什麼把『水月鏡』交給吟春帶來，他當然是看透了你的爲人。」

楚天雄大叫一聲，道：「天呀！我什麼地方對不起何容？」

莫大姑冷冷的道：「你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何老五，你自己該心中有數，不要裝模作樣了吧！」

楚天雄茫然的道：「我……我……實在不知道什麼地方對不起何老五。」

莫大姑揮手道：「談話到此爲止，你可以走了，老身不想奉陪。」她不僅是直言逐客，而且，自己已站起身來向後內院退去。

楚天雄大叫一聲道：「莫大姑，天雄可不可以見一見吟春？」

莫大姑頭也不回的道：「吟春不在，早回到楚雄城去了。」話聲未了，莫大姑已經走了。

這是非常的不禮貌，可是楚天雄却不敢發脾氣，因爲莫大姑比他高明很多，要發脾氣，只有更自討沒趣。

楚天雄氣得雙目火星亂冒，但也只有恨恨的頓了一下脚，出了莫府。

他一氣離開了莫府，心情可更是沉重了。

他原是從蔡三姑處知道莫大姑的，這時自然還是去找蔡三姑。

蔡三姑的臉色也有一點異樣，劈頭便道：「快回楚雄城去吧，你府上出事了。」

楚天雄一震道：「出了什麼事？」

蔡三姑道：「好像『水月鏡』出手了。」

楚天雄沒有多問，趕回楚雄家中時，家中已是亂成一片。

原來，楚夫人的內姪女呂姑娘在楚家人不知鬼不覺之下被人擄走了，擄走呂姑娘的人，還在呂姑娘房中留下了一面紙剪的鏡子，上面寫了一句話：「三日一劫，五日一驚，人亡不止，家破不休。」

楚天雄但覺腦中一陣天旋地轉，一跤跌倒椅子上，長嘆不止。

呂姑娘失踪之後，把個楚雄城找遍了，都沒有影子。

天雄山莊，鬧得鷄飛狗走，第五天又到了。

楚天雄記着三日一劫，五日一驚的話，今天全莊更是緊張，大家目不轉瞬的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來到時，大家才呼得半口氣，另外半口氣可再也吐不出來了。

原來大家以爲平安無事的一夜，並不平安，今天早上才發現楚人傑公子也在自己房中失踪了。

一面紙鏡作了最明顯的解釋。

楚夫人原是虎狼似的女人，這時才眞正體會到「水月鏡」的厲害，提心吊膽的連大氣也都不敢哼一聲了。

敵暗我明，楚天雄縱是楚雄城大豪也是惶惶不可終日了。

楚天雄心事重重之下，更想不起另外什麼地方得罪了何容，計無所出之下，他找上了邱拐子。

邱拐子冷眼旁觀中，暗中也甚是替楚天雄着急。

不管楚天雄怎樣不對，這種報復手段，似乎太過份了一點，因此，邱拐子反過來倒是同情楚天雄了。

邱拐子見楚天雄親自來自己的住處，慌忙站了起來，楚天雄一嘆，按住了他的肩頭，道：「拐子，我們好好的談談。」

邱拐子道：「吟春小孩子不知輕重，惹出了這麼大的禍害。」

楚天雄道：「問題不在吟春，也不在『水月鏡』，我就是不明白，何五弟爲什麼要這樣的對付我？」

邱拐子一怔道：「這是何五爺

的關係？」

楚天雄道：「我見過莫大姑了，莫大姑親口說出來的，絕不會有假，以莫大姑與何五弟的交情，莫大姑說的話何異何五弟親口說的話。」

邱拐子一皺眉頭，道：「這就叫人糊塗不淸了。」

楚天雄道：「你幫我想一想，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何五弟？」

邱拐子認眞的想了老半天，搖一搖頭道：「我想不出你們之間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楚天雄道：「我也就是想不出來……金不換對我一向不諒解，不知他有沒有什麼發現？」

邱拐子道：「金不換就是那樣的人，莊主難道還不明白他……」

楚天雄搖手道：「我不是說他什麼，我是在探討問題，也許他有什麼發現也不一定了。」

邱拐子道：「我們去找他談一談……」

楚天雄道：「我不便去看他，最好請他來一趟……」

門外金不換接口道：「我自己來了，大莊主有何指教？」語氣還是不太友善。

邱拐子說道：「老朋友了，還有什麼氣不能消的，快進來，莊主正想和你談一談。」

金不換推門進來，道：「要不是看在老朋友份上，我才不會再與你見面。」

楚天雄道：「金老弟，有何見教？」

金不換道：「莊主最是健忘，所以特來給莊主提醒一件事情。」

楚天雄道：「我近來確是頭昏腦脹，健忘得很。」

金不換道：「莊主可知道何五爺是怎樣死的？」

楚天雄一怔道：「這……」他眞沒想過這件事。

金不換道：「何五爺夫婦都是中毒死的，中了好朋友的慢性毒藥死的，楚大爺，你明白了吧？」

金不換的話說得實實在在夠明白了。

可是楚天雄居然沒有會過意來，愕然道：「他是中毒死的？」

他這種表情，帶給了金不換非常之不滿意，冷笑一聲，道：「你早就該心中有數，哼！告辭了。」

楚天雄一怔道：「你說什麼？」

金不換甩了一下頭，什麼話也不回答就走了。

「莊主，你難道沒有聽出來，人家懷疑何五爺是死在莊主暗算之下嗎？」旁觀者清，邱拐子把話說得更明白了。

楚天雄震驚得叫將起來道：「天啦，這却從何說起？」

邱拐子道：「無風不起浪，莊主，你得好好的想一想，是誤會，是事實，莊主，你都得好好的處理，這是天大的禍事啊！」

楚天雄發了半天的愣，道：「拐子，你相信我是下毒的人麼？」

邱拐子沒有答話，不答話就是表示缺乏信心，爲什麼缺乏信心，因爲楚天雄對何吟春的態度，實在叫人不敢相信。

楚天雄一陣難過，大叫一聲道：「拐子，你爲什麼不說話？」

邱拐子搖了一搖頭，道：「我想不出有什麼好說。」

楚天雄道：「難道你也不相信我？」

邱拐子道：「這……這……」

楚天雄失望的長嘆了一聲：「唉……」沒有再追問下去，低着頭轉身走了。

楚天雄心情極爲惡劣的回到自己書房裡，恨恨的向椅上一坐。

「輕一點，椅子是受不住的。」

楚天雄一抬頭，只見另外一張椅子上早已坐了一個人，只是這人怪得很，把椅子轉了一個方向，對着他只是一個背影。

「你是誰？」他的書房就是他的私室，向來不准外人踏入一步，此刻他惱怒已極，正好把一股怒氣統統發洩在此人身上。

那人似笑非笑的道：「不要大嚷大叫的，我也不是怕你，聽說你近來記性差得很，因此特來試試你，你想想看我是誰？」

在心情不激盪時，冷靜的慢慢想，也許楚天雄能看出他是誰來，但是，他現在的腦子一片紛亂，哪能想得出對方是誰來呢？

「管你是誰？你給老夫滾！」

那人冷笑聲中一旋身，連人帶椅子都轉了過來。

楚天雄一下子看淸了那人臉上戴的面巾，當時全身一震，氣勢全消，訕訕地道：「是你……」

那個人對他一定有牽制，以至於楚天雄又恨他，又怕他。

那人聲音一低道：「東窗事發了，是不是？」

楚天雄道：「什麼東窗事發了？」

那人道：「聽說何容的兒女找上門來了。」

楚天雄道：「何容死了，她自然該來投奔老夫。」

那人又道：「聽說何容已經知道你在他們身上下了毒。」

楚天雄一愣道：「我幾時在何容身上下過毒？」

那人一笑道：「說你健忘，你眞是健忘，你就忘了在你向何家要他女兒做兒媳婦的時候，送給他一對雲腿。」

楚天雄楞然道：「那對雲腿……」

那人笑了一笑，道：「我只在那對雲腿上做了一點手脚，幫你白白得了一件稀世奇珍的回聘……」

楚天雄一下子什麼都明白了，臉色頓時變得煞白，身形猛然的一站了起來，吼道：「你這害人精！」

那人依然笑哈哈的搖手道：「別嚷，嚷開了對你沒有什麼好處，結果倒霉的還是你自己。」

楚天雄不但想嚷，而且還想和那人拚命，但那人輕輕的一句話，就把他的冲動壓制了下來。

楚天雄頹然的坐回椅子上，沉聲一嘆道：「你害得老夫好苦！」

那人輕笑道：「你這人好沒良心，我給過你多少好處，這時却成了害人精。」

楚天雄顯然眞的得過了他不少好處，因此說話的語氣一點也硬不起來，訕訕的道：「你不該暗中在老夫的禮物上下毒，害老夫背上了這個黑鍋。」

那人道：「人有失算，馬有失蹄，這件事情原本設計得天衣無縫，誰知道還是被何容想到了。」

楚天雄道：「如今人家找上門來，你看如何是好？」

那人道：「我就是要來告訴你應付的方法。」

楚天雄長長的呼了一口氣。

那人接着道：「這原是一件死無對證的事，就是何容自己復活過來，也只能懷疑你，而不能指證你，他一天在外東奔西跑，哪裡不吃東西，怎能硬說你送的雲腿有毒，所以，你最好的應付方法，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楚天雄無可奈何地道：「你爲什麼要來告訴我呢？你不告訴我，我豈不眞的什麼都不知道了麼？」

那人道：「我要不來告訴你，心理上有個準備，到時候人家要起手段來，你連自己出賣了自己也不知道，記着什麼都不知道，我走了。」

他的身法還是快到了極點，說走就走，人一閃就沒有影子。

楚天雄叫了一聲：「且慢走……」哪裡叫得住他，他早出了書房。

眞相大白　後悔莫及

楚天雄能爲雲貴三大大豪之一，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飯桶，否則，爲什麼邱拐子當不上莊主，金不換也當不上莊主？

楚天雄思前想後，做了一番檢討，狠狠的一咬牙，道：「就這樣辦！」

人急拚命，狗急跳牆，楚天雄到底打的什麼主意呢？沒有人知道。

話說小粟子何一飛，救他出困的人，正是無用秀才杜凡，無用秀才杜凡還眞喜歡小粟子何一飛，當他把小粟子何一飛帶到了一處密室之後，問他道：「小粟子你這身本事差得太遠，跟了你姊姊，只有拖累她，你先不要回去，跟老夫學點眞本事，再回去如何？」

小粟子何一飛滿心高興的道：「要不要拜師？」

無用秀才杜凡道：「老夫和你父親原是朋友，大叔教世侄的武功，不用拜師了。」

小粟子何一飛笑道：「學了大叔的武功，要是還吃鱉的話，丟人的可是大叔啊！」

無用秀才杜凡也笑道：「所以，你要好好的學，好好的練，不能丟大叔的臉。」

小粟子何一飛臨陣磨槍，加緊的練功夫，可是他練功的進度，出人意外的慢，簡直有點叫人失望。

依小粟子何一飛的智慧，天賦資質，都不該是個中看不中用的綉花枕頭。

無用秀才杜凡這天叫來小粟子何一飛作了一番仔細的檢查，不由雙眉一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小粟子，你不用再練功夫了。」

小粟子何一飛一怔道：「你說話不算數？」

無用秀才杜凡道：「不是大叔說話不算數，是你的身體有了毛病，再練也練不好。」

小粟子何一飛道：「我的身體好得很呀！」

無用秀才杜凡微笑道：「只是有時有點肚子痛，是嗎？」

小粟子何一飛眨動了眼睛道：「你怎麼會知道？」

無用秀才杜凡道：「有時候，你的『氣海』穴也常常發痲。」

小粟子何一飛大叫道：「大叔，你眞厲害。」

無用秀才杜凡道：「別忘了，大叔還會看病哩。」

小粟子何一飛道：「這是什麼病？」

無用秀才杜凡皺眉凝重地道：「這只是一種發現，到底什麼病，大叔還要慢慢的仔細探討。」

小粟子何一飛道：「我姊姊也常常有病。」

無用秀才杜凡道：「先醫你的病，醫好了你的病之後再醫你姊姊，現在，我們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去哪裡？」

「去了你就知道。」

「我姊姊呢？」

「放心，你姊姊的事，有很多人幫忙，她吃不了虧。」

小粟子何一飛放心不下姊姊，但還是跟無用秀才杜凡來到深山之中的一間小屋子，這才是他自己眞

正寄身的地方，小屋子裡有很多藥物，無用秀才杜凡把小粟子何一飛帶回小屋子，研究小粟子何一飛的病情。

最後查出小粟子何一飛的病情，是中了一種調製非常複雜的毒，這種毒複雜得叫他頭痛了，却找不出解藥來。

正在苦思苦想的時候，小粟子何一飛忽然跑了進來，道：「大叔，有位女人要來看你，我擋不住他。」

無用秀才杜凡道：「那你就讓她進來吧！」

「小妹已經進來了，對不起，打擾了你的用功。」來人原來是蔡三姑。

無用秀才杜凡叫小粟子何一飛見過了蔡三姑，道：「他就是小粟子何一飛。」

蔡三姑打量了何一飛一陣，點頭道：「很好的一個孩子。」

無用秀才杜凡道：「可惜，他被人暗中下了毒手。」

蔡三姑笑道：「有你這隱世華佗伸手，還有什麼心可擔心的？」

無用秀才杜凡道：「我束手無策。」

蔡三姑一震道：「那是什麼毒？」

無用秀才杜凡道：「很像貴省最著名的『化血幽靈』。」

蔡三姑神情一震道：「怎麼可能呢？這種毒聽說已經失傳了。」

無用秀才杜凡道：「而且，中毒的時間已經很久了，好在他還是一個童身孩子，不然早就沒命了。」

蔡三姑輕嘆了一聲，話題一轉道：「小妹有一件事要告訴你，莫大姑就住在昆陽。」

無用秀才杜凡道：「何吟春到昆陽去找的就是她？」

蔡三姑道：「正是她，小妹還去見過她，她也願意勸阻何吟春把事情化小。」

無用秀才杜凡搖頭一嘆道：「從小粟子身上的中毒看來，我們的用心只怕要化成泡影了。」

敢情，希望化解楚、何兩家紛爭的人，原來是無用秀才杜凡。

蔡三姑皺眉道：「不會吧，莫大姑很有誠意。」

無用秀才杜凡道：「她明瞭何氏姊弟身中毒害的眞情後，只怕要改變主意了，不但她，現在我自己也要改變主意了。」

蔡三姑道：「不再過問他們的事？」

無用秀才杜凡道：「不，我不但要過問，而且要完全站在何家一邊。」

蔡三姑道：「你認爲下毒的人是楚天雄？」

無用秀才杜凡說道：「何容定然發現了內情，所以才借題發揮，亮出了『水月鏡』。」

蔡三姑恍然而悟，點頭道：「對了，你說得一點不錯，這幾天『水月鏡』已鬧得楚天雄人仰馬翻了。」

無用秀才杜凡望了望蔡三姑一眼道：「呂家不說，你們蔡家的態度如何？」

蔡三姑道：「我們和楚家是世交。」

無用秀才杜凡道：「當然是不問是非的幫他了。」

蔡三姑面色微微的一紅道：「小妹站在正義的一邊。」

無用秀才杜凡微微一笑，輕聲道：「謝謝你。」

小粟子何一飛接着道：「三姑娘，小粟子也要謝謝妳。」

無用秀才杜凡長嘆了一聲道：「三姑，別的事妳也不便出面，只請妳查一查楚天雄哪裡來的『化血幽靈』，爲什麼要向何家下毒手？」

蔡三姑點頭答應道：「小妹一定盡力而爲。」

蔡三姑再轉頭向小粟子何一飛望去時，也不知什麼時候小粟子何一飛已經走開了。

小粟子何一飛小心眼比誰都清楚，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不悄悄的走開麼。

蔡三姑輕輕的叫了一聲：「杜大哥。」

無用秀才杜凡也叫了一聲：「三妹。」

二人同時向前，互相握着彼此的手，蔡三姑道：「呂家已經請動了一位大幫手，據說不久就到了，你要特別小心啊！」

無用秀才杜凡含笑道：「我知道爲妳保重。」

蔡三姑嗤笑了一聲，道：「誰要你爲我保重，我走了。」抽回手，盯了無用秀才杜凡一眼，扭着腰走了。

年紀大了的人愛情總有點含蓄，雖然心連心，却沒有一下子把對方溶化在那股熱勁中。

小粟子何一飛獨自坐在一棵大樹下凝思，蔡三姑向他打了一個招呼，道：「小粟子，別告訴人我來過這裡。」

小粟子何一飛一笑道：「小粟子知道。」

接着，無用秀才杜凡在屋內叫道：「小粟子，回來收拾一下，我們出山去，另外想別的辦法，替你醫病。」

無用秀才杜凡，帶着小粟子何一飛奔向昆陽去見莫大姑，這時莫大姑已離開了昆陽，到了楚雄城。

無用秀才杜凡把小粟子帶到了

楚雄城，還好遇見了金不換，無用秀才杜凡吩咐了小粟子幾句話，推着小粟子何一飛去見金不換，他自己却沒和金不換照面，又走開了。

小粟子何一飛走到了金不換面前，叫了一聲：「金大叔。」

金不換一見小粟子，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大家找你找得好辛苦，爲什麼不早點回來？」

小粟子何一飛道：「學功夫去了。」

金不換高興的笑道：「那你現在是有兩手了。」

小粟子何一飛神色一黯道：「沒學好，只有回來了。」

金不換安慰地道：「不要緊，這次事了之後，大叔給你找一個更好的師父，現在我帶你去見一位你爹的老大姐去。」

莫大姑到了楚雄城，她可是堂堂正正，明目張膽而來，不但租有了房子，而且租了一棟大房子。

小粟子何一飛在未見莫大姑之前，金不換就把莫大姑和他父親的關係告訴了他，所以，在他見到莫大姑時，親切之感油然而生。

當小粟子何一飛說到無用秀才杜凡時，莫大姑道：「他爲什麼不來和老身相見？」

小粟子何一飛道：「他沒有說，不過，小粟子猜想杜大叔一定去調查一個厲害的人物去了。」

莫大姑一怔道：「一個厲害的人物，是什麼人物？」

小粟子道：「那人是呂家請出來的，究竟是什麼人還不得而知。」

莫大姑凝思道：「這消息你們是哪裡得來的？」

小粟子何一飛笑道：「消息絕對可靠，但不能說出她是誰。」

莫大姑一笑道：「你是在幫誰？」

小粟子道：「當然是幫姊姊。」

莫大姑道：「你可是不相信大姑？」

小粟子道：「當然是相信大姑。」

「那你爲什麼不把那人說出來？」

小粟子何一飛挺胸道：「小粟子答應過人家，自然不能言而無信。」

莫大姑一笑道：「算你有理。」

小粟子何一飛目光四射了一下，發出了一聲驚「咦」之聲，緊接着說道：「我姊姊呢？」

正好，這時有人來稟報道：「楚天雄求見。」

莫大姑道：「請！」

楚天雄進來一眼看見了小粟子何一飛，微感意外道：「小粟子，你也在這裡？」

小粟子何一飛道：「小侄也是剛來不久。」他很是乖巧，心裡罵着楚天雄，口中還保持相當禮貌。

莫大姑微微笑道：「楚天雄請坐！」

楚天雄欠身道：「莫大姑這樣稱呼天雄，天雄……」話沒有說完，裝得情若有憾焉樣子。

莫大姑道：「楚大俠，老身也不願意把老朋友當作陌路人，可是老身不慣笑裡藏刀，大俠只有將就點了。」

楚天雄點點頭道：「莫大姑說得也是，莫大姑能夠接見天雄，已是莫大姑的寬容，天雄何敢奢望。」

莫大姑道：「今天楚大俠之來，有何見教？」

楚天雄道：「特向莫大姑致候。」

莫大姑道：「多謝！」

楚天雄訕訕的道：「『水月鏡』已經採取了行動，想必莫大姑也已經知道了。」

莫大姑點點頭道：「知道了。」

楚天雄說道：「天雄想見見吟春，不知……」

莫大姑道：「吟春自上次離開之後，老身就沒有見過她的面。」

楚天雄道：「她沒有來見莫大姑？」

莫大姑說道：「沒有，她現在與『水月鏡』在一起，不過，老身很明白她的近況。」

楚天雄順口道：「她近況如何？」

莫大姑道：「她病了。」

楚天雄還沒有答話，小粟子何一飛先着急的問道：「我姊姊病了，厲不厲害？」

莫大姑道：「聽說不輕，所以『水月鏡』大爲惱怒，唉，楚大俠，老身本想替你們化解這恩怨，現在也無能爲力了。」

小粟子何一飛大叫一聲，道：「莫大姑，我也病了，這病可害死人，要不是這病，小粟子的本事也學好了。」

楚天雄內疚之念油然而生，臉上輕輕掠過了一道歉意，長嘆了一聲，道：「呂姑娘和小兒，現在也不知怎樣了？」

莫大姑道：「他們不是去作客，當然好不到哪裡去。」

楚天雄道：「莫大姑，天雄想請求您一件事。」

莫大姑道：「什麼事？」

楚天雄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天雄樂意認錯，請『水月鏡』給天雄一條路走。」

莫大姑冷笑了一聲，道：「你也曉得要路走，可是，你知不知道，何家姊弟的路快要走到了盡頭了。」

楚天雄低着頭，答不出話來。

莫大姑又哼了聲，道：「楚天雄，你如是想用緩兵之計，那你就打錯了算盤了。」

楚天雄道：「什麼緩兵之計？莫大姑，您……」

莫大姑一笑道：「楚天雄，您別以爲老身不知道，呂家不是請了一位大人物來對付『水月鏡』麼？大概人還沒有到吧！」

楚天雄一楞道：「有此事？天雄並不知道。」

莫大姑道：「你就是知道了，只怕也是過眼雲烟了，忘記了。」一有機會，莫大姑總要拿話激他一激。

楚天雄也當然聽得懂，可是他有苦難言，只有裝聾作啞到底。

莫大姑見他這樣子，甚是氣悶，冷笑一聲揮手道：「楚天雄你可以回去了。」

金不換忽然大叫一聲，道：「楚天雄，你是不是人？」

楚天雄也是個人物，在莫大姑面前，可以低聲下氣，對金不換可就沒有那份耐性了，雙目也是一瞪，道：「金不換，你是什麼東西，也向老夫張牙舞爪。」

金不換哈哈一笑道：「我是個什麼東西，至少比你高明，比你有骨頭，做事敢作敢爲，不像你畏首畏尾，簡直沒有半點人性。」

楚天雄臉色瞬變，喝道：「老夫有什麼不敢擔當？你給老夫說個明白。」

金不換冷笑道：「老夫正要問你，你在何五爺全家大小身上，下的是什麼毒，快快把解藥交出來，否則……」

楚天雄心頭猛震，駭然欲絕，可是他心頭知道慌亂不得，仰天發出了一聲狂笑，掩住了內心之中的惶恐，道：「含血噴人，捕風捉影，也得要沾得上邊，老夫這多年來何曾離開過楚雄城半步，你簡直在胡說八道。哼！老夫要不念在過去交情，老夫今天就要向你討點公道……」

金不換接道：「好，咱們現在就比試比試……」

莫大姑搖手道：「金老弟，這不是待客之道，不可無禮。」

楚天雄當然也不會眞的和金不換動手，轉向莫大姑道：「告辭了。」

莫大姑道：「且慢，老身還要請問一句話。」

楚天雄道：「請吩咐。」

莫大姑道：「你如果看得起老身，老身仍樂意和你長談。唯禍福榮辱，遺臭流芳，全在你一念之間。」

楚天雄沒有答話，氣憤憤的走了。

金不換悻悻的道：「這種人冥頑不靈，眞叫人替他難過，莫大姑，咱們爲什麼不就把他留了下來？」

莫大姑搖頭一嘆道：「苦無證據，他一個矢口否認，其奈他何。」

金不換道：「難道就此算了不成？」

莫大姑道：「當然不能就此作罷，且觀看他一段時間，他要眞不知懺悔，那時再走最後一步不遲。」

金不換道：「如果呂家請來的援手到後，只怕又生枝節。」

莫大姑一嘆道：「楚天雄曾經是我們的朋友，無論如何也該給他留點反省的機會，至於對付呂家的援手之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金不換道：「我與他們相處甚久，我最知道他的爲人，他這人最注意自己的個人利害，所以，我認爲他決不會眞心替別人着想。」

莫大姑一笑道：「有這特點，就好對付他了。」

金不換道：「這種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

莫大姑道：「我們就逼他到黃河。」

金不換道：「如何逼法？」

「你慢慢看就知道了，現在請你幫一個忙。」莫大姑又輕輕吩咐了金不換一些話。金不換含笑點頭的邁步而去。

楚天雄雖然家大業大，雄據一方，說起他眞正的親人也不過是一妻一兒而已。

如今兒子被「水月鏡」神不知鬼不覺的弄走了，現在只剩下了兩夫妻，愁容相對着苦着臉，這種日子實在不好過。

楚夫人心中惦念着兒子，想兒也兇不起來了，而且整天疑神疑鬼，自己折磨得又瘦又老了。

當然，人不會幾天之間就會眞的老，但是，心理上的老態却是自己體會得出來的。

這幾天來，楚夫人常獨自一人借酒消愁，她本來沒有什麼酒量，小飲即醉，昏昏沉沉中，倒也減少了心中不少煩惱。

醉眼中好像有一道影子，在她身邊擺動，擺得她心中煩惱不已，不由得怒叱一聲，道：「什麼人？還不快滾開，說了不准你們來煩我……」

「我，『水月鏡』使者。」答話的聲音不大，却把楚夫人的酒醉逐去了一大半，霍地一震，說道：「你是『水月鏡』使者？」

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點了點頭，道：「夫人想不到吧？」

楚夫人道：「你來幹什麼？」

使者笑了一笑道：「來和夫人談談，夫人不樂意？」

楚夫人悻悻道：「還有什麼可談的？」

使者道：「譬如，夫人有機會救回令郎。」

楚夫人猛一震道：「眞的？」

使者道：「當然是眞的。」

「請坐，請坐！」馬上笑臉相對，並先替對方倒了一杯酒，道：「姑娘暫且以酒代茶。」

使者道：「令郎過慣了錦衣玉食的生活，吃不慣我們的粗茶淡飯，這幾天瘦得很厲害……」

一語未了，楚夫人已是心痛欲絕，大叫一聲道：「你們好忍心啊。」

使者一笑道：「我們就是因爲不忍心，所以才準備網開一面，來和夫人談一談。」

楚夫人道：「請把他送回來！」

使者道：「可以，只是……」

楚夫人道：「什麼條件，請直接了當的說吧。」

使者道：「母子之情，舉世無雙，夫人愛子之情，令人敬佩……」

楚夫人苦笑一聲，道：「姑娘，老身很想馬上聽到妳的條件。」

使者道：「好吧，請夫人聽着。」

楚夫人道：「只要有條件，我一定全力以赴。」

使者道：「我們條件很簡單，只要夫人替我們找一瓶『化血幽靈』的解藥。」

楚夫人楞了一楞道：「這種解藥到哪裡找去？」

使者道：「夫人也許確實無處找到『化血幽靈』的解藥，但楚大俠如果願意去找的話，一定有辦法，而且，他一定手到拿來。」

楚夫人一怔道：「拙夫有這麼大的神通？」

使者微微一笑道：「夫人別小看了楚大俠，他自己就是使用『化血幽靈』的個中能手啦。」

楚夫人驚愕的道：「有這種事？」她做夢也想不到，自然，一下子就很難相信和接受。

使者道：「有沒有這種事，夫人一問楚大俠就淸楚了，三日後，請夫人回答，告辭了。」

那使者看來年紀不過二十多歲，但是走的時候，卻露了一手驚世駭俗的絕世輕功，「平步青雲」，膝不屈，肩不動，就像普通走路一樣，踏着花草樹頂，一步一步的走出牆外去了。

楚夫人可不是普通的人，自己的身手在本省已算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看了那位姑娘的身手，自己心中有數，差得太遠了。

怪不得，他們能在天雄山莊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楚夫人不但當場凉了半截，而且更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知道「水月鏡」實在是不好惹的。

微一怔神之後，楚夫人振作起精神去找楚天雄。

楚天雄這時剛從莫大姑處回來不久，心中想着莫大姑的話，但覺腦中一片混亂，左右不是，爲難到了極點，「唉……唉……」正在長吁嘆不已。

「莊主，有辦法了，我們的兒子，可以回來了。」楚夫人還在窗外面，就先叫了起來。

楚天雄一怔道：「什麼，我們的兒子回來了？」心中確是高興。

楚夫人「噗哧」一笑道：「我是說我們的兒子可以回來了，不過現在還沒有回來。」

楚天雄搖搖頭道：「廢話。」

楚夫人道：「剛才『水月鏡』使者來過了，只要我們替他們辦一件事，就可以把人傑送回來。」

楚天雄冷笑一聲，道：「那一定不是容易的事。」

楚夫人說：「對你來說，一點也不難。」

楚天雄：「妳說吧。」

楚夫人道：「他們只是要一瓶『化血幽靈』的解藥。」

楚天雄臉色劇變，大叫一聲，說道：「什麼，『化血幽靈』的解藥，我到哪裡找去？」

楚夫人道：「我知道你有辦法，別裝模作樣了，我問你，自己的兒子重要呢？還是別的東西重要？」

楚天雄頓脚道：「我可找不到那種解藥。」

楚夫人固執的道：「你回答我的話，是兒子重要，還是別的東西重要？」

楚天雄苦着臉答道：「當然是兒子重要。」

楚夫人冷着面孔道：「去，把解藥找來！」說完話，扭身就走了，根本不再理會楚天雄的處境。

楚天雄在外面有頭有臉，但在家裡的時候，楚夫人的頭臉就比他大得多了。

淫威之下，楚天雄只有望着楚夫人揚長而去，而無法開口叫住她，向她作進一步的解釋。

楚天雄急得人都要瘋了，扯着自己的頭髮叫道：「我該怎麼辦？」

「莊主！」

「滾開！」

「是我，邱拐子。」

是拐子，情形又不同了，如說還能談兩句話的朋友現在只有邱拐子了。

「什麼事？」

拐子道：「呂三爺帶了三個朋友來了。」

楚天雄道：「快請！」

邱拐子道：「他們在門外和人打起來了。」

楚天雄一震，道：「好大的膽子。」

邱拐子道：「說的也是，居然有人敢在此惹是生非。」

這句話要換在平常日子說出來，楚天雄一定揮手道：「去，把那搞事的小子給我拿下來。」

現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自己兒子在家裡面都保不住，那還抖得出那種威風來。

楚天雄望着邱拐子輕嘆了一聲，急步向外走去。

邱拐子趕上一步，叫了一聲道：「莊主！」

楚天雄急行如風地道：「不要說了，老夫明白。」

莊前，呂三爺陪着一個乾枯瘦小的老頭子，那老頭子瞪眼望着草地上三個打成一團的年輕人，那老頭子的臉色很不好看，因爲他帶來的兩個得意弟子，居然兩個人打一個人都佔不到上風，實在是臉上無光之極。

楚天雄急步上前，呂三爺替他引見，道：「姐夫，你該知道隱世片馬的絕世高人摘月飛星的公孫膽，公孫老前輩吧，這就是公孫老前輩了，特來助你一臂之力。」

這倒是一位名氣極大的人物，楚天雄趕忙相見，恭維了公孫膽一陣，公孫膽這時臉上有了笑容。

楚天雄接着又抱拳道：「老前輩，請莊內休息，這等跳樑小丑理他則甚。」

這是一句下台階的話，公孫膽哪有聽不出之理，哈哈一笑，轉身向莊內走去。

楚天雄回身之際，也向邱拐子做了一個手勢，那是要拐子把兩位客人接替下來，保全他們的面子。

邱拐子要向前出手時，那一敵二的年輕人忽然連連出掌，把公孫膽的一個弟子打得連連後退，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飛身而去。

公孫膽當然聽到那年輕人的笑聲，可是他沒有回頭去看，因爲他不敢回頭去看。

接着，只聽得邱拐子大笑道：「有種的就別逃。」

公孫膽放下了心，微微一笑，道：「劣徒經驗稍差，時間一久，就漸漸能發揮功力。」

楚天雄連聲應是，道：「是，是，是，明師出高徒，老前輩的弟子是深藏不露啊！」

楚天雄莊中添了一個大幫手，心頭上所承受的壓力，却半點都未減輕，反而更加重了。

就在當天晚上，他書房裡忽然出現一個等待他的不速之客，最初他還以爲是那位神秘客人，當那位不速之客轉過身來之後，原來是莫大姑。

楚天雄手足無措的道：「莫大姑，原來是妳。」

莫大姑道：「不歡迎？」

楚天雄忙道：「歡迎，歡迎，歡迎之至。」

莫大姑笑了一笑道：「現在有了增援了。」

楚天雄訕訕的道：「莫大姑，這是呂老三請來的，天雄並無此意。」

莫大姑冷笑了一聲道：「你可知道這公孫膽爲什麼躲到片馬去？」

「躲到片馬去」好難聽，楚天雄皺了一皺眉頭，沒答腔。

莫大姑的話題一轉，道：「有一個消息，老身要告訴你。」

楚天雄道：「天雄洗耳恭聽。」

莫大姑道：「吟春有信捎來，要老身轉告你，『水月鏡』有意將呂姑娘與令郎釋放一位回來，不知道你希望先釋放哪一位呢？」

楚天雄頭皮一麻道：「這又何必問天雄呢？」

莫大姑道：「這個決定是有點困難，顧得了自己的兒子，又怕呂家說話，顧得了呂家的女兒，又委屈了自己的兒子，難，難，難！」

楚天雄叫了一聲，道：「莫大姑！」

莫大姑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楚天雄呑呑吐吐地道：「我……我……我……」

莫大姑一笑道：「那你就多想想，想明白後，再告訴老身不遲，老身走了。」

她說走就走，楚天雄還來不及有任何表示，她已步出房外了。

第二天晚上，楚天雄回到自己書房，又有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等他——仍是背向着他。

他叫了一聲「莫大姑」。

那人理也不理，轉過身去看時，原來是他的兒子楚人傑。

楚人傑身子被制，眼中滿含了眼淚，人也瘦得成了猴子。

楚天雄一探楚人傑的穴道，還好，用的只是普通手法，伸手拍開了楚人傑的穴道。楚人傑跳起身衝出房外去，向內院奔去了。

楚人傑從來就是這樣，什麼話都不向父親說，只向娘說。

楚天雄習慣成自然也未介意，只苦笑了一聲，搖了一搖頭。

「哼！回來了，一樣不保險！」

楚天雄一轉頭，看清來人時，一震道：「是你。」正是那位叫他又恨又怕的人。

那人寒着臉道：「來得太巧了，是不是？」

楚天雄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兒子是怎麼樣回來的？」

「他們送回來的。」

「他們憑什麼把你的兒子送回來？」

楚天雄道：「他們要送回來，我怎麼知道。」

那人道：「我知道，哼，你和他們接觸頻頻，你道我不知道麼？」

楚天雄急急辯道：「我只是想打聽『水月鏡』的主人是誰。」

那人道：「打聽出來了沒有？」

楚天雄道：「還沒有。」

那人緊迫地道：「昨晚莫大姑她見你，你們說的是什麼？」

楚天雄道：「就是送回人傑的事。」

那人道：「你答應他們什麼條件？」

楚天雄道：「我們沒談條件的事。」

那人笑道：「沒有條件，他們就把人送回來，你問問自己，你自己會不會相信？」

楚天雄發急的道：「眞的沒有談什麼條件。」

那人又是一笑道：「前天『水月鏡』使者向呂菊英提過條件，你道我不知道，哼！當然你不會有解藥，你不是洩了我的底吧？」

楚天雄臉色大變，道：「沒有，沒有，絕對沒有，你千萬不要多心猜忌。」

「哼！」

「莊主，你在和誰說話呀！」楚夫人到了門外，她急着要和楚天雄談話，發話揚聲，算是給楚天雄先打個招呼。

那人又連連冷笑了好幾聲，晃身越窗而去。

楚夫人走進來了，打量了書房一遍，道：「剛才是什麼人，好像對你很不客氣。」

這是事實，楚天雄想否認也否認不了，只有含糊地道：「還有誰，還不是金不換。」

楚夫人輕罵了一聲，道：「該死的東西，以後，不准他再上門來。」

楚天雄「嗯」了一聲，他到底是個大男人，有些話還是說不出口。

楚夫人道：「人傑回來了。」

楚天雄道：「我知道，他的穴道還是我解開的。」

楚夫人道：「人傑說何吟春快要死了。」

楚天雄心弦一震，臉上現出了緊張之色，止不住心驚肉跳的「啊！」了一聲。

何吟春要是死了，那可是一個天大的痲煩了。

楚夫人又道：「所以你答應過人家的解藥，要早早送去，送遲了，那可就不得了。」

楚天雄愕然道：「我什麼時候答應過他們的解藥？」

楚夫人面孔一板，道：「你不答應人家解藥，人家怎麼會把人傑送回來，何況他們手中還有瑛兒，你可不能過河拆橋。」

楚天雄急得頓足道：「我實在沒有答應過給他們解藥，而且，我也沒有什麼解藥。」

楚夫人臉色一寒，道：「自己的兒子回來了，瑛兒回不來，你小心我娘家人拆了你一身的骨頭。」

「二姊、姊夫，你們在說什麼？」偏偏這時候呂三爺跑來了，眞要命。

楚夫人一笑道：「老三進來吧！」

呂三爺道：「聽說人傑回來了，瑛兒呢？」

楚夫人道：「聽說瑛兒有些小病，過兩天就可以回來了。」在這個時候，她却不得不幫着楚天雄說話了。

呂三爺當然聽出姊姊在信口開河，可是，他却不便和姊姊頂嘴，只得笑了一笑，說道：「他們那些人也眞奇怪，輕重不分，本末倒置，把責任都放在瑛兒身上了。」

楚夫人截口道：「聽人傑說，他們本來要把人傑和瑛兒一道送回來，只是瑛兒身子不舒服，所以才沒一道回來。」

呂三爺話題一轉道：「姊夫答應了他們什麼條件？」

楚天雄道：「我什麼條件也沒有答應他們。」

呂三爺搖了一搖頭道：「不可信，不可信。」

楚天雄道：「我說的都是實話。」

呂三爺望了姊姊一眼，嘆了一口氣，道：「那麼小弟算是打擾了兩位了。」

一來一往，沒有說上幾句話，就這樣的走了。

楚夫人指着楚天雄的鼻子道：「你看，老三心中不舒服了。」

楚天雄攤着雙手道：「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楚夫人道：「瑛兒如果回不了，我看你怎辦？」

楚天雄長嘆了一聲道：「好，好，好，夫人，請先回內室去吧，讓我好好的想一想。」

楚夫人道：「不要三心兩意了，把解藥交給他們算了，咱們不鬥這口氣了。」

她不是想得開，而是生怕再失去了楚人傑。

楚夫人剛剛離開，楚天雄氣都還沒有喘過來，房外又响起了叩門之聲。

楚天雄沒好氣的喝道：「什麼人，滾開！」

外面叩門的人果然滾開了，沒有再打擾他，但他自己却越想越不對勁，打開房門一看，只見門楣上赫然插着一具手指大的鬼頭面具。

楚天雄臉色一下子變得如同死灰，面對着那張鬼頭面具全身都抖了起來。

楚天雄但覺自己如像落在海上的一葉扁舟，正在狂風暴雨，排山倒海的急浪之下掙扎求生。

過了很長的一段時光，楚天雄忽然大叫一聲，摘下那面鬼頭面具，長身飛出了天雄山莊。

楚天雄形同瘋狂，心中却是下定了決心，打定了主意，準備把一切經過情形向莫大姑說個明白。

總算他想通了。

只是，當他離開天雄山莊不遠，還沒有進入楚雄城之前，就在經過一道隘路時，隘路口冒出了一條人影，擋住了他的去路。

那人影一現身，楚天雄不由暗自吃了一驚，把奔馳的速度慢了下來。

他最怕碰到的人，居然就在這裡碰到了。

那人這時臉上蒙了一條面巾，一條特製的面巾，打從楚天雄與那人開始打交道起，這條特製的面巾，就是他的標誌。

說來很難叫人相信，楚天雄並不熟悉那人的面孔，他熟悉的只是那人臉上的面巾，這條面巾上的花紋，和楚天雄握在手中的那面鬼頭面具花紋完全一樣。

那鬼頭面具，正是那人的標誌。

那人擋住了楚天雄，冷笑了一聲：「楚天雄，你要到哪裡去？」

楚天雄張口結舌道：「我……」

那人道：「你不說，我替你說好了，你想去找莫大姑去，是不是？」

楚天雄苦笑了一聲，道：「我去找她也不為過呀！」

那人道：「如果是出賣我？」

楚天雄故意一笑，道：「我怎麼會出賣你，你又有什麼可以出賣的，除你的面巾外，我也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又怎麼能夠出賣你？」

那人點頭笑了一笑，道：「說得倒也順理成章，只是你手中帶着我的標誌，情形就有點不一樣了。」

接着冷喝一聲，道：「伸出你的左手來。」他像是看穿了楚天雄的整個人，就知道他左手中正握着那具鬼頭面具。

楚天雄伸出左手，現出了手中的鬼頭面具。

楚天雄唯命是從，好像太瘟了一點。

其實，他一點也不瘟，只因為他早就吃過他的苦頭，犯不着自己給自己找痲煩。

那人一招手，居然發出了一股無形勁力，把那鬼頭面具吸到了自己手中，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你不可靠，略施小計，就試出你的誠與偽，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楚天雄道：「我實在被逼得無路可走，只有先去敷衍一下莫大姑，把情勢緩下來，再作良圖。」

那人道：「欺人之談。」

楚天雄道：「他們現在要的是『化血幽靈』的解藥，而且，也認定我必有解藥，事實上你比誰都清楚，你不給我解藥，我到哪裡去找解藥了，如果你不現身，別說解藥，就是你的人影子我都找不到，我能有什麼路可走！」

那人沉吟了一陣，點頭道：「就目前情形來說，你也只有出此下策了，你準備作何良圖？」

楚天雄答道：「爭取時間，遠走他方。」

那人一笑道：「你逃得了麼？」

楚天雄道：「逃不了，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那人笑笑道：「依我之見，最好是一勞永逸。」

楚天雄道：「我不是洩自己的氣，我今生今世也是鬥不過那老太婆。」

那人道：「如果她成了死人呢？」

楚天雄道：「我沒有這種本事。」

那人笑道：「你忘了，還有我。」

楚天雄大喜道：「你眞的願意幫我的忙麼？」

那人道：「你難道不知道，我最願意幫人家的忙，只是……」

楚天雄道：「只要你肯幫忙，什麼條件我都可以答應你。」

那人一點頭道：「條件暫且不提，有了你這句話就行了，好，你先把這個吃了。」

彈指飛出一點白光，直向楚天雄奔來，楚天雄伸手接住了那白光，入手原來是一粒白色的藥丸，楚天雄心頭一陣震駭，脫口道：「這是什麼？」

那人道：「開心丹。」

楚天雄道：「不會是毒藥吧。」

那人道：「也可算是毒藥。」

楚天雄道：「你……」

那人笑笑道：「你如果不出賣我，怕什麼，我還會不給你解藥，但是我不能平白無故的幫助你，防着你一點，先求自保也是應該的吧！」

楚天雄忽然仰天大笑一陣，道：「好，老夫認了。」張開嘴把那藥丸投入口中。

那人滿意的一點頭，笑道：「

這就表示你的眞心誠意了，我也不會對你疑神疑鬼了。」

楚天雄吁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怎麼樣對付莫大姑他們？」

那人道：「過來，我告訴你。」

楚天雄走了過去，細聲商討了一陣，楚天雄點頭飛身進了楚雄城。

莫大姑房中一燈如豆，她正盤膝坐在床上打坐調息。

楚天雄在外猶豫了一下，打不定主意，該不該就此走進房去。

莫大姑忽然張開眼來，朝他微微一笑，道：「候你多時，請進來吧！」

楚天雄推門而入，訕訕的叫了聲，道：「莫大姑，我現在已經想通了。」

莫大姑道：「你也實在犯不着替人受過。」

楚天雄舉目望着莫大姑，愕然道：「您知道我是代人受過？」

莫大姑點點頭道：「不但老身知道，就是身受其害的何容他自己也知道。」

楚天雄大感意外地驚叫一聲道：「他也知道？」

莫大姑道：「他如不知你是代人受過，他能讓你平平安安的享受到今天麼？」

楚天雄低頭下去，做聲不得，他自己不知道的事，人家早就知道了，想想自己就很慚愧了。

莫大姑長嘆了一聲，道：「我們唯一不知道的，就是那位幕後人，唆使你下毒的人，他究竟是誰，爲什麼？」

楚天雄搖了搖頭，道：「我根本沒有向何老五下毒，最近我才知道是那人利用我的關係，在我送何老五一對雲腿上暗中下了毒。」

莫大姑一嘆道：「那是寃枉你了。」

楚天雄道：「那也不算寃枉，我，我雖然沒有向何老五下毒，却也存心不良謀取了他一件奇珍。」

莫大姑微微一笑，道：「你是說何容爲吟春回聘的那顆大明珠？」

楚天雄苦笑了一聲，道：「你們也知道了？」

莫大姑道：「何容還知道你根本沒有誠意要吟春爲兒媳婦。」

楚天雄愕了一愕，道：「那他爲什麼還答應這件婚事呢？」

莫大姑道：「千言萬語，總歸一句話，就是賠了他們自己的性命，其目的是想要查出那幕後的陰謀者。」

楚天雄長嘆了聲道：「何容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

莫大姑道：「這叫義之所在，在所不惜了。」

楚天雄驚訝道：「義之所在，難道他不是爲了自己？」

莫大姑道：「何容是這種人麼？」

楚天雄頓一頓道：「我更慚愧了。」

莫大姑道：「空言慚愧有什麼用，你如果想對得起何容，你只要把那幕後人指出來，才是良心的表現。」

楚天雄道：「可惜我沒有見過他的眞面目，所見到的只是一幅面巾。」

莫大姑道：「一幅上面畫有鬼頭的面巾麼？」

楚天雄大奇的問道：「原來你們也已知道了他。」

莫大姑道：「只知道他的面巾。」

楚天雄道：「面巾人人能戴。」

莫大姑道：「所以，我們只有忍和等，現在，就看你的了。」

楚天雄道：「莫大姑，您知道天雄的來意麼？」

莫大姑道：「知道，你身上帶了一包毒藥，可是，老身更知道你進門的時候改變了主意。」

楚天雄激動的道：「莫大姑，有妳這句話，天雄死也心甘情願了。」

莫大姑點頭笑道：「我們又是好朋友了。」

楚天雄伸手從懷中取出那蒙面人交給他的毒藥說道：「這就是他要我做手脚的毒藥了。」

莫大姑道：「得手之後呢？」

楚天雄道：「帶妳去見他。」

莫大姑一笑，道：「你現在帶我去見他吧。」打開紙包，弄了些毒藥放入口中吃了。

楚天雄大叫一聲，道：「莫大姑，妳這何苦來……」他想阻止莫大姑，可是他那有莫大姑快，根本阻止不了她。

莫大姑拍拍手上的毒粉，笑着道：「你也中了毒，老身這叫捨命陪君子，走吧！」先自穿窗出了自己的房間。

楚天雄眼漲鼻子酸，他感動得也說不出半個字來，只有隨在莫大姑後出了楚雄城。

剛出城不久，莫大姑忽然雙膝一軟，倒向地上，楚天雄搶步上前，抱起莫大姑，只見莫大姑臉上升起了一道黑氣。

莫大姑毒氣一升，人却甚是清醒，冷冷的道：「什麼都不要顧忌，帶老身去就是了。」

楚天雄倒也不是婆婆媽媽的人，一頓足，抱起莫大姑如飛而去。

楚天雄來到約定的地方，那蒙面人見到他，點頭說道：「辦得好，把她放在地上吧。」

這裡是一間沒有人居住的山神

廟，山神廟不大，莫大姑就被放在廟前的草地上。

莫大姑臉上的黑氣，不是裝出來的。那人很滿意楚天雄的眞誠，取一顆藥丸，投給楚天雄道：「先給她服下，我好問她的話。」

服過解藥，莫大姑臉上的黑氣漸漸退去，莫大姑挺腰坐了起來，一笑道：「我們終於見面了。」

那人也是一笑道：「只是不大禮貌，有失迎賓之道。」

莫大姑道：「沒關係，能夠見到你就好，取下你的面巾，也讓老身看看你的廬山眞面目。」

那人道：「可以，但不是現在。」

莫大姑道：「只怕由不得你……」左手一拉，只伸出一半，就自已收回來了，她使不出力度來。

那人一笑道：「莫大姑，你估我會笨得沒有一點防範之心麼？」

莫大姑冷笑道：「你也聰明不到哪裡去。」

那人道：「事實証明，落到我手中的是妳。」

莫大姑一笑，說道：「聰明人專會做笨事。」

那人道：「妳在說誰？」

莫大姑道：「當然是說你。」

那人笑道：「我？聽聽妳的高見。」

莫大姑道：「你不該千方百計把老身弄來。」

那人哈哈大笑道：「你不必替我擔心，我早有準備，妳的狐羣狗黨，不來則已，眞要追踪而來，那就有得他們受了。」

莫大姑「啊！」了一聲，道：「你好像張好了羅網！」

那人道：「正是如此。」

莫大姑忽然說道：「你好像很恨老身。」

那人點點頭道：「說對了，妳是我第一個恨得要死的人。」

莫大姑微微一笑道：「比何容更可恨？」

那人咬牙切齒的道：「妳比何容可恨得多，多過一千倍、一萬倍，我恨不得寢妳的皮，吃妳的肉。」

莫大姑 大張着口，驚訝的道：「你爲什麼這樣的恨我，可是我們從來沒見過面，有理由嗎？」

那人道：「當然有理由，因爲妳是專門破壞別人的好姻緣的老巫婆，所以，我恨死妳了。」

莫大姑迷惑地道：「你這話有點無中生有，老身從未……」

那人怒喝一聲，道：「事實俱在，我自己就是被害人，妳還抵賴得了麼？」

莫大姑一怔，道：「你？老身並不認識你，此話從何說起？」

那人道：「妳目中無人，那裡認得我們這些無名小卒！」

莫大姑道：「你可敢將面巾除下給老身認一認？」

那人道：「妳反正今天是死定了，給妳見見又何妨？」

面巾後面，是一張肌肉扭曲，顏色紅紫相間，醜得和鬼面一樣的面孔。

很快的，他就把面巾戴回去了。

莫大姑問道：「你就是向何容下毒的人？」

那人點頭道：「不錯，就是我。」

莫大姑長聲一嘆，道：「你說話的聲音不應該這樣的難聽。」

那人道：「我的面貌更不應該這樣的難看！」

莫大姑道：「妳是秀姑？」

秀姑該是女孩子，但那人除了身形不夠高大外，根本就不像一個女孩子，但他却點頭道：「不錯，我就是杜秀姑，我數說你，沒說錯吧。」

楚天雄先是愕了一下，接着大叫一聲，道：「秀姑，秀姑，秀姑，我……我……」回想前情，楚天雄從前對杜秀姑有過一個美好的夢，這時候，不自覺的叫了出來。

杜秀姑冷喝一聲道：「住口，你是什麼東西？」

楚天雄自己罵了自己一聲：「是的，我是什麼東西？」低頭不語了。

杜秀姑逼近莫大姑一步，道：「老太婆，妳說妳該不該死，妳破壞我的姻緣，也害得我落得這般光景，我眞是吃妳的肉，寢妳的皮亦難消我心頭之恨！」

莫大姑忽然笑了起來，道：「秀姑，妳要殺我老太婆的願望，這次，只怕又要落空啦。」

杜秀姑咬牙切齒地道：「我就不相信還有誰救得了妳，現在就叫妳先試試本姑娘的厲害。」

她眞狠心，她原已在莫大姑身上下了毒，這時又出手向莫大姑身上經脈點了過去。

莫大姑忽然大喝一聲，道：「丫頭，眞是個大混蛋！」

莫大姑的喝聲，當然阻止不住杜秀姑的毒手，可是，莫大姑左手一翻而出，居然反手扣住了杜秀姑的腕脈，這是杜秀姑作夢也想不到的事，莫大姑居然恢復了功力。

杜秀姑駭然無比的道：「妳……」

莫大姑道：「老身的目的，就是要見到妳，證實妳的身份，妳放心，老身不會對妳不利。」說着，五指一鬆，放開了杜秀姑腕脈。

事實代替了言語，杜秀姑倒退了五步，眼中是一片不敢相信的迷

惑之色。

莫大姑長嘆了一聲，道：「秀姑，妳完全錯了，老身沒有破壞妳和何容的婚姻，是妳不能和他結合。」

杜秀姑反問道：「我爲什麼不能和他結合？平時我們相處得比誰都好。」

莫大姑道：「因爲他是妳的哥哥。」話聲不大，其分量却比焦雷轟頂還重。

杜秀姑失神了一陣，搖頭大叫道：「這不是事實，妳在騙人！」

莫大姑道：「老身不騙人，他眞是妳的哥哥，令尊在令堂之前，另外還有一位何夫人，那何夫人生了妳大哥何容，何容因爲不願影響令尊與令堂的感情，這才隱去身份，不讓別人知道。」

杜秀姑道：「她既然不讓別人知道，那麼妳又怎麼知道？」反問得理直氣壯。

莫大姑道：「老身和妳大哥，情同手足，他自是不會瞞我，尤其，妳放在妳大哥身上的感情，妳大哥對妳毫無辦法，老身這才替他出主意娶了妳嫂子，誰知道妳這丫頭，任性自私，把妳大哥也害了，妳說，妳這個丫頭，混不混帳？」

杜秀姑搖頭死不承認的道：「假話！你說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秀妹，大姑說的都是事實，不由妳不相信。」無用秀才杜凡已從一旁走了出來。

杜秀姑原本在四週下了毒，所以她很有自信，別人無法接近。

無用秀才杜凡自然與別人不同，他應該是例外。

杜秀姑張口方待喝問是誰，一眼看出是無用秀才杜凡，她這時也忍不住的叫了一聲：「大哥！」情不自禁的撲向無用秀才杜凡，就在杜凡的肩頭上抽泣起來。

滿腔委屈，無限惱恨，都在這一哭之中發洩了出來。

良久之後，無用秀才杜凡長嘆了一聲道：「秀妹，妳太任性了。」

杜秀姑淒苦的道：「大哥，你再說一遍，何容眞是我們的哥哥麼？」

無用秀才杜凡道：「是眞的，一點不假。」

杜秀姑道：「爲什麼從前一點消息都沒有呢？」

無用秀才杜凡道：「因爲妳無端出走失踪，何容受不起大家指責的壓力，這才把他的身世說了出來，又經娘的證實，確是一點也不錯。」

杜秀姑悻悻的道：「娘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無用秀才杜凡道：「妳可不能怪娘，娘只知道這一回事，可不知道何容就是我們的大哥，而且娘也不知妳的心事啊！」

杜秀姑全身無力的軟滑了下去，坐在地上，接着口中呼着：「大哥……」伏在地上慟哭了起來。

杜秀姑這一哭，哭了個天昏地暗，聲嘶力竭。

她錯得太多了，似乎祇有哭死當場，她才能稍贖前愆。

莫大姑忽然吐氣揚聲，以畢生功力，發出一聲震天暴喝，道：「秀姑，妳何大哥還有一子一女，妳就不顧他們的死活了麼？妳難道還要妳何大哥絕後？」

杜秀姑眞後悔下毒害死了哥哥，莫大姑這一聲暴喝，喝得她悚然一驚，止住了哭聲，站了起來，向莫大姑一福道：「多謝大姑，不然我又錯了，大哥，我們找小侄兒去。」

無用秀才杜凡長長的呼了一口氣，帶着杜秀姑如飛而去。

莫大姑轉向楚天雄一笑道：「你把『水月鏡』還給老身好了。」

楚天雄一愕，道：「這……」

莫大姑道：「老身就是『水月鏡』的現任主人。」

楚天雄腦子簡直應付不了，「啊！」了一聲。

莫大姑道：「你放心，何吟春還看不起你那寶貝兒子哩，只是我這『水月鏡』太無光彩了。」

楚天雄把莫大姑的話弄清楚時，莫大姑早已走了。（全文完）

獨脚魔令

北派湖海恩仇記／麥　浪・文
可　飛・圖

絕招神鋒　生死決鬥

兩騎快馬似飛般的奔馳而來，一到這開封龍門鏢局門前，好騎術，兩騎馬走得如此之快，却是說停就停的，略一騰跳，立即安靜下來，而騎馬人是早已縱落了馬背，脚才點地，一陣風似的向大廳撲進：「回總鏢頭，來了！來了！」

「果然來了！」四個字說得十分清平，沉勁，說話的乃是個年約五旬，神態軒昂的中年人，此人手中盤弄着兩枚銀光閃閃的鐵膽，邊說邊站起身來，好氣派，說停就停，這一站已可看此君子之武功精粹之一斑。

「是！果然來了，依在下判斷，不出半個時辰，他是一定會與總鏢頭您見面了吧？」

「很好……」

「林大哥，屢聞此君出手行事，詭異莫測，聽說，還有些不清不楚，不乾不淨！」

「燕賢弟，你如此數說此君，有何用意？比鬥之事，本來就是難公平，所求者，就是殺死對方，武林道中有暗器、有明刄、有計算、有謀略、有……哼哼，總之，此君能殺人如去草芥，並且，成名輩也不在少數，即使施用鬼域技倆，也只能怪你自己陷入陷阱中……說甚麼不清不楚，不乾不淨！」

「大哥，我們是在計劃！何不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佈排陰謀，設伏期待。」

「我們已有成算，此君不來便吧，來了……」語聲中……

但只見那鏢頭的手一揮，大廳四周，站立不少壯士，就有如由地底鑽出，天上降落般。

圍了個密不通風，可是，這些人看來是些起不了作用的武士、鏢伙，不過，每人手中個個都是硬弓強弩，箭頭在日光照耀之下，分明是劍頭含有劇毒，再看一看清楚，這些人所扮的武士、鏢伙，其實，全是開封中有武林好手所裝扮。

來人如果稍有疏忽，可眞想不出，又有甚麼神通來闖出這個羅網。

「燕賢弟，你那會請到這麼多的……」

「林總鏢頭，」這一批喬扮鏢伙的硬手中，有一個已越衆而出，對那個龍門鏢局的總鏢頭林紹璜對了面，道：「我們也算是爲自己打算。當然，我們不敢看輕了你老哥，事實俱在，目下大江南北，以你老哥的聲譽最盛，此人既然毀了

天台名宿四美手段段啓元，兩湖的江湖已算是交給了這個獨行大盜了。

「如果，老哥哥你再有甚麼風吹草動，兩河的武林道，還有誰是他的敵手，莫非，我們這許多走鏢的，得受其宰割，任其魚肉，我們這次自動上門，我們不求出手露面，我們希望老哥哥馬到功成。

「不過，萬一有甚麼不便，或者兩不相下，我們可不能不打落水狗。」

「勝之不武！」

「林大哥，我們早說過，與此君對手，可不必顧甚麼江湖道義。」

「對呀！風聞他擊斃崆峒三老之時，也用梅花毒弩。」

「還有我接家師告示，他暗中尚有一個好手，擅打各種陰狠暗器，說不定有不少同黨！林大哥與我們現在對付的是武林大虫，江湖煞星，此人根本無道義可言，殺了他，乃是爲武林除害，也可以說殺了一隻兇猛的野獸而已。」

「如此手法？我們與他有何分別？」

唉！在江湖上，在武林中，有多少量狠淺狹之小人，也有多少光明正大之名家。有的會求勝心切——不，其實是心懷內怯，怕死神照顧了他——不顧一切，那怕步入奸小地步，他們也得一試。

而有的則堅持江湖道義之主則，他寧可光明戰死，也不甘採取卑劣之手段，兩河之鏢行巨擘，也可稱爲武林之領袖，天風劍客林紹璜他可不是一個浪得名的孬種，他光明正大，他正言侃侃，令在場人個個有些心怯，有幾個已低下頭來，不敢正眼相對！

「反正此君來找的是我，由我與之對面！」

「萬一來者別具陰謀……」

「哈哈……」林紹璜一聲狂笑道：「這乃是他的不肖，非是我的不才，公道自在人心，我更相信，也會在他的良心間生根發芽，我不相信，這江湖道會眞的人無道義可言，我更不相信這江湖由得這一個宵小奸惡之徒來馳騁，橫行無阻。

「即使此君用卑鄙無恥手段來勝了我，殺了我，終有一天，他會自食其果。」

「好，不愧爲一代名家！」在屋外傳來了一聲清厲的語聲：「比鬥暫緩三天！」

衆人騷動中，林紹璜哈哈的說了聲：「請各位稍安毋躁！」

實在林紹璜的功力沉實，並且，兩河之人，均視之爲首，故而這說法別具有一股威嚴，將這個亂哄哄的場面給鎮住了。

「由現在開始，各位絕不可離開我鏢局……」

「爲甚麼？」異口同聲，追問原因！

林紹璜看了這些人一眼，不禁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列位自問單打獨鬥，功力與我相較，可有上下？」

奇怪，那會問到這個問題，事實俱在，在場人可以說是沒半個人是林紹璜之對手，有幾個簡直是連比也沒資格，試問還說甚麼可有上下？

「唉！」林紹璜很痛心的嘆了口氣道：「此君以我爲敵手，可是，你們一片好心，預備打埋伏，亂箭殺了此人，即使亂箭毀不了他，憑你們以多欺少，也必置其死地而後快，試想，你們現在正是風聲外洩……據我所得訊息，此人生性殘忍，嗜血好殺，而今他將約鬥之期拖延三天，這三日之中，又該如何？」

說得明白了吧？有幾個聰明人，早已發覺此人將時間押後三天，不是好事，而今，突的不約而同起了一陣寒戰。

爲甚麼？分明此君目前已將這口毒氣噴在這批人身上，三日中他會來對付自己一行人……講功力，講陰狠，這批人那裏是他的對手？

突然，他們全明白了林紹璜之心意，個個對林之急公好義，並且，敢於負責之性格，發生了更親切的感受……

虎威鏢局之少鏢頭，小方朔郭清奇首先向林紹璜作揖致謝道：「我們本想來助您一臂之力，想不到反成了你老哥哥的累贅了！」

衆人當不得有所致意，但是，林紹璜却沉聲說道：「唉！現在，由於敵暗我明，我也眞說不上此君會用何種方法來對付你我……再說，此君既然只有三天之約，我以爲你們就在此地暫住三天，人多好應付，燕賢弟！」

「是。」林紹璜的左右手，又是林紹璜之同門小師弟燕南星臉色難堪的應了一聲，因爲，設計埋伏是他的主意啊！

「好好款待這批好朋友！命廚房老龔，這三日中，儘量多備美酒佳餚……」

燕南星不禁心頭一痛，爲甚麼？這多備美酒佳餚——聽在耳中，大不是個味兒，說得喪氣點，分明老師兄早有着準備後事的意思。至於吃，更像待決之囚之斷頭美餐……林紹璜爲了峨嵋門中之秀，一柄天風劍，十三式峨嵋太玄式，雖不說天下無敵，說實在，想在其手下單打獨鬥，而能佔得便宜的，當世之間，萬想不出有幾個，可是，今日，他那會如此落寞？如此的示怯……

「璜哥，你從來不是這樣的啊……與此君人面不見，你那會怕了？」

說話的是個美貌婦人，正是林紹璜的妻子碧影仙史韓雲玲。

這一個荊門三老之唯一愛徒，自與林紹璜結婚以來，一對俠侶，連轡走江湖，也不知會過多少成名豪强，劍下不知剋制了幾許武林名流，可是，今日，却看到丈夫滿面愁容，她那會不關心？

「唉！雲妹，妳以爲我不見此人就不該心存怯意？」

「你向來不是個怯敵之人啊，再說你也該深明敵我之間，所持者氣，所謂氣盛者勝！你……」

「雲妹，唉，我何嘗不知，抱必勝之念而臨，則强者勝，可是，此君能沿途連殺十名武林名宿，並且，將屍身示衆，詳述比鬥情形，更將最後一招，圖形示意，這就是他的氣盛，至少，他有必勝之道，而我無取勝之把握。

「雲妹，妳我多歷事故，請問，幾時有個這麼個怪傑，做出如此之怪事來聳動江湖？」

韓雲玲果然被問住了，事實俱在，武林中比武殺人，在在可以發生，再說，比鬥之時，一心一意在取勝決，首要之信念中，又有誰有這好的心情中，更具有這好的記憶，就如旁觀者的，將出手發招一一默記，事後再詳盡的描述出來。

至於最後一劍之圖形示意，更是匪夷所思，這是殺手絕招，絕招者非不得已時不發，發也得嚴守秘密，幾時有這樣個人，將自己的絕技公開的？

此人除非是白痴，但是，白痴焉能活到有今日。

此君莫非別有所指，但是，你也該指出個所以然來啊！別有所指，究竟指向何處？

除非此人別有所持，如果，眞的有所持，這就是令人更頭疼了。因爲，此人之殺人招式，可能不拘一招一式，並且，他的出手，實非對手望其項背。

韓雲玲再看了丈夫一眼，她心中突的昇起一個念頭：「唯有自謙者爲有力，唯有自弱者爲不弱！」丈夫看來怕了這個對頭，他處處地方在籌商對付之策，看來示弱，却是個最佳自保之道，多年來與丈夫併肩作戰對敵，今日，依然得與丈夫在一起應付這個大敵！

「娘！」一條人影竄入，突然這個姑娘怔了一怔，道：「爹爹，你也在啊！」她可有些忸怩了！

這是個看來並不十分漂亮的孩子，年紀有廿歲左右吧，可惜生得粗眉大眼，皮膚黝黑，說得不留情面的話，如果有個男扮女裝的，還可比她更有些媚態呢？不過，姑娘到底是姑娘家，發覺自己冒失的撞進房來，她原來有事求娘的，突然發現這個時候不應該出現的父親時，她却怔得手足無措，而自然而然的，露出了女孩子嫵媚之神色。

「慧兒，看妳這副野相……」韓雲玲的話是有理的，這孩子實在有些野，雖說是江湖大家之閨女，至少是個閨女啊！那有她這麼打扮的，全副短打扮，與個套龍頭、裝馬鞍，或者拉車牽騾馬的鏢伙沒有分別，實在是獨生女，因此，做娘的即使說她野，可也無形中洩露她的無比慈愛！

做父親的看了女兒一眼，本想有所訓示，突然，心中升起了一陣愁緒。他是微嘆了一聲，起身踱步而出，事實已說明了，妳有事找娘，讓她們說個明白了，唉！三日後，將會變成如何模樣呢？他只有自己去擔心他的心事了。

做女兒的林不慧可不在心，她一見父親出了門，她像隻貓一般，撲上了娘的身……「娘，我又闖禍了啦！」

「嗨嗨！大小姐啊，現在是甚麼時候啊！妳還來這一套？」

還有，妳又闖了禍，可惜，韓雲玲口氣苦難分的，向自己寶貝的女兒白了一眼。

「娘，妳幹甚麼啊？娘，妳得幫我個忙，救下這個小伙子，一個怪可憐的小伙子，不！說實在的，是個小伙子！」

「妳在說甚麼呀？」

「娘，打了富家的大少爺啦！」

「啊！又打架？」

「娘，這富大荃可惡，自恃老子有幾個臭錢，可眞壞吶，人家是個小化子，又不碍了他甚麼事，他不知甚麼心腸，打啊！將人家打得眞慘……」

說到這裏，她又是一跳，走出房門，一邊走，一邊叫：「小金子！金子！」

她可眞讓個韓雲玲始終摸不着頭腦，可又令她感到這孩子的無心腸……

但是，不久，她却拖住一個年才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進來了。

韓雲玲又是一陣的難過，唉！我的天呀！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啊！還不分男女，這個所謂道學、禮教，說甚麼男女大防，授受不親，與她就如風馬牛不相及，可是，當韓雲玲一看清這小伙子時，不禁心中一陣惻然，唉，是那個沒心沒肝的人將他弄得如此狠狽。

是一個看來十分清秀的孩子，可是混身血漬，雖然臉上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韓雲玲心細如髮，她那會看不出這孩子的身上。不！有些根本貼在身上，爲血，爲傷口貼住在身

上，一個孩子啊，犯了甚麼樣的罪？竟然受到如此的毒打？

一就是那個富大荃……就在汴梁樓，他吃酒，他叫勾欄女子，這是他有錢少爺的事，但不該作弄一對母女啊，並且還……」姑娘臉上泛起了紅霞，想必有極難啓口的粗言俗，說不出口……

事實如此，富大荃這個人頭畜鳴的有錢子弟，在汴梁樓頭宴客，來了兩個女的，分明是母女二人，這婦人年才三十出頭，雖然衣衫襤褸，可是依照掩不住她的絕代風華，她的女兒才十三歲吧，人小，却出落得似仙霞奇葩。可惜，少婦是有病，臉色蒼白，有幾聲咳嗽，女孩子扶住了少婦，一直在柔聲的詢問母親：「可難過，可倦麼？」

來到了汴梁樓門前，少婦想飲些水，所以，停住了脚，不想，就讓富大荃看見了，這畜牲却與同桌人在說：「小翠，阿巧，可比妳倆好看得多了。」

「啊！大相公，你也忒爲開心玩笑，讓她倆與化子比！」

「滾！老劉，話可不是這般說，哈哈，老實說，如果洗個大澡，嘻嘻……包保，美不可言，哈哈……並且，你看，這老的有老的韻味，小的有小的風情，嘻嘻……老劉，你去說說看，大相公今日有興，說上手，我要兼收並蓄，代她倆……」

「你是人不是人？」這是句可悲可憤，又激動又憤慨的罵聲，將個醜態百出的大相公罵醒了。

連下來是大相公出了門，可憐，隨手將個小化子抓住了，連摔了幾個狠的，有幾個帶來的打手，爲了表示是隻忠的狗起見，不客氣，又抽又打，並將叫化子直摔、橫摔，一對母女是驚駭莫名，有不少看官是有的起鬨，有的搖頭，總算招來了個禍胚林大小姐——林不慧。

她一直看不慣富大荃，但是，富大荃却一心想拜林紹璜爲師，因爲，富大荃有心想擔當這京師教頭之位。

如果，他得拜林紹璜爲師，得林紹璜之撐腰，他就大有希望，所以，聽說他已委托了開封府尹向林紹璜提說親事呢？

林不慧因爲聽有耳聞，因此，她遲不出手，她旁觀了好一陣，實在，那小化子被糟蹋得太過份了，她也實在恨極了這個紈袴子弟，故此，一出手，將幾個打手揍了一個狠的。

富大荃一見林大小姐，他還想嬉皮笑臉，賣弄手段，顯示自己才華風情，苦了富大相公的俏媚眼做給了瞎子看了，對方非但不受用，反而翻了臉，抓住了他，一頓好打，打得這個富大荃叫苦不出，脫身不得，即使不打得奄奄一息，可也算是富大荃出生以來，第一次的大災難了。

＊　＊　＊

「娘，我闖了禍了啦！」

「妳說完了！」韓雲玲氣得無言可說了！

「說完啦！娘！妳看，該怎麼辦？求求妳，不，其實，我可沒做錯事啊，還有，我本來想將這一對母女也救了，可惜她們得趕路，我！呃！對不起，妳給女兒的金釧環，我送給了這一對母女啦，這一來，她們可不會做化子啦！至少，不至於沿途討飯啦……」

韓雲玲正想訴說自己家門中事，並且說明，大禍臨頭，那想到外面傳了幾聲慘叫。

而韓雲玲突然揚手，將女兒一掌推了一跤，而面前勁風突來，她還想發掌震開來物，自己却莫名其妙的腿彎一麻，不由自主的一矮身……勁風直掠面門而過。

可是，韓雲玲依然感到一陣火辣之痛，耳邊又聽出得崩崩的迸裂聲。她回頭一看，不禁心底泛出一股寒意來，爲甚麼？

原來，身後四面玉石屏風，竟然碎裂成粉，甚麼暗器有這樣霸道的勁力！

待到其看清，韓雲玲頓然呆住……四枚又細又長的金針在地下泛着紅光，分明這四面玉石屏風乃爲這金針炸開，如果是有炸藥，金針那會存在？如果不是炸藥，哼哼，這個發針之人未免神乎其技了。

這發針之勁，力貫重物……想到這裏，韓雲玲突然全身一震，出了一身冷汗，自己推開女兒，還想憑掌力來震開，如果，不是腿彎巧在此時一麻，自己那有命在……

四週早已靜寂，韓雲玲不禁對丈夫之安危更增心事，丈夫之顧忌有理，如果此人是對頭，眞該說一聲：是自己夫妻畢生所遇的唯一勁敵，還有這三聲慘叫，想到這裏，她是身形微動……

「娘，妳還沒說……這小金子！」

「冤家，難道你還看不出，這個家將會人亡顚倒，不可收拾了麼？」語聲忿懣中，韓雲玲是再不理女兒的無知與糾纏，她所關心的是，該如何與丈夫分擔苦難，共謀對策！

林不慧可怔住了，反而是小化子，雖然他身上創傷未癒，並且有越來越苦痛之感，可是，他却是已看出這裏有極大的麻煩在：「大小姐！」

「我叫你別叫我大小姐，我叫不慧，我……」突然，她發覺那個

小叫化，滿頭大汗：「怎麼了？你怎麼了？……啊哈，我想起來了，你的傷，唉！我只顧說話，可就忘記了你的傷！」只見她先將小叫化子扶到一張胡床上，命令他躺倒，她說去拿傷藥來！

「林……姑娘，你家中，有事，有極大麻煩的事……」

「我可不怕，小金子，你放心，我爹，我娘本事大呢，他們不會怕這些個麻煩，你！唉！你自己的麻煩也不少了。」

「妳，唉！」這孩子突然一陣激動，連咽喉也感到乾苦，心中暗暗在說：「天下還會有這樣好的人……唉！自己沿途來，看過多少世面，也經過了多少苦與難，進入雁門關，總以爲可以看到自己的親人，但是，親人更令自己難受，有多少人歌舞昇平，有多少人在醉生夢死？可是，有那一個會想起了關外的白山黑水……長草豐林，還有許多被遺棄的老百姓，他們活在鋒鏑之下，他們活在恐怖之中，而自己……」一陣痛，將這個化子痛得昏死過去了……

龍門鏢局的大廳上，橫着七具屍體，林紹璜臉色鄭重地道：「想不到對頭如此狠辣濫殺！唉！只恨我林某人學藝不精，保護不周，以致令這幾位好朋友，死在我局中，可是，至今我尚難明白，我們究竟在那裏得罪過此君，即使殺我立威，以求成名，就該對我出手，或者對我家人不利，何必如此殘殺無辜……」

「因爲你尚有江湖道義，你又是個光明磊落的人，我不對付你，由得挑戰者與你一決雌雄。

「至於其他之士，哼哼，既然他們自以爲兵不厭詐，那麼，我也不必與他們講甚麼江湖道義，我天性好殺，這不錯……可是，姓林的，別以爲我濫殺無辜，在江湖上打滾，不是你殺我，便是我殺你，說甚麼有辜無辜……」

此人侃侃而談，聲音却是忽尖、忽沉、忽西、忽東。

林紹璜早已明白，來者一定另有藏身之法。再說從屍身看來，個個是面門中針，直貫後腦，這一股勁力已經駭人聽聞，又何況出手人，如何能揀得個好地方，更能使武林人士出手發招之際，憑仗這一枚毫無借勁用力之金針，直破樊籬，一無阻擋，長驅直入，在這最難得手之地，取得如此驚人的成果？這豈是一股人的能耐？更且是這豈是你們這一班庸俗而又自命不凡的武林人士所能對付的？

「……三日之內，我非取你左右人之性命不可，一個不留。」說話的語氣是越來越森嚴，越可怖，有幾個耳朵尖的人根本已聽出了這語聲有着絲絲吹竹之音。

「不過，可沒事可以聽出來，這說話人的眞正落脚點，不想，就這時，那個號稱天風劍客的峨嵋名宿林紹璜，倏忽的身形一長，人就似一股輕烟般平空昇起，又勁又直，又快又疾，咯喇喇一片刺耳聲響中，大廳上突轉光明。

原來這位林大鏢頭竟然突破了屋頂，人已穿窗而出，衆人神智尚未清醒，而耳邊聞得一聲喝道：「敢請下去一叙！」

「不必了！」這次的聲音較爲清楚，雖然懶，但是，沒了這股吹竹之陰森之音，令人聽來舒服受用得多……

「尊駕是閣先生的同伴？」

「此事與你有何關係？看招！」

分明上面已經打了起來，龍門鏢局中依然不乏好手，燕南星、藍家槐、艾文選，還有其他同行好手郭清奇、凌三虎等，雖然已死了七個，但是，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可能，他們是抱了必死之心而來，當上面語聲傳來，這幾個好手毫不在意的，由早先爲林紹璜用強力打穿之屋頂洞中竄出，在偏午之陽光下，看見林紹璜與個白巾蒙面的白袍人相對而立。

當衆人現身時，那白衣人倏的回頭一陣狂笑道：「想不到林紹璜也會說一套做一套！」

林紹璜讓一句話有些氣糊塗，可是眼前勁影一閃，白衣人好高的輕功，當然也可能他計算中的時間準確，他明知這一句話別有作用，就借林紹璜之一怔分心之間，他是輕巧的越身而過，可是，當林紹璜突有所悟時，後面已傳來了幾聲慘叫。

林紹璜發現了中計，回身欲有所行動時，可憐，已見三條人影雙手掩面，慘呼之中，滾下了屋頂。

林紹璜身法奇快，一個「飛越關山」，人如強弩脫絃般電射而到，耳邊依稀聽得此君之冷笑聲：「後會有期！」四個字尚在空間盪漾，而白影一晃，已向後園落去。

林紹璜還想追，一條人影阻住了去路，正是自己夫人韓雲玲。互相間打了個眼色，林紹璜是微微嘆了口氣，與愛妻併肩落下，天井已如開了鍋沸水那樣，亂得不可開交。

林紹璜已看清楚後來遭殃的正是小方朔郭清哥、凌三虎，還有一個龍門鏢局的趟子手范小七，至於燕南星、藍家槐、艾文選三人，臉色蒼白，分明已看得膽戰心驚了。

林紹璜是十分明白，來人太强，並且，聲東擊西，神出鬼沒，自己實在防不勝防，當然，如果面對面，憑自己的天風劍，峨嵋十三神招，分明取勝的機會極大，壞就

壞在自己照顧太廣。

唉！想到這裏，突然他想到了師門尊長鶴尊者的說話：「獨善其身，尚有可取之道，兼顧衆人，未免捉襟見肘！」到今日，碰上了眞正的能手，自己以前所不甘承認之缺點，果然暴露無遺了！

「老哥哥，此事看來十分棘手！」燕南星神思不寧地說。

「一早就棘手了啊！」

「以後又該怎辦？」

「唉！我也難以想得一個好辦法。我祇聽師伯提說過，五十年前，有一家獨門神器，揚威天下，乃是山東蒲家的金錢神針，殺人於無聲，傷人於無形，而今日，我總算碰到了這門獨特的奇技。」

「啊！林兄，你說，這些是傷在金錢神針之手下？」

「除了這一門陰狠殘毒的獨特暗器之外，試問又有誰有這般獨特的口勁、指勁，傷人於百無解救之死角中的，唉……」

誰也聽得出，林紹璜的嘆氣，是充滿了傷感，自愧之情：「林某太狂，可惜，到了死到臨頭之時，這才看出，林紹璜啊林紹璜，這未免也太遲了！」

「璜哥，你也未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了吧，我就不信，你就無法對付這一對兇徒了吧！」

「玲妹，妳說甚麼？妳以爲我有回天之力，妳以爲我是金剛不壞？哼哼，英雄可不是自稱了事的，玲妹，妳錯了，妳眞正的錯了。」

「我錯在何處？」

「三天之內，妳我誰能保得他們平安？」

啊！這可是個難題，白衣人雖說本領不一定會高出自己夫婦，而且，如果自己丈夫敢全力一拚，鹿死誰手，尚在未知之數，但是，眞正之對頭又該如何？又何況此金針神器，可以說一句無形可尋，無踪可覓，自己夫婦勉强能夠擋能夠避，可是誰又敢保證他們——這些江湖朋友能夠脫出厄運？現在，丈夫說的話是將這位女中英豪也問住了！

「林大哥，難道你就只剩下束手待斃這一條路了？」燕南星他可是豁了出去，說實在話，自己與林紹璜多年同門，久歷事變，可是，從未有過今日之僵局，偌大的一個龍門鏢局，竟然爲兩個江湖惡客而弄得手足無措，還有，人已死了十個。

林紹璜所見只不過是個配角，事實俱在，出手傷人的，並非眞正的對手，見過一招，看情形，單打獨鬥，老師兄可能有取勝之道，不過，人家是暗中出手，却令老師兄束手無策，照理就該有所對付之方，惜乎林紹璜，不知是示弱，抑或走了多年順風，令他缺乏了應變之力，在在顯示出他處處被動，事事制肘，試問，在這樣個情景之下，這樣個死局之中，燕南星他那能忍得住氣？

林紹璜未答覆燕南星的問題，嗨嗨，還有麻煩事，開封府尹官宦巨宅的當家，人稱公卿滿庭的富强安來拜訪。

目下，林紹璜要對付的是：江湖之巨擘惡煞，那有時間來對付公卿巨官？傳言不見，對不起，富强安已直衝上廳堂，並且，用門板抬了他兒子富大荃，看來，實情是來找麻煩的了。

但是，林紹璜實在不想富强安淌上這混水，好在十名屍首尚未收斂，他是讓富强安看了個清楚，更說明，事在緊迫，如果富强安眞的不怕惹禍上身，很好，扣、押、打官司，悉隨尊便，不過，江湖惡客找上他們時，恕自己無能爲力照顧。

本想借此壓迫林紹璜允婚，有了這件江湖惡風異浪，富强安是縮頭而去。

林紹璜送走了富氏家人後，臉色苦痛的，要韓雲玲交出自己的女兒來！

林紹璜是眞正的動怒了……那想到震人心肺的事又再發生了，林不慧遍尋不見。在韓雲玲之房中却發現了一灘血跡新鮮的……

即使林紹璜多歷事故，並且機智沉穩，何況事已如此，空急無益，但是，到底骨肉至親，自己只得這一個獨生女兒，現在，眞正的不見了。

又何況事出有因，金錢神針非但傷人，更且照顧過後院，既然現身在先，目下女兒失踪在後，想不與其連在一起也不成了。可惜，到那裏去找那個白巾蒙面的白衣人？

又何況，他是要殺盡那些前來助拳的武林中人……

不，現在，看清了此君不單是殺盡了助手，連自己的家人也得殺，分明他是要殺剩自己一個人，由那個新近崛起，並且已殺了不少成名英俠武士的煞星——又自稱爲獨行大盜的殺手，來單打獨鬥，殺自己，成其名……

此人對獨行殺手却是好，好得令人感到奇怪！

可惜，沒有人知道這一對兇星的眞正來龍去脈！

這才是眞正勁敵，可怖的殺手，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武林對手，有如戰場用兵，最可怕的是，敵暗我明，更可怖的是，自己聲名在外，對方却連個來歷師承全不明白，請問，將來見面之時，試問又該如何的應付？

林紹璜的擔心是有他的道理的。

第一席已開發，第二席尚未端整。林紹璜突的接到了訊息，第一席用膳者，個個臉色大變，捧腹叫痛。林紹璜見狀臉色大變，立即飛身入廚房，見到老龔的臉上驚駭之色的，用鐵箝挾住了一隻死老鼠，可憐，前面有人叫腹痛，老龔也是醒目之徒，先求自己的立脚有點，前後察看可有異樣變化，嗨嗨，在水缸中却發現了這隻死老鼠。

是江湖人就知江湖事，看出苗頭，立知食物中毒，兇手是用這隻死老鼠，不過，誰也想不出，對頭甚麼時候混了入來，又是何時做了手脚……

一頓飯又是死了三十六個。可憐，連龍門鏢局的趟子手、鏢伙、馬伕幾乎死了個清光。

誰也不敢怪責林紹璜。但是，誰也明白到，林之心情比他們更不好受，事實俱在，林總鏢頭是給這個無形殺手鬧了個束手無策，非但反擊無力，更且是提心吊膽，誰有個好決策……以應付目前的風聲鶴唳，杯弓蛇影之局。

才第一日，已弄得人死了這麼多，連個正主兒尚未見。已經是，既可能死於殺人於無形無聲之金針下，也可能死於這個陰狠絕滅的毒藥之中……

該怎辦？該如何防範？誰也說不出個好計策來……

「奇怪，竟然沒有人現身露面，甚麼？投降了？或者，死盡死絕了……」天井中傳來一聲極陰、極沉、極狠、極厲的語聲來了，這一番話，可將個林紹璜提起了精神，甚麼？來了。

眞對頭上門了，這好極……唉，謝天謝地，至少可以別爲這些無形而又可怖，可惡之暗影所束，束得一籌莫展，手脚無措！

人來了，面對面，那怕自己不是此人之對手，也好，一戰之後，勝負立判，實在，比這樣提心吊膽，處身於未知數之境地好得多！

林紹璜緩步而出，第一眼，看見天井中站立一個黑衣長身的壯士，此人年才卅一二，眼神極佳，雖然臉色蒼白，臉容瘦削，但是，這一對眼神令人看來，此君乾淨伶落，別有一股驕人之色！

「閣下就是沿途殺人的戳魂神鋒……七煞勾魂……」

「非也！」

「呸！如此，尊駕是誰？」

「在下乃是戳魂神鋒之伴當，也可以說是報訊前鋒！」

「原來是殺手之奴才！」燕南星已跟了出來，實在，他是彆了一肚子氣，並且，抱必死之念，故而，這出聲發話也就不加考慮，不留餘地了！

「不錯，在下該稱爲戳魂神鋒之奴才！哈哈哈……其實，一個武林人士，自知學技不精，習藝不純，可又不得不拋頭露面，那麼，是該要有個主子能托庇托庇！這樣，免得自己雖不能成主成尊，至少，也有個容身之所。

「可那些自命不凡，實則爲奴，却又找了個不能護得其身家性命的飯桶，唉……這就可憐了，就如足下……」

「你說甚麼？」

「你啊，想爲人奴，人家還嫌你……做奴才尚且還不夠格呢？哼哼！」

「好小子……」燕南星怒極了，因此，他是根本想不到甚麼江湖道義，武林之禮節，但只求一戰，不論是主是奴，是老虎，或者是大虫，他豁出了性命，求一個拚死無大礙。

現在，此人是說話冰冷澈骨，神態又是傲慢如斯，好，還客氣甚麼？人一竄出，林紹璜想阻也難，而燕南星的峨嵋斷山掌已向此人迎面擊出……

「啪」的一聲響，這瘦長黑衣人分明已中了燕南星一個巴掌，可是，此君還在說話，不避不閃……不架不擋！「其實，你又算是主子麼，你開山立窰麼，你獨力挑起一門一戶了，你算是個武林一派之尊了。

「不，你不過是隻武林走狗，龍門鏢局中的奴才而已……只可惜，你的主子還不及我的主子，至於你……」

「我可好過你這個奴才！」

「不見得！」

「出手！」

「你已打了我一掌！」

「這已證明你不如我。」

「未必！」必字才完，林紹璜一聲驚叫道：「且慢！」

但是，只見此人本來雙手捧劍，眼神一花，這長劍還鞘，突的四下一滑，而此人不知用甚麼手法，左右一個極輕巧的動作。

林紹璜喝聲才起，後來者已聽得「崩崩察察」劍鞘啞簧聲中，青光一掠，血光立現，如此饒有輕功之龍門鏢局有名鏢師，峨嵋門中的能手，莫名其妙的中劍，更具駭人聽聞的是，因爲出手快，劍鋒利，可以說是：一招畢命！快得連慘叫聲也給凝住了那樣。

現在，天井中的氣氛，分明讓這一劍凝住了，連林紹璜也給怔住了。雖然，他也托住了中劍的燕南星，但是，燕南星已爲長劍所刺得變了形的面容，顯示他到死也掩不住那驚駭之色……血在流，不是激迸而出，却是慢慢的流，「流」是

比「激进」而出，更爲陰森可怖……

「你是凝碧子的後人……你是凝碧子的後人……」林紹璜是既痛苦，又忿怒的叫着，這可令在場人個個怔住了，爲甚麼？

凝碧子是卅年前已成爲江湖怪傑，是峨嵋七大長老之一，試問，峨嵋門中那會今日前來自相殘殺？還有，他幾時做了那個獨行大盜的奴才的？

又何況凝碧子的所創之「凝碧劍訣」，爲當時各門各長，各派長老所極力推重，評之爲多年來江湖一絕。

凝碧子也因此而孤芳自賞，他的劍法根本無人能學，這因爲，他根本不傳，也根本不露，這就說明了，凝碧劍訣本無傳人，但是，今日由峨嵋之秀，江湖之雄林紹璜凜然說出，目前之黑衣人乃是凝碧傳人，請教，又有那個不聳然動容。

再說，峨嵋之雄燕南星是根本一無招架，死在此君手下，死狀與傳說中之「劍炁凝血」一般無異，這還不足以說明來人是「峨嵋之神」之後人？

更可怕的是：此人竟自認爲奴，爲即將前來，向林紹璜挑戰之殺手的奴才。

奴才已然如此，主人又該如何？

在武林中，技藝才是眞正財富，武學才算是眞正之朋，要目前如此之人才，甘心情願，不理天下英雄之笑話，自承爲奴，對方——主人——如果沒有比其更可觀之武功技藝，簡直半日也留不住。

林紹璜突然明白了，後來者，勢必比此人更爲可怖……

此人是先鋒，不！是示威者。

「林總鏢頭！」是此君又冷又陰、又狠又厲的稱呼：「你以爲我是凝碧傳人？不！你錯了，你且看。」語聲中，但見黑衣人手一揚，衆人面前只見一團白光現，搖曳晃動之下，以神龍擺尾，又如天神倒掛那樣，嘿嘿，看清了，原來是一幅白絹。

黑衣人是長身一掠，衆人均未看清此人用甚麼手法，出手揚劍，而劍尖已刺穿了絹首，衆人眼前一亮，看清是一幅人物圖，出現在林紹璜等人之眼前了。

是一幅而有三幅分圖之畫幅。

第一分式是一個麻衣老者，黃冠打扮，右手長劍，劍尖幻出四十九朵劍花，向一青衣少年硬攻，而青衣少年手中却無兵刃，只是脚步不丁不八，奇的是：左右雙手手指，各揑劍訣，一上一下，遙指着這四十九朵劍花……

第二分式：青衣少年人左手手指已點向道裝老者之眉心，而右手却是怪，分明已近道長的右手寸關尺脈。

第三式，道裝老者廻劍自刺心脈，而青衣人却在道裝人之身後，兩手手指已一指後心，一指頭後。

許多人根本看不清，也看不出其中之玄虛，但是，林紹璜是峨嵋之秀，這三幅圖已令他心神俱震，他非但已看清了凝碧劍訣之玄奧，他更看出了破解凝碧劍訣之妙招。

到今日，林紹璜算是明白了凝碧劍訣之妙處，所謂右手出劍，幻出四十九朵劍花，即使畫得粗糙，可是，在這大巧若拙之筆劃勾勒之下，經已顯示了這無比之劍意。

凝碧劍之所以爲峨嵋長老所稱許，這一招「天罡斷脈」，可以說已發揮得淋漓盡致。老前輩已將畢生功力所學，盡此一招，全部展露無遺，這四十九朵劍花，有隱有現，有神采飛揚，也有欲吐還含，更有的是神龍現爪，有的是斂神藏精，動靜不一，但是，得一招，得一式不是凝碧劍訣中之精華，又何況這劍中凝勁，式中凝神，更是到了人神天我互忘之境界……

這是凝碧道長的絕招，如果你單看這一面，這乃是凝碧之驚天動地，泣鬼神之傑作。

但是，你如果看對方之出手還招，你……簡直看得目瞪口呆，不知該如何分解。

青衣人的破招是：第一，左右雙指指住了這四十九朵劍花。

這雙指分明是一氣混元，將四十九式天罡招困死了，不論你是動，是靜，是山崩地裂，日月無光，他這雙指分明已含陰陽無窮無盡之勁，牽制了你這一招天罡變式！

第二式是破式：左手手指分明已憑陰陽混元之力，破圍而入，而指尖正是往凝碧式的命門：「眉心」穴，還有右手更是出人意外，原來，他是借勢引力，如此凝重無比之五嶽身法，竟然爲混元移天式變了形，身斜劍側，好，以左對右，天罡斷脈式之主筋，爲對手所扣、所剋了。

第三式只是清清楚楚的告訴了後來人，哪凝碧子就是這樣，爲其混元移天式，鬧了個精氣神失馭，自己用凝碧式毀了自己。

「你……你究竟是誰？」是林紹璜之詢問。

「我是奴才。」

「你……你……怎會凝碧招？」

「想不到威震兩湖之林總鏢頭，也會嚇得六神無主而口不擇言……」

「怎見得？」

「凝碧招好稀奇嗎？」

這……不錯，凝碧招在某些人心目中，果然是神妙不可思議，但是，在黑衣人的主人心目之中，又

値得幾何？他主人是輕而易學的破了，並且，怕人不相信，好，畫形圖容的，有所表示……別人或者不太明白這箇中示意，自己是峨嵋門下，自己聽聞過這至高無上之劍訣微意，他相信，圖中的形像應該不錯，並且這出手，這「天罡斷脈」，這步法、劍法，決不會錯。

更說一句實在話，自己如果在這樣個劍招下自己只有等死的份，別說廻身破招，連一個轉折也難。

黑衣人的劍招是別人傳授……

林紹璜突有所明白：「閣下好本領！」

「你佩服我？」

「佩服你的凝碧劍招……」

「哈哈哈……吊死鬼擦粉，死要面子，好！就算是凝碧招不凡，可惜已被破了，哈哈哈……林總鏢頭，你不是個一無所知的人吧！該怎辦？」

「我不明白閣下之意思……」

「你……抑或降……」

「啪……」林紹璜不禁打了個突，甚麼？可以投降……哼哼，如果自己一低頭，這兩河之地面，算是毀了。還有，爲甚麼此君前來殺人示威……突然，林紹璜心中凜然有悟，不對……看來，其中一定另有陰謀。

「如果打，哼哼，連你峨嵋門中名宿，尚且不是我主人之對手，何況是你？」

「還有你呢？林某有必勝之把握……」

「哈哈妙，就說降……」

「如何條件？」

「服此爲主！」衆人眼前一亮，只見他手中有一令牌！

* * *

「獨脚魔令」衆人鬨然叫出了聲。於此可見，這「獨脚魔令」在江湖上之聲勢。

「跪接獨脚魔令，可保萬年太平！」黑衣人是冷然的，一字一字的噴出了口。

有不少人想跪倒接令，實在，近年來，「獨脚魔令」四個字，經已令人聞之色變，誰也沒見過這魔令，更未見過魔令之主人，可是，陝西太白山、長春庵大小卅六人，因接令不謹，個個死在火中，天南五龍幫主游天龍，因不服獨魔令牌，五龍幫莫名其妙，總壇被毀，現在，游少幫主繼爲幫主，可是，在拜壇這一日，對三江五湖的大小幫主者，當衆聲明，五龍幫已爲獨脚魔令主人之奴才，並希望在場人，不論是主者，或者是長老，個個學他那樣，歸順「獨脚魔令」。

有些是奉命唯謹，有些是口是心非，有些當衆罵出了聲，奇怪的是，當場並無太大之變故。

第二日，當場口出惡言的六位幫主或長老莫名其妙的奔上大廳叩頭請安也有，自打嘴巴也有，一句話，他們全已乖乖的，取出獨脚魔令，發誓道：「永不敢有違魔令……」

至於唯唯喏喏的，有的死了，有的失踪，有的也奉了魔令……

想不到魔令主人就是他。

「他就是魔令主人？」

「對……」

「你是奴才？」

「與你一樣！」

「林某尚未屈膝自賤！」

「你敢違命？你不怕……」

「看招！」林紹璜是聲到人到，哪，這就看出了此君的能耐。不，該說是，難怪他可以號令兩河之武林，林紹璜不愧爲林紹璜，老實說：當其一聽來人是「獨脚魔令」之手下，他更是明白，自己這膝決不可屈，如果自己畏刀避劍，偷生怕死，哼哼！這以後江湖上，就難免有極大的風波……

獨脚魔令主人是一個有極大野心的惡魔……

難道不可以是個別有雄心大志的大人物？

不！爲甚麼？因爲此君所用的手段，已入魔道。

但是，他有極大的本領……

唉！這就越形可怖，利器在惡人手，試問，天下尚有好人的活路麼？林紹璜是個有心人，因此，他是不得不出手，並且，出手就用了重招。

黑衣人的功力不弱，從其一出就毀了燕南星來看，他絕非是一個江湖下三流的人物，那想到，今日却有意想不到之事發生了。

當林紹璜飛身撲到之時，黑衣人仍然是屹立不動，雙手持住那柄連鞘的長劍。

當林紹璜第一招「靈山拜月」向黑衣人上三路打到時，黑衣人是不架不躲……林紹璜素來出手，不喜趕盡殺絕，一見此人不架不避，他可是一個收招住式道：「還不出手……」不想，黑衣人是臉色微微一變，雖然他的語氣依然冷傲，有心人却已可聽出：此君之說話，微有戰意。

「何勞姑息。」黑衣人四字出口，脚步微移，嗨嗨，這就是黑衣人的不是了。須知林紹璜人稱峨嵋之秀，這就說明了，他對於峨嵋門中一切技藝，即使不精，也有涉獵，那怕「凝碧招」，他雖然未見過，可是，最後三招，畫形繪容，讓林紹璜看了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林紹璜本就玲瓏剔透，稍有所見，心領神會，又何況，看的是凝碧招最後功力所粹之「天罡斷脈」。還有，黑衣人一招出手，他已吐了訊息，林紹璜見黑衣人不架不招，

腳步微動，雙手微戰……燕南星的死，立即在其腦海之中出現……

說時遲，那時快，林紹璜倏的有所明白，這黑衣人分明是學得了峨嵋門中的殺手神招而來，用峨嵋手法，出其不意的殺峨嵋門中士，試問，還有甚麼招式更可以鎮壓當場的？

凝碧招是後發制人，並且還有掩人耳目，阻人思維的陰謀在，燕南星一招得手，心粗氣浮，這才中其之計，林紹璜是心有所悟，好，一個「四象式」，先固己圍，然後，一套峨嵋最基本的「四化靈山手」展開了……

這「四化靈山手」本是峨嵋弟子紮根基之手法，不過，到了第四代祖師東靈子時，却發現這一套「四化靈山手」是別具妙用，非但用以鍛練根基，更可以用來迷惑名家高手，而引其入彀，然後因勢借勢，因力借力，將對手困入了峨嵋另一套須彌掌的勁炁中。

果然，今日，林紹璜就憑這一套看來粗淺不堪的功夫，並且，招招自衞，式式自保的手法，將個黑衣人弄了個目瞪口呆。事實俱在，這個黑衣人的的確確，學了三招峨嵋凝碧殺招而來。

第一招「飛影滴血」，果然令燕南星一無防備，毫無抵抗之下，束手被戮，在他以爲，自己是有能力剋制在場衆人，又何況在場人，包括林紹璜在內，個個目瞪口呆，嚇成了傻瓜似的，他那能不心定，可是人家一聽「獨脚魔令」四個字，就有如脫胎換骨般出手來鬥，現在更頭痛的是，林之出手看來笨笨拙拙，可惜，自己却成了老鼠拉龜，無從下手了……

想走，對，黑衣人是想到了他的主人交代，越是花梢，越是凌厲的殺手惡招，越是易捉這破綻，事實上，越是殺手，出手越是自持，只要你能掌握得一點破綻，就可以制其死，相反的，越是平易之出手，你就越難捉得到破綻，如果，對頭出手平凡，在自己功力尚可剋制其時，大可以加以消遣，或者詳細看清楚對方之破綻……否則，走之乎也。

現在，黑衣人是得走了……

唉！如果你一上手就走，這是黑衣人你的幸運，接了幾招，不架不阻，又何況用的又是峨嵋身法步法，哼哼，燕南星是猝然一個不及提防啊！但是，林紹璜他是心有成算，你現在想走，走不了啦……

大凡高手過招，可以說的是，「芒刺不捐」，林紹璜他更是個高手中之高手，初一出手，容或你的快招殺手所暈眩一陣，事過境遷，對不住，你是甚麼變的，他也有個數目，再以峨嵋抗峨嵋，那麼，相反，你等着挨揍吧！

林紹璜微微一笑，「燕師弟，看我代你報仇。」語聲中，只見林紹璜之雙掌倏的一拖一帶，一股似有若無之勁力，已將個黑衣人封了個結實……

黑衣人雖說功力有所不及，但是，絕對不是一個下三濫的人物，現在，看到林紹璜的臉色如此，語氣極惡，更發覺自己週身分明已爲一股無形勁力所困時，不禁也心神俱震，雖然自己得主人所傳三招殺手，但是，現在，自己根本無施展機會。

林紹璜分明對自己別有戒心，因此，他所用的出手招式，雖是平凡普通，可是，一無破綻漏洞之可尋，自己又是越這樣，越是難有乘隙出手之餘地，還有可怕之處是：自己已漸漸的陷入了林紹璜之勁力圈中，脫身不得……

「賊徒，你還不出劍……」林紹璜在追問，那想到，遠遠突然傳來了一陣刺耳的尖笑，林紹璜心中一動，而眼前突的飛來一條白影，排圍而入，又見幾絲金光，幾聲隱嘯，林紹璜畢生功力所學之「太玄十三式」全力抖出，果然，這金絲之勁力，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如此强勁之峨嵋神功，依然有相形見拙之勢，至於黑衣人之長刺，却已在此時，抖出了他的凝碧殺招……

尚幸右側掠來一股勁力，助了林紹璜一臂之力，雙雙合力，才算將這江湖第一陰損暗器，金錢神針揮抖而開，好個林紹璜却在如此千鈞一髮之際，他是極迅極速的抽出了天風劍，一招「雷擁峨嵋」，銀光如虹的，這一式凝碧式格住。

黑衣人當其一招被格，心神已經大亂，因爲，自己是乘隙出手，全力而爲，而對手又是左支右拙中漏洞百出時，反手還劍，不想，人家是阻得恰當，架得有力，自己簡直是代人餵招來的，試問，他那能不心神俱震。

還有令你吃驚的地方呢？林紹璜一劍在手，第二招「接招還招」，毫不客氣的向黑衣人攔腰劃來，如果不是旁邊來了一股大力，將黑衣人托起，黑衣人眞可能在手忙脚亂之情景下，爲林紹璜之一招「劃分鴻溝」腰斬了……可是，現在即使腰未斷，血光微現，分明已經了重創。

「好功夫……後會有期……」是白衣人的尖聲怪腔說話。

林紹璜本想追了上去，但爲韓雲玲所阻，如果稍爲深思，林紹璜也不會死命去追，因爲，事情根本未完，此地更是不能無林紹璜座鎮——獨脚魔令之主人是不會放過林紹璜的，即使白衣人，「他」也不見得會讓龍門鏢局中人平安無事

的，既然已擊走了所謂「先行奴才」，就該商議以後，還有，唉……女兒呢？該找一找……

龍門鏢局現在一片愁雲，即使林紹璜大顯身手，可惜，江湖人，誰也有個玲瓏心，來的只不過是，「獨脚魔令」主人手下而已，一出手已毀了燕南星，還有更可擔心的是，這一幅畫中，上面清楚明白畫着這最後凝碧一招敗象，凝碧子爲峨嵋七長老之一，連這樣的名宿也難奈其何，林紹璜又憑甚麼來勝「獨脚魔令」之主人呢？

林紹璜本來已爲自己之女兒大傷腦筋，可憐他目下得爲兩河之武林作決斷，降……抑或戰，有多少人在數說着兵兇戰危，也有多少人在慫恿林紹璜出手，突然，林夫人韓雲玲她是聽出了言中之意，勸降的果然不是好人，屈服、忍辱，而不理這陰謀，附和這陰謀，由得這個武林煞星，永無止境蹂躪武林，而讓自己一行人，做了此君之幫兇、助惡，這實在豈有此理！

可是慫恿丈夫出手，是否好人？不，可看出此輩人之心機陰險，他們非但坐山觀虎鬥，更且令丈夫做傻瓜。死，只不過死林紹璜，或者再牽涉到自己，他們絕對不會死，說不定他們也會投降……

自己爲甚麼這麼傻？

「這不是傻！這是武林之道義……」是林紹璜的說法，也可以說是他的聲明，「決不能聽令此魔成爲江湖兇星。」

「唉！這是個比開山立寨更可怖的對手，以後，我眞怕江湖上，永無寧日……」

「你有勝他之把握？」

「沒有。」半晌後，林紹璜長嘆了一口氣道：「我反而有必敗之危險……」

「何不一走了之？」

「啊？」

「由得他們去打去拚！」

「臨陣脫逃？」

「至少尚可保存實力，以後伺機再起！」

「哈哈哈……玲妹，想不到妳越來越不長進了，妳以爲我可以走麼？妳以爲此君會放過我麼？不！一路上，我尚未聽說過有人走出了他的掌心，何況，走，妳我以後尚有何面目在這江湖上走動！」

「我們別有打算。」

「誰信妳？」

「自己信自己……」

「怕只怕人未出門，已死於非命，非但一死難逃，反更爲人多冠上了一個貽羞師門之惡名了！」

「我就是迫你提起師門，爲甚麼你上峨嵋綉雲峯啊？既然是江湖上之惡魔，既然你自知不敵，爲甚麼不向師門請援？」

對啊！爲甚麼不回師門請援？唉！時間不夠啊！由此起趕程四川，豈是一二日的路程……

深夜，兩夫婦還在計劃如何尋訪愛女，不想，一陣尖笑聲中，奪，奪，奪幾聲，直打得那八仙桌幾乎迸裂：「我說過的話，一定辦得到，又再奉上首級五顆！」分明是那個白衣人說的話……

「我眞不明白，如此嗜殺，又算是說明了些甚麼？表示你狠、你殘、你毒、你陰……」

「不錯，我本來就是一個陰狠殘毒之人……」

「殺了他們，就不怕你主人會惱恨於你？」

「啊，我主子，我那來甚麼主子？」

「獨脚魔令……」

「哈哈哈……他配！」

「我是不配，可是，你又何必在中間打岔！」有人接口道。

「呃！你來了？」

「我來了，我不喜歡你代我訂甚麼約會。」

「渭哥……」

「我尚有事做，你可請退下，免得我出手，而讓外人笑話，我早就說過，我的事不喜歡你來插手……哈哈哈……」一陣極平和的冷笑聲中，林氏夫婦由房中望去。只見一個極優美，斯文的文士，一陣風似的出現在天井中……

＊ ＊ ＊

事到如今，林紹璜與夫人韓雲玲根本無選擇餘地，分明來人是個眞正主子，對手，獨脚魔令之主人，不可能避，其實也不想避。

因此，林氏夫婦立竄窗而出，走近了，越發看出了此人之面容優美，一身墨綠色的長袍，貼身，雅緻，更顯得此君之風度翩翩，倜儻風流瀟洒。

做夢也想不到，自命爲魔令主人者，竟然是個玉樹臨風型之青年文士，林紹璜不得不暗中沉吟：「如此人物，竟然爲賊……」

「林總鏢頭，你傷我的手下……」

「唉！朋友。」

「在下姓閻，閻羅王的閻。」

「好，閻朋友，你說林某傷了你的貴价？可是，閣下毀了我的幾十個……當然是林某學技不精，習藝不純，無法保存了他們，可是，如親殺人立威，嗜血成狂，試問，對閣下究竟有甚麼好處？」

「看來，我不認也無辦法了，好，玉娘子，多謝妳又代我殺了人……」後一句，分明是說明了，姓閻的並不是殺人成狂，這可算是不辯之辯！「林總鏢頭，你是不會歸順我的了！」聲音越來越冷了。

「閻朋友，雖然你我目下在江

湖道上行走，講究的是殺、打、拚、鬥，不過，亦不得不對儒家之仁義學說，有所瀏覽。姑不論閣下有甚麼大志、野心、陰謀、毒算，請問，以威服人，豈可久乎！」

「哈哈，想不到威震兩河之林總鏢頭竟然與我談論起道義迂腐之道，哼哼，其實，我今夜之來，就是對你下一警告，由於你頗具威名，更且有力傷我手下，還有，你有骨氣，你肯眞誠死持這江湖道義，我不得不對你另眼相看，否則，必死無疑，我一念愛才，林紹璜，你早已如凝碧老道般——長眠地下，哼哼，我再給你四個時辰，明日辰時，再不拜服之意，對不起……」

林紹璜已握住長劍，還想有聲明，那料到四週勁風似潮，一支支强勁長箭，各挾勁風向那魔令主人環身射到，林紹璜想喝止，只見一條墨綠色人影在月光下飛舞，幾聲崩崩的擊飛長箭聲中，微聞此君怒聲說道：「好陰毒！」

林紹璜見此君手中不知甚麼時候多了一道金虹，「叮叮」連聲中，如此勁厲的戰陣，竟然這一道金虹打出一條光衕來。

而突見黑影中如驚虹閃電，下面立有幾聲極凄厲之慘叫聲，林紹璜那敢怠慢，身法如風般追踪而上，天風劍一緊，剛好此君金虹暴漲，向前一掠，林紹璜看清楚是開封名宿的藍家槐已爲一股金虹所罩，如此有名的武林名宿好手，竟會手足無措的舉弓求阻。

林紹璜右臂貫勁，一招「劃江分水」，右臂一酸，金虹飛掠中，分明已將來招阻住，可惜，自己的功力與對手相較，相差太多了。

「你敢來阻我？」

「不得不阻……至少，目下你是在大開殺戒了……」

「是他們自己找死，設下如此陰狠之箭陣……」

「此地由我作主，一切由林某負責，閣朋友，在下就在今晚，與閣下決一死戰吧！」

「我說過明日辰時再來看你歸順與否，閣某生平不說背信之言，今夜，看你份上，饒了此輩項上人頭，明日再見。」語聲中，只見一條墨綠人影有如流星飛渡般，向龍門鏢局後院上，一晃眼就沒入了黑暗之中……

林紹璜是關心這些江湖朋友：藍家槐、丘俊、翁鐵翎等還在嘆息，人少不能成功，如果人多，眞可以毀了這個江湖大惡魔呀！

嗨嗨，所謂「愚有千慮，必有一得」。藍家槐的說話是不錯的，其實，他們這一陣亂箭，實在已奏了功，可惜，捉得鹿而未見脫角……這個魔令主人之所以不敢多躭留，就因爲已中了箭傷，上文早已說過，爲了對頭太强，燕南星、藍家槐等人非但自低身份，化裝成鏢伙，並且，這長箭箭頭蘸有劇烈之毒藥「烏頭鳩鳥汁」。

魔令主人身入重圍自恃本領，何況，林紹璜是個至誠君子，他這才單身而來，不想，別人，尤其是藍家槐與丘俊兩人，當凌三虎等人一死，更且看到無形殺手的暗算朋友，倆是狠了心，燕南星再一死，無論如何抱定主意，拚一拚，好！魔令主人就此險乎大船捽在陰溝中，亂箭如蝗，勁風似潮中，將惡魔困住，不想他還好整以暇，用空手接箭，收鏃法來破這箭陣，那想到這長箭不全是普通武林中人所射，其中也有不少一流人物的勁射，好，稍一不愼，左手掌像被劃破，他是立即發覺中毒，一咬牙，一發狠，仗戳魂神鋒，毀了傷他的馬慶、徐度，還想追殺藍家槐時，已爲林紹璜所阻。

林紹璜雖經一阻，暗驚對方之勁力極大，他那料到對頭爲毒藥所中後之反應，輕輕易易的震於對頭的威勢，而放了他走。

其實，死乞白賴，立即一戰而決，可擔保，此君必死無疑，而今，在互相的一個失誤下，林紹璜爲保存同道而掉以輕心，魔令主人則脫身而去，覓地療傷……

魔令主人離開了龍門鏢局，他心中懊喪了！爲甚麼？這箭毒解藥呢？再借月光看看左手傷勢？他不禁大吃一驚！好厲毒的箭毒，自己用無比內力，將這一股毒性，强行阻住。

但是，已可看出，毒氣之迫功並不慢啊！左手一隻手掌變得青慘慘、黑黝黝，而手腕、手臂……全爲這一股毒之氣所染……微鬆一口氣，不好，這毒氣立即向前猛衝，再束眞氣，再强行阻其前進，此君已額頭見汗，而身心跳，眼前金星亂冒了。

「渭哥！」是個女子聲音，此君的身後突然多了一個白衣人，正是那個殺人兇手——金綫神針主人，甚麼？是個女的？那麼，她的尖叫聲，吹竹聲全是假的，以掩人耳目的。

「渭哥！」還是沒有回答，突然，此女已一陣風似的，掠在那個被稱爲「渭哥」的面前，好個神針主人，果然眼光尖利：「你……中了毒。」

事到如今，瞞也瞞不過，他苦笑了，此女雖是十分的敏捷俐落，卻可看出她的神態焦急，不過，當其看到了此君之傷痕時，她笑了！

「妳……」

「閣于渭，」不叫他渭哥了，直接的連姓帶名叫了：「我不騙你，

這毒，我有把握，一個時辰內包你平安無事，不過，我可不得不對你有所說明，不錯，我喜歡你，我眞想嫁給你，但是，你對我若有情若無意，有時我恨你，我眞恨不得你死，有時，我眞捨不得你，今夜，就算是我威脅你，控制你，不過，我可不能任你騙我，我要你由心中講，你恨我，或者，你娶我，當然，你不喜歡我，我會恨你，我不會殺你，我由得你死，但是，你放心，你死了之後，金綫玄女蒲月琴會好好埋葬你，然後死在你的左右……如果你娶我，我……」

閣于渭十分相信蒲月琴的說話，其實，蒲月琴暗戀自己，實非一時一日之事，但他的確不大喜歡她。因爲，蒲月琴太狂、太野、好血，還有殺人成狂，閣于渭別具雄心，他非但代自己造成一股勢力，他更要號令武林，奪中原武林所有之兵法、武書……他要中原武林道自相殘殺，他要中原武林死無噍類。

但是，現在，可不是殺人之時，還有，殺人，有的簡直不配自己動手，可惜，蒲月琴不明瞭，更何況，還有個大因素，現在可就無法考慮這些了。如果自己死了，說甚麼雄心鬥志、大志，說甚麼號令武林，道甚麼自相殘殺？

現在，得解藥。

要解藥，勢不得不允婚，唉，蒲月琴武功不弱，如果，控制得好，實在是個好幫手。好，就點頭。明知是被套上了枷鎖，事到如今，無可奈何了！

「你點頭，你眞的由心底裏願意娶我爲妻？」

「我素不騙人！」

「好，渭哥，從此以後，你是我的丈夫，我一個人的丈夫，你決不可出賣我，我自知醋性極重，但是，渭郎，你得原諒我，以後，我會如奴隸般的服侍你，只求你……」

閣于渭用手掩住了蒲月琴的嘴，但是，這毒性已折磨得他疲憊不堪，因此，當他有所動作時，冷汗如雨的，人，却頹然倒地。

醒來時，發現自己睡在一個極舒適的被褥間，鼻端聞到一股香味，試一運氣，通行無阻，舉起雙手，看清了有包紮傷口之綳帶。

不過，青黑之氣已盡，分明已無事了。他坐起身來，蒲月琴已出現在他面前：「渭郎，你醒來了？」

「由現在起，我得稱呼妳爲娘子啦！」

看到蒲月琴臉色緋紅，他是微微嘆了口氣。

「渭郎，你不喜歡我，我不怪你。」

「不，妳錯了，妳以爲我嘆息是爲了這個，不，我嘆氣是，可惜妳嫁了個不值得你如此浪擲的蠢才啊！」

「你是蠢才，你是個沒用的人，渭郎，在我眼中，你是比天神更偉大的，我，好高興，說實在，到現在，我還不敢相信，這是眞的，還是假的。」

「是眞的，丈夫一言，言出如山。」

蒲月琴欣喜若狂，不過，即使她愛極了閣于渭，但是，她依然矜持，依然保持了少女的尊嚴。

「甚麼時候？」

「卯時三刻了。」

「啊！我得赴龍門鏢局。」

「渭哥，先用早膳。」

「啊！對，我早已聞到了香味，是，人參……呃！」

「聊補元氣！」蒲月琴走出去了。

閣于渭明白，從此以後，他已是個有了家室的人了。

稍停，他得與龍門鏢局有個了結，林紹璜此人該殺？抑或留？還有這許多武林人士……突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手下焦廷玉，他受了傷，傷得極重，以後又該如何？

他又嘆了口氣道：「以後，我還有不少事要做，說不定，得有個較好的安排，林紹璜是個人才，我得收服了他，由他代我發號施令，對，總得有個代我辦事的人。」

* * *

「閣朋友，果然守時。」一人阻住了閣于渭。

「爲甚麼不讓我入局內？」

「這或者是你我個人之事。」

「你錯了，其實，這是關係着兩河武林之事。」

「哈哈哈，閣朋友，你算是代表整個武林？我看你未必配！至少，沒有人會奉你爲盟主尊你爲主者。至於不才，只不過是武林末流，創一家鏢局，走幾省江湖，我自知才德不足，更不敢自命不凡，而自稱身爲兩河武林之尊，閣下抬舉我，我可是敬謝不敏。

「因此，閣朋友，今日一戰，只不過是你我兩人之爭，我死之後，由得你長街道衢，圖形畫容，詳加說明林某死因，以示閣下之武勢，至於其他，兩河武林之服與不服，閣下自理。」

「哈哈，林紹璜，人言：你一步一計，多謀善斷，果然名不虛傳，不過，我對你別有用心，我希望你聽我的話，服我之令。」

「以義服我，以德令我，林某敢不如命，否則，小可之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氣不可奪！」

「你一定要視我如敵？」

「正邪不併立。」

「何以見得我乃邪門中士？」

「從毀我門中長老之訣解，就可見得你已步入魔道，還有，這獨脚魔令，好好一個人，爲何自甘稱魔，閻朋友，請……」

「你如敗在我手……」

「一死而已。」

「饒你不死！」

「永不屈服！」

「好！」閻于渭這算是眞的動了怒，他身形微動道：「出招！」

「亮兵刄。」

「你還不配見我的戳魂神鋒！」

「好，如此有僭了。」這可就看出，林紹璜即使在盛怒之下，生死決於俄頃之際，他依然不失身份，天風劍抖開，峨嵋門中最具威力的太玄十三式中之「須彌山式」展開了。

這一部劍法，看來是極緩極慢，極鈍極拙，有幾招簡直是費了極大的勁力才使到了步位，可是，却逼得這位江湖怪傑閻于渭神態拘束，跟了林紹璜踱着慢步。

一條錦影、一條墨綠人影，一來一往，雖說劍招慢，却也一連七招展開，好，這就看出，凝碧招雖說是峨嵋長老之心得獨創，博得本門及其他名門正派長老的喝采，可是，百年來的大門戶，基本劍招都具有更驚人之潛質實力在。

就說這七招須彌山式，經已將個江湖怪傑困在這一重又一重的無形劍炁之中了。

這劍炁又凝又重，重如須彌山！

這劍網又厚又密，密如天羅地網。

* * *

閻于渭又如何？本來，他是步步緊貼，並且出手發招，大開大闔，他那乾坤子午劍憑着雙指點撥，發出絲絲勁嘯，一式二招的或先或後，或攻或阻，看來，尚無大不對處，不料七招過後。

閻于渭的出手，步步全在縮小，越看越所受阻於人，林紹璜長劍依然不變極絕極鈍在劃、在斬、在轉，可是，隱隱就有了個無形的禁圈般，將個閻于渭硬生生的圈在這個死圈中。

又是七招過後，閻于渭看來越來越萎靡不振的，在天風劍之刺劈下，顯示了他的奄奄然沒有生氣！

「還不取你的兵刄出來！」林紹璜在喚醒了他。

「兵刄一出，必得見血！」

「啊！你，此話是何意？」

「我怕你得以血餵我的戳魂神鋒！」

「如此，你就不怕你也會以血濺青劍嗎？」

「我相信你辦不到。」

「啊！」

「大可用須彌六合，翻、鑽之勁一試……」

林紹璜簡直不信自己的耳朵，實在，他不明白此人到底有多少本領。「須彌山式」乃是自己所知的，峨嵋門派中最具威力，却也最耗精力之殺手神招，而最後的六運會合，五星貫頂的一招，就得憑仗這須彌六合，配合翻、鑽之勁的滅絕神招，而他却實說實話，當然，他說得出，即表示其有恃無恐，更可能他是在自己這一招之推運下，安排殺手反剋之招……這是勁敵，就得小心應付……

一聲呼嘯傳來，林紹璜的劍招分式，已到了乾坤一擲之時了，一聲長嘯：「須彌六合」！原來，須彌六合招還是在劍炁推運之情況下，不得不展出這一記殺手神招來了。

本來，閻于渭四週已爲這無盡無量之無形劍炁所圈。現在，突然這劍炁有如一股絲絲的爲林紹璜長劍一收，收到後又是一抖，將閻于渭盤身束住那般……

照例是：「鑽天翻山」之招，長劍中宮直入，那想到林紹璜見機極快，就在這最後一招中，他一變七招，連伏三種殺手，第一伏式「靈山式」中的「金頂浮光」，第二伏式「兩儀式」中的「陰陽剖分」，第三伏式爲「環日式」中的「金烏流螢」。

好個林紹璜，長劍有如長虹駕天般，連滾了三滾……光虹如電，更爆出了這星星銀花之中，誰能知道，每一朵銀花，就是一個制命的劍星。

「你是逼我！」只有四個字，就見一道金虹揮出，這一來可好看極了，金銀星光，如螢如流，更加上一陣極漫長的嘯聲，金銀光虹閃沒時，一道血光耀眼，兩條身影各分東西，彈開了，半晌，只見那條錦影緩緩的倒了下來，血從錦袍間流出……沁在地上……

「是你逼我出手見血。」

「是你勝了，不過，你只憑仗着九連魔功之力而已，是我先怯，我爲你之虛張聲勢所怯。以後，由得你如何描述你的勝利，其實你是個極高的騙子而已。」

「你說我是個高明的騙子？」

「絕頂高明，不過，記住，任何一個高明，即使是絕頂高明的騙子，最後，他也無法逃得了眞誠，正義俠士之手——你可以蒙騙一個人一輩子，決不能欺騙整個武林十年，二十年……」

「那也不見得，可惜！我無論如何，應該可惜……」

「可惜你殺了一個可資利用的人物？你錯了，林某人永不會爲你驅使……你會後悔的！」

「林紹璜……林紹璜……」沒人回答。閻于渭他是冷冷一笑，然後，取出一幅白絹，就用血——林

紹璜的血，用手指畫了一幅圖。

須彌六合、鑽翻神招下，閻于渭用一手混元破天指，破了須彌六合式！

開封之武林道，全向獨脚魔令膜拜——閻于渭之開拓新地盤，又得了個新的勝利。

在血劃破式的圖形下，有個婦人在看，她是林紹璜的妻子韓雲玲，她目中有淚，但是，她咬緊了牙，由於她收殮了丈夫。

閻于渭如此精明的武林煞星，想不到林紹璜有一手袖中作書之能。

他寫出了他的後悔，還有，對頭之不可懼……並且，還有破解之道。

他更點破了閻于渭之假僞之道。因此，她來看這一幅破式圖形，她相信丈夫的垂死之言，更痛惜丈夫血之訓言，但是，誰來報仇？

「林夫人……」來了一個婦人，打扮如花子，可是，目前，她自感與花子無甚麼分別——家破人亡，因此十分隨和的詢問：「妳叫我？」

「隨我走！」簡直是像命令，韓雲玲並不執拗，跟了就走，來到了一個城外破窰中，她突發現了自己的女兒，林不慧在流淚。不過，一見親人，她並不激動，在等着花子婆的說話。

「林夫人，在下姓戚，名蘭芝，丈夫姓畢，失踪七年，我們由關外跋涉而來，所求者夫妻團聚，想不到來到此地，幾乎爲宵小所苦，幸得令嬡大力相助，我母女才能躭擱在此……我見過了金綫神針，我在萬分無奈中，用家傳玄陰針打了你『足三里』穴……令妳逃出生天。」

「原來，原來房中遇敵，全仗妳，我以爲一時腿痲，不想是賢妹相助……」

「可惜，我爲德不卒，我不能助賢伉儷，脫出此難，一則，我們已看慣了江湖之險陰風惡浪，第二，我們實在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我不能受恩不報，因此，我劫走了令嬡，我希望留得林氏一脈，現在，總算見到了賢姊，把令嬡收回，妳我後會有期……」

「且慢！」

「呃，唉……妳……」

「我無論如何得與妳作個伴。」

「我就怕妳有此要求！」

「我不得不求，因爲，我非得代夫報仇！」

「阿姨，我也得代父報仇……」

「我力不足以制此獠……」

「我尊夫去……」

「啊……妳……」

「妳分明是找人中一龍的畢靈瑚，找到了他，我不相信他會置此事不理，見了他，我夫遺書，就可有用……」

「瓊兒，」戚蘭芝叫了一聲，在窰角的少女應了一聲，只聽得戚蘭芝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以後，記住，別人之寸絲滴水之恩，不可受，決記不可受！」這可是她有感而發之痛心之言，事實俱在，在汴梁樓的出手之恩，戚蘭芝算是負上了重枷……

「小金子，小金子！」林不慧在叫那邊角落的一個破蓆捲，韓雲玲看清了是那個小化子，小金子起來了，他的血已乾，這一身破衣看來越發可憐！不過，孩子毫不猶豫之色，道：「慧姑娘，是不是該分手了？」

「小金子，我娘來了。」

「呃，林夫人！」這孩子走過來，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實在，我並不關心這個甚麼江湖啊！武林啊！妳殺我啊，我傷了妳的事……」

「如此，你關心的是甚麼？」韓雲玲有些不滿了。

「林夫人，我是個花子，我走過很多路，我見過不少血、死人……」孩子說話越來越蒼凉了：「而我，只是個小化子，我甚麼也不是，我能關心甚麼？我配關心甚麼？我想，是人啊，別打，別殺！和和氣氣過日子有多好？可是，林夫人，妳可知道，在那邊，有些人不當人，當野獸、當草穀……該殺、該剮……林夫人，妳問我，我關心甚麼？請問，該是我問妳，我問妳關心甚麼呢？」

不是問林夫人，簡直是向破窟中人提出個一衆問題，對啊！一個叫化子，請教，他是能關心甚麼？

「小金子，我問你，跟不跟我走？」

「我跟妳們走，走到那裏去？」

「學本領，學武藝，然後，你就會有資格關心你該關心的事……」是那個戚蘭芝的講解，也可以算是她的另一個打算……

「妳們會到那裏去？」

「對，畢夫人，妳有畢大俠的音訊嗎？」

「沒有！」

「如此妳是……」

「走到那裏是那裏，我相信，總有一天，我會找到他……」

「現在，妳根本沒有把握？」

戚蘭芝點點頭，這座破窰洞立即轉爲沉寂，韓雲玲總以爲戚蘭芝是個靠山。還有，找到了畢靈瑚，憑仗丈夫垂死所悟，加上畢靈瑚之聰明機警，一定可以揣摩出個剋制獨脚魔令主人之力……可惜，現在她算是聽清楚了，連戚蘭芝也去找，連個準確的地址也沒有，如此說來，得找到甚麼時候，別說那個

小金子，就算是林夫人韓雲玲，也弄得不知如何善後了。

「林夫人，人，可不能做錯一點兒的事，這一點兒的事錯失，會令妳痛苦一生，事實俱在，我並不希望妳母女跟我們走，因爲，我走的路是贖罪之路。」

「妳說甚麼？妳……贖罪？」

「我誤會我丈夫，我最近才看清了自己的卑怯之眞面目，因此，我甘心做花子，爲女兒我得找靈瑚，我要當他面前說，靈瑚一定會原諒我……因爲，我的懺悔是眞誠的……靈瑚一生爲人，至誠至性……」說到這裏，戚蘭芝哭了。

「娘，別哭，爹知道了，他會痛心的……」是那個有如仙露明珠的小女孩的柔聲勸慰。

「瓊兒，幾時才能夠找到妳爹呢？」

「畢夫人，我們和妳一起去找！」

「幾時？妳說幾時……」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對，娘，林姨的話有理啊！」

「小金子，小金子！」

「嗯，慧姑娘！」

「你也跟我們走。」

「對不起，我不能……」

「爲甚麼？爲甚麼你不走？你不想做一個能關心別人的人，難道你只想做一輩子由人來關心你的人？」

「慧姑娘，妳說出我心中的話來啦，我就是想做一個能關心別人的人，所以，我得自己走。」

「有志氣。」是那個瓊兒說的話。

「妹子，這算是有志氣麼？」

「這位哥哥是有志氣的人，請問你貴姓啊？」

「我姓濮陽。」

「雙姓？」

「對！」一陣苦笑後道：「姓得眞累贅。」

「這可不是你有權選擇的。」

「我就不明白，甚麼才是我的權！」

「自己走，自己找……」

「且慢！」是林夫人韓雲玲的說話：「孩子，你叫小金子，你可有親人？」

「親人？死盡死絕，夫人，在那邊，唉！不是當畜牲的被人殘殺，就當谷麥的那樣被割盡，死一家一戶，不是個大不了的事，死起來，哼……馬隊、騎馬、步軍、勁弓、長箭，然後是骨朵、蒺藜、狼牙棒、馬刀……一圍圍住，幾十百個的，不是死在弓箭下，就得死在骨朵下，刀啊！棒啊的兇器下……」

「你關心他們？」

「我無法關心。」

「你去找關心他們的人。」

「我去找能把我變成關心這些叔伯兄弟、大嬸、大娘的人……」

「爲甚麼不跟我們走？」

「我怕這時間太長……他們受的苦也就因此而拖長！」

誰也沒有說話。但是，誰也感到激動，這是個十八九歲的孩子。不，這是個眞正的大英雄。願天上神靈保佑他，這個可愛的孩子。將來，別爲災難所壓倒！

第二天清晨，兩對母女走了，她們去找她們的目的，在另一邊，有一個花子，他望着這兩對母女，走向遠處，沒入樹林，他祝福她們！但是，他的心神又回到了關外的豐草長林了……那邊有血，不是一家一姓的血，那邊有淚，也不是一家一戶的淚，他們在哀號，在呻吟……

而他，卻想着解救他們——

可是，江湖風浪開始襲擊他，以後，有他的奔波了，有他的拚打了……

（全文完）

新派江湖查案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雪海血河

不辨事非囚少俠　欲誣人者反被誣

朔風怒號，把樹上的枯葉掃得乾乾淨淨。荒郊無人，大地只剩凌厲刺耳的北風。

山海關似乎不只爲了抵禦外族侵略而建，一出關，氣溫驟降，北風亦格外凜烈。

北風送來一陣陣轆轆的車聲，隔了好一陣子，方見到七八條漢子擁着一架馬車駛過來，一併駛過一座樹林。

漢子們勒馬停車，接着自車廂內取出一些厚木板及粗壯的樹枝，有人揮動斧頭、鋸子、鐵鎚，在車後動起工來。俄頃，便造了一個木籠子，又把馬車拆掉，把車輪裝在木籠子兩旁。這一看，才知道他們造的是一輛囚車。

車廂內被抱出一個披頭散發的男人，一個蓄着鬍子的中年漢喝道：「把這廝的長褲脫下！」

披髮漢子大概被封住了穴道，任人魚肉。不一刻，被脫剩一條內袴，然後放置在囚車內，腦袋露出車頂，身子則在車內。

一陣風吹來，其髮揚起，這才發現他面目清秀斯文，臉白無鬚，精明伶俐，似乎不像犯了重案的犯人。

中年漢解開其啞穴，道：「高迎龍，北風的滋味如何？你殺人時可曾想到有這一天？」

囚車內的漢子道：「宋繼祖，高某早已說過，高某根本未殺過杜英陵，你要怎地才相信？」

宋繼祖旁邊一個年紀較輕的漢子罵道：「臭小子，你眞是死到臨頭還不知天高地厚，杜老爺子的名號，是你能直呼的麼？」

高迎龍輕哼一聲：「人各有志，你們將他視若神明，別人未必，他長得如何，高某還不知道呢！」

宋繼祖道：「小呂，不必跟他廢話，到了杜老爺子墓前將他剖心拜祭之，也報答了老爺子生前對咱們之厚愛，起程！」

漢子重新上馬，囚車亦由馬兒拉着，刀鋒般凌厲之北風，吹打在皮肉上，饒得高迎龍一身武功，也忍不住打了個寒噤，隨着路程之距離，他顫抖之程度亦有差異，到了天色向晚時，他身子雖被封住穴，但仍像篩米般抖個不停。

另一位高瘦漢子叫朱柏的低聲道：「老大，再下去他怕熬不到地頭。」

宋繼祖抬頭看了一下天色，道：「找個背風的地方過夜！」

找了兩頓飯工夫，方找到一個山包，車馬便停在背風那一方，漢子們下馬之後，都忙碌起來。片刻間，便砍了好些乾柴，搬來許多石頭。石頭除了疊成灶之外，又砌了一道齊眉高之護風牆。

乾柴燒了之後，衆人逐漸覺得暖和，高迎龍因爲痲穴受制，氣血流通較慢，是以嘴唇還是青紫色，不過身子已不再發抖。

朱柏等人取出臘肉饅頭來，在火上燒熱，然後大吃起來。宋繼祖坐在一塊石頭上，望着籠子裡的高迎龍。他希望高迎龍向自己乞討食物，但他失望了，高迎龍坐在籠子裡，似老僧入定。

朱柏低聲道：「老大，此去老爺子墳上，尚有好幾天，天氣又如此冷，他熬不了的。」

宋繼祖瞪了他一眼：「你這般關心他？」

宋繼祖脾氣剛烈，朱柏知之甚詳，聞言急忙道：「老大你誤會了，小弟是怕他熬不到地界。」

宋繼祖不耐煩地揮揮手道：「好啦，你丟一點給他吃吧！」朱柏拿着一塊臘肉走過去，他先封住高迎龍手脚之痲穴，再解開其後腰痲穴，然後餵他。

高迎龍也不客氣，一口氣把臘肉吃掉，再吃了兩個饅頭，喝了半壺水，然後道：「喂，高某要大解！」

宋繼祖哈哈笑道：「就拉在褲子裡吧！把囚車推開，別薰着老子。」

「大小便拉在袴襠裡，明天在路上難道就不會薰着你？」

「你別打主意了，老子費了那麼大的氣力才逮住了你，豈會輕易放你走。」

高迎龍哈哈笑道：「誰要你放我走？我雙手痲穴被制，就算有心要逃跑，也快不過良駒，何況你們有七八個人。」

「好吧，朱柏你負責看住他。」

朱柏嘀咕幾句，放了高迎龍出來，帶着兩個兄弟，帶着硬弓長箭，送高迎龍到一箭之地處解決。

出乎宋繼祖意料，高迎龍毫無逃跑之念，解決之後便自己洒開大步走過去，而且一屁股坐在宋繼祖旁邊，道：「我有幾句話問你，希望你實話實說。」

朱柏急道：「快鑽進車內，否則莫怪咱們兄弟不客氣！」

高迎龍冷哼一聲：「你緊張什麼？我若要逃跑，還回來作甚？」朱柏一想有理，這才閉上嘴。

宋繼祖却怒道：「如今老子是囚犯還是你？你竟有膽問老子？哈哈，眞是笑話！」

高迎龍沉聲道：「高某只想尋出眞相，請你告知我杜英陵是如何被人殺死的？又是幾時死的？」

宋繼祖怒道：「不許你直呼其名！」

高迎龍居然毫不屈服，冷冷地道：「你們受其恩惠，稱其老爺子，高某不反對，但他一向在關外活動，高某從未出關，素未謀面，甚至少聞人提及他，何況此次他害我吃盡苦頭，高某有道理學你們一樣麼？」

宋繼祖臉色一變，道：「你不怕死？」

「我當然怕死，你跟我有仇？你要殺我乃因杜英陵之死，懷疑是我幹的而已。」

「不是懷疑，是事實，天下除了你之外，還有誰是使蛇劍的？」

宋繼祖叫手下把高迎龍之蛇劍取來，只見那劍與一般長劍相差無幾，但劍身却作蛇形狀，兩邊鋒利，蛇首吐信，長出兩根三寸長之尖端，通體晶亮，一望便知不是凡品。

「有人看見高某下手？」

「是諸葛嚴判定老爺子死於蛇劍之下的，數十年來，除了你們『小龍門』的弟子之外，無人使此兵器，而咱們也查過，貴門傳到令師祖這一代，代代單傳。」

高迎龍聳然動容，問道：「有關外神捕之稱的諸葛嚴判斷的？」

「不錯，正是他，他破案無數，他判斷的誰人敢存疑？」宋繼祖哈哈笑道：「是故，你不必再存僥倖之心，老子不會聽你花言巧語，進囚車吧！這把劍跟『小龍門』會隨你之死而湮沒，你死不足惜，只可惜杜老爺子那樣的人，死在你這種邪魔之手。」

高迎龍喝道：「且慢！你還未告訴我，杜英陵之死期。」

「他被你殺死那天，是八月十五，中秋節前。」

高迎龍哈哈笑道：「中秋節，高某正在杭州天香樓，醉得一塌糊塗，相隔千里，高某再厲害也無法分身。」

朱柏道：「誰相信你的鬼話？」

高迎龍道：「我有人証，而且一共有三個。」

「那三個人？」

「第一個是高迎祥，高某之堂兄；第二個是江遠程；第三個是楊遜。」高迎龍臉上的肌肉已有點鬆弛，假如杜英陵是八月十五被殺，要証明自己無事倒不困難，看來還有一線生機。「這三個人在江南都小有名氣，你們要找到他並不困難。」

不料朱柏的話更令他手足冰冷。「那三個人是你之助手，換而言之是從犯，咱們早已查過，他們三個都被人殺死了，凶器也都是蛇劍。」

宋繼祖怒喝一聲，道：「高迎龍，你還有何話好說？」

朱柏接道：「咱們與你無仇，何必迢迢千里將你自鄭州帶來此苦寒之地？若不是調查過，誰肯做這種傻事？」

高瘦漢子叫鐵世雄也道：「看不出你外表斯文，但手段却如此狠毒，連自己的朋友也一併殺了。」

高迎龍呆了半晌方道：「寃枉，我與杜英陵無仇無怨，爲何要殺他？」

「杜老爺子死後，家裡發現少了不少古董字畫，都是價值連城。」

高迎龍再問：「杜老爺子被殺，難道沒有目擊者？他家裡的人全死了？」

「在家內的人，一共七十九口，全被人殺死了。」宋繼祖怒道：「你眞是滅絕人性啊！要錢而已，何必傷了這許多條性命？」

高迎龍像洩氣的皮球般軟癱在地上，這一次眞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半晌才再問道：「高迎祥三人之死，是確實的？他們何時被殺？」

朱柏道：「咱們爲了捉你，又知他們三個是你之朋友，因此先向他們下手調查，不料其家人都說被你殺死了，又知你去鄭州，故咱們才日夜趕去鄭州。」

「如此說來，屍體你們都無見過？」

「但他們妻子親口所說，難道有假？她們與你有仇？」

高迎龍只覺此案十分複雜，牽涉又廣，却不知自己得罪了何人，被人使此手段陷害。宋繼祖着人替他披上外衣，仍封了痲穴，將之拋進囚車。

灶火未熄，宋繼祖等人之鼻鼾聲此起彼落，但高迎龍却一夜未曾合過眼，他死不足惜，却不願意背着這個罪名被戮。

「小龍門」名稱有點怪，其實民間稱蛇，很多時以小龍稱之，「小龍門」顧名思義，使的武功跟蛇有關係，故以小龍名之。

這是武林一個小門派，最鼎盛時，師祖孫三代，也不過十個人，但因爲該門行事但憑好惡，是故黑白兩道均得罪之。當時曾弄得滿城風雨，結果被人在酒中下毒。除了徒孫章炳義因患痢疾，不思飲食而僥倖逃過大難外，餘者全部死絕。

自此之後，章炳義隱名換姓，匿入深山裡苦練武功，可惜，他逃得匆促，沒有取到師門練功秘笈，更由於他入門時間不長，有許多絕技尚未學到手，窮其一生，亦沒法恢復師門武功。

他日夕與蛇爲伍，希望從中得到啓示，雖然頗有成就，但仍沒法達到前人之境界。至四十五歲他才收一個徒弟：諸萬廷。諸萬廷一邊學藝，一邊協助師父練功，待他登堂入室，章炳義已因勞心勞力，過早逝世。

諸萬廷天資勝過乃師，窮十年之功，已靑出於藍。他吸取師門幾遭滅門之教訓，開始提練蛇毒，並花了不少心血研究之，終有所成。

諸萬廷四十歲那年才收了一位孤兒爲徒，此人便是高迎龍。高迎龍三歲失怙，被諸萬廷帶上山去，十五年之後，文武成材。

也許老天爺有眼，不讓「小龍門」從此絕跡，高迎龍之資質又勝過乃師，使諸萬廷欣慰不已。

高迎龍十八歲之後，他便遣他下山闖蕩江湖，又秘密收了一位徒弟，也是孤兒，叫做葉明正。

高迎龍起初一年回師門一次，後來便兩年一次，前年上山時，除了火候之外，其功力已不亞於乃師。而今年他才二十七歲，看來光復「小龍門」之希望，在其身上。

高迎龍在武林中，漸露頭角，尤其是年輕一輩，被視爲有數之高手，他吸收師門教訓，盡量不得罪人，以免爲師門惹禍，却料不到人算不如天算，這次應該是在無意之中得罪了人，故方被人誣害！

話說回頭，亦可能「小龍門」在武林中沒有朋友，故此也可能因此才吃虧，誰都敢借他來達成目的。

宋繼祖是河北天星堡堡主，朱柏等人都是其手下，多年前，天星堡因賠償了一筆錢給武林大豪南宮鴻，差一點破產，幸得杜英陵解囊相助，方渡過危機，因此堡內上下都視之如再生父母。

天星堡介乎武林幫派及村莊之間的性質，據說，他們祖先昔年相繼自膠東半島遷移到河北，因人生路不熟，恐被人欺侮，因此集中起來，建了這座天星堡，是以天星堡有十多個姓，與一般同宗族而聚居之莊堡不一樣。

天星堡有農地，也有生意，足可自足，而其歷任堡主，則由堡民推選，到宋繼祖這一位已是第五位了。

宋繼祖爲人倒頗爲正派，在江湖上之聲譽也不錯，此番爲了報恩報仇，方如此折磨高迎龍。

天色漸亮，但却下起鵝毛大雪來，天寒地凍，呵氣成冰。關外臘月天果然厲害，冷得那些漢子直打哆嗦。

朱柏道：「老大，趁早起程吧，否則積雪一多，車馬便不好走了。」

宋繼祖立即下令「拔營」起程。車馬在風雪迷濛中前進，不一刻背影已漸模糊。

天色灰濛濛，大地白皚皚，雪仍下個不停，人馬都有點吃不消。宋繼祖望向囚車，頭頂居然冒起絲絲白氣，只見高迎龍端坐在車內，他吃了一驚，暗自忖道：「想不到這惡魔年紀輕輕，便有此功力，幸虧今日落在我手中，否則日後還不

知有多少英雄好漢要損在其手中！」

走了一個上午，方走出十里路，衆人已饑寒交迫，紛紛出怨言：「老大，何必如此吃苦，乾脆就在這裡將那小子殺了吧！」

宋繼祖沉聲道：「杜老爺子待咱們恩重如山，我已立定主意，一定要將他帶到老爺子墳前活祭，你們不必多言！」

朱柏道：「老大，弟兄們實在不行了，前面有座小鎮……」

宋繼祖揮揮手道：「那就先進鎮歇一歇吧！」

不料一陣風吹來，把聲音吹散，朱柏大聲再問，宋繼祖只好拍馬上前，首先拐進小鎮，但聞背後響起一陣歡呼聲，一隊人馬全跟着進去。

鎮口豎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兩個字：「劍鎮」，白石紅字，十分醒目，宋繼祖長長嘆道：「想不到竟來到傅大師家鄉！」

朱柏大喜過望：「小弟正想找他打一柄趁手的好刀，這次可……」

宋繼祖笑道：「恐怕你還不知道，傅大師只鑄劍，不鑄其他兵器，因此此鎮方會改名爲劍鎮！倒是愚兄不會錯過機會！先找個地方歇脚再說！」

鎮中間有一家頗爲像樣的酒樓，車馬停在外面，店小二出迎，哈腰道：「客官，今日滿座了，請先進堂屋避避風寒。」

堂屋頗大，但已擠了不少人，看來也都是在等位子的。朱柏忍不住問道：「小二哥，你們這裡天天都這麼多客人？」

「這倒不是，今天有點特別。」小二壓低聲音道：「忽然來了一大批人，大概都要來找大師鑄劍的！」

「他們幾時來的？」

「只比客官們早到一步。」

朱柏連忙上樓溜了一圈，匆匆下來，低聲道：「樓上坐的竟是練家子，老大，您若要請傅大師鑄劍，趁如今先去吧！」

宋繼祖欣然，問了地址，便匆匆而去。

「劍鎮」原名留仙鎮，因出了個專鑄好劍的傅雪生，聲名大噪，後來外人均以劍鎮稱之，「留仙鎮」三字反而無人知道，久而久之，鎮上的人，也就索性將鎮名改名「劍鎮」。

傅雪生有個外號叫傅三爐，意即他同時可起三個爐，鑄三柄劍。鑄劍除了技術之外，還要有好鐵、好水，剛好鎮後有一口泉水，名「不絕泉」一年四季，泉水不絕。附近山上有一個鐵礦，品質上佳，該山都是傅家產業，因此別人縱有好技術，條件亦不如傅雪生。由於他可同時照顧三個火爐，條件好，技術高，正合了一句老話：又快又好，是故傅家便發了財。

傅雪生鑄劍發了大財，但並沒有放棄鑄劍而躲在家裡享福，因爲鑄劍不但是其事業，還是他生活的一部份，不但如此，他興趣比前更濃，日間鑄劍，晚上尚跟兒子共同研究，其鑄劍術雖然未必天下第一，但關外第一則毫無疑問。

傅家同時也是劍術名家，年輕時，傅雪生已學得一手好劍法，但自他迷上鑄劍術之後，武功反而荒廢了。

傅家在鎮上是最大的一戶，家人上下三代只有七口，但婢僕如雲，一共竟有五十多人。是故宋繼祖很容易便找到了那家大院。

大門緊閉，門外那對石獅子雕刻得栩栩如生，而且威武之至。這麼一座大院，放在小鎮上，實在有點不襯。宋繼祖抓起鐵環敲打。一打之下，大門緩緩溜後，原來竟沒有上門。

他略爲猶疑了一下，又呼喚了兩遍，不見有人回應，忖道：「莫非傅家的人全在內院吃飯，沒有聽到？」當下跨了進去。

入門是座大庭院，幾株臘梅在風雪中吐艷，雖然應景，但一入目，宋繼祖不知爲何竟覺得異常凄清。

自庭院望進大廳，空空如也，不見人影。宋繼祖心中詫異，忍不住上前察看。

大廳椅桌排得井井有條，毫無異狀。宋繼祖又呼道：「在下河北宋繼祖，特來拜見傅大師！」

裡面似隱隱然有迴音，宋繼祖暗道：「我連呼數遍，禮儀已周，諒他不會見怪！」想進內堂，回心一想：「萬一人家在內做些甚麼不准外人見着的事，我這進去不是……」

正想尋舊路出去，飯後再來。又一個念頭升上來：「飯後再來，恐怕求他鑄劍的人太多，回程時一定來不及取劍，要從河北再來此取劍，似乎不值……」奈何他慕名已久，求劍之心又切，最後還是忍不住進內堂。

這大院也不知有多少進落，過了大廳，後面又是一座小院子，依然種着臘梅，驟眼望去，滿天都是點點梅花，雪地上落英斑斑，天上地下相映成一幅動人之極的圖畫。

宋繼祖一踏上中院，鼻端突然聞到一股淡淡之血腥味，他心頭一沉，猛然回身。

只見三個中年漢子結伴進來，嘴角猶見油漬，似剛從鎮上酒樓吃飽出來。其中一個蓄長髯的道：「想不到老兄居然比咱們還早到，傅

大師吃飽了否？」

宋繼祖臉色有點難看，澀聲道：「不知道，宋某剛到，聽見諸位步履才回身！」

另一人道：「老大，你看他臉色便知他在說謊，快進去！」蓄長髯的那位已經如離弦之矢般自宋繼祖身邊射了進去。

宋繼祖拱拱手道：「在下尚未吃飯，待飯後再來。」

「且慢，咱們是山陰三義，小弟溫世玉，尚未請教高姓大名？」

「某乃河北天星堡宋繼祖。山陰三義大名，宋某聞名已久，不虞在此相見，實乃有幸！」

「宋堡主大名，賤兄弟也聽過，不過……」溫世玉乾咳一聲，再問：「宋堡主眞的還未見過傅大師？」

「自無相瞞之理，爲何不信？」

溫世玉又乾咳一聲：「午飯前咱們來時，有人應門說傅大師正在吃飯，暫不見客，叫咱們飯後再來！」

他話未說畢，已聞那老大的聲音傳來：「老二老三，扣住那斯，不得讓其離開！」

話音一落，只見他氣急敗壞地飛回來，瞪住宋繼祖喝道：「好狠的手段，爲了那塊『烏金』，你居然把傅雪生一家大小全殺死了！」

宋繼祖吃了一驚，呆了一呆方道：「閣下血口噴人，誰殺死傅大師？」

溫世玉左手一伸。「識相的便把那塊『烏金』交出來，否則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宋繼祖怒極反笑：「笑話，宋某連『烏金』是甚麼東西也不知道，何來此物給你？」

老大叫駱英豪，聞言陰惻惻地笑道：「姓宋的，你別反穿羊襖了，不是爲了『烏金』你來此處凑甚麼熱鬧？」

「宋某是押一名兇手去拜祭杜英陵杜老爺子，無意中經過此處，才想請傅大師鑄一把劍，並不知他有甚麼『烏金』，此物到底是甚麼寶貝？」

「那是銅鐵之精英，以此物鑄成劍之後，其利無比，吹毛必斷，若非如此，鎮上爲何全是武林的人？」

宋繼祖暗叫一聲難怪，嘴上道：「宋某對天發誓，不但未殺傅大師，甚至不知『烏金』是何物！」

「口說無憑，你是第一個到此處的，兇手不是你是誰？」

忽然一陣雜沓之聲傳來，原來在鎮上吃飯的人已紛紛趕來，一眼望去，約有四五十個之多。溫世玉高聲道：「這斷殺死了傅大師，取走了『烏金』！」

宋繼祖氣急敗壞地道：「你豈可含血噴人？宋某根本不曾去過內堂，只有你們老大去過！」

羣豪之中，一個老頭排衆而出，道：「老夫梅三月，如今你們公說有公理，婆說婆有理，一時難以判斷，這樣吧，四位先到，先讓咱們查一查，搜一搜，如何？」

其他人齊聲叫好，駱英豪道：「咱們三個是山陰三義，平日行事處世如何，料諸位都有公論……」

梅三月截口道：「山陰三義平日行事光明正大，此點老夫也久有所聞，不過如今事值非常，便一視同仁！」

梅三月在潼關之西秦川一帶名氣極響，武功與聲望幾乎可與華山掌門頡頏，駱英豪不敢吭氣。其實那烏金十分之沉重，放在身上，一眼便能望穿，是以根本查不出甚麼來。

宋繼祖道：「如今可證明宋某是清白的了麼？」

梅三月小眼睛一翻，道：「身上不帶烏金不等於不是兇手，不是偸盜者！也許你另有同伴接應，暗渡陳倉，豈可輕易放你？」

宋繼祖脾氣本就剛烈，聞言一時忘了危險，怒道：「如此你待怎地？」

梅三月轉頭望其他人，道：「老夫建議先扣下他，不知諸位有何異議？」

衆皆曰理應如此，宋繼祖怒極反笑：「姓梅的，你雖然德高望重，但也不能憑你一人便決人生死！」

梅三月毫不爲意道：「你說得有理，憑老夫一人當然不能如此，但如今是全憑武林同道異口同聲贊成，宋堡主當然不會做出犯衆怒的傻事來！」

宋繼祖指着駱英豪三人，問道：「爲何他們三人便不用被扣？」

梅三月不慌不忙地道：「一來他們三人不會跑掉，二來他們聲譽一向很好，咱們信得過他……」

他背後一個矮瘦的漢子叫鍾叫天的道：「而且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咱們都看着他們三個離開的，片刻之間如何殺得了數十個人？」

宋繼祖道：「宋某也是剛到！」

鍾叫天輕咳道：「可惜無人看到你幾時來。」

宋繼祖道：「宋某有人證，他們現在八仙酒樓，他們知道我幾時離開的！」

忽然有人道：「我去把人找來！」轉身向外跑去。宋繼祖看背影，認得是自己手下呂盤，便稍稍放心。

＊　＊　＊

宋繼祖去後不久，酒樓便有位子了，朱柏點了十來個菜，但菜都

涼了，還不見宋繼祖回來，他是天星堡之總管，辦事比較細心，便派呂盤及鐵世雄去傅家查探。

高迎龍道：「他是你們老大，你們要等他，我却不必，可否讓高某先塡飽肚子？」天星堡的人都罵了起來，不料朱柏反而令一個叫蔣和的手下先餵他。

高迎龍剛吃了一碗飯，鐵世雄便回來報告了。衆人臉色大變。高迎龍哈哈笑道：「剃人眼眉者，人亦剃之！」

朱柏怒而問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高迎龍道：「他剛冤枉了高某，如今也讓他嚐嚐被人冤枉的滋味，老天爺實在公平！」

蔣和道：「總管，先殺了這斷吧！我實在受不了他的氣！」

高迎龍冷冷地道：「說得是，殺了我，你以後便不用再餵我吃飯拉矢了！不過，我死了之後，宋繼祖也活不成了！」

朱柏心頭一跳，問道：「你這話是說，你可洗脫咱們老大之冤情？」

高迎龍不答反問：「若高某做得到，我會得到甚麼好處？」

朱柏未答，蔣和已快口道：「你娘的有這一本事，我立即放你回去！」

「那又不必，我揚長而去，你們始終還是懷疑高某是兇手！」

朱柏有點糊塗。「閣下到底想怎地？」

「給高某一段時間，讓我調查眞相，屆時自會給你們一個交代！」

恰在此時，呂盤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來，「快去……遲了老大可能就……」

朱柏咬牙道：「好，朱某答應你，放了他！」

「不急！你能作主？萬一屆時宋繼祖不答應，高某不是做了賠本生意？」

朱柏道：「你放心，老大不是那種人，何況他一向聽朱某之意見，萬一他不答應，朱某便陪你死！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若有返悔，五雷轟頂！」

呂盤又要開囚車，却讓高迎龍喝住，「不要開，解開在下痲穴，就這樣揪着走，快！遲了，不要怪我，呂盤，你先去報訊！」

＊　＊　＊

天星堡的人趕到傅家時，宋繼祖已被五花大綁，而大多數的人都到內堂去了，他一見朱柏等人到達便呼道：「我也有人證，他們可以證明宋某來此只比山陰三義早一步！」

朱柏高聲道：「不錯，咱們堡主剛離開咱們一陣子，人不可能是他殺的！」

鍾叫天冷冷地問道：「你們都是天星堡的人？你們能證明他比山陰三義早到一步？」

朱柏毫不思索地道：「不錯！」

鍾叫天哈哈笑道：「請問，你們可知山陰三義幾時來此的？」朱柏不由啞然，鍾叫天又道：「彼此都是天星堡的人，如何能作證明？協從犯者能證明主謀犯無罪，天下不是大亂了？」

＊　＊　＊

宋繼祖大怒：「姓鍾的，你這是故意找碴子，還是要陷害宋某？」

「鍾某以事論事而已，鍾某與天星堡素無爪葛，爲何要陷害你？說出去也無人相信！」

朱柏以眼色示之高迎龍，高迎龍問道：「山陰三義何在？」

駱英豪問道：「你是甚麼人？爲何在籠子裡？你有甚麼冤枉跟我說？」

高迎龍轉頭對鍾叫天道：「在下可證明宋堡主剛離開八仙酒樓不久，他們三人便也下樓出店去了，當時不知他們三個去那裡，如今才知道原來他們來此殺人！」

溫世玉罵道：「放你娘的屁！你這死囚含血噴人？你說咱們殺人，是你親眼所見？」

高迎龍不慌不忙地道：「如果人不是你殺的，爲何這般緊張？在下是宋繼祖之仇家，今日肯作證乃因爲了一個理字，我沒有袒護宋繼祖之理！適才你問得好，你們說人是宋繼祖殺的，請問有誰親眼目擊？沒有人證物證，却一味要指證是宋繼祖所爲，難免令人懷疑人是你們殺的！最底限度也有協助之疑！協疑犯一向都會爲主謀犯辯護。」

朱柏等人暗暗叫好。鍾叫天冷笑一聲：「就憑你一個人，便可指證咱們這些人不是主犯便是疑犯？」

高迎龍道：「請恕高某眼拙，不識尊駕！」

鍾叫天傲然道：「老夫鍾叫天，尚有個外號『河西雄獅』！」

「哎唷，原來咱們江南說的『哮天犬』便是前輩，失敬失敬！」

天星堡上下一聽他把「河西雄獅」稱爲「哮天犬」都忍不住笑起來，連其他人亦笑得小便不禁。鍾叫天勃然大怒，却知道遇到了「勁敵」，抑住怒火，陰惻惻地道：「老夫是獅是犬，不是由你所定！」

「這個道理晚輩知之甚詳，我再問一句：傅家數十人，就憑宋繼祖一人，便能殺得乾乾淨淨？他若有此本領，何不當時順便把山陰三義也殺了？殺五十個人也是殺，多殺三個也是殺，一不做二不休，人之常理，難道前輩連如此顯淺的道理也不明白？」

鍾叫天一張老臉漲得如同柿子般，胸膛不斷起伏着，高迎龍看也不看他一眼，續道：「死者傷勢如何？是否爲同一兵刃所殺？死在何時，爲何你們不去研究一下，若單憑推論，天星堡的人反而懷疑人是你們殺的！」

「胡說，咱們來時人已死了！」

「那是指吃了午飯之後，說不定你們在吃飯之前先來殺人，然後再嫁禍給宋繼祖，憑你們的人手，要殺毀傅雪生一家，眞是易如反掌！如果大家都是爲了調查眞相，擒拿眞兇，就應該先放了人，再慢慢調查研究！」高迎龍笑嘻嘻地道：「不知晚輩說得有理否？」

鍾叫天向以詞鋒犀利見稱，此刻却相形見拙。

朱柏道：「他不作聲便是答應了，只是臉上掛不住，不肯親口答應而已！」

忽然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來，道：「人不是宋繼祖殺的，咱們誤信山陰三義謠言，快放人！」話剛說畢，一個精明的老頭已走了過來，可不正是梅三月。

梅三月見到囚籠內的高迎龍，微微一怔，問道：「此斷是何人？」

「在下江南高迎龍，末學後進，無名小卒。閣下必是大名鼎鼎的梅三月梅老前輩了！」

朱柏等人一聽他這幾句話，早上前替宋繼祖鬆綁了。

高迎龍道：「宋堡主可否放在下出來？待我去看看案發現場。」宋繼祖對他眞是又羞又愧又是感謝，但他是條拿得起放得下的漢子，大踏步過來，親自替他打開囚車。

只聽鍾叫天道：「梅兄憑何認爲兇手不是宋繼祖？難道跟山陰三義有關？」

梅三月搖搖頭，道：「他們都不是兇手，死者全部被人以蛇形劍殺死！」

這刹那間，高迎龍的血液幾乎凝固，天星堡的人則心頭狂跳，忽然有人叫道：「在下記起了，這高迎龍好像是『小龍門』的弟子！」

五十年來，武林中只有「小龍門」弟子使用蛇形兵器，是以梅三月及鍾叫天先同時走了過去！

高迎龍硬着頭皮道：「不錯，在下是小龍門第十代弟子，使得也是蛇形劍，不過在下作階下囚已經近月，如何能來此行兇？」

鍾叫天嘿嘿冷笑道：「這可就難說了！說不定這本是你們小龍門跟天星堡串演的一齣好戲！諸位，不要放走他們！」

宋繼祖高聲道：「諸位同道，宋某可以以性命擔保，高迎龍的確被咱們逮住，至今已二十多天，一出關外，便一直被囚在籠子裡，他如何出來行兇？」

鍾叫天道：「適才他爲你辯護，如今你替他辯護，眞是兄弟情深呀！宋堡主，你嫌疑未清，還能作證？」

宋繼祖怒道：「姓鍾的，宋某今日總算認識你了，枉你向有好聲譽，稱讚你嫉惡如仇，原來都是含血噴人，冤枉好人，來爲自己臉上貼金！」

朱柏接道：「適才梅前輩已證明兇手不是宋堡主，因爲兇器是蛇形劍，誰都知道宋堡主一向使長劍！」

鍾叫天臉色不變。「高迎龍的隨身兵器在何處？」他伸手指一指蔣和背後那隻盒子，「一定在裡面！眞是妙計啊妙計，高明啊高明，你們表面上逮住高迎龍，再以其兵器殺人，然後互相指證對方不是兇手，可惜這奸計瞞不過老夫的眼睛！」

梅三月道：「先把盒子打開，讓諸位看看！」

宋繼祖看了高迎龍一眼，目光充滿歉疚。他輕輕一嘆：「不必了，裡面的確是高迎龍的兵器蛇形劍，宋某懷疑杜英陵一家被殺，是他所爲，故此逮了他，帶上兵器，準備將他帶到杜老爺子墓前，以其劍剖其心活祭的！不過，傅家的案與他及天星堡絕對無關！」

梅三月道：「除了你們這干人之外，是否有其他人證？若拿不出來，如何能服衆？」

宋繼祖長嘆道：「沒有了！不過，這裡面可能牽涉到一項武林大陰謀，否則……」

他話未說畢，鍾叫天已道：「這項陰謀便是你們聯手殺傅大師一家，盜走烏金！」

朱柏道：「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高迎龍哈哈笑道：「不必多言，這干人爲了出名，爲了製造好聲譽，爲了提高自己在武林的地位，他們不會聽信咱們的。」

梅三月沉聲道：「徒逞口舌之利又有何用，老夫絕非你們所說之人，今再問你一句：你們有沒有人證？」

高迎龍問道：「你們要甚麼人證？」

「只要有一個身份令人信服的人，能證明你們不在場，咱們便放過你們！」

「若是沒有，諸位意欲何爲？」

梅三月沉聲道：「那就怪不得老夫了，說不定老夫今日便要爲武林討回公道爲傅家雪仇！」他手一揮，羣豪立即抽出武器來。

大廳內，一時間已劍拔弩

張。「老夫再給你們一個機會，有沒有人證可證明你們的淸白？」

此刻高迎龍也說不出來，忽然裡面傳來一個深沉的聲音：「不知某夠不夠資格？」

他人未至，但單憑那聲音，已教人產生莫大之信服，奇怪的是其聲音聽在高迎龍的耳內，却覺得其聲充滿了寂寞和無奈。

暗裡傳來一個不徐不疾的步履聲，半晌已見到一個中等身材，滿臉于思，年在四十開外的漢子走出來，宋繼祖一見便歡呼一聲：「諸葛神捕！」

來人簡單地道：「正是諸葛嚴！」

諸葛嚴三字，如在羣豪心湖中投下一塊巨石般引起了雄大之震盪。梅三月臉色微變，問道：「不知神捕如何証明他們是淸白的？」

「諸葛某尾隨他們背後三天了，剛才悄悄到內堂看了一下，憑某多年斷案查案之經驗判斷，這干人已被殺了超過兩個時辰，那時他們尚未進鎭！」

駱英豪道：「但一個多時辰前，駱某等人來拍門，尚有人應門，說大師在午飯，這個……」

諸葛嚴冷冷地道：「你以前來過傳家？認識傳家的人？」他見駱英豪搖搖頭接道：「凶手殺人之後正在搜查寶物，不願打草驚蛇，冒充門公謂他們在午飯，你能分辨眞僞？」

駱英豪登時語塞，諸葛嚴續道：「以兵器來判定誰是凶手就更加可笑了，假如傅雪生一家是被長槍所刺殺，難道諸葛某便懷疑是你梅三月所幹的？像傅雪生只替人鑄劍，梅大俠是使長槍，不知何事來此？」

梅三月微窘，半晌方道：「老夫是路過，順道來湊湊熱鬧罷了。」

「想不到大俠已過耳順之年，還有這個雅興！」諸葛嚴臉上沒有半點表情，「案發現場諸位大部分都已看過了，幾乎所有人都死在食桌旁邊，就算來人武功如何之高，只要他殺了兩三個人，其他人也都跑掉了……」

鍾叫天截口反駁：「若凶手有三四十個人，情況又如何？」

「有這麼多人，難道諸位一早便在鎭上，居然不會發覺？即使凶手有五個之多，一人殺十人，其他人還是會跑開！」諸葛嚴目光在羣豪臉上掃過，然後緩緩地道：「此種情況，只有一種可能：有人在食物中下了劇烈之迷藥！」

這個推論合情合理，羣豪無話反駁，只聽諸葛嚴又道：「人既然已失去了知覺，凶手要用什麼兵器殺人，還不容易？高迎龍何德何能可阻止別人打造幾柄蛇形劍？」

鍾叫天突然恨恨地冒出一句話來：「凶手這樣做有何作用？」

「作用可能有兩個：一是轉移視線，使自己逍遙法外；二是與小龍門門主高迎龍有仇，栽贓嫁禍！」

鍾叫天乾咳一聲：「咱們全憑你一席辯詞，難分眞假……」

他話還未說畢，諸葛嚴已道：「說得有理，故諸位都有嫌疑，請全部留在這裡。諸葛某已派人報了官府，名仵周九命，一個時辰之內便會抵達，他能証明諸葛某的許多看法。」

名仵周九命據說已死了幾次，又獲重生，對陰界之情況知之甚詳。他十六歲開始做仵工，今年六十多歲，協助各地捕頭、縣、州、府、巡案等大人破案無數，其人判斷死者情況之準，招牌比諸葛嚴還硬。以諸葛嚴再加周九命這兩塊金漆招牌，敢言無人可反駁。

剎那間，大廳內靜若深夜，只聞呼吸聲。

良久，梅三月方乾咳一聲：「有關神捕及名仵之判斷，吾等實不敢置疑，不過，咱們之嫌疑何在？」

「目前一切尚早，諸位不必太緊張，只是今日在廳內的人，形貌都已印入某之腦海內，即使你們離開，他日若有証據指出誰是凶手，某敢言天涯海角也可揪之出來。」

他說得很輕鬆，但聽在羣豪耳中，却如響了個焦雷。

鍾叫天乾咳道：「咱們反正無其他急事，便在此等候周九命也沒有關係。」

「如此甚好，某還要到現場去勘察一下。」

高迎龍道：「晚輩隨前輩學習，不知前輩肯否指教？」諸葛嚴只看了他一眼，便轉身進內，高迎龍大踏步跟在他後面。

宋繼祖叫道：「宋某幾乎因此而陷於萬劫不復之境，更該去看個仔細！」遂尾隨其後而進。

到了中庭，只見雪下得更大更密了，羣豪留在雪地上之履印，此刻幾乎已不能辨認，只餘一些淺淺之脚印。

高迎龍道：「這是前輩之足跡？看來凶手之脚印根本沒法尋找了！」

諸葛嚴輕哼一聲，展開輕功越庭而去。高迎龍及宋繼祖見他只在雪地上留下淺淺之脚印，相對駭然，關外神捕諸葛嚴，果然名不虛傳。

高迎龍輕吸一口氣，身子如柳葉般飄前，宋繼祖緊躡其後，到了二進，回頭一望，赫然發現自己之脚印比高迎龍還深，不由暗叫一聲僥倖！

二進仍有一座大廳，却擺放着四張大桌，廳上亂七八糟地躺着數十具屍體，一望便知是傅家之婢僕，飯廳地上嵌着一道道紅色的冰條，先是奇怪，繼而醒悟那是流出來的血水，因天氣太冷，被凝結成冰條。

諸葛嚴把廳內之蠟燭點亮，火光掩映下，地上紅光閃爍，更加觸目驚心，儘管宋繼祖和高迎龍在武林中闖盪不少年頭，見過不少死屍，然此時却有着心驚肉跳之感！

諸葛嚴只在飯廳內稍爲躭擱片刻，便一手提着蠟燭，一手捂着燭光，匆匆轉入左側的灶房裡去。高、宋二人緊隨。

灶房比一般的大戶顯得小了一點，四個女僕倒地，同樣中劍而死。高迎龍問道：「神捕看到飯廳內之死者，大部份死在食桌之旁，而斷定被人在酒菜中下了毒，請問還有沒有其他線索？」

「死者大部份姿態奇特，或攤開四肢，或蜷縮在桌脚，更有人撞破了頭，由此可知迷藥發作極快，當他們一感到有異，已倒地不醒。」

「如此說來，此四人可能是協從犯了，應是由她們在飯菜內下毒的！」高迎龍言畢，忽覺頭有點暈眩，他心頭一跳，一口氣把蠟燭吹熄，緊接着，轉身一拳擊在窗櫺上，嘩啦啦一陣響，窗櫺破碎，一股冷風吹了進來，令人精神一振！

與此同時，諸葛嚴及高迎龍同時退出灶房，在門口之宋繼祖甚是詫異，「兩位有何發現？」

高迎龍道：「迷藥置於蠟燭之內！」言畢立即盤膝運功；諸葛嚴則倚在牆上，臉上毫無表情，一對眸子閃閃發光，宋繼祖自覺有責，立即守在他倆身前。

將迷藥置於蠟燭之中，燃燒時產生作用，行凶者心思之巧，手段之狠，教人不寒而慄，說不定他還藏在傳府之內，天氣雖冷，宋繼祖却覺得手心冒汗。

申時未過，天色却似已屆酉時，灰灰沉沉之環境，似乎隱藏着無數殺機，他忽然想起，世事實在荒謬。首先他認定高迎龍是殺死杜英陵之凶手，繼而是高迎龍舌戰羣雄，救了自己，不料兩人又同時陷於險境，若非諸葛嚴及時出現，只怕天星堡一行人及高迎龍此時都已葬身雪海了。

世事之變幻無常，複雜，實非他一介武夫能想像得到。由傳家一案看來，杜英陵極可能不是死在高迎龍劍下。

他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差一點害死了高迎龍，假如先前忍不住殺了他，今日自己也須葬身於此了。想到此，宋繼祖忍不住看了高迎龍一眼。

一陣廻龍風吹來，落在庭院裡，忽地打了一個旋，把地上之積雪捲上半空。宋繼祖這才發現灶房之前有一道水溝，水溝裡凝結着一道紅色的冰槽，正應了一句：血流成河。

就在此刻，高迎龍自地上一躍而起，叫了聲：「好厲害的迷藥！」諸葛嚴也走了過來，忽然一個轉身，向內堂走去。

內堂只住着傅雪生一家七口，小飯廳內倒着老少七具屍體，死狀與中堂的一模一樣，宋繼祖嘆息道：「凶手眞是殘忍，杜老爺子一家大小死狀是否也如此？」

「是的，也怪諸葛某當時粗心，因趕着進關，沒有仔細檢查，是以錯失了許多有用的綫索。」

高迎龍問道：「這一次你看到了什麼？」

「凶手不會超過三個人！大膽說一句，應該是兩個人！」諸葛嚴反問：「你又看到了什麼？」

「晚輩看不到什麼，不過我却想到很多，凶手之中必有人認識傅家的下人，最低限度也十分了解，是故知道他們幾時去那裡買蠟燭。」高迎龍稍頓問道：「神捕是由傷口血跡凝結之情況來判斷凶手之人數？」

諸葛嚴以讚許之目光瞥了他一眼。「不錯，內堂一個，中堂一個，灶房一個，也許灶房那些人是內堂這名凶手做的！」

宋繼祖道：「依你這樣說，咱們一定能查出點眉目來，因爲鎭上買蠟燭的店子，不會太多。」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待此間的事一了，咱們就去！」高迎龍駭然望着諸葛嚴道：「神捕，在下有一問題請教您……」

諸葛嚴不作聲，只拿眼睛望着他，似在鼓勵他，「梅三月使用長槍，却來此『湊熱鬧』，你看他是不是值得調查一下？」

諸葛嚴只笑笑地道：「不知道！」一頓接道：「你有興趣也可以去查！不過武林中喜歡湊熱鬧的，多管閑事的人可不少！」

他話還未說畢，三人均隱隱約約聽到一陣喧嘩聲，高迎龍首先射了出去，他幾個起落射進了前堂大廳。

大廳之內，天星堡衆人一字橫開，揮動兵器，攔住「河西雄獅」鍾叫天。鍾叫天人又矮又瘦，但打起架來十分凶狠，悍不畏死，招招拚命，天星堡的人以衆凌寡，看來隨時會被其突圍。

高迎龍抓來木盒，左掌一拍，盒蓋打開，蛇形劍應聲跳起，他右手一抄，已緊握住，喝道：「退

開，讓高某來領教！」朱柏等人立即退開，奇怪的是梅三月等人只站在一旁觀戰，好像鍾叫天之勝負生死，與他完全沒有關係一般。

鍾叫天叫道：「你來得正好，省得老夫去找你！」他長劍瘋狂進攻，高迎龍進退自如，不爲所動，他姿勢極似蛇兒，但却毫無蛇兒之猥瑣、閃縮，相反十分瀟灑，與雄獅似的鍾叫天，相映成趣。

表面上看，鍾叫天佔了上風，但內中有數高手却看出，高迎龍稍高一籌，他在對方瘋狂之進攻之下，舉重若輕，蛇形劍尋隙抵縫，奇招迭出，往往將對方之攻勢遏住。

雙方鬥了六七十招，高迎龍已慢慢摸透鍾叫天之招式及變化，覷得眞切，縱身躍高，凌空挺腰，有如龍入九天，再一折騰，頭下脚上，向鍾叫天射去。

這一招勢不可擋，鍾叫天彎腰紮馬，準備迎擊，高迎龍蛇形劍劍尖破空之聲嘶嘶作響，威勢嚇人，眼看劍尖即將刺進鍾叫天胸膛，突見他垂臂一戳，劍尖刺在地上，大叫一聲，向後打了個沒頭觔斗。

羣豪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只見高迎龍緩緩轉過身來，劍身上附着兩根牛毛般大小的鋼針！他鐵青着臉道：「是誰幹的好事？」

奇怪的是鍾叫天之姿勢動作完全沒變，仍然沉腰紮馬，一動不動，諸葛嚴向他射了過去，落在他背後，只看了幾眼即道：「他後背中三根鋼針，全射在死穴上！」

話音剛落，大廳內啊啊之聲連响，接着是交頭接耳。諸葛嚴轉頭望去，鋒利如刃之目光在一張張臉上溜過，最後停在梅三月臉上。

梅三月神色不變，半晌方怪笑一聲：「神捕懷疑這是梅某幹的？梅某一向不使用暗器，這個武林中人人均知，不信者可派人來搜一搜。」

諸葛嚴道：「某家未發過一言，這都是你說的。」

宋繼祖大聲道：「爲了保全梅大俠之聲譽，宋某願意效犬馬之勞！」他邊說邊走過去。朱柏等人恐他有失，都跟着上去。

梅三月冷笑一聲：「你害怕甚麼？」高舉雙手續道：「若在老夫身上搜到一枝鋼針，梅某立即自刎謝罪！但若搜不到又如何？」

高迎龍哈哈笑道：「梅大俠自認爲清白，又要求別人搜身，因何臨時增加條件？這是欲反悔還是另有含意？」

梅三月氣得牙癢癢的，却再也不敢吭一聲，任由宋繼祖雙手在他身上搜查摸索，過了一陣，宋繼祖退後道：「他身上沒有暗器。」

高迎龍道：「我早就料到不可能搜到，他一口氣射出五枝鋼針，便是不欲留下半點線索，此人看似聰明，其實他却做了一件蠢事！」

梅三月問道：「其蠢在何處？老夫可否聆教？」

「他因爲要把身上所有之鋼針全射掉，無意之中，分出兩根來射高某！若非如此，高某必不知鍾叫天已着了道兒，那一劍一定刺進鍾叫天之胸膛，日後有甚麼變化，高某便成爲兇手，也會讓鍾家家人及徒弟追殺，這是借刀殺人之連環計！」高迎龍目望梅三月。「未知梅大俠認爲在下之言是否有理！」

梅三月臉色不變。「聽少俠一言，眞是勝讀十年書，兇手果然既聰明又愚蠢！」

他滴水不漏，這一次輪到高迎龍開口無言，只聽諸葛嚴問道：「此處是否有其親人？」

他連呼三遍無人答，梅三月道：「咱們都只是他朋友而已，其後事便由老夫負責。」

諸葛嚴道：「諸位可分批上前察看！」

就在此刻，一個白髮的瘦老頭推門進來，先舉起酒葫蘆往嘴裡灌了兩口。「好酒好酒，好冷好冷！」

諸葛嚴道：「你來得好快！」

「好朋友相召，老夫來遲了，快說，又有何事？」

（未完・一）

上文提要：「七狂幫」幫主金帥率領嵩氏四兄弟來到九玄洞找宋業邦挑釁，要報當年百刀師祖被殺之仇。嵩氏四兄弟學的乃是梅花派的「娃娃追魂令」，武功堪稱一絕，四兄弟素以殺人爲樂，武林高手死在其兄弟手下不計其數。九玄洞外雙方開戰，宋業邦處於被動危急形勢，突然間殺出了紫金神箭手，急挽狂瀾……

奪劍奇兵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黑底湖下有文章　叮噹鼓內藏名單

宋業邦笑道：「說得好，玉不琢不成器。」

霍天亮沉吟道：「雷勇刀自從得到雷霆譜之後，武功大進，但天下劍法最厲害的，據老夫看來，還是蜆蛺峯上的老猿人。」

宋業邦的臉色微微一變，道：「老猿人犀犂王這老怪物？」

霍天亮微微點頭道：「正是犀犂王這老怪物。」

宋業邦道：「難道你想把司徒英武拜在老猿人門下？」

霍天亮一笑，道：「老夫正有此意。」

宋業邦搖搖頭，道：「不好。」

霍天亮道：「有何不好？」

宋業邦道：「犀犂王是個怪道士，他的劍法固然天下無雙，而他的怪脾氣也是無人能及。」

霍天亮道：「這一點，老夫自有辦法對付。」

宋業邦仍然反對，道：「犀犂王是個邪派人物，司徒英武爲什麼要跟這老怪物練劍法？」

霍天亮輕輕一笑，道：「他以前確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怪物，但人總會有改變的時候。」

宋業邦道：「他還能改變成怎樣？」

霍天亮淡淡一笑，道：「他現在已看破紅塵，做了和尚。」

他怎樣也想不到，犀犂王居然會看破紅塵，做了和尚。

過了半晌，他才問道：「霍幫主何以知道這個老怪物出家爲僧？」

霍天亮輕輕一嘆，道：「那是爲了一個『情』字。」

宋業邦一呆，道：「這種老怪物居然也爲情而生煩惱？」

霍天亮道：「他雖然是脾氣暴躁，但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

宋業邦微一沉吟道：「聽說他與朱崖嶺的『千年艷姬』有一段糾纏不清的關係。」

霍天亮道：「『千年艷姬』死了。」

宋業邦一怔，道：「她怎會突然死了？」

司徒英武聽得暗暗好笑。

霍天亮亦不禁一笑道：「因爲她練的是邪門武功，自然壽命短促一些。」

宋業邦問道：「她是病死的？」

霍天亮道：「錯。」

宋業邦再問道：「她是練功時走火入魔而死？」

霍天亮道：「錯。」

宋業邦眉頭一揚道：「她是被人殺死的？」

霍天亮道：「對！」

停了不久，又道：「而且是被犀犂王殺死的。」

宋業邦身子一抖道：「怎麼會這樣的？」

霍天亮慢慢地道：「當年犀犂王和『千年艷姬』相好了一段時間，直至……」

宋業邦心急搶問：「直至怎樣？」

霍天亮連忙道：「直至一個名叫仇囚的道士出現。」

過了良久，才又接道：「那個仇囚道士，因爲想得到『千年艷姬』的萬毒譜，不斷向她勾引，不過『千年艷姬』不理睬他！」

霍天亮又接道：「有一天，當『千年艷姬』在房內的時候，那個仇囚突然闖進來，正當兩人糾纏之際，犀犂王入到房中，眼見這個場面，立即揮刀斬向仇囚。

「充滿怒火的犀犂王拔刀斬向仇囚，正當快要刺中的時候，仇囚把背後的『千年艷姬』捉住，而自己就閃身在『千年艷姬』後面。」

霍天亮再道：「白刃子入，紅刃子出。有人中了刀，但那是『千年艷姬』，犀犂王一生中就祇是犯這個錯誤，就把自己心愛的人殺了。」

「那個道士想逃走，但立刻給犀犂王用刀斬成肉醬。」

「自此之後，犀犂王就做了和尚。」

宋業邦道：「這倒有趣，老妖婆死了，老妖物就爲了她出家爲僧。」

一直未開口說話的何百爲突然搖頭道：「那一段淒酸的戀情，又有甚麼有趣之處？」

宋業邦瞪大眼睛，正想反駁幾句，霍天亮已經搖首道：「這件事情沒有值得爭論的必要，現在咱們唯一要研究的事，就是司徒英武應否拜犀犂王爲師，練習他的猿始劍法？」

司徒英武一陣苦笑，道：「猿始劍法只是名字便已夠古怪。」

霍天亮道：「猿始劍法這個名字雖然難聽一點，但據老夫所知，它的威力是舉世無雙的。」

宋業邦道：「犀犂王是個出名難纏的老怪物，又有誰敢把他帶到蜆蛺峯去？」

霍天亮道：「這個責任，自然是落在老夫身上。」

宋業邦道：「就算你願意帶他到蜆蛺峯，犀犂王未必會收錄司徒英武爲門下弟子。」

霍天亮道：「這一點大可以放心。」

宋業邦道：「難道你敢保證犀犂王一定會收錄他爲弟子？」

霍天亮道：「別人不能，但老夫能。」

宋業邦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霍天亮笑道：「你可知道犀犂王最大的嗜好是什麼？」

宋業邦道：「不知道！」

霍天亮淡淡一笑：「下棋。」

宋業邦抓了抓腮子。

「下棋和這件事情又有什麼關係？」

霍天亮道：「關係可大得很，三年前犀犂王與老夫下棋，訂明輸家一定要答應贏家的三個要求，結果他輸了，而老夫亦已用去其中兩個要求，還有最後一個，老夫就要他收錄司徒英武作爲入室弟子，同時還要保證他能練成猿始劍法。」

宋業邦聽得有點趣味，問道：「霍幫主曾要求過老猿人些什麼事？」

霍天亮道：「他輸了棋之後，老夫第一個要求，就是他永遠不能自殺。」

宋業邦揚眉一笑，道：「這個要求好得很，只可惜那時候『千年艷姬』可已死了！」

霍天亮道：「正是如此，若非『千年艷姬』已死，他的心情也不會如此之差，在棋局中每有失着，以致兵敗如山倒。」

宋業邦道：「你擔心他會爲那個『千年艷姬』而殉情？」

霍天亮道：「對！」

不久，又道：「當時他的情緒異常低落，但暴戾之氣比以前消失十之八九。」

宋業邦道：「還有第二個要求呢？」

霍天亮道：「老夫要求他以後別再吃人。」

宋業邦道：「他在壯年的時候，曾經吃過人，而且吃的都是武林高手。」

霍天亮淡淡地說道：「那已經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既已改邪歸正，而且更出家爲僧，這些事情也並無再作追究的必要。」

霍天亮說完，轉眼向司徒英武望去。

「你願不願意跟那個老猿人犀犂王，練習舉世無雙的猿始劍法？」

司徒英武沉默了一陣。

「這一點不成問題，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要找回奪劍。」

霍天亮笑一笑，點點頭。

司徒英武心中想着的，就是楊萍是否已把奪劍撈了上來？

* * *

奪劍在湖底。

當司徒英武、霍天亮等人來到這裏的時候，湖水很平靜。

湖上除了有五艘白色小船外，遠處還有一艘巨船。

這艘巨船也是白色的。

慘白色的船，在陽光下看來仍

然令人有着怪異的感覺。

霍天亮冷冷一笑，對司徒英武道：「這就是七狂幫的鬼把戲。」

司徒英武道：「看情形，七狂幫已和黃綠教展開了火併，否則這裏應是黃綠教的禁地。」

霍天亮道：「不錯。」

司徒英武道：「從現在的情況看來，黃綠教顯然吃了一個大虧，七狂幫已完全霸佔了這地方。」

霍天亮道：「這個地方，風景十分不錯，但一向都不爲武林中人所注意。」

司徒英武道：「現在情況不同，因爲奪劍就在這一個湖的底下。」

霍天亮道：「你可知道黃綠教和七狂幫爲甚麼要爭奪這一把劍？」

司徒英武搖搖頭。

他的確不知道那是甚麼緣故。

雖然奪劍是一把好劍。

但它的重要性，似乎已遠離「寶劍」二字之上。

難道這一把劍有某種驚人的秘密存在，以致七狂幫和黃綠教爭奪不休？

霍天亮微微一笑，忽然道：「看情況，奪劍還未被撈起。」

司徒英武道：「奪劍沉在湖底，已有多日，世間上精於潛泳的人甚多，爲甚麼一直還未有人能夠把奪劍撈上來？」

霍天亮微一沉吟，道：「據老夫所知，這一個湖是比較特別的。」

司徒英武問道：「這湖究竟有甚麼特別之處？」

霍天亮道：「從表面上看來，湖水似乎很清澈，但在湖的深層，却水如墨汁，根本無法視物。」

司徒英武一怔。

霍天亮道：「如果不是這樣，你的奪劍早已經被人撈上來了。」

司徒英武嘆了氣。

霍天亮慢慢的說道：「你可知道這個湖的主人是誰？」

司徒英武道：「這一個湖居然有主人，在下一直以爲……」

霍天亮微笑道：「而且這個湖的主人，你是認識的！」

司徒英武道：「在下雖然年紀不算大，可是朋友却是滿天下。」

霍天亮悠然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司徒英武笑道：「這一個湖的主人，不會就是霍幫主吧？」

霍天亮微笑道：「這一個湖的主人，正是老夫！」

司徒英武大奇。

霍天亮笑道：「這個湖，本是南山武林大豪趙而漢師父在三十年前買下來的。」

司徒英武道：「他買下這個湖做甚麼？」

霍天亮道：「這一個湖原名黑底湖，湖水表面清澈，但湖底却黑漆如墨，他買下這一個湖，是爲了自己水葬之用。」

司徒英武更覺奇怪。

「他何以揀選這一個湖，作爲水葬之地？」

莫非這裏風水好，地靈人傑？

霍天亮搖頭說道：「這裏是否風水好，我暫時尚未知道。」

頓一下，又道：「你可曾聽聞過深黑水草這種植物的名字？」

司徒英武道：「據說這種深黑水草是含有劇毒的水草植物。」

霍天亮點點頭道：「不錯，深黑水草是劇毒植物，但那只是服下體內才會產生的現象，假如用它的汁液塗在死屍的身上，那麼屍體就可以保全多年而不會腐爛，甚至是永久保全。」

司徒英武道：「莫非黑底湖下有這種水草植物生長？」

霍天亮道：「是。」

「黑葉奇花，本就是這個湖的特產。」

司徒英武道：「他何以要水葬？」

霍天亮道：「他的妻子是自盡而死的。」

司徒英武道：「趙而漢的妻子何以自盡、自毀性命？」

霍天亮道：「妒忌！」

司徒英武道：「妒忌甚麼？」

霍天亮搖頭嘆了一口氣。

「趙而漢在江南認識一個名妓，消息傳到她耳裏，醋味大作，竟然就此投湖自盡。」

司徒英武問道：「趙而漢感到很難過麼？」

霍天亮道：「不錯，他聞訊之後，立刻飛馬趕到這裏，把妻子安葬在黑底湖中。」

司徒英武道：「他的妻子的屍體，曾塗上了深黑水草的汁液？」

霍天亮道：「不錯。」

司徒英武道：「自古多情空餘恨。」

霍天亮嘆聲道：「這句話，應該改一改。」

司徒英武道：「怎樣改法？」

霍天亮道：「應該改爲自古醋罈多惹恨。」

司徒英武道：「眞可怕！」

霍天亮道：「他的妻子若不是打翻了醋罈，又如何會出現這等人間悲劇？」

司徒英武道：「難道水葬之後，他們的屍體仍能保存多年而不變壞？」

霍天亮道：「這是一件無法解釋的奇事，據說用深黑水草汁液塗在身上的人，水葬比土葬更能保持屍體的完整。」

司徒英武道：「他們的屍體是否用銅棺沉在湖中？」

霍天亮搖搖頭道：「不是銅棺。」

「難道是石棺？」

霍天亮仍然搖頭。

「那是金棺！」

司徒英武說道：「兩副金棺，價值不菲。」

霍天亮道：「所以趙而漢臨終的時候，把這個湖賣給了老夫，就是要老夫派人看守這兩副金棺。」

語音甫頓，又道：「所以這一個黑底湖，早就是老夫的地方，只不過江湖中人鮮有人知而已。」

司徒英武目光大亮，道：「七狂幫與黃綠教在這裏展開火併，豈非早已在霍幫主的監視之中？」

雷天亮朗聲一笑，道：「當然啦！」

但他又眉頭一皺，道：「但老夫直到數日之前，才從你的口中，知道奪劍已掉在黑底湖裏，本幫的消息，看來還遠遠比不上七狂幫和丐幫的靈通。」

司徒英武道：「看情形，七狂幫的氣勢猶在黃綠教之上，居然把楊萍和正四這兩個厲害的高手趕跑。」

雷天亮道：「這只不過是初步的接觸，好戲還在後頭。」

* * *

天上正下着毛毛細雨，大地似是一片漆黑。

「百達城」的居民，大都已躲進被窩裡尋其好夢。

突然，空中有兩條黑影，恍如鬼魅般飄至。

當那兩條黑影來到「狄家堡」對面那片大草坪時，立刻雙雙飄身縱上那棵巨大如傘的松樹上。

那是兩個黑衣幪面人，他們蹲伏在枝椏上，向着「狄家堡」俯瞰窺視。

那個身軀比較高大的黑衣人，用手肘碰碰另一人，指着下面低聲道：「祝兄，你看，屋內一點燈光也沒有，靜悄悄的，正是我們下手的好機會……」

另一個黑衣人不待他說完，冷冷地接口道：「就是因爲靜寂得太過份，所以我有些懷疑。」

良久，繼續道：「以狄仇那種不義，强徵暴斂的卑劣行爲，附近百里內的居民，早已恨之入骨，他怎會連更夫也不用，而敢安枕無憂？」

高大的黑衣人低笑道：「祝兄，你太小心了，這是什麼天氣，即使有值夜的，也可能偷偷地匿藏打盹哩。」

話音甫頓，又道：「何況，今晚的天時對我們十分有利。」

那個被稱爲祝兄的黑衣人淡淡地說道：「話雖然是這麼說，不過，我仍然認爲對方已佈下陷阱。」

那個高大的黑衣人悻悻然答道：「時間迫切，江南幾百萬人民的生命就在我們手上，今晚再不下手，以後便沒有機會了，管他有沒有陷阱，就算是龍潭虎穴，我們也要闖一闖。」

沉默了片刻，姓祝的黑衣人點點頭道：「好吧，你聽我說，我由東面入屋搜索，你在這裏等候，如果聽聞屋內有打鬥聲傳出，你便立即在西面放火，火頭越大越好，聲東擊西，掩護我撤退，事後，仍在老地方會合，明白嗎？」

不等他的同伴答應，已縱身飄落「狄家堡」的圍牆上，幾個起落，他的身形已隱沒在夜色之中。

* * *

客廳一片漆黑，靜悄悄地一點聲響也沒有。

那個黑衣人很小心謹愼地搜索枱上、抽屜、古畫後面的牆壁、花瓶、檀香爐等。

倏地，四週燈火通明。

「嘿嘿！」

牆角傳來兩聲冷笑。

緊接着，四面出現十多個手持兵刃的壯漢，把那黑衣幪面人圍在核心。

一個年約四旬的錦衣人，手中長劍指着那黑衣幪面人，冷冷的笑道：「朋友，放下手中兵刃認命吧！」

黑衣人冷冷道：「賭徒既然押下注碼，也得待揭盅後才知勝負，那有就此罷手之理！」

錦衣人陰惻惻的瞟了他一眼，「說得對！」

驀然，劍光暴閃，錦衣人首先發動攻擊。

他手中長劍對準黑衣人的咽喉直刺過去。

來勢雖兇，但黑衣人却臨危不亂。

當劍鋒距離黑衣人咽喉約五六寸時，黑衣人一旋身，堪堪避過來勢，跟着長劍由腋底標出，一招「百步穿楊」，鋒利劍尖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戳錦衣人的右脅。

錦衣人避過來勢，手中劍並不停留，一招「蜻蜓點水」，向黑衣人腰眼刺去。

黑衣人颼一聲竄高丈餘，左手抓着正樑吊着琉璃燈的鐵枝，避過來勢。

他手中劍挽着一團劍光，一招「飛花亂閃」，祇聽「叮叮噹噹」一連串的脆響，十多件暗器紛紛墮落地上。

跟着一式「叢林獨木」，頭下脚上向錦衣人疾衝，手中長劍使一招「投石問路」，快如閃電的點向錦衣人心窩。

錦衣人升高六七尺，迎着他的來勢，右手長劍下垂，以「鐵橋硬馬」的招式，硬接他一劍。

兩劍相碰，祇聽「錚錚」聲脆響。

兩人雙雙倒縱數尺，屹然抱劍而立。

錦衣人甫一落地，隨即舉劍一揮，口中疾喝一聲：「一齊上！」

祇見十多件兵刃恍如排山倒海，齊向黑衣人方向進攻。

黑衣人並非弱者，他身軀一旋，手中劍使一招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的「狂風雷電」，祇聽到發出幾聲淒厲的呼號，已有數人倒地身亡。

錦衣人見狀大怒，一招「玉女飛星」，身劍合一，挾着閃電轟雷的氣勢，向黑衣人迎胸撞來。

黑衣人旋身避過來勢，跟着右腿踢向敵人手肘，配合着手中劍一招「左右分差」，劍鋒由胯下標出，直戳錦衣人右脅。

錦衣人用招太老，無法變式躲避，右脅被「噗！」聲刺個正着，鮮血如噴泉般射出。

一聲慘號，黑衣人跟着一脚把他蹬往牆邊。

「嘿嘿！好俊的身法。」

一聲怪笑過後，通往樓上的樓梯，這時，正站着一個鼠眼、鷹鼻、尖嘴的乾瘦老者，他頸下有一撮斑白山羊鬍子，身上穿着一襲湖水綠色的團龍緞長袍。

他露出猙獰的笑意，手中旱煙管指着黑衣人。

他冷冷道：「朋友，給我除下臉上的黑布。」

黑衣人頭也不回的冷冷答道：「哼！憑什麼？」

長袍老人舉起手中旱烟管，陰惻惻的說道：「就憑這個！」

「好狂的口氣！」

「不信嗎？」

「嗎」字剛出口，長袍老人已飄到黑衣人面前。

黑衣人屹立不動！

長袍老人疾喝一聲：「接招！」

旱烟管疾點黑衣人的「背門穴」。

黑衣人靜如處子，動若脫兔，一個旋腿側身，手中劍運勁「向木取火」，向上硬封旱烟管的凌厲攻勢，試探對方的功力！

「啪！」

兩人一合即分，黑衣人已被震退四五步！

那個長袍老者亦被震退兩步！

長袍老者一退即進，旱烟管快如電光般頻頻點向黑衣人的要穴。

黑衣人顯然處於下風，正當危急之際，突然響起「彭彭彭！」一連串凌亂的鑼聲。

有一堡丁慌慌張張的奔了進來，向長袍老者稟告道：「稟告莊主，西廂房舍大火，無法撲救。」

長袍老者由鼻孔哼了一聲，怒道：「飯桶！」

黑衣人在他微一分神之際，向他攻出幾招凌厲的劍法，把他迫退數步，然後虛晃一招，穿窗而逃。

* * *

在一處荒野的破廟內，兩個黑衣人已會合在一起！

原來，他們兩人都是廿餘歲的青年漢子。

那個比較大一兩歲的，他名叫祝仁，綽號「閃電劍」。

他是「湖南雙絕」之一「索命叟」遊速遨的愛徒！

另一個姓龍名耿，綽號「小霸王」，他是「鴻威鏢局」局主「神風腿」龍鴻威的兒子！

當年鴻威鏢局被百刀門毒殺百多條人命，這一天的慘況，永遠留在「小霸王」龍耿的腦海裏。

* * *

龍耿望着祝仁，急切的問道：「祝兄，東西取到手沒有？」

祝仁慚愧的搖搖頭，道：「沒有，那老賊的武功很厲害，若不是你及時放火，恐怕很難脫身哩！」

龍耿道：「你驚醒了狄老賊？」

祝仁淡淡地答道：「不，他們預早佈下陷阱。」

稍頓片刻，繼續說道：「不過，東西雖然取不到手，但殺了那個爲虎作倀，綽號『血狂』的黃總管黃文石，與幾個無惡不作的殺手，總算爲地方除去了幾個壞人。」

龍耿露出失望的神色，道：「替地方上除去幾個惡人，雖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東西取不到手，任令賊黨聲勢坐大，亦不是辦法，何況我們一旦空手回去的話，又怎有顏面向司徒兄交代？」

祝仁親切地拍拍龍耿的肩膊，安慰他道：「龍老弟又何必失望呢？我們可以捲土重來，再探『狄家堡』啊！」

龍耿神色一振，道：「再探『狄家堡』？」

祝仁微笑地點點頭！

龍耿疑惑地凝視着祝仁，道：「你剛才把『狄家堡』搞到天翻地覆，勉强僥倖逃走了出來，不用說，他們現在已經提高警惕，若再度潛回『狄家堡』，豈非送羊入虎口嗎？」

祝仁却滿有把握的道：「兵法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這是『攻心至上』的最佳戰略，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我們居然有膽會捲土重來，我就利用他們這個弱點。」

稍頓，繼續說道：「現在我們就起程，到達目的地後，你仍蹲伏在松樹上，伺機而動，準備接應，仍然由我一人入堡，可以減少目

標。」

兩人又將黑布幪在臉上，向「狄家堡」飛躍而去！

* * *

「狄家堡」這時已亂成一團，堡主狄仇有如野獸般咆哮個不停，指手劃脚不知在說些什麼。

祝仁伏在屋頂上，從天窗向下偷窺，見到衆人正在手忙脚亂地殮死療傷，又或者是忙碌地在洗擦地上的血漬。

約一頓飯時光後，各堡丁紛紛退出堡門外。

大廳中一片沉寂！

狄仇在大廳中，背負雙手來回踱步。

突然，他擧手揮退兩名年輕的侍婢，客廳的門戶重重地關閉着，並且把所有窗簾拉下！

他四面張望了一會，擧步行至一張長案旁，小心翼翼地伸手把放在供案上的鏡屏捧起，側放在八仙枱上，然後伸手在鏡屏背後拆了那塊套板，在空格內取出一卷紙張，放平鋪在八仙枱上！

伏在屋頂上的祝仁，一見狄仇取出一卷紙張，心頭禁不住一陣忐忑跳動，他運足目力往那紙張上窺視，但因距離太遠，祇能見到紙張上寫滿密痲痲的小字，可惜却無法看得清楚！

約盞茶時間，狄仇重新把那紙張捲好，依舊放回鏡屏後面的空格內，夾上套板，把鏡屏放回供案的原處。

之後，狄仇把客廳中的所有燈火熄滅，返回房內休息！

等了一刻，祝仁見廳中沒有燈火，便小心地拆了幾塊瓦片，了無聲息地飄落客廳，依樣葫蘆地把鏡屏背面那塊套板拆開，在空格內取出那卷紙張，無暇細看，匆匆揣入懷中，放好鏡屏，又由原處縱上屋頂。

他幾個起落，已由屋頂縱落圍牆，但當他踏脚在圍牆上時，堡院內外人聲鼎沸，齊聲大呼：「捉奸細呀！」

倏地，那棵巨大如傘的松樹上，暗器之風破耳，一連串的飛鏢以「寒星亂閃」的手法，向着那羣正在大叫大嚷的堡丁射來，隨着慘叫之聲，此起彼落，十多個堡丁已倒臥地上呻吟！

松樹上傳來一聲暴喝道：「祝兄快上！」

祝仁握着長劍，把握那一刹那的機會，輕身提氣，飛躍上松樹的枝椏。

這時「狄家堡」已亂成一片，鑼聲「彭彭」地响着，有十多個錦衣大漢由莊內衝出。

祝仁低聲道：「走！老地方見。」

他有如巨鵬，斜飄數丈，幾個起伏，身形已隱沒在崗巒起伏的夜色中。

龍耿藉着松樹的濃密嫩葉遮掩身形，他仍匿伏不走。

突然！奇怪的事情在他眼前出現，一個身上穿着一套殘舊短打衣服的貨郎，肩上背着一個專賣女子用品，頭繩、針、鈕、胭脂水粉的小木箱，從「狄家堡」內走出來。

更奇怪的是，這樣一個窮貨郎，居然勞動那個目空一切的狄堡主，如恭送貴賓般，親自送到莊院外。

龍耿在朦朧的夜色中，見到狄堡主把那個「叮咚鼓」很鄭重的交給那個窮貨郎手上，然後兩人不知說了些甚麼話，那個窮貨郎便揚長而去。

這一連串的怪事，眞是不可思議。

龍耿心念急轉，倏地低叱一聲：「不妙！上了那老匹夫的當。」

天，已漸漸露出魚肚白色，狄堡主已返回堡內。

龍耿見無人注意，始飄身下地，趕往破廟會晤祝仁。

* * *

祝仁在破廟內負手來回踱步，眉宇間隱露頹喪的神色。

他一見龍耿回來，便立即把他手中那卷紙張遞給龍耿，悻悻然道：「龍老弟你看，我一時大意，竟上了那老狐狸的當！」

龍耿望了他一眼，接過他手中那卷紙張，打開一看，祇見上面寫着：「廢紙一團，佇候閣下，勞而無功，愛莫能助。」

龍耿把那卷紙張怒擲地上，用脚踩了兩下。

之後，他執着祝仁的手，急急的道：「祝仁兄，快走！咱們邊走邊談。」

祝仁沒有多問，跟着他施展輕功，朝着那個貨郎走的路徑追去。

在路上，龍耿把他所見到的一切，對祝仁一一訴說。

這時，天色漸亮，雨勢已停止，他們追了約一頓飯時間，遠遠已見到那貨郎的身形，於是加快脚步，跑在貨郎的前頭，攔着他的去路。

貨郎臉色陡變，吶吶的道：「兩位兄台，何以攔……着小弟？」

祝仁微笑道：「不爲甚麼！在下祇想向你買些女人用的東西，送給一位姑娘而已！」

那貨郎道：「小弟正趕着往市集做生意，兄台還是找別人吧！」說罷，背着那個小貨箱，準備上道。

祝仁把手一攔，道：「喲喲！朋友，急甚麼？」

龍耿那雙精光熌熌的眸子，瞪

着那人，道：「做生意那裏都一樣，朋友！何必拒人千里之外呢？」

稍頓，繼續道：「識相的，還是做了我們這樁生意，然後再上市集吧！否則，哼……」

貨郎見無法拒絕，祇好將貨箱放在路旁，問道：「兩位究竟想買些甚麼？」

祝仁與龍耿兩人微微一笑，互相換一下眼色。

祝仁緩緩的指着貨郎手中的「叮咚鼓」，道：「我那位小姑娘最喜歡玩這種東西，我就買了它吧！」

那貨郎臉有難色，道：「這……東西是招徠顧客……的小玩意，怎……可以賣出去……」

龍耿瞪眼大聲道：「不賣也得賣！」

貨郎道：「兩位簡直强人所難，太不講理了！」

龍耿道：「有錢買得手指物，甚麼叫做不講理？」

貨郎那雙鼠眼朝着兩人一射，臉上裝着笑容道：「哦！我想起了一件東西，你那位小姑娘見了，一定喜歡！」

也不待兩人說話，便快速的把貨箱的蓋打開。

祝仁正想制止，可惜慢了一點。

他急忙把龍耿一撞，道：「快躺下！」

他已躺在地上滾開丈餘，並隨即拔劍。

但在這電光石火間，貨郎臉上已露着獰笑，插在貨箱內的手向外一揚，道：「這東西送給你那位小姑娘玩吧！」

祇見兩團黑黝黝的東西，向兩人原先站立之處飛去。

「轟轟！」

兩聲巨响，塵土飛揚！

這是江湖黑道人物，慣常使用的歹毒暗器——毒心雷。

這種暗器歹毒非常，觸物立即爆炸，燃燒。原是用硫磺與淬毒海沙製成，若被射在皮膚上，立即潰爛。

幸好祝仁與龍耿等，及時躺下滾離爆炸地點，才避過毒沙。

巨响過後，祝仁與龍耿雙雙騰身而起，持劍向貨郎撲上。

這時，貨郎手上的「叮咚鼓」已插在腰間，手中所持的是流星鎚。

貨郎的臉上，已換上一副猙獰兇狠的面孔，更咧開嘴唇嘿嘿冷笑道：「這東西相信你那位小姑娘一定喜歡。」

稍頓，繼續道：「這枚也送給你們玩吧！」

他手中的流星鎚已風聲呼呼地，向他們飛來。

祝仁向龍耿低聲道：「我引開他的流星鎚，你衝到他身旁搶他的『叮咚鼓』！」

龍耿點點頭。

於是，兩人反身撲上，展開一幕生死存亡戰。

別看那貨郎生得呆頭呆腦，他手底下的武功，並不含糊。

他原來並非別人，乃是武林上臭名遠播的邪門妖魔——「惡鼠」岳岩。

如果他手底下的功夫沒有相當實力，狄仇也不會把這個重大的任務放在他的肩上。

岳岩的流星鎚，挾着雷霆萬鈞的聲勢，向兩人呼嘯地攻至，只見在一丈之內，都給鎚影的威力籠罩着。

祝仁兩人無法迫近其身。

接戰三十招後，祝仁才想出破解的招式。

他發覺流星鎚最大的威力，是橫掃及遠射，假如敵人從天而降的話，它是無法抵擋的，這是它最大的弱點。

祝仁已想到一招致敵於死地的辦法，他一面佯作驚慌，頻頻後退，一面傳音向龍耿面授機宜。

當他退到路旁的巨樹前，岳岩的流星鎚剛巧發出一招「青蛇鑽洞」，準備把祝仁連人帶樹一齊的纏着。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祝仁已迅速的飄身縱上樹頂，流星鎚恰巧纏繞着那棵巨樹的樹身。

祝仁在樹上暴喝一聲，道：「龍老弟，留神！」

在電光石火間，他使出一招「龍沉大海」，頭下脚上的由樹上持劍直向岳岩頭頂撲下！

與此同時，龍耿也配合着祝仁的攻勢，在岳岩的流星鎚還未收回的一刹那間，右手一招「投石問路」，劍鋒直戳岳岩後心，左手順勢在岳岩腰間一撩，把他插在腰間的「叮咚鼓」搶到手中。

岳岩上下受敵，流星鎚又無法收回，形勢大大不妙！

倏地！祝仁大喝一聲，道：「朋友，認命吧！」

一聲凄厲的慘號，岳岩的天靈蓋及後心同時中了兩劍，他祇是搖晃了兩下，便蓬聲倒斃地上。

兩人聯手殲滅了爲禍江湖廿年的邪魔妖道——「惡鼠」岳岩後，龍耿把手中的「叮咚鼓」遞給祝仁，道：「祝仁兄，看看黑名單是否在此？」

祝仁從他手中接過「叮咚鼓」，用劍尖把鼓皮挑開，裏面果然有一張折疊得齊齊整整的紙張。

兩人把紙張打開一看，祇見裏面寫滿了密密痲痲的人名及綽號。

* * *

春花滿枝，夕陽燦爛。

在湖的水面，有五艘白色的小船，突然無聲無息的悄悄駛近了岸。

船上有五個戴着鐵面具，身穿白袍的人。

他們的手裏，都有一柄銀白得發亮的刀。

五個白袍人，五柄發亮的刀。

他們都是七狂幫裏的高手，但他們的眞正身份和名字又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霍天亮雖然是黑底湖的主人，但這五個白袍人也在黑底湖盤踞多時。

然而，身爲紫金幫幫主的霍天亮，居然並不清楚他們的底細。

白色的小船看似未曾移動，但瞬息之間，已全部靠近了岸。

五個白袍人之中，以中間一人的身材最爲高大。

他突然冷冷的道：「你們是什麼人，竟敢擅闖本幫重地？」

霍天亮一陣冷笑。

這兩句話，本該由他說出來才對。

那白袍人又冷冷一笑，續道：「幾位既已來到這裏，未知是否有膽量到本幫的大船上聊聊！」

霍天亮不動聲色，望了司徒英武一眼。

司徒英武却沉默着，一言不發。

白袍人嘿嘿一笑：「害怕麼？」

霍天亮冷冷道：「難道你眞的不知道老夫是誰？」

白袍人冷笑一聲，道：「在下就算認不出閣下的臉，也該認出你背上的一張蛇弓，和腰間的一壺紫金箭。」

霍天亮冷冷道：「既知本幫幫主在此，爾等還敢猖狂？」

白袍人轟聲大笑。

「嘿，別人怕你的紫金箭，但咱們可不怕！」

他的話剛說完，他身旁的另一個白袍人也乾笑着說道：「霍幫主根本就沒有機會放箭，咱們五人的刀還比他腰間的箭快。」

霍天亮笑了。

他忽然道：「奪劍撈上來了沒有？」

中間身材高大的白袍人道：「這點不勞霍幫主費心，黑底湖的底層雖然黑沉沉，但咱們總有辦法把奪劍打撈上來。」

霍天亮又是一陣冷笑。

白袍人又道：「幾位若不敢到大船上一坐，就請退離此地，免招殺身之禍。」

霍天亮輕輕的嘆了口氣。

他本是這個湖的主人，想不到現在居然給別人喧賓奪主下逐客令。

他會不會離開這邊？

當然不！

在奪劍還未找回來之前，他絕不會離開黑底湖。

黑底湖是他的地方，每個人的容忍總是會有一個限度。

* * *

湖中有薄霧。

在霧中，那艘巨大的白船看來更添幾分神秘之感。

霍天亮忽然拍了拍手。

掌聲剛起，立刻就有幾個大漢，分別從湖邊一叢密林中走了出來。

霍天亮沉聲道：「把本幫的船抬出來，本幫主要到那艘船上瞧一瞧。」

白袍人冷冷一笑：「霍幫主的船，原來在岸上。」

霍天亮道：「你們的船却反而在水中，倒是一件怪事。」

就在他說這兩句話的時候，那幾個大漢已從密林中抬出一艘金色的船。

這艘船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但看來最小也有三四千斤的重量。

這幾個大漢居然把它輕易地抬起來。

白袍人嘿嘿一笑：「霍幫主把這艘船放在秘道之中，眞是稀奇得很。」

霍天亮道：「老夫倒要看看那艘白船之上，有何奇異之處？」

金船很快便被放下湖中。

霍天亮與司徒英武相繼下船，另外四名紫金幫的漢子撥槳。

* * *

七狂幫能夠將這艘巨大的白船運到黑底湖，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由此可見，七狂幫的實力，絕對不容低估。

就在金船駛到巨大白船的時候，巨船上忽然傳來一陣琴音。

琴音錚琮地响，曲調蒼涼凄怨，似是出自一個女人之手。

但當霍天亮與司徒英武登船之後，才發覺奏樂之人，竟是一個和尚。

這個和尚的年紀已不輕，看來最少也在六旬之上。

霍天亮突然長嘆一聲，緩緩道：「一別經年，想不到在此處與大師重逢。」

老和尚臉上一片茫然之色，他的眼睛彷彿在霍天亮的身上，又似是在眺望着遠方的雲霧。

琴音忽轉急快。

但就在曲譜奏得最急勁的時候，琴音忽然化作一陣木碎的聲音。

一具世間罕見的古琴，竟然應聲碎裂。

刹那之間，湖中一片靜寂。

老和尚的神態似是十分憔悴！

霍天亮神情肅靜，對司徒英武道：「這位就是清幽寺的綠木大師！」

司徒英武暗自納罕，他以前從未聽過有清幽寺這間寺院，更不知道綠木大師是何許人也。

他正想上前向老和尚參見行禮，但老和尚突然揮了揮手道：「司徒施主不必多禮，老僧並未有把奪劍撈到，你無須在老衲身上打主意。」

司徒英武一呆。

他想不到這個老和尚竟然會知道自己的姓氏，而且還把奪劍這件事也一併說了出來。

霍天亮眉頭一皺，道：「大師似乎知道的事情並不少。」

綠木大師道：「本來就不少。」

霍天亮道：「他只不過是個武林後輩，就算對你尊敬一點，也未必就有不軌的企圖。」

綠木大師冷冷一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他若以爲老僧已把奪劍撈了上來，說不定背後就會給老僧一記追魂掌。」

司徒英武暗暗一嘆。

這個老和尚，也未免把他看得太過卑鄙無恥了。

霍天亮淡然一笑，問：「大師何以知道他就是司徒英武？」

綠木大師道：「除了他之外，又還有誰會有這個興趣，來到黑底湖這一艘神秘的大船上？」

霍天亮對司徒英武道：「這一位綠木大師，就是昔年在江湖上有老猿人之稱的犀犂王。」

綠木大師冷冷道：「犀犂王早已死了，霍幫主再提起此人，別怪老僧翻臉無情。」

司徒英武恍然大悟，至此方才明白霍天亮何以與這個老和尚如此熟絡。

綠木大師又道：「霍幫主一定會覺得奇怪，老僧何以會在這艘船上？」

霍天亮道：「實不相瞞，老夫確有這種想法。」

綠木大師道：「你可知道這艘船是誰的？」

霍天亮道：「這是七狂幫的船。」

綠木大師搖搖頭，道：「這艘船並不是七狂幫的。」

霍天亮頗感意外。

「難道這艘船竟是大師的？」

綠木大師仍搖搖頭，道：「這艘船是老妖婆的。」

霍天亮和司徒英武相對愕然。

綠木大師口中所說的「老妖婆」，分明就是千年妖姬。

霍天亮道：「她的船怎會被搬到這座黑底湖之上？」

綠木大師道：「這是老僧的主意。」

霍天亮道：「敢問大師，是如何把這艘船搬到此處？」

綠木大師道：「那容易得很，七狂幫派幾百個人把這艘船逐塊拆卸，用馬車搬運到附近，再行重新併上，然後下水。」

霍天亮聽得一陣發楞。

這種龐大工程又豈會「容易得很」？

他忍不住問道：「大師此舉，未知有何用意？」

綠木大師凄然一笑，良久才道：「霍幫主可知道老妖婆何以終生不嫁？」

霍天亮微微沉吟，道：「她雖然自號『萬變妖姬』，但從未嫁過任何人，這正是江湖人感到迷惑的事。」

綠木大師道：「她的心中有兩個人，却不知道如何取捨，到了四十歲之後，終於決定終生不嫁。」

霍天亮道：「未知她心中的二人是誰？」

綠木大師道：「她的心中有兩個人，就是老僧和趙而漢。」

霍天亮深深的吸了口氣。

這個答案，似乎是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綠木大師道：「趙而漢雖然是南山武林正派掌門，但爲人却是風流不羈，到處留情，他與老妖婆也曾有過一段風流艷史。」

霍天亮輕輕嘆一口氣。

綠木大師淡淡道：「霍幫主，你現在大概已明白老僧把這艘船搬運到這一座湖的目的了？」

霍天亮道：「莫非千年艷姬曾有遺書，要把自己葬在黑底湖中？」

綠木大師搖頭。

「那不是她的主意，而是老僧的。」

霍天亮嘆道：「那又爲何？」

綠木大師道：「她既然已經死了，又何不讓他們在黑底湖中聚在一起呢？」

霍天亮道：「大師莫非不知道黑底湖乃是趙而漢與其妻的葬穴？」

綠木大師凄然苦笑，道：「就且讓趙而漢在黑底湖下，享其齊人之福，却又如何？」

司徒英武越聽越不滋味。

綠木大師的年紀已有一大把，千年艷姬、趙而漢等人若然健在，年紀也絕不輕，想不到在這個時候，還是有許多風風雨雨。

霍天亮忽然盯着綠木大師：「大師別忘記咱們的賭約！」

綠木大師道：「霍幫主大可以放心，老僧絕不會自殺。」

（未完・五）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大漠黃風」石成玉趕往西京的途中，發現林中被殺死的十餘人，又見到七惡之一的錢一串，質問時却又來了七惡中的白爾艷、羅老大兩人，一照面便打了起來，石成玉中了白爾艷餵過毒的一刀，痛苦而去。羅老大等三人來到秦川第一關尋找石老三不在，石大娘招呼三人吃飽喝醉之後又來個換妻遊戲，羅老大却中了石大娘的暗算……

綑綁大娘逼口供　雙釵救援難得逞

小五子已笑道：「白姨，羅叔還有氣……」

有氣就有救，白爾艷沉聲對錢一串道：「我去救羅老大，這婆娘是你的了。」

錢一串對著石大娘吃吃笑，道：「石大娘，你能說出一個我不殺你的理由嗎？」

石大娘「呀」的一聲，道：「錢一串，你以為我有甚麼理由要殺你們？」

錢一串道：「我怎麼知道？」

石大娘道：「你難道猜也猜不著？」

錢一串道：「唯一叫我猜的，大概是羅老大令你失望了吧，女人最關心的是床上那回事，石大娘，你該不會由愛生恨而殺人吧？」

石大娘冷冷道：「錢一串，男女之間的事，老娘看得淡，那祇不過是人生的一種玩不膩的遊戲，沒甚麼大不了的，老娘看得開！」

錢一串道：「除了利便是慾，所謂利慾薰心，有些人把利慾當成一碼事說甚麼權慾，利慾，但我卻以為利是利，慾是慾，石大娘，你該不會為了利吧？」

石大娘吃吃一聲笑，道：「不錯，正是利，錢一串，你們七惡在打那批寶物的主意，但你們應該明白，石老三與文公度他們，早在一年多以前便著手佈置了，你們中途想插一腿，江湖道義何在，朋友間的情誼何在？」

錢一串沉聲道：「你的大道理，等於放了個不薰人的響屁，別說石老三他們還沒得到手，便已得手，江湖規律見者有份，你今想要我們的命，石大娘，我看你是死定了！」

石大娘冷冷的仰起白臉孔，道：「錢一串，老娘不含糊你，你出招吧！」

錢一串冷笑道：「你應該知道我的手段，石大娘，你有甚麼話要我替你轉告石老三的？」

石大娘嘿然一聲，道：「石老三不需要我的遺言，倒是我想知道，你們是怎麼醒過來的？」

得意的一聲笑，錢一串道：「你很想知道？」

石大娘道：「我在聽著。」

突然，房間裏躍出一條小小人影來，道：「石大娘，是我救了錢叔他二人的……」

小五子雙手叉腰，又道：「怎麼樣？你是不相信？還是不服氣？」

石大娘跺著大脚丫子，吼道：「我怎麼忘了還有你這麼個小鬼頭，你……你果然被惡人帶壞了！」

錢一串道：「你更不是好東西，那麼歪道不正經！」

小五子道：「錢叔說得不錯，石大娘是不正經，我看她同羅叔滾在一起叫快樂，等到羅叔給了她快樂之後，她突然把羅叔弄得不動了，嚇我一大跳。」

石大娘氣唬唬的罵道：「姓南的怎麼生了你這小畜牲，你怎敢偷看我們……」

前面，屋塌樑倒人在街上跑著叫……

後院裏，錢一串已撲向石大娘。

石大娘果然不懼，她已凌空一個怒滾，斜著身子便往敵人撞來！

雙方在空中錯身而過，留下一溜碎芒。

雙方身法都夠快，祇見兩團人影落地又起，再照上面便是一掄狠殺。

江湖七惡雖非江湖等閒人物，但石大娘也不是省油燈，能夠在這大散關開黑店十幾年，道上不少人物都對她頭痛不已！

雙方交互搏殺，錢一串一時間也未佔得絲毫上風。

小五子一邊看得直瞪眼，女人還有這麼厲害的。

他幾曾見過這種高手搏殺的陣仗？

看得他也難免心驚肉跳。

房門口，突然一聲雷吼，道：「石大娘，我宰了你……」

是羅老大的聲音。

石大娘的身子在空中一窒，錢一串的短刀已抹入她的肩頭，帶著一抹鮮血飛濺，石大娘連哼也未曾，便旋身拋出一件東西！

那東西軟綿綿的，但卻挾著狠勁往錢一串的面前蓋過來。

羅老大一聲厲吼，道：「錢一串，小心那玩意兒！」

錢一串認準了，短刀疾揮，便見石大娘的那件東西變得條條碎片，隨風飄落！

飄落的竟是塊布巾，女人們常用的布巾，白爾艷也有一塊這種布巾，但布巾卻也有不同之處。

白爾艷的布巾上灑滿了香粉，誘惑男人用的，因為她從來不會用她手上的布巾去抹拭一下鼻涕，更沒有見她用布巾拭眼淚，七惡之中的人，祇要見白爾艷拿她的布巾往自己臉上一甩，便知道白爾艷的目的是甚麼！

石大娘的布巾就不同了，她的布巾是塞在衣衫袋子裏，祇要她拿出來，這個男人便八成沒有命了。

羅老大便是吃她用這塊布巾在臉上一甩，全身的力氣便跟著化為烏有。

羅老大吃過這種虧，雖然是在床上，雖然在一陣蝕心化骨之後，但他也已刻骨銘心。

石大娘的布巾掏出來，他便立刻要錢一串提高警覺。

錢一串果然提高警覺，石大娘的布巾被錢一串一招「八方風雨會中州」絕殺，無聲無息的殺得片片碎。

白爾艷憤怒的對羅老大道：「一張床上一張被，有情才能來相會，石大娘太不夠意思了，做了她！」

羅老大重重的道：「七惡八邪，江湖上幾乎都變成自己的人了，可是你忘了，『大頭鬼』包藍回來說，他幾乎被『冷面小刀』成器他們殺死在無憂島上，這筆賬我正要找文公度他們去結算，石大娘竟然這時候想要我們的命！」

白爾艷冷冷道：「她要不了我們的命，她就要丟了自己的命了，殺！」

羅老大並未動，白爾艷已拔刀撲上來。

石大娘對付一個錢一串，也已感到吃力了，這時又加入個白爾艷，她頓感捉襟見肘，難以應付。

七惡不是等閒之人，便當家的石老三，也不見得能應付得了這三惡。

石大娘心中十分明白，再打下去，自己非血濺當場不可，而且死得十分淒慘，因為她曾記得有一年冬天，羅老大同金太保二人冒著大雪來到大散關，二人各提著一個油布包，裏面裝了六個人心，說是要燉了下酒吃。

那些人心的血還未乾，羅老大便曾說過，誰想要他的命，他便挖誰的心。

石大娘一想起這件事，頭皮就好像在起疙瘩。

白爾艷出手之快，也不在錢一串之下。

她更配合得十分巧妙，把石大娘逼向大火旁，光景是要把石大娘逼進大火裏了。

羅老大高聲道：「石大娘，我操你親娘，你為甚麼不抬頭看一看？」

「你叫老娘……看甚麼？」

石大娘吃力的抵擋錢一串與白爾艷的逼殺，還能分心說這麼一句話，連羅老大都覺得很難得。

羅老大道：「你看一看大火上面冒出多少冤魂，一個個張牙舞爪在等你上路了。」

石大娘一聲尖笑，道：「羅老大，你曾放過的屁，你難道全忘了？你不是說過嗎？七惡八邪是閻王爺派在陽世間的勾魂使者，你不怕，老娘又何懼？」

錢一串忽然怪叱一聲，直往石大娘的懷中抓去，他目光冷厲，出手快疾，正是在石大娘稍一分心之際。

高手之間搏鬥，絕不能有半點

疏忽，羅老大便是在替錢一串製造機會。

這個機會也十分明顯，羅老大要活人，如果是要死的，石大娘怕是早就死了。

石大娘凌空一個倒翻，她心中立刻明白，羅老大是要她慢慢的死，也許羅老大心中還有陰謀。

錢一串一抓落空，石大娘便明白了，因爲那一抓如果改成左手刀劈，自己斷難躲得過。

可是錢一串未出刀，他以左手來抓。

石大娘雖然躲過錢一串的一抓，但自己也淒慘，身子已落在火場邊，背上一片火熱，一斷樑柱正往下面倒塌，石大娘嚇得叫了一聲：「我的媽！」

「我在這兒等著你了！」

是白爾艷的聲音，也是憤怒中帶著得意的吼聲。

石大娘便在這時候，盲目的劈出一刀，而被白爾艷一脚把刀踢落。

石大娘驚叫之聲甫起，白爾艷一招「鐵腿踢牛」，「咚」的一聲把石大娘踢在一片花叢裏。

錢一串五個觔斗自石大娘的頭上翻過去，便也點中石大娘的氣海穴。

「啊！」石大娘不動了！

望著前面大火，羅老大道：「把馬牽在大路上，我帶這惡婆娘上路。」

大散關的石板街上，石家酒館的大火就快被撲滅了，幾匹健馬却在這時候奔馳出街外面。

外面星稀雲淡，山風已小，東方似已泛白。

羅老大的馬上橫躺著石大娘，一路顛簸，石大娘終於在馬上開了口：「羅老……大……」

「叭」的一聲響，羅老大一掌打在石大娘的肥屁股上，他沉聲道：「你最好閉嘴！」

石大娘道：「羅老大，你……」

「叭叭叭」，又是三個大巴掌，石大娘眞想哭。

羅老大沉聲道：「可惡！」

石大娘嘆口氣，道：「再惡也惡不過你們七個人，羅老大，你不會殺了我吧，我……還在流血……」

羅老大沉喝道：「你最好血流光，哼！」

石大娘苦兮兮的道：「羅老大，你難道忘了前半夜我二人是多麼的心心相印，那種令人死也甘願的火辣勁，你一點都不去想？」

羅老大不開口，鼻孔直是哼！

石大娘心中已產生有活命的希望，便立刻又道：「你……你怎麼啦？我侍候你的不紮實？」

羅老大騎在馬上又是幾巴掌，叱聲如悶雷的道：「你侍候的太紮實了，差一點要了老子的命！」

石大娘道：「這件事怨我，我不該一心想在石老三他們八人面前立臭功，沒得倒要貼上老命！」

她見羅老大不開口，便又道：「羅老大，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看在石老三的面子上，放我一馬如何？」

羅老大冷冷道：「記得我曾說過的話，誰要我羅老大的命，他的命就得先完蛋，你石大娘也不例外。」

石大娘道：「我情願光著屁股侍候你，但求你放我這一回！」

羅老大冷笑道：「老子不稀罕！」

石大娘想突然出手，無奈的爬在馬背上，胸部好像壓著塊千斤石。

嘆了一口氣，石大娘道：「羅老大，你想怎麼樣？」

前面一處荒林子，遠處，渭水河水如帶，彎彎曲曲的往東流，山風習習，傳來幾聲野鳥尖叫。

羅老大一馬衝進林子裏。

後面，錢一串與白爾艷，還有個小五子，便也一齊跟進去。

石大娘試著要掙扎，羅老大咬牙咯咯響，道：「石大娘，你若在馬上不安份，我便剝光你一身衣裳。」

石大娘道：「老娘豁上了，你剝光衣裳又怎樣？老娘又不是大姑娘，我還怕甚麼？」

羅老大嘿嘿一聲笑，道：「你不怕，老子還怕甚麼！」

羅老大眞的動上手了，他一把抓住石大娘的衣領「嘩啦啦」便撕下一大塊，石大娘的傷處還在流血。

羅老大嘖嘖兩聲，道：「石大娘，傷口痛嗎？」

石大娘冷冷道：「傷口不痛，心倒是很痛！」

羅老大道：「你的心還會痛？」

石大娘道：「我的心當然會痛，羅老大，你可知道爲甚麼我的心會痛？」

羅老大道：「老子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我怎會知道？」

石大娘道：「那麼老娘便告訴你，我心痛是因爲我怎麼沒有用刀殺了你們，更後悔爲甚麼忘了那小娃兒……」

她是很後悔，這種勝券在握的事情，突然來個大轉變，變得一敗塗地的事情，石大娘當然心痛。

羅老大還以爲石大娘因爲她的酒館被火燒了才心痛。

他冷笑的道：「石大娘，老子還以爲你的酒館完蛋了，才令你心痛，原來你後悔沒有先用刀殺了我們，嘿……」

羅老大一巴掌拍打在石大娘的

傷口上，濺起一溜鮮血，石大娘「啊」了一聲，腰桿子猛一挺！

羅老大得意的哈哈笑道：「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上天早有安排。」

石大娘痛得眼淚也流出來了。

刀口子鮮血沾得衣衫濕一片，石大娘還沒有敷上藥，羅老大又在傷口上補一掌，任誰也吃不消。

石大娘雖然痛得直掉淚，她就是不向羅老大求饒。

一個時常殺人的女人，石大娘早已知道有一天會遭到被殺的命運，但她死在羅老大的手中，心實不甘。

沉重的一聲低吼，石大娘道：「是我一時疏忽，我早就應該知道，那小娃兒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是你們七惡調教的孩子，我太大意了。」

又是一聲得意的笑，羅老大道：「你的大意，造成我們起死回生，石大娘，你實是死在自己手上。」

石大娘道：「羅老大，你眞的要殺我？」

羅老大道：「你以爲我帶你出來郊遊嗎？」

後面，傳來一聲尖叫，白爾艷道：「羅老大，這片荒林子夠深也夠荒涼，你還往那裏去？」

羅老大停下馬來，手一撥便把石大娘推落在馬下。

羅老大一個虎躍落下馬，匆匆的取過一根繩子，便把石大娘綑在樹上面。

石大娘見羅老大如此對付自己，不由得破口大罵，道：「羅老大，你若不快快殺我，我就罵你十八代老祖先！」

哈哈一聲笑，羅老大道：「羅家老祖先早就不認我羅老大這個不肖孫子，石大娘，你省省勁吧！」

錢一串笑嘻嘻的走近小五子，笑道：「小五子，來，錢叔抱你下馬來。」

小五子笑道：「錢叔，你這樣對我好，小五子可不敢，我受寵若驚，還是自己下吧！」

錢一串雙臂一張，便將小五子抱下地，道：「小五子，小五子立大功，是你救了我們的命，這一趟總算沒有白白帶你出來。」

小五子道：「錢叔，你常告訴我，殺人不放火，等於……等於……」

小五子拍拍小腦袋，想了一陣子，才笑道：「殺人不放火，等於唱戲的不裝扮，缺少熱鬧！」

石大娘突然挺身大吼，道：「小王八蛋，原來那把大火是你放的呀！」

小五子得意的道：「是呀，你要殺我大叔阿姨，我就放火燒你的屋。」

白爾艷笑瞇瞇的道：「孺子可教也。」

石大娘突又叫罵道：「小王八蛋，南英怎會有你這麼個缺德的兒子！」

小五子第二次聽得這句話，不由眨著大眼睛，道：「甚麼南鷹！」

白爾艷吃吃笑道：「南鷹，那隻老鷹特別凶，當年我們就是發現那隻大老鷹，才急急忙忙的躲起來，小五子，她說你是南鷹的兒子，是說你的行爲就好像那隻大老鷹。」

七歲的娃兒容易哄，好欺騙，編個故事很簡單。

石大娘氣得開口罵：「白妖精，你胡說八道騙孩子，簡直混蛋極了。」

羅老大嘿嘿笑的站在石大娘面前，道：「石大娘，你別再胡扯了，我問你，石老三他們的計劃是甚麼？」

石大娘冷冷叱道：「去你的計劃，羅老大，老娘就知道你要問這件事。」

羅老大道：「你也一定知道我的手段。」

石大娘道：「老娘等著領教。」

仰天冷冷大笑，羅老大道：「小五子！」

小五子一蹦三跳的來到羅老大面前，道：「阿爹，你叫兒子。」

羅老大得意的笑起來。

石大娘尖聲道：「你羅老大甚麼東西，也配有這麼個兒子，你絕子絕孫吧，羅老大。」

羅老大收住笑，沉聲道：「石大娘，你是黑來我是漆，湊在一起一模樣，你我心中明白，早就絕了種斷了後，這輩子祇圖做幾件轟轟烈烈的事情，留個名兒後世傳吧，羅老大。」

石大娘道：「你留個臭名後世傳了！」

羅老大的話未出口，錢一串嘿嘿笑道：「你石大娘的名兒也不香。」

白爾艷道：「快辦正經事，譏笑罵人我聽膩了。」

羅老大拍著小五子的頭，笑道：「小五子，你有甚麼辦法能叫石大娘聽話？」

小五子指著自己的鼻尖，道：「阿爹是想考我了？」

羅老大道：「就算是吧！」

小五子拉拉衣袖，笑道：「這個好辦，你看我的。」

祇見小五子走近石大娘，笑道：「你怕痛？還是怕癢？」

石大娘咬牙切齒，道：「小子，你可千萬小心，有一天你落到我手上，我用黃泥巴把你全身糊起來，埋在火堆裏燒熟了下酒吃！」

小五子道：「那不就是『夜貓子』丁叔告訴我的花子雞吃法，那一定很香很好吃！」

石大娘道：「吃別人的是很香，可是吃你的一身肉，你還香得出來？」

小五子笑道：「眞能令別人吃得津津有味，便是自己捐軀死了，也沒甚麼關係。」

石大娘怒叱道：「聽你小子的口氣，此生你是當定惡人了，可悲呀！」

小五子道：「別管我是悲是樂，你告訴我你是怕癢還是怕痛？」

石大娘道：「甚麼意思？」

小五子道：「怕癢我就叫你痛，怕痛我便叫你癢。」

石大娘心想，這小子已得七惡眞傳，癢比痛當然好多了。

但如果這小子在自己說怕痛之後，一定不會叫自己癢，他是故意這麼說了。

石大娘字字發狠的道：「怕癢！」

小五子拍拍手，笑道：「好，我就叫你癢吧！」

聞得小五子的話，石大娘差一點氣結，想不到自己的判斷對了，剛才若是說自己怕痛，此刻一定會被這小鬼以痛的手段加諸自己身上了。

小五子眞的俐落，他抓起石大娘的脚，幾下子便把一雙鞋子脫下來。

小五子鼻子一聳，大叫道：「好臭，你連脚丫子也沒有洗！」

小五子用小手打著石大娘的脚底板，又道：「這雙脚眞夠大，比個男人的還要長。」

石大娘被綑在樹上，她急急的大聲叫，道：「小鬼頭，你要幹甚麼？」

小五子道：「叫你癢！」

山中的茅草帶小刺，小五子挽了一大把，開始在石大娘的脚底蹭起來，他的動作十分細膩，就好像在擦拭一件十分珍貴的東西。

小五子蹭得十分認眞。

石大娘全身直哆嗦。

小五子邊蹭邊問：「怎麼樣，可過癮吧？」

「啊……嗚……」石大娘張口說不出話，兩隻脚丫子直打顫，幾乎把細的繩子掙斷。

白爾艷一邊拍手笑，道：「石大娘，你倒是說不說？文公度的計劃是甚麼？」

石大娘咬牙，道：「癢死我也不會說！」

羅老大沉聲道：「小五子，你的手段不靈光！」

小五子回頭笑道：「阿爹，石大娘騙我，原來她並不怕癢，她怕痛，却故意說怕癢！」

錢一串道：「那就叫他痛吧！」

小五子面對石大娘，他冷冷的道：「石大娘，我不叫你癢！我叫你痛！」

他痛字出口，右手短刀出手，「噹」的敲在石大娘鼻頭上，那地方最敏感，也是動物最弱的地方。

小五子的刀背打在石大娘的鼻尖軟骨上，敲得石大娘大叫一聲：「哎唷！」

小五子笑道：「別叫！別叫！還有吶！」

「噹」的一聲，短刀把子又敲在石大娘的喉頭上。

石大娘又是一聲大叫，小五子的手法可眞快，「咚」的一聲刀把又打中石大娘的右眼上。

小五子笑道：「再要不說，我要割下你的耳朵！」

石大娘已是痛哭流涕難開口。

羅老大與錢一串笑得前仰後合樂哈哈。

白爾艷不絕口的讚道：「我十二歲偷人，十三歲殺人，但若比起小五子，我還差一截，不愧是我七惡的接棒人，哈……」

小五子得意的道：「她若再不回話，我便在她的臉上刻上幾個字，我看她說不說？」

石大娘聞得要在自己臉上刻字，那比殺了她還令她難受，一個女人的臉變得疤疤痕痕，那還能見得了人？

石大娘尖聲大叫，道：「小子住手，快快住手！」

小五子退後一步，笑道：「石大娘，你太不聰明了，如果我是你，才不受這種活罪，你看你，都快變形了！」

石大娘憤怒的一口血水吐在小五子臉上。

小五子却哈哈大笑道：「你的行爲，令我十分不快樂，石大娘，我先割下你的奶頭再說！」

整人的時候還發笑，小五子眞的成了小惡人。

祇見他一把扯開了石大娘的上衣，左手已抓住石大娘的一個大奶幫子。

小五子也會獰笑著，一刀便往奶子上切過去，出手眞快，也夠狠！

刀到中途，他的手腕突然一抖，冷芒疾閃……突聽得「噹」的一聲，他的短刀已被擊落在地上。

小五子抖著手腕躍開一丈遠，口中厲聲道：「是誰？」

羅老大也驚異的四下看。

錢一串更是大聲吼，道：「誰？出來！」

白爾艷已拔刀在手，她更閃掠到小五子身邊，微微晨曦中，不知

何時竟站著兩條人影。

兩條人影纖纖而又苗條，那顯然是兩個女子。

羅老大當先逼過去。

他心中也自吃驚，以他們三人的耳目，竟未發現附近多了這麼兩個人，著實令人吃一驚。

也不知是風吹的還是無風自動，羅老大還未走出三步，兩條人影已到了面前。

雙方一經對上面，羅老大便不由得怔住了。

二個女子可眞美，不但美，而且甜，就像十七八歲的少女一般。

然而，從她們的打扮，却又給人一種迷惘之感，她們身上穿的是雲霞般的繡花衣裳，閃亮的長裙及地，長髮披肩，宛如流雲，那副嬌艷得比花還勝一籌的模樣，更勝春花，她們的脖子閃亮著天地間唯我獨尊的光芒，更充滿了傲世的智慧。

在此時此地，竟然出現這兩個女子，而且是絕色女子，羅老大頓然想起了百花谷。

羅老大抱拳笑道：「莫非是百花谷的七金釵嗎？」

右面姑娘冷冷道：「你還算有見識，認得我們是百花谷的人。」

白爾艷迎上前，笑道：「人說百花谷七金釵，個個美若天仙，今日一見，便天仙也比不過你們，我們女人都像你們這樣美，天下的男人我們便挑著騎了，哈……」

左面的女子指著小五子道：「一個小孩子，竟然學得如此殘忍，眞難令人想像！」

小五子道：「管你甚麼事？」

那女子冷冷道：「看不過的事情，我就會出手管。」

小五子道：「你們是誰？」

那女子走近幾步，她細細的看了小五子幾眼，道：「你還小，當然不知道我是誰，更不會怕我了。」

小五子道：「就算我知道你們是誰，我也不會怕你！」

那女子道：「你知道你在做甚麼事嗎？」

小五子道：「整人吶！」

女子雙眉一挑，道：「這麼小的年紀就學著整人？」

小五子理直氣壯的道：「我今天不學著整人，他日就會被人整得慘兮兮！」

另一女子怒叱道：「可惡！」

小五子道：「惡人洞出來的人，當然可惡，有甚麼不對了？」

兩個女子對望一眼，其中一個女子沉聲道：「唔，你們原來是天山不老峯惡人洞出來的人哪，我們正在找你們，巧的是在此遇上了！」

百花谷七金釵的名氣，在江湖上是很少人敢惹她們，但羅老大幾個人並不怕。

錢一串已冷冷道：「不錯，我們是惡人洞出來的，你們想怎樣？」

另一女子道：「你二人誰是包藍？」

羅老大楞然，道：「大頭鬼包藍怎麼了？」

那女子道：「我小妹在找他。」

羅老大道：「二位是……」

「我叫上官桃花。」

另一女子接道：「我叫上官海棠。」

羅老大嘿嘿笑道：「一位是飛境山莊少莊主的如意夫人，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瀟灑劍客冷如水的妻子，眞是失敬了！」

上官桃花道：「你還未回答我的話。」

羅老大道：「這裏沒有包藍。」

上官海棠走近石大娘，道：「她怎麼了？」

羅老大道：「小事一件，事情很簡單，她開黑店想要我們的命，反被我們抓住。」

石大娘立刻大聲道：「他說謊，他們在逼我說出我丈夫的行踪，他們想謀害我丈夫，二位少夫人，惡人的話你們千萬別相信！」

上官桃花道：「百花谷本不過問江湖事，但今天既然遇上，閣下，你就放了她！」

羅老大道：「放了她？」

上官海棠沉聲道：「我二姐說放人，你敢不放？」

錢一串哈哈道：「放人可以，那得憑藉點甚麼？」

白爾艷道：「上官堯怎麼養出這麼跋扈的女兒來，他的百花谷我們想去見識見識。」

上官桃花雙袖一抖，便在一陣罡風中，七片如花瓣飛鏢，分向三人打去。

百花谷的飛鏢皆以花瓣形狀打造，鋒利的飛鏢就好像風吹花瓣落，但見寒光疾閃，直往羅老大三人的臉上打去，其勢十分勁急。

羅老大抖手疾拍，身子滴溜溜一陣勁旋，口中大叫：「小五子快退一邊去！」

白爾艷揮刀打落兩枚，但她在轉頭往一邊閃的同時，一枚飛鏢正貼著她的臉皮擦過去，差一點沒有穿透她的臉頰。

錢一串厲吼一聲，撒出漫天掌影，但見飛鏢紛紛彈飛，沒有一枚近他的身！

八隻手果然不凡同響，錢一串在打落上官桃花的飛鏢之後，躍身而起，空中挾著一片掌風，猛往上官桃花罩上去。

那知上官桃花不但不退，反而躍身迎上去，那身法，宛如花間一

隻大蝴蝶！

空中響起一陣清脆的擊掌聲。

也傳出錢一串的悶哼：「啊！」錢一串幾乎是跌落在地上，他挺著雙肩未倒下，却還不斷的甩著雙手！

上官桃花輕飄飄的落下來，她冷冷的對羅老大道：「放了這女人。」

羅老大一瞪眼，道：「百花谷蝴蝶拳法，果然剛柔併濟，奇詭奥妙，佩服！」

上官桃花沉聲道：「廢話，你放不放人？」

仰天哈哈一笑，羅老大道：「放，當然要放！」

白爾艷道：「當我們幾個人躺下之後，你們自己動手放人吧！」

小五子突然逼近石大娘，叫道：「你們要我們放人，我就是不放，再要相逼，我先殺了她！」

一把短刀被他暗中撿在手中，這時候他把刀抵在石大娘的肚皮上。

上官海棠怔怔的道：「這麼一點大的孩子，就拿刀殺人了，多可怕！」

白爾艷已開心的笑道：「眞是我的好兒子，哈……」

石大娘大叫道：「放屁，這孩子不是你兒子，他是南……」

石大娘的話未完，白爾艷已狂叫道：「我殺了你！」

她殺字出口，刀已到了石大娘頭上。

便在這時候，上官海棠也已掠到石大娘身邊，她雙掌連環拍出，生生逼退白爾艷的快刀殺！

石大娘已嚇出一身冷汗！實在她還不想死。

不想死的人，當然也怕死，她再也不敢拆穿小五子的身世了！

但她却心中忽然一個念頭，石大娘便沉聲道：「白姑娘，我們打個商量，如何？」

上官桃花道：「沒有商量的，我要他們放了你……」

石大娘道：「算我石大娘欠你姐妹一份情，且聽我先把話說完。」

上官桃花道：「你不要我們救你？」

石大娘道：「我不忍見你姐妹爲我拚命！」

上官桃花冷笑道：「你怕我們救不了你？」

石大娘道：「我相信你姐妹一定能救我，但我也相信羅老大不會輕易罷手！」

羅老大哈哈笑道：「不錯。」

石大娘道：「羅老大，我知道這娃兒的目的，這些都是文公度說的。」

白爾艷愕然，道：「你要怎樣？」

石大娘道：「你們放我一馬，這件事我便不說出去，否則，嘿……」

上官桃花雙眉一緊，道：「你這位石大娘，原來還是以我姐妹爲籌碼，要他們放你的人了。」

石大娘笑笑，苦兮兮的道：「不錯，祇有你姐妹在，我才能提出這條件。」

白爾艷看看羅老大，道：「怎麼辦？放了她？」

小五子突然叫道：「不放！」

＊　＊　＊

旁邊羅老大沉吼道：「文公度的嘴巴鬆得像女人的那玩意兒，甚麼話也留不住。」

上官桃花聞得羅老大把人嘴比做女人的那玩意兒，不由臉色一寒，冷叱一聲，道：「可惡的羅老大，你難道不是你媽那玩意養出來的？我宰了你！」

羅老大可不管上官姐妹怎麼想，他要駡便駡。

但當他發覺上官桃花向他逼過來，便也横著身子迎上去，道：「正要領教。」

就在這時候，錢一串移近小五子，道：「小五子，你說不放石大娘，是甚麼意思？」

「八隻手」錢一串實在想不通，小五子爲甚麼堅持不放石大娘。

但小五子的心事却祇有小五子一個人知道。

一個人的心事有時候是不能爲外人道的。

小五子便存在著一個秘密，他的秘密是想從石大娘的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因爲自己絕不會是與甚麼南方一隻大老鷹有關。

如果此時放了石大娘，羅老大他們是不會對自己說的，那麼身世何時才能揭開來？

錢一串低頭問小五子，却用眼睛看向石大娘。

石大娘不開口，她知道祇要自己開口，錢一串一定會立刻出手，這種眼前虧不能吃，石大娘更不會吃。

小五子見錢一串問得緊，立刻咬牙切齒道：「此時若是放了石大娘，那多沒面子，丢人吶！」

錢一串怔了一下，立刻又點頭道：「對，對，江湖七惡怕誰來了！」

便在這時候，羅老大暴吼如雷，雙掌揮出，帶出兩溜氣旋勁風，立刻附近枝葉紛飛，羅老大就好像馭著一股旋風般向上官桃花旋罩過去。

「黑風掌！」

是上官海棠的叫聲，叫聲充滿了驚異。

上官海棠的夫婿是浙東「瀟灑

劍客」冷如水，大概她是聽他丈夫說的吧！

上官桃花同她的小妹上官玫瑰是一樣的火爆脾氣，羅老大衝着她迎過來，不由冷叱一聲，道：「來得好！」

便在她的叱聲裏，忽見她拔空而起，身子平飛在一團勁氣之外，雙掌交錯，腰腿交替踢盤，衣裙飄飄就好像一隻花間的大蝴蝶！

清脆的響聲發自那飛旋的勁氣中，忽聞得羅老大吼叫道：「再接老夫三掌！」

但祇是一掌聲傳出來，便見上官桃花人在空中一個空心觔斗，她的羅衣飄飄中，七隻飛鏢也已出手，鏢出手，她才冷冷道：「你也接我的桃花鏢試試！」

「咻咻」之聲甫起，七點寒星也已射向那團勁氣中！

羅老大手脚並用，一連拍落六隻，第七隻却被他張口咬住。

兩團人影刹時分別落下地，羅老大「噗」的一口把嘴上咬的飛鏢吐在地上。

上官桃花却發出一聲得意的笑，道：「江湖七惡，武功果然不錯。」

羅老大道：「過奬了！」

上官桃花却看了妹子上官海棠一眼，道：「一個快死的人，竟還那麼得意，眞是不知死活，復又可笑！」

羅老大一怔，道：「你說甚麼？」

上官桃花道：「我說你已是將死的人，竟還不知道，難道你不可憐？」

羅老大看看自己身上，冷冷道：「你唬誰？」

上官桃花道：「羅老大，你這七惡之首，你眞的以爲飛鏢沒打中你，你就安然無恙了？」

羅老大道：「有話你直說！」

上官桃花臉色一寒，道：「好吧，叫你死得明白，老實對你說，我的桃花鏢上餵有劇毒，你竟然賣弄手法，以口去啣，難道你還想活？」

羅老大聞言，忙著一陣嘔吐，頓感舌尖有些痲痲的。

白爾艷忙走上去，道：「羅老大，你眞的中毒了？」

羅老大低聲道：「是有這種感覺。」

白爾艷伸手就是個大巴掌打過去。

「啪」，打得羅老大一瞪眼，便聞得白爾艷叱道：「羅老大，百花谷就是江湖上一片聖地，上官堯的大名二十年前我們就心存敬仰，她的小姐叫我們放人，你們偏不答應，吃苦頭了吧？」

白爾艷又是一脚踢過去，尖聲道：「你放不放人？」

羅老大重重的點點頭，道：「好吧，放了石大娘，由她再回大散關害人去。」

白爾艷舉著刀走近石大娘，她雙目露出凶光，低聲道：「放了你，你可要識相，順著山道快回跑，忘了這回事，大家還是好朋友，下回還上你的酒館喝燒酒。」

石大娘心中明白，自己絕對不能多說一句話，不過僅有一句話，她可以說：「白姑娘，朋友間難免一場誤會，我不會放在心上。」

白爾艷短刀疾飛，立刻挑斷繩索，石大娘全身一鬆散，幾乎一跌在地。

就在她起身的刹那間，狠狠的看了小五子一眼。

小五子眞怕石大娘向他撲過來，忙閃身在錢一串身邊，瞪著一雙大眼睛，弄不懂白姨爲甚麼會突然放了這位石大娘。

其實，他小子當然不會懂，江湖上的事情，就是朝夕萬變，當然，有些事情也會變得離譜。

白爾艷放了石大娘，看著石大娘搖搖晃晃的走出荒樹林子，這才笑對上官桃花道：「上官姑娘，我們聽你的，放了石大娘，希望彼此之間的誤會冰釋，你以爲如何？」

上官桃花冷冷道：「我們本來不與你們計較的。」

上官海棠道：「祇是有件事情，你們必須直說。」

突然，羅老大張口結舌的變了臉，他有些痛苦的坐在地上翻白眼。

羅老大果然中毒了！

小五子急忙走過去，他瞪眼瞧著上官桃花，道：「用暗器傷人，還在暗器上餵毒，算甚麼英雄！」

上官桃花臉色一緊沒開口。

白爾艷一巴掌打過去，叱道：「多口，站一邊去。」

小五子跳起脚來叫：「你們怕她，我不怕，叫她出手再用毒鏢打我吧！哼！」

白爾艷短刀一擧，叱道：「你竟連我的話也不聽了？」

錢一串拉住小五子，急忙伸手捂住小五子的口。

白爾艷笑向上官海棠道：「上官姑娘，你有甚麼事情要問的，祇要我們知道，必定知必言，言必盡，你請問吧……不過……」

白爾艷走近羅老大，又道：「兩位姑娘，能不能先解了羅老大身中的毒？」

上官桃花明明知道白爾艷的這一切是做給她看的，但是這時候也不好再說甚麼。

上官海棠道：「好吧，我們答應替他解毒，但你得先回答我的問話。」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艾慈把熊天剛和丁百年兩個魔頭引到深山密林中，自己却躲在隱蔽高處，看着一羣被他逗狂了的狠羣在嗥叫撲噬二人，熊天剛、丁百年如雖然喝退了狠羣，二人却全身衣衫破爛也受了傷，如喪家之犬似的逃走。艾慈看完戲下樹，找到勞克和白文娟，三人趕去寶山城，要爲王小倩出點子戲鬥崔大姑姑……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　士・文
可　飛・圖

小子統吃

苦海漂泊一孤兒　喜獲雙嬌暖心窩

崔大奶奶氣呼呼地對四個漢子說道：「那小王八蛋只要一到，咱們就出手搏殺，狗東西，小小年紀也勾引起王家姑娘，我們無論如何留他不得。」

四個壯漢齊點頭，却沒有一個開口。

突然，廣場對面的戲台上，艾慈高聲叫道：「各位才來呀，害我久等了，唉！這也是沒法子，誰叫我看中你們那包黃、白貨呢？」

崔大奶奶五人擧首望過去，大伙還眞一楞。

離開店的時候，這小子分明還在店裡面，怎麼一下子却先趕來了，難道……難道他會縮地功？

艾慈當然不會縮地功，但他的輕功可是一流的，這點路對他來說可是輕而易擧的，絲毫不費事。

崔大奶奶仰聲尖叱道：「個小王八蛋，還不快滾下來受死？」

艾慈哈哈一聲笑，忽然拔身而起，空中連着就是七個空心觔斗，人已到了崔大奶奶的面前。

只見這小子的雙手往脅下一挾，調侃似的輕描淡寫道：「各位，這地方動手眞夠寬敞，不論你用的是七尺三節棍，八尺鍊子鎚，九尺紅纓鍊子槍，或是他娘的三寸柳葉小飛刀，你都可以耍得開，不過……」

他似笑非笑地又說道：「不過，我是一個不喜歡看到血腥場面的人，能不能……先打個商量！」

他的話聲猶在，突見冷焰近身，刄芒襲面。

再一次空中彈飛。

艾慈便在一片刄芒中，利刀已掣在手中，便也撩起一陣脆響。

艾慈斜落地面，他不看四個漢子那種驚悸表情，他只把左手拇指在他的利刄上橫着刮。

四個漢子誰也沒流血。

好像艾慈眞的不喜歡看到血腥似的，他只以刀背敲打在四個撲擊上來的大漢們的肩頭上。

他的手法十分俐落，因爲每個人都以左手撫摸着自己的右肩頭。

崔大奶奶不由大怒，叱道：「沒用的東西！」

她的寶劍便在她的吼叱聲中出手了。

艾慈冷哼一聲，道：「妳是個可惡的賊婆娘！」

利刀忽然指向劍芒中，可也眞玄！

艾慈的利刀竟然點中崔大奶奶的劍尖，然後順着劍身滑過去，刀劍相貼發出「沙沙」刺耳聲。

就在短暫的「沙沙」聲中，艾慈忽然一個急側，利刄帶過崔大奶奶的前胸，便也令崔大奶奶發出「哎呀」一聲叫。

緊接着「蹬蹬蹬」連三蹬，崔大

奶奶一屁股坐在五閻寶殿的台階上，臉色一片蒼白。

「你們……你們上啊……快殺了這臭小子。」

幾個大漢眞的快，模樣兒就好像卯上了。

四把鋼刀四個樣，四種聲音四個調，全都是打從丹田擠壓出來的吼叫，好似虎狠爭食似的一擁而上，恨不得一傢伙把黑桃愛司剁成八大塊。

艾慈看得眞切，這種不要命的殺法十分明顯，敵人打譜準備犧牲兩個人，完全玩命的幹，目的就是放倒自己。

艾慈的利刀忽然施殺，刄芒咻咻中，人已彈旋上升一丈一尺高。

他往側閃掠，閃掠在兩個大漢的背側。

弧形的冷焰出現了，也是他的殺着出籠了。

那道弧形刀芒尚未消失，悽厲的慘叫已自兩人口中像風洞中擠壓出來的一陣強風般爆發出來。

緊追過來的另兩個大漢尚未把刀劈落下來，艾慈就好像一條泥鰍似的自二人中間滑過去。

鮮血迸濺得地上的幾株野草也染上了鮮艷的紅色。

而艾慈却連回頭看一眼也沒有，他已站在台階前。

利刀的刀尖挑着驚怒交加的崔大奶奶下巴，艾慈口中發出可惜的聲音：「嘖嘖，原是歡喜一場，如今變得如此傷感情，却是何苦來哉！」

「你想怎樣？」

艾慈冷然拉長臉，變目怒芒迸射，道：「你們不是要砍了我嗎？你們既然要殺人，也得有被人殺的雅量，我說崔大奶奶，你們要不了我的命，我殺你們，對我而言，完全出於自衞，自衞殺人是不償命的，你知道嗎？」

崔大奶奶僵硬地道：「你要殺死我們五個人？」

艾慈哼了一聲，道：「妳以爲我是如來佛投胎？」

崔大奶奶指着地上翻滾哀號的四個漢子，道：「你小子已經把我們全放了血，難不成你一點人性也沒有？殺了我們，你小子就能在關洛道上揚名立萬了？」

艾慈斜眼看了地上四個大漢，他心中明白，四個人全傷在大腿上肉厚的地方，就好像他敲在每個人的肩頭上一樣的準。

他更知道，那個地方血流不會太多，痛却徹骨，大概馬也騎不得了。

露齒一笑，艾慈道：「在下黑桃愛司，除了愛財通吃以外，最愛惜自己小命，我可是不打沒銀子的仗，我親愛的崔大娘，話我也說露骨了，再要小子加以解說，連我自己也覺得臉紅不好意思了。」

望着崔大奶奶滿面驚慌的模樣，艾慈變得十分自在，道：「怎麼啦？難不成妳的魂兒已經奔進閻王寶殿去清算鬥爭？我還沒把刀子戳進妳心窩呢，妳便成了這副德性，眞是三魂七魄出了竅。」

呵呵一笑，又道：「既然捨不得花銀子，那我就請妳大奶奶閉上眼，細細的品味着我刀子的味道，妳放心，我慢慢的把刀送進妳那奶幫下面的心窩上，萬一吃不消，妳大聲叫，我再用力猛一送，妳再進去報到。」

他還用左手指着閻王殿。

「你……你……」

「我怎麼了？妳閉上眼睛吧，我要送妳進去了。」

艾慈的利刀猛一收，便對準崔大奶奶的心窩處。

「等……一等……」

利刀已經點在崔大奶奶的血衣上，他只要稍稍一用力，便會叫崔大奶奶死翹翹的。

他當然是不會下殺手的。

至少，這時候他不會，因爲銀子還沒到手。

但他却露出滿臉的不耐煩，道：「妳還有什麼好囉嗦的？」

崔大奶奶雙目忽然一亮，道：「我忽然想起來了。」

艾慈道：「妳又想起什麼了？」

「我想起與你一起的那個紅鼻子老頭了，那傢伙可是姓勞？」

艾慈也一怔，他沒開口。

但崔大奶奶不等他開口，又道：「神偷老克，是嗎？」

艾慈道：「妳認得勞克？妳們是什麼親呀？」

崔大奶奶道：「我們什麼親也不是，平鄉崔家是大戶，不屑於同三隻手的人物拉關係的。」

艾慈淡淡一笑，道：「三隻手怎麼了？妳們這些自稱是大戶的，我就不相信妳們生來就睡在金山銀河裡，妳們的金銀也不是與生俱來的，還不是明搶暗盜弄來的，犧牲多少人的生命，凝聚成妳們這些惡霸們享用的銀子，娘的，妳竟然還看不起勞大叔，看我饒妳不得。」

他的利刀又擧了起來。

這一回他好像連銀子也不要了。

崔大奶奶忙又偏頭搖手，道：「你小子告訴我，爲什麼勞偷兒不同他的老伙伴在一塊兒了？」

艾慈又是一楞，道：「什麼老伙伴？」

崔大奶奶道：「幾年前我就聽我當家提過，關洛道上的俠盜神偷名號，俠盜指的是『嵩山老怪』趙光斗，如今怎麼不見了趙老怪，却出了個小潑皮呀！」

艾慈笑了笑，道：「妳說的是我師父。」

「趙老怪呢？」

「死了。」

崔大奶奶哈哈一聲笑，道：「眞是『瓦罐不離井邊破』，愛整人的趙老怪這回死翹翹了，哈哈……」

艾慈臉色一寒，冷冷地道：「差强人意的是我師父不是挨刀子死的，他是生病而死的。」

「眞是可惜，令人遺憾。」

「不用可惜，也別遺憾，我馬上叫妳挨刀。」

「那老偷兒竟與你合股了，太意外了。」

艾慈冷笑道：「崔大娘，勞大叔那麼一大把年紀，妳却叫他老偷兒，妳又是什麼東西，眞他娘的可惡。」

崔大奶奶手按傷處，欲哭無淚地道：「太意外了，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早該想起俠盜神偷，唔！關洛道上又將起風雲了。」

艾慈道：「我們的名聲不太好，不少魔頭想剝我們的皮，喝我們的血。」

崔大奶奶道：「你知道就好，小子，你千萬要牢牢記住，人有失神，馬有亂蹄，吃燒餅沒有不掉芝蔴粒，只要你們一個失手，也就是你們二人來此過堂受審之時。」

她指着身後的閻王殿，咬牙切齒。

她活像個發怒的母老虎。

女人再是美，發起怒來也是不好看，比母老虎還可怕。

艾慈就覺得這女人像個母夜叉。

淡淡一笑，艾慈道：「妳說的那是以後的事，娘的老皮，天下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夜晚脫掉鞋，明日還能穿上脚，走在路上摔一交，不定就來見閻王，小河之水一尺深，他娘的照樣也會淹死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別管那麼多，眼下先送妳進去過堂受審，也免得五閻君在裡面沒事幹喝茶吃花生米連帶看小鬼們的脫衣秀。」

崔大奶奶急道：「小子，我當家的說過了，俠盜神偷見錢眼開，如今爲了活命，更爲了將來能目睹你的大限到臨，大奶奶我願意花銀子。」

艾慈咧嘴一聲笑，道：「好，爲了妳將來能如願以償的看到我黑桃愛司的末日到臨，娘的，就成全妳這一次吧！」

崔大奶奶突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黑桃愛司是我的名。」

「什麼叫黑桃愛司？」

「簡單啦！就是統吃的意思。」

「你大概叫愛司，人們又稱你黑桃，是嗎？」

「不好意思啦！我只有對金銀才稍稍的那麼黑心一點點。」

崔大奶奶咬咬牙，道：「你快開個價吧，我們還得連夜上路呢！」

艾慈道：「何必急着走？是不是缺少盤纏？沒關係，如果眞的沒有，我請客，你們先找家客店住下來，養好了傷再走也不遲呀！」

崔大奶奶冷冷地道：「合着你還想榨乾我們的銀子，回頭再拿我們的銀子請我們？」

艾慈道：「請客的銀子不會多，我只收你們九分利。」

「你放屁，那叫什麼請客？」

艾慈淡淡一笑，道：「這年頭，我請客你出錢的事兒，到處可見，我能拿銀子先墊上，已經是很少有的大方人物，收點利錢又算點什麼的？」

崔大奶奶道：「算了，收起你的黑心來，開出你的價碼吧！」

她翻動着眼兒，又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已是油腔滑調得像個老江湖，老油條，嘴皮子比你的刀還厲害，大奶奶說不過你，開價吧！」

艾慈輕鬆地說道：「我這裡正愁着西去長安缺盤纏，崔大奶奶及時送上慈悲錢，我先謝了。」

他把臉湊近崔大奶奶的臉，又道：「平鄉到此百里遠，這麼辦，我就收下妳那包十分誘人而又令我垂涎欲滴的金銀首飾吧！」

崔大奶奶一聽，破口大罵道：「黑桃愛司，你這小子眞的是窮瘋了，這包手飾有三斤三，是我家老四專門爲了王家大小姐才訂做的，全都是汴梁城馬道街老鳳祥大師父做的上上品，怎可以送你這小子當盤纏？你小子休想！」

艾慈的怒目瞪得圓，「咻！」利刀閃在崔大奶奶的頭頂上。

他眞火了。

崔大奶奶一哆嗦：「你幹什麼？」

艾慈的俏鼻子猛一抽，道：「我要宰活人，殺了你們，誰也不知道是我下的手，而那包首飾便也順理『不』成章的、且又大方自在的落到我的腰包，何用再問妳，那多麼的囉嗦呀！」

崔大奶奶怒叫道：「黑桃愛司，你難道眞的是黑心？你們這算是那門子的俠盜？娘的皮，全是大盜作風，就算是黑啃黑，也沒有你這種啃法的。」

艾慈大怒，道：「黑桃愛司就是王，王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崔大娘，我心雖然是黑了一點，可還是把天地良心放中天，可不比平鄉四隻虎，除了魚肉地方，甚至勾結熊天剛與丁百年，坐地分贓之外，更包攬水旱路上大買賣，傷天害理

的事情天天有，男盜女娼的活兒妳們照樣幹，就算老天不開眼，他奶奶的，小子我也不會放過妳們的，我今日留妳活命在，目的就是借妳這張拉皮條的臭嘴巴，回去告訴那四頭虎，叫他們好生養肥了，更把虎皮擦洗淨，不定那一天我去宰活人。」

崔大奶奶咬着牙，心中在思忖着。

如果，不把那包首飾送上，這小子絕不會善罷甘休，萬一毛了他，自己五條命眞要奔向閻王殿了。

到了那時……這包首飾仍然是他的。

帳已擺明，話已說清，崔大奶奶惡狠狠地道：「黑桃愛司，算你小子狠，不過你今日拿走這包首飾，他日你必以十倍百倍連本帶利的歸還。」

艾慈道：「只說狠話管鳥用，總得拉把架式出來，才能使人相信。」

終於，崔大奶奶忍着傷痛，一步三晃走到馬車上。

她取出了那包首飾，一下子全擲了給艾慈。

她的雙目幾乎蹦到眼眶外，重重地道：「他日你小子必用血來還。」

艾慈掂着那包首飾，笑道：「我的乖，這包首飾三斤三，平鄉崔家眞有錢，希望下一回再遇上，我他娘的再弄上個三斤三。」

他把包裹掛在肩頭上，收起了利刀，笑容可掬的對崔大奶奶道：「如果四頭老虎要衝着我發威，一句話，叫他們西去長安找我去，不過，我得醜話先說在前面，你們可要細心的琢磨了。」

崔大奶奶淚往肚裡流，道：「老娘琢磨什麼？」

艾慈嘻嘻地道：「如果再想打王家姑娘的主意，最好先將我扳倒後再說，否則，我一樣能把你們平鄉崔家抄翻天。」

艾慈大步的走下閻王坡。

他又唱起那段梆子腔。

「陰司裡有個五閻王，

他管陽間屈死的人，

你若自認是冤死鬼，

你別急來對我言，

黑桃愛司是閻王老子的呀……好兄弟吶……咳！」

他把詞兒稍改，却不使調兒走板。

崔大奶奶聽得清，她一聲厲吼，道：「去你娘的閻王老子。」

她的話甫落。

突然，她身後面發出「轟隆！」一聲大震。

五閻殿裡沒有人。

那麼突然來了一聲，眞叫人全身起鷄皮疙瘩。

崔大奶奶就心裡發麻。

她立刻大叫：「走！我們快走，這鬼地方！」

五閻殿內發出「吱吱」聲，好像厲鬼叫。

崔大奶奶再也不敢罵，她還把車簾放了下來。

這一行人帶着一身的傷走了。

全都擠坐在大車上，大腿上的傷可不輕，誰還能再騎馬顯威風呀！

＊　＊　＊

蹄聲遠了。

車聲也遠了。

五閻殿內有個人頭伸出來。

唔！是個紅鼻頭的老頭兒。

敢情是紅心老克在搗蛋！

正是他——勞克。

他正在五閻殿內耍活寶了。

紅心老克翻過牆，他從小路又奔回寶山城。

他還在路上得意的哈哈笑。

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

艾慈離開閻王坡，狀至輕鬆。

因爲，他不但又弄了一批銀子，更把平鄉崔家一頓好整與羞辱。

他不但現在滿身金銀莊票，而且更解了王家姑娘的危。

想想看，那麼好的一個姑娘，雙手又是那麼巧，怎麼可以排名第五的任那崔四虎去糟蹋。

當然，艾慈也想到他那些小兄弟們，三官廟他又送去不少孤兒，正等着他把補給送到家去。

如今，他身上又藏了這麼多，已到了「走路怕丟掉，睡覺又怕被偷」的地步。

有時候，他還眞的暗中防着紅心老克，因爲勞克叫神偷。走在半路上，他忽然下了個決定。

反正自己苦一點沒關係，只要看看廟裡那些比自己還小的娃兒們嘻嘻哈哈，娘的，再是辛苦也認了。

想着想着……

艾慈來到了王家小店前。

小二一見，忙向掌櫃的打了聲招呼，道：「掌櫃的，他活着回來了。」

王掌櫃急急忙忙的迎了出來，他順手打了店小二一個耳光子，大聲叱道：「你說的是什麼話！」

斜刺裡，勞克奔了過來。

他指着艾慈裝糊塗地道：「小子，你到那兒去了？怎麼一去就是老半天？你沒忘了咱們還有事。」

艾慈笑笑道：「勞大叔，眞是很抱歉，少不得還要你老繼續的等下去了。」

勞克一怔，道：「這麼說，你私人還有事要辦呀！」

艾慈轉身去拉馬，回應道：「

小子的命眞是苦喲，我那能夠像你老一樣的閒得住呀！」

他擰腰跨在馬背上，低頭咧嘴又對勞克說道：「勞大叔，你酒多吃幾杯，王大小姐的手藝佳，端上桌的佳餚你沒吃過，你就不妨吃個夠，明日一早咱們再上路，我不會躭誤咱們行程的。」

他對王掌櫃點點頭，又道：「王掌櫃，平鄉崔家不會再來了，今晚拜託大小姐，弄幾樣最拿手的好菜端出來，再燙上幾壺女兒紅，我勞大叔……」

王掌櫃急問：「那你小兄弟……」

「我還得趕着去辦件事，辦完我就回來的。」

艾慈正要調轉馬首，突然，店內走出了王小倩，說道：「兄弟吶，你又要走？」

艾慈露出大白牙笑了笑，道：「不是走，而是去辦一件必須要辦的事，要走也得明天了。」

王小倩走近艾慈，她淺淺的一笑，道：「有什麼事也得吃了飯再走吧？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呀。」

艾慈道：「大小姐，江湖走道，那能定時吃三餐，按時睡大覺？那是有福氣的人過的日子，不少日子裡，我只是爬在山邊喝幾口泉水就過去了，有時候一天啃個饅頭，就算不錯了，如今一頓不吃，反倒是覺得好自在舒暢。」

王小倩道：「好兄弟，你等等。」

她不等幾個人對她發楞，匆忙的奔回店中，走入後面。

勞克一邊呵呵笑，道：「大掌櫃，眼睛放亮些，小心紅杏要出牆，這小子離法定年齡還有一大截呀！」

王掌櫃撫髯一聲笑。

艾慈心裡覺得不好笑，他滿臉苦兮兮地道：「勞大叔，口德要緊吶，小心些，愛司是壓老克的。」

勞克正要回一口。

只見王小倩已奔了出來。

她手中捧着布包，遞向艾慈，微笑着說道：「帶着吧，你路上吃吧，要比泉水好得多了。」

艾慈有些兒不自在。

他這種人見不得別人對他好，因爲他是在苦難中長大的，人們只要對他使出一絲絲的愛意，他就會覺得恩惠比天還要高。

艾慈就是這種人，所以他幾乎往肚裡流眼淚。

他把布包掛在馬鞍上，連謝謝也沒說出口。

他並非吝嗇那兩個謝字，而是，在他的心目中，他已不只一次的在暗中說謝了，又何用再說出口！

王小倩也早已從艾慈的眼神中領略到一陣無比的關愛，如果在這時候艾慈說出那兩個字，該是多麼的俗氣，又多麼的多餘。

唔！這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緩緩的收回手，王小倩看着艾慈。

一邊，王小雯也在痴痴的看。

勞克又在叫了：「好小子，要走桃花運了，哈哈……」

勞克的笑聲越來越小了。

因爲，艾慈拍馬已衝出寶山城的大門了。

他連夜上路了，誰知道他又往那兒去？

不過，艾慈在馬上，心却分兩頭。

一邊心繫寶山城王家姐妹，因爲她們好像上天安排的人，艾慈只要看一眼王家姐妹那種難以形容的溫柔勁，他的心中就猛一緊。

小時候是個什麼樣，他是一點也不知道，他自己幾乎被人吃掉。

馬麻子就想吃他的肉。

是師父救了自己，師父也教自己武功。

如今想着王家姐妹，他覺得做人眞有意思。

從前他就不會這麼想，他從前總覺得江湖上人吃人，等你吃不了別人的時候，便等着被別人吃掉了。

當然，艾慈也想到他那近百口的小兄弟們，自己這麼東奔西跑，賺錢受累，受盡風刮日晒之苦，還要擔驚受怕被殺，還不是爲了他們？

不過，艾慈當眞把王家姑娘與那百口兄弟一比較，恐怕他還是寧願累死在他那近百口人的身上，也不得不捨棄王家姐妹的一番純情了。

如果，有一天上天要如此捉弄他，他也認了。

＊　＊　＊

他那一百多口之衆所住的地方，距此寶山城還眞不近，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里遠的路程。

艾慈還沒趕到前面山坡的大樹下，天空中已經一片灰濛濛的，好像頂了一頂灰色的帽子。

天空中由灰而暗了下來。

山坡大樹下，那個賣涼茶的老太婆，早已不見了。

此刻，却發現一輛馬車後面跟了三匹配鞍的馬兒，馬車上正發出令人吃驚的「哎呀」聲。

車轅上坐了一男一女，正是那趕車的年輕人。

這人很幸運，只在大腿前面受點輕傷，因爲當他們四人挨刀的時候，他正好是最後一人。

女的正是崔家大奶奶，車子不夠擠，他只好讓出了車位，自己便

只好坐到前面來。

還好，崔大奶奶名副其實的大奶子，也因爲奶子生得特別大，雖然奶幫上挨了刀，可還挺得住，更沒傷及內腑，上點藥也就沒事了。

當然，痛苦總是免不了的，就算崔大虎喜歡抓她的大奶子，這時候也只好避一避，躲開一些了。

艾慈一馬衝到馬車附近。

崔大奶奶早已發現了。

只見她臉色一沉，破口罵道：「小潑皮，黑桃愛司，你又追上來想幹什麼？莫不成趁天黑下毒手？」

艾慈哈哈笑道：「嘖嘖，乖乖！這就連夜上船了，也眞能湊合，五個人全擠在這麼一點丁大的小車子上，只怕也要擠擠蹭蹭到天明才能趕回平鄉吧！」

他頓了頓，又說道：「至於我趕來，與各位一點丁關係也扯不上，與各位已經銀貨兩訖，各不賒欠，小子我可不會無賴到情理不分，蠻幹一通，亂七八糟，完全不顧道義的地步。」

話落，他擺擺手，甩甩頭，哈哈笑着拍馬疾馳而去。

崔大奶奶氣得破口罵：「這小王八蛋，眞不是東西！」

其實，當平鄉五個人，五更天回到崔家堡的時候，艾慈也忙碌了一夜轉回寶山城的王家小店。

這一夜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折騰的，一大把銀票與一包金銀，折騰得幾乎只有幾兩銀子還在腰包裡。

當然，他也爲白小娟留了不少。

他覺得白小娟實在夠可憐。

＊　＊　＊

馬蹄聲驚醒了店小二，立刻開門把艾慈迎了進去。

艾慈輕聲對小二道：「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回來了，更別來打擾我，一夜沒睡，我得借用你那張床大睡一番。」

小二瞇眼笑道：「小爺，你若不怕我的被窩臭死人，你只管上床睡。」

艾慈笑笑道：「只要你能夠入睡，我便照樣可以睡，你睡過狗窩猪舍嗎？我還睡過棺材板哩！」

他頓了好一會兒，又說道：「我與叫化子們一塊兒睡，大伙兒還在比看誰的身上虱子最多，哈哈！」

當然，小二絕對不相信，然而艾慈確實沒說假話。

爲了怕驚動後院與客房中的人，艾慈就在前面小房間裡倒頭便睡。

這一睡，直到客房中的勞克大發雷霆，拍着桌子直着嗓門罵艾慈眞不是東西，小二才把艾慈叫醒。

「什麼時辰了？」

「日上三竿，小爺你睡了快兩個時辰了。」

艾慈伸了個懶腰，小二已送來洗面水。

不一會兒，王大小姐款擺柳腰，來到前面。

她手扶房門笑了笑，道：「我知道你天快亮的時候才回來，我們怕勞大叔吵你，所以沒告知他老人家。」

艾慈心頭暖暖的，一句話也接不上來。

只見他一個勁的在笑。

他見了王家姑娘就是這模樣兒。

王小倩對小二道：「快準備吃的，艾少爺他們就快要上路了。」

艾慈靦覥地道：「昨晚妳那點心實在是好，如今我還不餓呢！」

其實，艾慈一口也未曾吃，他甚至看也未曾看一眼。

他不是不想吃，而是不忍自己吃。

因爲他覺得，那不只是一包點心，更是一包無與倫比的溫暖，所以他把那包點心全分送給那幫小崽子們了。

「嵩山老怪」趙光斗就曾對他說過，只要刀譜上的武功招式全學會，江湖上他吃香喝辣挑撿着吃。

他如今已體會出來了，這以後想吃什麼會沒有的？然而那些娃兒們可眞慘，一包點心每人只分了半口就分完了，一個個叫着「可眞甜」。

艾慈聽得可是心酸酸，所以他一口也沒有吃。

坐在小桌邊，王小倩把自己親手做的早點搬上來。

勞克與白小娟也來了。

便是那位美又俏的王家二小姐也到了。

艾慈笑面相迎，道：「勞大叔，快請坐，你在後面吵什麼？」

勞克沉聲道：「好小子，你應該知道老夫吵什麼？」

他大剌剌的坐了下來，又道：「我老人家可是陪你走的寃枉路，一路上盡是你大把大把的賺銀子，我老人家却兩袖空空，我不指望你會分幾個給我花花，不過呢，咱們總算合穿一條褲子的，有些事情我老人家睜一眼閉一眼，只有一件事，忝爲你小子的同路人，我可不能不插手管。」

艾慈雙眉輕輕一揚，淺淺地笑道：「喲！一本正經嘛，到底是什麼事你老一定要過問呀？」

勞克一口喝完一碗蓮子湯，他瞇眼聳鼻地說道：「你小子可要給我聽清楚一點，王家姑娘只有倆，兩個全是好女兒，昨日當着那麼多的人，你等於是宣佈她倆是你的人，大丈夫一言九鼎，往後你可不

能辜負了人家的一片心，否則我老人家就不依你。」

艾慈忙擺手，道：「小子虛歲才十五呀！勞大叔呀……你可不要把我當成了二十五呀！」

他對王小倩又解釋道：「勞大叔喝多了，酒還沒醒，他是酒言酒語的，至於昨日事，望妳姐妹別放在心上，可不要介意呀！」

王小倩楞然望向艾慈。

勞克却已厲聲吼道：「好小子，說着說着你就來了，眞要火了我老人家，娘的，叫你馬上進洞房。」

艾慈越聽越不對味。

他有點如坐針氈的不自在。

王掌櫃笑着走過來，他坐在一張椅子上。

王家的兩位姑娘起身便往後面走，有點兒羞怯的樣子。

艾慈見了，心中更是「卡卡!」跳個不停。

「艾慈小兄弟，是這樣的，昨晚你去了之後，這位勞爺十分熱心，就替你提這門親事，當然，我自是沒話說，我那兩個女兒也十分樂意，說句我內心的話，我的女兒對你小兄弟十分仰慕，如今就等你點頭了。」

事情來得太突然了，突然得令艾慈手足無措，他心中還在念着那上百口的小孤兒們，怎有心談這種事。

艾慈一聲苦笑，道：「王掌櫃，不是小子不識抬舉，實在，我是個身背大包袱不能自由的人，百口人等我為他們弄吃的，所以這碼子事……」

勞克一拍桌子罵道：「混帳東西，你以為你在幹甚麼我不知道？老實說這是兩碼事，你的百口之衆，一點也不受影響，你只管答應就是了。」

艾慈透着無奈，道：「我的老祖宗，咱們不能太自私，總得為王家姑娘想一想，咱們這是幹什麼的？一天能吃幾碗乾飯，難道你還不清楚？咱們那天不動刀子，那天不見血腥？還好全都割別人身上的肉，放的是他人身上的血，這要是被人當猪宰，我的勞大叔，咱們不是害了人家大姑娘？」

他頓了一下，又說道：「你知道小子我樹了多少的大仇家，那四個仇家的頭頂都頂着一塊天，不是好惹的，若是知道王家姑娘與小子有了那麼一層關係，那時候，你要來保護她們啊？」

勞克道：「看你的出息勁，難道你連老婆也不要娶了不成？他娘的還混個甚麼名堂，倒不如一頭鑽入河裡當王八。」

他又對王掌櫃道：「今天我老人家不走了，你快快辦上一桌酒，咱們先給這小子文定再說。」

王掌櫃哈哈一聲笑，道：「少俠成我金龜婿，老漢三生有幸了，哈哈！……」

艾慈忙問道：「什麼叫文定？」

王掌櫃道：「就是先訂婚呀？」

「你有兩個姑娘，我與那個訂婚呀？」

王掌櫃笑笑，道：「大姑娘小倩十七歲，二姑娘小雯十五歲，依你看，你想同誰訂親啊？」

艾慈楞住了。

「我……我……」

我……了半天，什麼也沒說出來。

勞克大笑道：「別我了，我看哪，乾脆……兩個你小子全都要了吧。」

艾慈急搖手道：「不可以，我怎麼養得起。」

勞克道：「沒錢找我借，我不要你的利息。」

艾慈道：「別開玩笑了，我雖然是個黑桃愛司，還不至於害人家兩姐妹，這件事……這件事……」

王掌櫃突然拍手叫道：「好！好！好！她姐妹倆決定嫁你了。」

艾慈發了楞，這算甚麼古景？

白小娟笑笑道：「艾兄弟得到兩位佳人，應當高興才對呀！」

其實，艾慈那有不高興的道理。

只是，當幸福突然降臨的時候，他便有着無所適從的反常表現，心裡面還眞透着高興呢！

因為他在想通了如何去安排那百口之衆以後，他的心中正吶喊着「我可敬可愛的勞祖宗，你眞是我肚子裡的蛔蟲。」

＊ ＊ ＊

應了那句古老的話：「選日子不如撞日子好」。

中午時分，王家飯店便貼出一張紅紙箋：「家有喜事，休業一天。」

飯堂內喜洋洋，酒席開了一大桌，可全都是自己人，艾慈要求機密進行，可不是為省銀子，怕的是傳出去對王家父女大不利。

本城中的熊天剛就不會放過艾慈。

熊天剛有一天如果知道王氏姐妹成了艾慈未來的人，這後果就慘了。

果然，席間文定的飾物是艾慈伸手向勞克借的，那是兩錠金元寶。

夜明珠與藍寶石沒有亮出來，兩件寶物是要換銀子的。

酒席上，王掌櫃把一頂鑲玉西湖綢帽子，為艾慈戴在頭上，那帽子手工精緻，更襯托出艾慈的英姿來。

艾慈雖然十五歲，但他的骨架像大人，他在三官廟兩年整，吃苦就是練筋骨，看上去他像個二十出頭的小大人。

這頓酒席吃到日偏西，勞克已拉住艾慈道：「小子，老人家看得出你是高興不足得意有餘。」

艾慈看了看王家姐妹，道：「什麼是高興不足？什麼又叫得意有餘？」

勞克搖晃着頭，道：「今日只是你小子訂過親，距你們步入洞房還有一段時間，所以你也就高興不足，但你能獲得兩位美人兒的垂愛，娶得如此巧而又美的姑娘為妻，難道你不得意的過了頭。」

說得大伙哈哈笑了起來。

＊ ＊ ＊

艾慈看看天色，便對勞克道：「天色還早，咱們何不再趕一程？早日把白姑娘送回艾家集，咱們也好去辦正事。」

勞克當即起身，道：「王掌櫃，你這個女婿暫時就由我老人家『保管』，他就是想丟也丟不掉的。」

勞克走出店外跨上馬背，王小倩緩步的來到他面前，低聲的、帶着一份誠摯的眼神，含淚道：「勞大叔，如果有一天你老厭倦了江湖生活的時候，就回來吧，我們會好好的奉養你老的。」

勞克一楞，直直的望着王小倩。

半晌，他才啞着聲音，擠出個比哭好看不了多少的笑意，道：「姑娘！妳的這句話我會記在心上的。」

他不敢再多躭，抖動韁繩就走了。

他如果再不趕快走的話，他那兩顆在眼眶中滾動着的淚珠兒就會被王小倩發覺到，那就不好看了。

艾慈看看王小雯，他也看看王小倩，王家的兩個姑娘眞是好看，眞難相信她姐妹倆會對自己喜歡。

王小倩的眸中有淚光，那種梨花帶淚纏綿畢露的樣子，果然扣「我」心弦，惹「我」憐愛。

苦兮兮的表情，如果被美貌的女子抖露出來，那會令男人痛惜不已的。

艾慈就有這種憐香惜玉的感受，別以為他才十五歲，娘的，這種年紀的男人才最純。

他裝出一副英雄樣，哈哈坦然一聲笑，道：「打從今天起，妳們是我艾慈的人了，我沒什麼令妳們仰慕的，唯有我這顆赤誠的心與俠義膽，或能令妳們驕傲，令妳們歡笑，多保重了！」

王小雯雙手把個包裹掛在艾慈的馬鞍上，她的眸子中有着笑，而笑中也帶着淚——她也十五六歲。

「又是一包點心？」

「也有幾件衣衫。」

艾慈頓感有股子溫暖上心頭，比抄怡紅院的金櫃還令他舒坦。

他娘的，有個老婆也不錯，有兩個老婆更不錯。

於是，送的人與走的人揮手依依而別。

艾慈快馬追出城外，急急趕上勞克和白小娟二人，三人便往東北方向的山道，疾疾馳去。

＊ ＊ ＊

前面有道山坡，撥馬朝東，這條山道也是朝平鄉去的官道。

三人要到山坡另一面才轉彎。

此刻，山坡上的大樹下面，又見那個賣涼茶的老太婆，雙手攀摟着雙膝，屈着背坐在大樹蔭下。

三人馳上山坡，由於天熱，都想下馬喝涼茶。

突然，從平鄉的那方向，戰鼓擂動般煙塵滾滾黃沙遮滿天，一溜煙奔來了六匹奔馳着的快馬兒。

只看縱馬奔馳的模樣，一定有着火燒屁門的急事發生了。

勞克也皺起眉頭看，他手中還端着涼茶的碗。

艾慈不去看，他催着白小娟快喝完。

六騎已到半坡前，勞克忽然哈哈的笑了起來，道：「好小子，生意上門了，你準備接生意了。」

艾慈抹着口邊的水漬，已看到一騎衝上來。

這個人正準備直往寶山城方向馳。

艾慈舉着茶碗高聲喊：「喂！天熱火氣大，何不下馬喝碗涼茶？我黑桃愛司請你喝一碗。」

已有兩匹快馬往山坡下面衝，第三第四匹可聽得清，因為他們剛剛上到了那座山坡頂端。

二人陡然攏住了馬，兩匹馬刹住了在奔跑的蹄，其中一人大聲叫：「三堡主！四堡主！點子就在這兒哪！」

其實這人根本不用叫，艾慈的聲音高，所有的人全都聽到了。

「黑桃愛司」是個什麼樣的角色，這個名兒取得怪，沒有誰曾看到過。

眼前的人如果不是艾慈故意賣招牌亮字號，他們就是找到天邊也找不到。

就像一條滾動的長浪般，幾個大漢半包圍式的往艾慈這面圍上來，光景還眞怕被溜了似的。

只見被叫回來的三堡主與四堡主，二人手中各執一把鬼頭刀，那個叫的人年約四十，手中握着包鐵皮的三節棍。

另外三人也夠瞧，一身短衣靠，手上拿着大砍刀。

六個圍上艾慈的人，慢慢的圍攏過來。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神偸五鼠遵從錢如土老爺子之意劫走三小王爺，將他藏在火星眞君廟的眞君肚子內，錢老爺子叫方總管回去拿銀子救小王爺，之後二人折回火星眞君廟，錢如土又叫五鼠將三小王爺搬到一個秘密的山洞，他則和花牡丹由另一條路前去會合。途中兩人遇上牛大壯和馬雲飛，四人又再開戰……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掩護五鼠押獵物　戲弄莽漢尋開心

馬雲飛頭上的罪受大了，他落地幾乎站不直，一手持刀，一手捂住頭而直搖頭。

他搖着頭不忘罵：「老傢伙，不要臉，兩個打一個呀，還說你不同馬大爺幹了，你他媽的偸襲。」

錢如土臉皮一緊，叱道：「王八蛋，是你們兩個不長眼睛，老夫早就提醒你們了，沒銀子盡早回去，別打這種不要臉的仗，是你們不聽勸呀，操！」

馬雲飛怒罵：「老子們只有刀，命一條……」

錢如土道：「如此說來，二位打算爲那小東西犧牲到底了？」

一邊痛得直抹淚的牛大壯吼道：「他媽的，你們兩個眞不是東西！」

錢如土道：「那好，既然咱們不是東西，那就幹不是東西的事吧！」

他對花牡丹道：「丫頭，二十兩銀子也收了，那個不掏口袋，棒子侍候他。」

「是，老爺子，二十兩也是銀子嘛！」

她先走近牛大壯，伸手道：「拿來！」

牛大壯吼道：「拿什麼？」

「當然是方管事給你的十兩銀子了。」

牛大壯吼罵：「你們他媽的打劫呀！」

花牡丹道：「放屁，咱們可是憑本事賺銀子。」

她把手中鐵棒放在掌中直打轉，輕鬆的又道：「你是拿不拿出來？」

牛大壯吼道：「有種妳就自己來掏我的口袋，婊子養的東西，來摸呀！」

花牡丹忽的呵呵笑向錢如土道：「老爺子呀！」

錢如土道：「幹什麼？」

花牡丹道：「老爺子呀，你知道不知道，人頭那個地方最脆弱？」

錢如土笑道：「活了六十多，可就是人頭沒有研究過，唉，我也懶得去研究呢！」

花牡丹道：「我原來也沒研究，我同如聲哥幾人也都不知道，但來叔却有研究。」

「妳說來如風呀！」

「是呀！」

他提起來如風的名字，倒令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吃驚又瞪眼。

牛大壯大叫：「什麼？你們認得來如風？俠盜來如風那小子呀！」

錢如土道：「怎麼，認識人不可以呀！」

花牡丹心想，這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來叔的大名眞響

亮，韃子也知道。

其實來如風曾被七王爺忽必顯邀請過，也是七王爺府的座上人物，那七王忽必顯一心要滅絕江湖上勁頭高的人物，他設計在老爺嶺坑人，却自己也死在那兒了。

經過七王爺邀請的人物，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當然也知道來如風之名了。

＊　＊　＊

現在……

花牡丹對錢如土吃吃笑道：「老爺子呀，來叔是有研究的，他對咱們說，人頭呀，共分五個部份可以下棒子敲，那就要看挨棒之人是什麼牛鬼蛇神人物，或是三刀扎不透的頑固傢伙。」

錢如土笑道：「什麼樣的師公，什麼樣的徒弟，那好，妳說說，我聽聽，人頭什麼樣的五個部份呀！」

花牡丹道：「分成前後左右與中央……」

她邊笑，斜目看向牛大壯，又道：「前後挨棒會出血，左右挨棒長肉包，中間的挨棒這人就會昏倒在地上。」

錢如土指着牛大壯，笑道：「丫頭，他不聽妳的，他要妳出手摸他的口袋，妳打算怎麼對付他？」

花牡丹笑笑，道：「當然是把他打昏了再安心去摸口袋了。」

牛大壯一聽，吼道：「妳敢……」

「殺！」

花牡丹彈身而上，她舉棒便飛身打過去。

牛大壯拚命旋動手上彎刀，一心去護頭中央。

「彭……」

「哎呀……」

牛大壯頭上未挨棒，但他握的刀手肘上挨一棒眞不輕，打得他手中的刀也飛了。

肘上挨棒比膝上挨棒一個樣的叫人吃不消，牛大壯開口一聲咒罵：「媽的……」

「咚……」

「哎呀！」

他只罵了半句，隨之，一棒打在他的頭頂上，嚄，果然靈光，牛大壯歪在地上不動了。

花牡丹這一棒有奇效，她在哈哈笑。

「老爺子，怎麼樣，我說得不錯吧，這大狗熊不動了，他想動那得等上半個時辰吧？」

錢如土看看一邊發楞的馬雲飛道：「快摸口袋呀，摸完他的十兩銀子，下一個又得妳動手呀！」

馬雲飛眞的氣瘋了，無奈的開口罵：「媽拉巴子的，可惡呀！」

花牡丹可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上前便把手插入牛大壯的口袋中，她用力的來了個「神仙一把抓」。

只見她把手猛的往外取出來，嚄，不由得她吃吃笑開懷了也。

「哈……老爺子，發了吔！」

錢如土的酒也不喝了，忙奔上前伸手接過來。

不錯，是有兩錠銀子共十兩，除了這十兩銀子外，另有一些碎銀子，只不過尚有一個綠色緞包，只一摸便知道包中不是普通東西。

錢如土不看銀子，他打開了緞布包，嚄，他的雙目可也睜大了。

花牡丹也吃吃笑開懷了！

只見除了百兩銀票四五張之外，金鐲子一對有十兩，戒指項鍊帶翡翠，還有幾顆光圓溜滑的珍珠！

錢如土却跌足嘆道：「差半點上當了呀，眞是老天有眼呀，這麼多銀子寶貝的，怎可隨便放他走？」

馬雲飛一看道：「喂，方管事只送咱們每人十兩銀子呀，你們怎麼連他的老家當全摸走呀，何不一棒打死他算了。」

錢如土也不回答，慢慢的把這些東西揣懷裡，他喃喃自語道：「這是災難年，韃子們也知道把家當藏身邊，以備急用呀，嘿！」

他這笑是十分蒼涼與淒然的，再是有銀子，但他老人家心中明白，這些全是漢人們手中奪去的！江山都搶去了，這一些又算甚麼？

＊　＊　＊

花牡丹又往馬雲飛那面逼去了。

馬雲飛一見這光景，叱道：「別過來，妳幹甚麼？」

一笑，花牡丹道：「幹甚麼呀，我這人最是公平不過，呶，該你摸口袋了！」

馬雲飛急忙摸袋，十兩銀子他掏出來。

「呶，全送妳了，拿去！」

他抖手把銀子當暗器打，兩錠銀子一前一後直往花牡丹的面門飛擲而來。

「噹！噹！」

花牡丹手中鐵棒左右撥，立刻打落兩錠銀子，她已奔到了馬雲飛身前，忿怒的叱道：「你想暗算你家姑奶奶呀，我敲爛你的頭！」

她的棒子猛往下打，「噹」的一聲打在馬雲飛的刀背上，然而又聽得「卡」的一聲響，就聽馬雲飛「噢」的一聲叫。

眞狠，花牡丹棒端的尖刀便在受阻的時候彈出來，便也扎得馬雲飛一聲厲嗥。

花牡丹的尖刀扎在敵人的肩窩下面，那地方十分脆弱，人若被扎，這條手臂提不起來了。

馬雲飛就拋刀斜抖着長臂叫

：「可惡啊！媽的，女人如此心狠手辣呀！」

花牡丹的尖刀又彈回棒中了。

錢如土道：「咱們不殺人，問他，要不要掏腰包？」

花牡丹道：「如果不是你老大慈大悲，看我今天能放過他才叫怪！」

馬雲飛罵：「媽巴子的，遇上厲鬼了吧！」

花牡丹道：「別叫了，你是自動掏出來呢，還是要本姑娘取呀！」

馬雲飛十分誠實的道：「老子不捨得！」

花牡丹道：「這話我理解，只不過我是要定了！」

馬雲飛叫道：「多年積蓄呀，妳太狠了吧？」

花牡丹的心動了！

「老爺子，你聽見了沒有，他在中原弄了多年的黑心銀子呀！」

「老夫耳又不聾，當然是聽見了！」

「咱們如何摸過來？」

錢如土指指牛大壯道：「依樣畫葫蘆，如法的炮製，難道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呀！」

花牡丹道：「我也以爲只有這個手段了！」

她舉起手中鐵棒，對忿怒又吃驚的馬雲飛道：「大小子呀，你不忍看我摸走你的東西吧？」

馬雲飛吼道：「妳殺了老子吧！」

花牡丹道：「如有必要當然宰你，只不過咱們講義氣，說道德，漢人講的是忠恕，你放心，拿了東西是不會再殺人的，那是黑心的人失人性，咱們不幹！」

馬雲飛道：「我死也不給！」

花牡丹道：「小心你的頭！」

她這裡要出手，忽的，錢如土全身撞入馬雲飛的懷中笑道：「我請你喝酒。」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撞，馬雲飛吃一驚，剛把口張大，花牡丹的酒葫蘆對着他的口就灌了下去。

馬雲飛還不能不喝，「呱嘟」一聲，喝了一大口。

他方嚥下肚，錢如土一彈而起，笑道：「夠了，夠了，別再喝了！」

他收回葫蘆，對花牡丹道：「收起地上兩錠銀子，咱們找地方吃飯去吧！」

花牡丹拾起地上銀子道：「咱們放過這大小子呀，太不公平了吧！」

錢如土道：「我說走就走，別再囉嗦了！」

他已當先往大道那面走了。

花牡丹對吃驚的馬雲飛道：「眞是便宜你了，哼！」

她急急忙忙的追向錢如土去了！

* * *

「媽拉巴子的，老東西呀，你是個老賊三隻手呀，快還我的東西呀！老狗！」

聲音只一聽便知道是馬雲飛在狂號，那種聽起來絕望的呼叫，聽的人以爲他如喪考妣一樣。

然而，錢如土走得快，花牡丹半里外才追上，當然，花牡丹也聽到了。

花牡丹吃吃笑道：「老爺子高明呀，便是我也被你老朦住了，高呀！」

錢如土不開口，好像忘了有這麼一回事似的，他走得還眞輕鬆。

摸走了馬雲飛積存的家當，他當然輕鬆不過。

* * *

已經走出七里遠了，錢如土才站住。

花牡丹道：「老爺子，走錯方向了吧！」

錢如土道：「丫頭，咱們如果立刻追上五鼠他們幾個人，必被兩個韃子發現，而且，咱們剛才的拖拖拉拉，囉囉嗦嗦，那也是有用意的！」

花牡丹笑問：「那有甚麼用意？」

錢如土道：「這就是經驗，咱們一陣拖拉囉嗦，五鼠他們五個人就放心大膽的往前行，不怕被人跟踪呀！」

他喝着酒，又道：「咱們可以回頭去追趕五鼠了，別叫他們先到土崖上，那會引起親愛的老情人誤會的！」

花牡丹笑笑道：「眞有意思，我好像在學習，除了機會教育外，而且也等於是在職訓練，學的眞不少！」

錢如土哈哈一笑，道：「幾十年江湖經驗，有得你這丫頭學的了，哈哈……」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是怎麼下的手呀！」

錢如土道：「嚄，丫頭，妳們幾個學了來如風的那一套，已經吃香喝辣不用愁了，怎麼的，還想把我老人家的粗淺功夫學去呀！」

他斜目看看花牡丹，又道：「太貪心了吧！」

花牡丹吃的一笑道：「那個大小子不大聲罵，我還眞以爲你老放他一馬呢！」

錢如土道：「那大狗熊呀，他應該感謝我的！」

花牡丹道：「你老摸走他的積蓄，他能感謝你嗎？他還想同你拚命吶！」

錢如土道：「等他氣消清醒以後，他就會明白，如果不是我出手，他豈不又要挨妳的那根鐵棒呀！」

花牡丹一笑，道：「這倒是眞的，我還正想要打他頭的那個部位了！」

「哈……」兩個人笑開懷了。

兩個人走得更快了，因爲五七里打個來回就是十里出個頭，這還不算追五鼠的那一段吶！

* * *

雞公車停在一道土坡下，「飛天鼠」申屠仁五個在發楞，因爲前面無路好走了。

前面是黃土坡光禿禿，坡下有小林子，再下面便是汾水湍湍的流過去。

沒有路可也不能走回路，因爲，這方向原是錢如土告訴他們應走的路。

那張千踮脚回頭看，他怔怔的道：「老人家怎麼未追上來呀，莫非出了什麼事？」

申屠仁道：「他老若出事，咱們也收山吧！」

丁大海道：「眞奇怪，他老人家忽然不見了，他身邊那丫頭也不見了。」

石虎站在兩隻車把正中間，他取出布巾抹汗水，道：「會來的，錢老必是發現什麼了，才會與咱們五人分開的，我們等。」

毛勇道：「等是沒關係，怕是不來了。」

石虎道：「那怎麼會呢？他能丟下蔴袋中的人呀，我斷定錢老會趕來的。」

申屠仁半天才又開口，他沉聲冷冷的道：「如果錢老不來了，或者錢老有什麼蔴煩，操他娘的，咱們就用一塊大石頭塞進蔴袋裡，連人帶石頭拋下汾水河底，也算替錢老出氣報仇。」

丁大海道：「我贊成，娘的，韃子們的氣數盡了，咱們殺一個少一個。」

毛勇點頭道：「完了以後咱們下江南，參加抗元大軍去。」

五個人這是在閒扯，可也帶着幾分英烈的樣子。

* * *

就在過午沒多久，遠方出現兩個人，這二人轉入黃土坡荒徑來，仔細看，可不正是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急匆匆的趕來了。

太行五鼠一發現，一字併肩的站起來。

就聽「飛天鼠」申屠仁拍手大叫：「喂，老爺子，你二位怎麼才來呀，咱們等很久了。」

錢如土一見哈哈笑道：「勞駕了，勞駕了。」

花牡丹走到雞公車一邊，她用手去拍蔴袋，笑道：「喂，小王爺，你坐的是免費車，睡着沒有呀！」

那蔴袋只不過稍稍動了一下，花牡丹吃吃笑了。

「對不起，對不起，我忘了小王爺有口難言呀，沒關係，再忍耐一下子，咱們就快到了。」

蔴袋中又微動一下，想是不太舒服了。

錢如土道：「車子留在這兒，找些雜草蓋起來，咱們把這小子扛着上土坡。」

申屠仁道：「老爺子，上那兒呀，你得吩咐一聲嘛，要不然你老走掉，咱們抓瞎呀！」

錢如土道：「這一段我不離開你們，放心，一同去個你們想不到的地方。」

於是，石虎解繩子，這一回由毛勇背着忽必亮，大伙便跟着錢如土與花牡丹往土坡斷崖邊走去。

那丁大海還在問：「這是什麼地方呀？兔子不拉屎，烏鴉不下蛋的荒崖邊。」

「鬧江鼠」張千笑道：「汾河岸邊這一段，水流急有漩渦，人落掉下去很難有活命在。」

丁大海道：「老五，你也怕這一段水域呀。」

張千哈哈一笑，道：「我除外，哈……」他的水性佳，自然要喧染水勢才會顯出他的本事來。

錢如土走在前面笑回頭道：「老夫爲何找你們呀，就是因爲我知道你們之中的張老五水性好，哈……果然沒令老夫失望。」

花牡丹道：「一把把這小韃子拉入水中，張大叔呀，你還眞的有一套。」

張千得意的笑道：「謝謝姑娘的誇獎。」

石虎道：「姑娘，妳同老爺子去那兒了？怎麼去了這麼久，莫非……」

花牡丹笑笑，道：「遇上敵人了，哈……弄了他們一票，也滿不錯的。」

錢如土道：「兩個韃子找蔴煩，教訓他們。」

申屠仁道：「原來如此，還以爲二位出事了。」

錢如土道：「對於你們的義氣，我老人家是不會虧待你們的，且等此地這一段完事，讓你們每一個也少不了，五位也莫推辭。」

申屠仁一聽臉色一變道：「老爺子，你這算什麼，拿咱們太行五鼠眞的當成老鼠呀，看咱們不起是嗎？」

丁大海道：「是呀，當初說過的，爲你老服務是無上光榮呀，說什麼回報，叫咱們兄弟們悲哀不是。」

錢如土哈哈一笑，道：「辦事要跑路錢，吃飯也要飯錢，多的我

不給，這些是少不了的，你們推辭我會罵人。」

申屠仁一笑，道：「再說吧，老爺子。」

這是一段閒扯淡，主要的還是往斷崖那面走，大家走的不寂寞。

* * *

繞過一段崖坡，斜斜的陡岸一端，忽的冒出一個年輕人站在那兒阻住去路。

這兒原是不見路的，但却站個年輕人。

花牡丹一眼認出來，這人正是白爾壯不錯，白爾壯雙手叉腰站在那裡，宛似門神一員好威風，然而，當他發現花牡丹的時候，他笑了。

白爾壯邊笑邊走過來了，他向花牡丹與錢如土揮着手，雙方相距十幾丈，他幾個箭步便到了花牡丹的面前。

「歡迎，歡迎，二位又回來了。」

不等花牡丹開口，錢如土拉過白爾壯急急的問：「你……你的乾娘好吧。」

白爾壯道：「好，她這幾天還常常一個人在發傻。」

錢如土道：「她沒有罵我吧？」

白爾壯道：「她想着你……如果你再不來，也許我乾娘就罵你了。」

錢如土一聽，大是安慰，他對白爾壯又問：「快對我說，她對你說過什麼話沒有？」

白爾壯想了一下，道：「好像說過什麼吧。」

「什麼？你說。」

「乾娘好像說，過去她不懂什麼叫『春宵一刻值千金』，如今，她明白了，是值千金。」

錢如土一聽之下哈哈大笑起來。

白爾壯又道：「好像還說過……」

錢如土忙收住笑急問：「還說過什麼？」

白爾壯道：「像是說過『眞正的相愛，便只有一天，也不虛此生了』。」

錢如土不笑了，他在抹淚。

老人家很感動的道：「聽聽，聽聽我的老情人啊，她活到今日才體會出什麼是眞愛。」

花牡丹道：「老爺子，恭喜你了。」

只不過他忽然發覺白爾壯只放過他們兩個人，倒把申屠仁五個攔在後邊不放行。

錢如土忙又走過來，連花牡丹也過來了。

錢如土細聲細氣，小心的說道：「我親愛的娃兒，他們是幫我的自家人呀。」

白爾壯却淡淡的道：「錢老，不是我不放他們過來，而是爲了你老呀。」

「這話怎麼說？」

白爾壯道：「我如果放他們也過去，萬一我乾娘發了火，可能連你老也一齊趕走了。」

花牡丹急問：「爲什麼這樣？」

白爾壯對花牡丹是有好感的，心中也塞滿了花牡丹的影子，聞言，便對花牡丹道：「你們不知道，我乾娘的脾氣不好，惹了她是不好的。」

花牡丹道：「都是自己人嘛。」

白爾壯道：「也得我乾娘點頭，花妹呀，我不能不聽乾娘的話。」

錢如土點頭一笑，道：「我心中明白，她有不見生人的理由。」

他對申屠仁五人又道：「你們把他放下來。」

石虎把忽必亮放在地上，只見錢如土取出一張銀票與銀子兩錠，塞向申屠仁，道：「拿着，先回去廟中，該吃該喝的盡着買，兩天半的時間，咱們還得再見面，誰也不能黃牛。」

申屠仁道：「老爺子，如果拒收惹你老生氣，咱們也就貪財了，沒話說，咱們在火星廟恭候你老的吩咐。」

丁大海道：「老爺子，如果人手不足，咱們還能再找個三二十個兄弟們插一腿。」

錢如土搖手笑道：「夠了，夠了，有你們五人協助，足抵五十個韃子兵，夠了……」

就在這時候，附近傳來一聲呼叫：「別走，大家來了就是一家人了。」

大伙齊抬頭，只見一個蒙着面紗的女人風姿綽約的站在一道崖背上，正向這邊招手吶。

這女人，當然正是白鳳仙了。

錢如土一見，立刻揮手叫道：「我的好鳳仙呀，你不嫌我這糟老頭爲妳帶來諸多痲煩呀。」

白鳳仙道：「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快回來吧！」

錢如土大爲感動的抖着雙手，道：「鳳仙吶！」

「阿土啊！」

「鳳仙……」

「阿土……」

嚄，兩個人互相走在一起了，看他二人抱得緊吧，幾乎是化成一個人了。

這光景看得花牡丹吃吃的笑了。

白爾壯却以雙目緊盯着花牡丹，此刻，如果花牡丹向他示意伸手，他必抱得比錢如土抱他乾娘還要緊。

* * *

這光景可也令申屠仁幾個吃一驚。

丁大海低聲道：「錢老從不鬧男女關係的，怎麼到老來才想起『半個人生』呀？」

什麼叫半個人生？這是有說詞的。

人嘛，一生之中最大的兩件事是絕對少不了的，那是「食與色」二字，孔老人家就曾說「食色性」也，這個性乃指萬物也，尤其是人，而錢老一生從來沒見他惹過色字，吃喝倒是吃喝過了頭，所以他也只能稱之活了半個人生，因爲他少個身邊的女人。

如今可好，他到老來有女人了。

這個女人什麼樣？申屠仁五人是想急於瞧瞧的，於是他們五人不走了。

申屠仁五人走近前，才把錢如土從美夢中驚醒過來，他忙對白鳳仙笑道：「鳳仙呀，他們五人乃太行五鼠，也是俠盜之流人物，他們稱我一聲前輩，我愛他們的才華，這一回還眞幫了我的大忙了。」

一笑不見臉皮，白鳳仙道：「五位，快請到寒洞一敍，千萬別客氣。」

張千一眼看到白鳳仙的雙手，不由吃一驚，怎麼會是這種燒焦的顏色？

石虎也看到了，石虎又把忽必亮扛在肩上，心頭更是一怔。

毛勇就以爲，錢老怎麼找的，找個怪女人。

這太行五鼠爲錢老抱屈，但見錢老對這怪物似的女人如此關懷備至，他們便只有悶在心裡，臉皮上還是笑呵呵的樣子。

大伙一路又走了半里遠，才發現一個陡坡上面露出個土窰洞。

太秘密了，誰會相信，在這方圓十里內的荒蕪之地，會有這麼一處土窰洞。

* * *

就在窰洞內，五鼠才發覺這土窰洞除了前面一間之外，另外還有三間小洞室。

要知道這種土窰洞冬暖夏涼，人在裡面舒適極了，有人會說過，如果這個人患了風濕病，那就去住土窰洞，乾燥之外還能吸收濕氣。

一應吃的還眞不少，全由白爾壯與花牡丹二人去張羅，單是酒便開了兩罈抬出來。

白鳳仙備酒不是爲了喝酒，有許多藥需要酒來調和，只不過如今來的是錢如土的客人，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抬出來喝吧。

天色就快黑了，土坡遠處傳來野狼嗥叫聲，聽起來是那麼淒厲。

這時候才把蔴袋打開來，由於錢如土的解說，要把這忽必亮先藏在白鳳仙這裡，希望白鳳仙不要拒絕。

「鳳仙，這是一票大買賣，妳以爲……」

白鳳仙道：「太簡單了，別以爲他是小王爺，在我眼裡是個鬼，色鬼。」

錢如土道：「鳳仙，他可死不得呀！」

白鳳仙道：「我知道，我會叫他像一條哈巴狗一樣在我這兒不會走失。」

錢如土驚道：「要拴牢呀！」

白鳳仙道：「拴牢？哈……」

錢如土道：「他的武功也一流呀！」

白鳳仙道：「你們且看我的吧！」

她還眞的馬上動手了，只見她取來一杯酒，取了一包粉狀物，拌了以後又用口去舐了一下，這才笑笑道：「可以了，餵他快喝下去。」

她把酒杯交給白爾壯的手中，白爾壯便走近正自吃驚的忽必亮，笑笑道：「是你自己開口呢，還是由我出手代勞呀？」

忽必亮也能開口了，他大叫：「我不喝！」

白爾壯道：「我出手只怕你的面頰會裂了，那會叫你疼上幾天的。」

他伸手去托忽必亮的下巴，大拇指只在忽必亮的牙根捏了一下，忽必亮便是一聲叫：「哎唷！」

白爾壯一笑，道：「先禮後兵，你開口吧！」

忽必亮道：「這是什麼酒？」

「好酒，喝了就像乖寶寶，不會痛苦的。」這話乃是白鳳仙說的。

大伙已楞住了。

白鳳仙的話說完後，她向乾兒子白爾壯點點頭，就見那年輕人的手又把忽必亮的下巴托仰起來，這就把一杯酒送到忽必亮的唇邊了。

忽必亮哇哇叫，把頭左右搖，閉唇咬牙悶聲哼，花牡丹笑笑道：「看我的。」

只見她走上前既不打又不踢，伸手一捏，捏緊了忽必亮的鼻子，而且還哈哈笑道：「不開口彆死你。」

鼻子被捏難出氣，果然，忽必亮悶了半天把口張開，大喘氣帶翻白眼。

白爾壯便立刻把一杯酒灌入忽必亮的口中，就聽「咯」的一聲，一杯「藥酒」喝下肚。

白爾壯爲了表明任務完成，他還把空酒杯向他乾娘來一個底朝上。

白鳳仙哈哈的一笑，道：「他馬上就老實了。」

大伙都不吃不喝了，等着看這

小王爺的反應吶！

錢如土便酒也不喝了，他還暗中扯着白鳳仙的手，那白鳳仙又是什麼表情？看不見，因爲她以巾幪面。

奇蹟似的怪事出現了，只見這忽必亮張大眼睛看上面，眼珠子不能轉，好像個睜眼瞎子一樣。

白鳳仙一笑，道：「你們把他身上的繩子解去，他再也不會跑了。」

錢如土立刻對張千五人道：「鬆綁！」

石虎奔上去，三把兩把解去帶子，他小心的把那些布帶收起來。

果然，就見這忽必亮撐地坐起來了，只見他左瞧右瞧沒開口，一身半乾不濕的錦袍也不管了，撩起衣袖抹臉盤，對於窰洞內的人，他似乎全不知道似的。

忽必亮不但忘了一切，更像個傻瓜。

傻子是不會知道自己身份的，他開始微微笑了。

白鳳仙忽的走過去，她手中托着一個碗，碗中是一些麵，還有幾塊肉。

「吸，拿着，去坐在一邊自己吃。」

忽必亮眞聽話，宛如一個乖孩子似的，雙手接過碗，微微笑着坐在一邊吃起來。

傻子的笑令人不忍看，因爲那種天眞的笑，笑出了人性的天眞，那只是痛苦的假象而已。

如果有人問傻子，你爲何發笑？這傻子的回答必然還是一個傻笑。

忽必亮便是如此，他早已不知他乃七王府的小王爺了。

* * *

錢如土看得一瞪眼道：「鳳仙呀，妳叫他喝的是孟婆湯嗎？」

一笑，白鳳仙道：「孟婆湯只叫你忘了過去一切，我的不是，我叫他變成乖乖的小子，他一切全得聽我的。」

錢如土道：「我親愛的，你把他變成這般模樣，會不會永遠是個傻蛋呀？」

「阿土，你擔心什麼？」

錢如土道：「我心肝寶貝呀，他可是身懷十萬兩銀子呀，萬一後天夜裡七王府的人發現這小子變成個傻瓜蛋，那就不對勁了。」

「有什麼不對勁的？」

錢如土道：「他們不但不給錢，怕是還會拚老命，到那時咱們不但失金，也得保命呀！」

白鳳仙忽一笑，她的笑聲聽起來仍似三四十歲女人的笑聲，好聽。

「格……阿土呀，我還未曾像你說的糊塗，吸，你拿着，這是解藥，吃了之後，半個時辰不到，他便會先冒出一身汗來，然後叫口渴，只一喝過水，他又是小王爺忽必亮了。」

錢如土一聽，急忙接過來，塞入懷中，更忍不住拉過白鳳仙那變了黑紫色的手放在唇上吻的「嘖嘖」響，笑道：「太好了，太妙了，哈……」

白鳳仙不好意思的半低頭，「在這麼多後輩面前，你也好意思呀！」

錢如土道：「我是忍不住的發自內心的愛意呀，哈！」

牡丹白道：「白嬸嬸呀，這也沒什麼嘛，錢老愛你呀，咱們看了也高興。」

白鳳仙微點頭道：「妳這丫頭，我是越來越喜歡妳了，要是把妳也留在身邊，同爾壯一起多好呀！」

她轉而向錢如土，又道：「阿土，你看這丫頭與阿壯是不是一對天生的呀？」

錢如土大吃一驚，因爲他心中明白，花牡丹心中只有一個來如聲。

只不過他反應是一流的，便也從容的道：「鳳仙呀，人與人之間全靠一個緣份，如果有緣，天涯海角也會再碰面，如果無緣，對面碰上也不相認。」

他喝口酒，又道：「就如同咱們倆，三十五年前就相識了，只是到現在才又在一起，妳以爲這不是有緣嗎？」

白鳳仙微點頭，她也同意錢如土的這些話。

錢如土心中如釋重負的，又道：「感情之事不可勉强，任其自然發展吧！」

牡丹白心中也感激錢老的這番說詞，她怎能忘了來如聲呀！

她也在思念着來如聲，不知道他們五人去了洪洞是否見了來叔了。

* * *

二更天還不到，大伙早已酒足麵飽，那申屠仁便在這時候與另外四鼠起身了。

申屠仁對錢如土與白鳳仙施一禮，道：「老爺子，咱們要走了。」

白鳳仙道：「這時候？」

申屠仁道：「是的，咱們趕回火星廟，這兩天還得爲老爺子做點事情，咱們沒忘十八日夜老爺子要拿這小子換取十萬兩銀子之事。」

白鳳仙道：「你們既有要事，我不攔你們了。」

錢如土道：「大老鼠，多多注意太原七王府的人，我知道他們不會善罷甘休的。」

他冷笑連聲，又道：「叫他們來吧，看我老頭子怎麼折騰他們

吧。」

丁大海道：「老爺子，你放心，只你一聲吼，陽曲有咱們的人，誰也會勇往直前的。」

笑笑，錢如土道：「還用不到驚動大伙，記住，我過一天就會去的，咱們火星廟見了。」

申屠仁五人立刻打個千便走出這神秘的土窰，五個人走到半里外，到了那段小路端，才聽得張千拍胸打頭帶踢地的大吼：「媽呀，怎麼會是這樣子呀！」

申屠仁道：「你吼什麼呀？」

張千道：「你們難道沒有發現呀，那個嚇死人的醜婆子，說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毛勇接道：「那半邊面呀，比她的雙手還叫人噁心，我可是斜着從燈光影中瞧見的。」

丁大海道：「奇怪，她的聲音還眞好聽，那麼大年紀，聽起來像三十歲女人的聲音。」

其實這就更表明白鳳仙的純潔。

一個六十歲仍是處子之身的女人，說出的話聲就是與一般老女人不同，好聽之外還帶着三分嫩。

爲什麼不是十分嫩？年歲還是太老了嘛！

* * *

半晌，石虎忍不住的道：「眞爲錢老叫屈，娘的，只要錢老點個頭，打聲招呼，我石虎就能爲他弄上十個八個半老徐娘盡他挑，盡他撿，那個如意要那個，娘的，怎麼偏偏會喜歡上這麼一個嚇死人不償命的厲鬼子。」

申屠仁開口了。

申屠仁一聲笑，道：「你們只會看外表，其實，這女人乃是一身的細皮白肉，你們只看到她的兩手與半張面，是吧？怎不看看她那嫩如蓮藕的粉臂呀，再說嘛！」

他邊走邊解說，又道：「你們應該聽到過，錢老會說他們之間的感情已是三十多年歷史了，人們有幾個能彼此相等對方三十多年呀！」

他一聲嘿嘿，又道：「咱們之間有誰能等三年我就佩服他，哼，時下的年輕人也別提了，能等上個三幾十天也就不容易了。」

張千幾人齊瞪眼，毛勇笑道：「他們是春蠶到死絲方盡呀，哈……」

五鼠之中就屬毛勇讀過幾天書，他又道：「又叫什麼來着……『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呀！」

申屠仁笑道：「眞難爲你還未忘記那麼豐富的詩詞呀，咱們太行五鼠也有唸詩的人物。」

他哈哈一笑，又道：「老三，你是有學問的人，怎麼不把咱們五鼠也弄上一首詩呀！」

丁大海笑道：「開心不是？」

張千起哄，笑道：「咱們走夜路多單調，又不會唱山歌，聽聽三哥的詩也不錯呀！」

石虎笑笑，道：「我雖然是個大老粗，可是你如果冒出幾句好聽的，我老石仍然爲你喝聲采。」

申屠仁道：「老三，咱們不會把你當成三國曹家兄弟中的……他娘的叫什麼來着？」

毛勇笑道：「曹植呀！」

「對，曹植，嗨，人家七步就能出詩，而且是流傳千古的美詩，當然，對你老三就不一樣了，你慢慢的想，想好了你再唸出來。」

他還對丁大海三人點點頭，又道：「咱們別鬥氣，免得老三的詩想不出來。」

果然，丁大海與石虎張千三人不再開口了。

* * *

毛勇的眉頭在打結，便嘴巴也在咕噥不休，想是在湊合着他的詩句了。

還眞夠難爲他，這毛勇走了不過半里遠，便吃吃的笑笑，道：「有了，有了，你們聽着。」

申屠仁四人立刻靠攏過來，那張千笑問：「喲，已經有七百多步了吧！」

是的，曹植七步成詩，他毛勇能七百步吐詩，這也算不容易的了。

那毛勇把胸一挺，兩手還比劃着，大聲的道：「你們聽呀！」

張千道：「咱們都等着吶！」

毛勇這才誦道：「去他娘的仁義禮智信，江湖上盡是人吃人！君不見毒蛇猛獸在橫行，轉乾坤五鼠下太行！」他這麼一誦，申屠仁就是一巴掌拍在自己手心上，道：「你這叫詩呀，別流傳千古了，操！」

嚄，那石虎還問：「什麼叫乾坤呀？」

丁大海道：「你是眞沒學問，連乾坤都不知道呀！」

石虎道：「二哥，你知道呀！」

丁大海道：「二哥當然知道。」

「你說說，乾坤是什麼？」

丁大海道：「乾坤嘛，當然人的名字了，人的名字呀，要不然，又怎麼轉得動呀，眞是的。」

他不說還好，這麼一解釋，毛勇幾乎笑破肚子。

申屠仁道：「不好，不好，你把咱們說成不講仁義禮智信了，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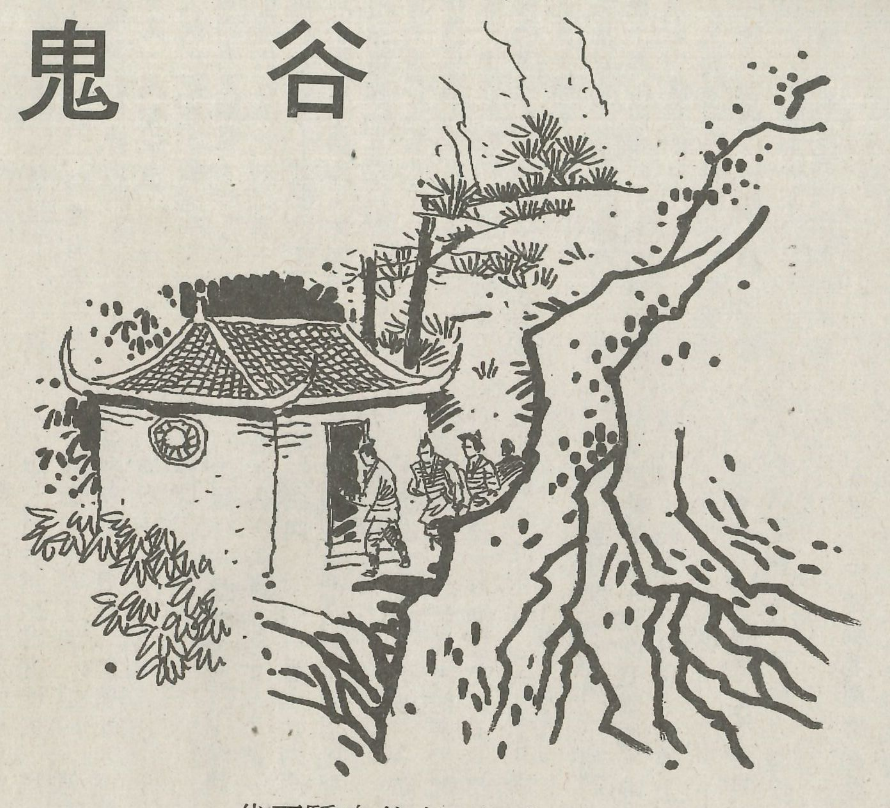
哈哈一笑，毛勇道：「原是逗逗各位兄弟的，眞的詩我還未想出來呀！」

（未完・十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谷

上文提要： 小峯服下解藥功力稍復，連夜奔離五虎嶺，在虎牢關附近復功。一日於少室峯巧遇呂盈盈，盈盈告訴他老魔自從得到二十四幅銀圖功力大增，整個武林已岌岌可危，老魔欲犯少林，小峯急去報訊，不料由於滄海游龍莊宗毅知道小峯是左玄之徒引起了誤會，小峯一番好意被歪曲了，連少林掌門的師弟亦聯手對付他，幸好呂松林等五人趕來……



一代天驕鬼谷主　溫文爾雅更和氣

總算雨過天晴，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九州羅漢忽然想到一件事，對康少峯道：「少俠剛才說幽冥教可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進犯少林，這話可當眞？」

康少峯聲急語快的回說：「事實確是如此，在下入寺已久，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老禪師宜及早應變才是。」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神州一奇、病叟龍雲、武當一塵等人異口同聲的追問道：「此乃魔教的機密大事，你怎會得知？」

康少峯望了呂松林一眼，據實說道：「是盈盈姑娘告訴我的。」

呂松林大驚失色道：「甚麼？是小女盈盈？」

「沒錯，正是盈盈姑娘親口所言。」

這眞是天大的好消息，呂松林精神大振，本想再追問下去，九州羅漢覺得事態嚴重，打岔道：「此非談話之所，快請入內再作定奪，若是被幽冥教的奸細聽去，事情就更麻煩了。」

英雄所見略同，大家亦有此同感，當下少林諸僧在前領路，羣豪緊跟在後，朝東北角上的一座偏院走去。

滄海遊龍莊宗毅緊走幾步，追上少林智通掌門道：「大師柬邀老朽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智通掌門邊走邊說：「魔教肆虐，生靈塗炭，柬邀老英雄枉駕少林，是想共商如何對付幽冥教，現在羣豪畢至，衆志歸一，稍待大家好好的合計合計，務必要把危害武林的這株毒草拔掉。」

呂松林心繫愛女安危，跟小峯走在一起，道：「小峯，你在那裡和盈盈相遇？她近況可好？爲何不與你攜手同來少林？」

康少峯不敢隱瞞，將實情和盤托出。

當說至楊威如何逼她服下毒藥，如不準時返回五虎嶺，必將毒發而亡，故而無法同行時，呂松林傷痛欲絕，早已淚下如雨。

呂盈盈的遭遇太悲慘，楊威的手段太毒辣，羣豪痛恨楊威之餘，同仇敵愾之心也因而大爲加强。

康少峯引咎自責道：「呂前輩，我……小峯無情無義，恩將仇報，太對不起你老人家了，盈盈姑娘的不幸責任在我，你老人家的腿……」

神州一奇呂松林聽到這裡，臉部掠過一抹凜然嚴正之色，道：「好了，別再說下去，你奉師命行事，何罪之有？老夫絲毫沒有責怪你的意思，只要你能心存俠義，做一番造福武林的事，我老人家就心滿意足了。」

話至此處，偏院已近在眼前，少林諸僧將大家請至一間寬敞的靜室中。

分賓主坐定後，智通掌門首先傳令全寺，小心戒備，偏院宣佈封鎖，非請莫入。

九州羅漢很乾脆，直截了當的說：「此時情勢緊急，危如燃眉，大家都別客氣，敢問有何妙計將魔教徹底摧毀？」

神州一奇呂松林第一個起身發表意見道：「若是半年之前，單憑少林、武當兩派，以及咱們這幾個人，就可以跟魔教分庭抗禮，一爭短長。可是，自從二十四幅銀圖全部落入楊賊之手後，情勢便告急轉而下，幽冥教中的幾位同道高手五虎嶺之行，落得慘敗而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絕非危言聳聽。」

羣豪正襟危坐，臉色凝重。

病叟龍雲接口道：「呂兄句句實言，魔教的確實力雄厚，不可低估，拙見以爲應忍一時之憤，待機而動，在沒有相當的致勝把握之前，最好別輕言興師問罪，因爲此舉成敗，關係重大，輕率行事，徒然損傷元氣，當務之急應是繼續號召各路人馬，厚植實力，直至有了足夠的人手，萬全的準備時再興師問罪，方可立於不敗之地。」

羣豪頻頻頷首稱善，九州羅漢道：「兩位施主高見，老衲亦有此感，但不知康少俠意下如何？」

康少峯朗聲道：「忍辱負重，固是明智之舉，但眼前最重要的事在下以爲不是如何消滅幽冥教，而是怎樣應付即將來臨的災難。」

少林掌門智通大師道：「小英雄有何高見？」

康少峯早有定見，慷慨陳詞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乃千古不易之理，楊威及二鬼三使均已盡得銀圖精髓，玄功入化，又兼心狠手辣，死守少林有害無益，倒不如先主動撤離，避開魔教鋒芒，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再直搗賊窩，不知諸位前輩以爲可使得？」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好漢不吃眼前虧，小峯立意至善，羣豪齊表贊同。

九州羅漢與智通掌門，雖然明知爲了保全實力，除此別無他途，但卻不忍就此捨棄歷代祖師經營數百年的基業，相顧愕然，臉有難色，久久未表明態度。

驀在此刻，噗！的一聲，有一物穿窗而入，落在康少峯面前的小桌上，大家有目共睹，一柄雪亮的匕首上繫着一面三角小紅旗，有人認得是幽冥教的「閻王令」，此令一現，將會有禍事臨頭。

羣豪大驚，臉色驟變。

康少峯二話不說，取下殘琴，奪門而出。

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病叟龍雲等人緊跟在後。

但見繁星點點，夜空如洗，四外寂靜無聲，那有半個人影。

來人究竟是誰，甚麼時候來的，甚麼時候走的？

問一下護衞在外的少林弟子也茫然不知。

錯愕片刻，忽然若有所悟，立又返回靜室。

武當掌門人一塵道長指着「閻王令」道：「這支閻王令跟前此出現在敝派的完全一樣，此令一現，幽冥教主楊威便到了武當，殺人無數，火燒三清觀……」

話說一半，康少峯拿起閻王令一看，驚極而呼道：「大家快來看這是甚麼？」

室內一陣慌亂，羣豪圍過去一看，立見三角小紅旗上被人用針刺了幾行透空小字，是：

諸君聚會之事，消息外洩，楊威提前進犯，決心將少林夷爲平地，老魔玄功入化，抗拒無益，速走！速走！

跟白絹上的留言一樣，並未落款，又是一個謎樣的人物。

康少峯有理由相信，必與上一次賜藥相救之人關係密切，甚至是同一人所爲，却依舊猜不透究竟是誰。

正欲勸大家早離險地，門外氣急敗壞的衝進一個黃衣和尚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對智通掌門道：「幽冥教的人大舉來犯，已近在寺外三里處，本寺在外巡守的弟子十之八九皆命喪當場，請掌門人速作定奪。」

病叟龍雲目注智通、九州羅漢二僧道：「看來示警之人所言非虛，爲了保全實力，確有退避必要，請兩位禪師三思！」

九州羅漢沉思少頃，連說了三聲：「罷！罷！罷！」

智通掌門會意，當機立斷道：「即刻傳出本掌門令諭，命令全寺弟子馬上化整爲零，撤離少林，隱入深山密林之內，不得有誤，違者以門規論處！」

「是！是！」

黃衣和尚領命自去，不久，寺內便傳來一陣急促而又嘹亮的鐘聲。

少林不愧是領袖武林的一大宗派，遇事沉着，應變有方，鐘聲一起，全寺彷彿一鍋煮沸了的水，沸沸揚揚的動了起來，所有的弟子全部井然有序的往山中奔去，到處人山人海，蔚爲奇觀。

九州羅漢、病叟龍雲、呂松林、康少峯等人也夾雜在人羣中，放步疾行。

急急如漏網之魚，喪家之犬，何其倉皇，何其狼狽，但是，大家

一點也不氣餒，有一個共同的心願，忍辱負重，俟機而動！

不幸，少林僧衆太多，撤離的隊伍綿延數里，來不及到達安全地帶，便被幽冥教攔腰截住。

羣豪去勢極快，未察身後之事，直至來到一座山峯，回頭察看時，始見全寺已陷入火海之中，幽冥教的人往來穿梭，大逞兇鋒，截殺寺內寺外的和尚。

少林自達摩建寺以來，歷經無數浩劫，均能屹立不倒，萬萬想不到今天却毀在幽冥教主楊威之手。

全寺弟子不下三千人，僅僅逃出十之四五，餘皆慘遭毒手，堪稱空前未有的一次大浩劫，大屠殺。

九州羅漢、智通掌門、智元、智宏、智明、智惠諸僧，皆悲痛欲絕，義憤塡膺。

大家都是久經陣仗的成名人物，儘管恨得牙癢癢地，但因明知敵强我弱，均將仇恨深埋心底，把希望寄托在未來，無人輕舉妄動。

九州羅漢實在不忍再繼續看下去，領着大夥翻過兩座山，進入一條峽谷。

峽谷崎嶇曲折，兩側古柏參天，前行里許，出現一大片松林，林木深處別有天地，建有一幢古意盎然的精舍，名為：「聽濤軒」！

軒內有知客僧駐守，早已點燃松燈，備好香茗，另外還備有素食齋點。

揖客入內，稍事飲食後，九州羅漢黯然神傷的說道：「本寺創建至今已長達三百年，不料竟在貧僧手中為魔教所毀，實感愧對歷代祖師！好在各位安然無恙，武林元氣未傷，一切仍有可為，聽濤軒乃老衲參禪打坐之處，地勢僻靜，距少林正院距離又遠，一時半刻魔教不可能找尋至此……」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對面山腰上瀉下三條人影，病叟龍雲首先發現，臉色為之大變，急忙一掌將油燈撲滅，示意大家留神。

羣豪都是一等一高手，夜能視物，見是二女一男，在峯腰亂石叢中奔走飛躍如履平地，顯非等閑人物。

三人漸行漸近，滄海遊龍莊宗毅驚叫道：「前面的小娃兒好像是玉笛金童。」

「玉笛金童」四字一出口，大家都嚇一跳，武當掌門人一塵道長向外一望，道：「莊大俠有沒有看錯？來人如眞是這個小魔王，那麼，他身後之人一定是神簫玉女與鬼谷谷主。」

鬼谷谷主嚴禁江湖上有殺伐毆鬥之事，武林中人動輒得咎，不知有多少人毀在她的手中，羣豪一直對她心存戒懼，齊將目光投注在久居鬼谷的病叟龍雲身上，等他開口。

病叟定睛一看，道：「在鬼谷時，龍某至少看過她百次以上，沒錯，正是那個小搗蛋鬼，至於玉笛金童身後的兩個女的，並無神簫玉女，究竟鬼谷谷主是否在內，說來慚愧，病老頭在鬼谷枉住十年，迄今未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

康少峯行至窗前，細一打量，道：「神簫玉女早在半年多以前，就被在下一琴劈死了，那兩個女人一個是鬼谷谷主，一個是她女兒左慧姑。」

這些事他一直密而不宣，羣豪毫無所悉，一聽說康少峯劈死了神簫玉女，齊皆瞪大了眼，詫異不已。

康少峯顯然不願別人追問這件不愉快的往事，話一出口，便獨自走到屋外去。

這一來，更令大夥兒錯愕不解，康少峯忽又轉身走回來，道：「龍前輩，鬼谷谷主他們怎麼又不見了？」

龍雲一邊探頭張望，一邊道：「剛才在山腰上，現在進入峽谷，自然就看不見了，也許正朝這邊行來，或者到別處去了。」

少林智元大師聞言鬆了一口氣，雙掌合十道：「阿彌陀佛，最好遠離此地，這個女魔頭不好惹，可能比幽冥教主楊威更難對付。」

武當一清道長接着說道：「鬼谷谷主最好別來，但咱們也不可掉以輕心，應提高警覺，以防萬一。」

康少峯見羣豪談虎色變，緊張兮兮的樣子，覺得有點好笑，道：「鬼谷谷主母女來與不來都無關緊要，咱們最好還是繼續商討如何消滅幽冥教的大事要緊，萬一她找上門來，由在下一人應付即可。」

一提到鬼谷谷主，小峯就不期然地想到死在大風雪中的母親，如山高似海深般的仇恨淹沒了一切，他幾乎記不得鬼谷谷主是他的師娘，左慧姑是他的未婚妻。

羣豪本來疑雲重重，但見他言來壯志千里，豪氣干雲的樣子，彷佛根本未將鬼谷谷主放在眼內，更加顯出他們的膽小如鼠，反而不好意思再出言追問。

然而，鬼谷谷主名頭太大，令人喪膽，好似芒刺在背，坐立難安，大家既躭心她突然現身逞兇，又不知康少峯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那還有計議如何討伐幽冥教的心情。

病叟龍雲最是豪邁爽直，見到這般情景，立將小峯叫到身邊來，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還不快據實道來，再這樣遮遮掩掩的，惹惱了我病老人家，就跟你翻臉。」

在伊陽悅來客棧內，與鬼谷谷主發生衝突，砸死神簫玉女的事，康少峯本不願張揚，今見病叟發了火，只好輕描淡寫的說了個大概。

直聽得天下英雄目瞪口呆，如非親耳所聞，簡直不相信世上會有這麼奇，這麼巧，而又這麼不幸的事情。

神州一奇呂松林長歎一聲，道：「眞難為你小小年紀，心靈上居然能夠承受這麼多曲折離奇的不幸。」

「沙！沙！沙！」

門外及時傳來一陣規律的步履聲。

病叟龍雲展目一望，道：「她來啦！」

雖說鬼谷谷主的身份來歷已明，但她過去的所作所為大家仍記憶猶新，心懷戒懼，跟着她的腳步聲，隨之緊張起來。

不久，鬼谷谷主已到，推門走進來。

左慧姑、玉笛金童緊隨左右，相互呼應。

呼！地一聲，大家全部站了起來，是禮貌，也是一種自衞的本能反應，有的運功戒備，有的握住劍柄，有的悄悄向後退了幾步。

只有小峯很特別，兀自溜到窗邊坐下來，把頭伸向窗外，望着茫茫夜空，心中思潮起伏，不知道是該將鬼谷谷主當師娘看待？還是當作殺母的仇人？

若是視為師娘，就當以禮相見，彼此携手合作，幹掉共同的仇人楊威，為師父也為死去的娘報仇。

假如當作仇人看待，就該不顧一切的殺掉她，以慰亡母在天之靈。

思前想後，久久難下定論，也就一直坐在那裡未動。

這時，油燈又亮了，是病叟龍雲點着的。

大家有目共睹，鬼谷谷主臉帶笑容，沒有絲毫敵意。

左慧姑的一雙星眸滴溜溜的轉來轉去，滿臉情愁愛怨，在尋找心上人，可惜，小峯被人擋住了，她沒有看見。

慧姑大失所望，指着幾位前輩對母親道：「這是九州羅漢老禪師，那位是神州一奇呂大俠，旁邊一位是病叟龍雲大俠，女兒在集賢莊時曾有一面之緣。」

鬼谷谷主一一頷首致意，神態甚是謙恭。

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病叟龍雲也以禮相待，不亢不卑。

鬼谷谷主望着神州一奇呂松林，笑容可掬道：「想向呂大俠打聽一件事，務請不吝賜告。」

呂松林見她如此客氣，也滿臉堆笑道：「谷主有話但請吩咐，只要呂某知曉，一定奉告。」

由於鬼谷谷主溫文爾雅，恭謹和氣，羣豪戒心大減，也才看清楚一度主宰武林，傲視羣雄的她，原來是一位雍容華貴，慈祥可親的人。

左慧姑道：「呂前輩，請問上一次在貴莊與晚輩相見的那位康少俠現在何處？」

呂松林橫移一步，轉身一指道：「在那兒。」

接着，又對康少峯道：「小峯，左姑娘母女在找你，幹嘛望着窗外發呆？」

康少峯充耳無聞，不曾回頭，亦未答腔。

左慧姑一臉哀怨，鬼谷谷主上前說道：「峯兒，你怎麼啦？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康少峯還是一言不發，望着窗外浮雲。

左慧姑忍不住上前拍一拍他的肩膀，幽幽怨怨的說道：「峯弟，你這是幹甚麼嘛，我們母女千里迢迢的來找你，你怎麼理都不理，眞叫人寒心！」

「誰要妳來找我，我們最好永不相見！」

小峯依舊目注窗外，聲音比冰還冷，不帶半點感情。

話出口後，忽又覺得有點後悔，因為他深深瞭解，她深愛自己，而且，很不幸，自己也深愛着她，尤其慧姑乃恩師的獨生女，他曾親口答應師父要娶她為妻，無論如何不該遷怒到她的身上。

「唉！」

愧疚之心一生，情不自禁的歎息一聲。

有人比他更傷心，左慧姑早已熱淚盈眶。

鬼谷谷主睹狀，痛如己受，以近乎哀求的口脗道：「千錯萬錯，都是師娘一個人的錯，要恨就恨我好啦，別再傷慧姑的心，她是無辜的，你不該這樣對她。」

呼！康少峯猛然站了起來，轉身面對鬼谷谷主，氣虎虎地道：「不錯，我是恨妳，恨妳入骨，恨妳一輩子，直至我娘的血仇洗雪清楚為止！」

慧姑母女及羣豪聞言倒抽一口寒氣，康少峯鋼牙緊咬，忽又將所有的憤怒仇恨嚥下肚去，悲壯而又堅定地道：「不過，這是以後的事，小峯此刻願把妳老人家當師娘看待……」

話至此處，喉中一哽，再也說不下去了。

羣豪大感詫異，摸不透康少峯的態度為何會轉變得這麼快，這麼突然。

只有神州一奇呂松林、病叟龍雲，與鬼谷谷主母女，瞭解這兩種

截然不同的態度轉變中蘊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淚水，多少痛苦，以及多少爲天下武林安危着想的悲壯胸懷！

默然片晌，康少峯作了一個深呼吸，藉以平復一下過激的情緒，道：「師娘、慧姐，兩位怎麼會跑到少林來？」

鬼谷谷主侃侃而談道：「伊陽旅店內你負氣出走，師娘母女爲之心碎，將小徒神簫玉女草草安葬後，便四出追尋，那知，苦尋數月，竟音訊全無，後來風聞你被幽冥教主楊威囚禁五虎嶺，當即夜闖魔教，欲救你脫險。」

康少峯取出白絹，在二人面前一晃，見慧姑母女沒有反應，知援手人並非她倆，依然是一個謎。

鬼谷谷主繼道：「深入五虎嶺，始知魔教機關圖陣密佈，寸步難行，老身浸淫絕世武學多年，竟未能到達幽冥教的核心腹地，便被迫退出，內心實感惶愧萬分。」

康少峯道：「魔教總壇乃天險之地，飛鳥不渡，蚊蚋難入，任誰也進不去，師娘請勿自責。」

鬼谷谷主望了在場諸俠一眼，道：「救你不成，五內難安，慧兒幾度柔腸寸斷，爲你哭得死去活來，後來聽說少林寺邀約天下英雄，準備聯手對抗幽冥教，這才兼程趕來，一方面打聽峯兒的消息，共謀救援之策，一方面附驥馬尾，追隨諸君，爲整個武林的存亡絕續略盡綿薄之力，亦爲先夫報仇雪恨。」

她君臨天下甚久，殺人無數，羣豪或多或少都跟她有點仇牽恨連，是以一直心存芥蒂，冷眼旁觀，及聞此言，方疑慮盡釋，慶得高人相助，齊皆笑臉相迎，認爲武林前途柳暗花明，勝利指日可待。

康少峯想了想，道：「師娘，妳老人家來時可曾與魔教相遇？」

鬼谷谷主道：「一入少林，正當烈焰衝霄，魔教大肆屠殺之際，還沒有弄清楚狀況，便與無影二鬼交上手，說來慚愧，我們母女師徒自認非泛泛之輩，跟二鬼惡戰百餘合，非但無法取勝，且漸居下風，實非始料所及。」

小峯曾先後和二鬼交手二三次，知以鬼谷谷主的身手，即使以一對二，仍可穩操勝算，今三人聯手竟非二鬼之敵，足証吸血鬼王與攝魂判官在得到二十四張銀圖後，功已更上一層樓。

二鬼如此，楊威自然更厲害，羣豪如遭棒喝，個個心事沉重，如負千斤重擔。

鬼谷谷主接着說道：「對付二鬼都感到吃力，自非楊威對手，從一位小沙彌的口中得知大家退避山林，遂擺脫糾纏，尋來此地。」

一席長話，來龍去脈頓明，羣豪另眼相看，伸出了友誼之手，表示歡迎。

神州一奇呂松林意興風發道：「有谷主鼎力相助，勝過雄兵百萬，實乃武林之福。論功力，楊賊已非昔日可比，無人能敵，但如聯手齊上，仍可一搏，淺見以爲不如即刻重返少林，與魔教決一死戰，就算殺不了楊威，起碼可以挫其銳氣，最低限度，可使少林減少損失，不知各位高見如何？」

九州羅漢字斟句酌道：「呂大俠所言固是，但倉卒應敵，恐非善策，老衲不忍爲了挽救本寺基業，影響全盤大計，萬一有所傷亡，更非少林樂見，不如忍一時之辱，從長計議爲宜。」

康少峯想了想，道：「整個武林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利害得失，完全一致，任何一派的損失，都會影響全局，彼此唇齒相依，理當同舟共濟，老禪師德智雙全，必定瞭然於胸，無須區區贅語。更何況，魔教機關難破，天險難犯，能在此地將其消滅，乃上駟之計，縱然不能大獲全勝，斬其羽翼應非難事，然後再一鼓作氣，直搗賊巢，事情必會順利許多。」

滔滔宏論，眞知灼見，直聽得諸俠頻頻頷首稱善，讚不絕口。

左慧姑見未婚夫高談闊論，智高一籌，投來深情的一瞥。

九州羅漢跟智通掌門互換一道眼神，心音已通，異口同聲道：「各位大俠既然這麼說，少林恭敬不如從命……」

話說一半，門外傳來一陣串叮噹聲，小和尚來不及通報，來人已硬闖進來。

身穿八卦衣，頭戴文士帽，手握串鈴，一臉市儈氣，不是萬博先生還會有誰。

神叟余千知一進門，室內氣氛立變，大家沒再討論下去，亦無人出面招呼，只因此老愛財如命，利益擺中間，道義放兩旁，羣豪深爲不齒，故意冷眼相待。

萬博先生毫不介意，作了一個羅圈揖，嘻皮笑臉道：「諸位久違，我萬博先生這廂有禮啦。」

玉笛金童年幼貪玩，見大家都綳着一張臉，談論正事，他又插不上嘴，好生沒趣，一見余千知，總算找到一個說話的對象，稚氣十足的上前說道：「喂，守財奴，是不是想來興風作浪，趁火打劫，狠狠地撈一票？」

余千知拍拍他的腦袋，尚未開口，玉笛金童又道：「你一天到晚瞎嚷嚷，說甚麼萬事通，萬事知，萬事能，能知過去未來，又會治疑難雜症，我現在有病，替我治一治好不好？」

言來眉飛色舞，唱做俱佳，羣豪爲之莞爾，氣氛也隨之輕鬆不少，神叟余千知信口問了一句：「小鬼，你有甚麼病？」

玉笛金童煞有介事的道：「我這個病十分古怪，吃飽了不餓，喝足了不渴，睡醒了不睏，手癢的時候老想打人，你說奇怪不奇怪？」

說到這裡，忍不住格格大笑起來，樂不可支。

大家受了感染，也跟着他笑口大開。

鬼谷谷主瞪了玉笛金童一眼，不悅道：「各位前輩正在談論武林興亡大事，那有你插嘴的餘地，還不快過來，再胡言亂語爲師的可要生氣啦。」

「是，師父！」

玉笛金童還眞聽話，立刻乖乖地回到師父身邊去。

病叟龍雲冷嘲熱諷道：「老怪物，你走錯地方了，想敲竹槓，發橫財，應該到菜市場去。」

萬博先生正經八百的道：「寃枉，老病鬼這一次可寃枉我萬博先生了，余某此來滿懷仁心俠骨，那些騙吃騙喝的玩意從此洗手不幹，決心追隨各位，要幹一番名垂千古的大事。」

羣俠半信半疑，病叟雲龍冷語相向道：「老怪物，你是發高燒？還是吃錯了藥，一向唯利是圖，不仁不義，今天怎麼變了樣兒？」

神叟余千知正容道：「病鬼有所不知，皆因月前幽冥教主楊威率衆跑到鬼谷，不問青紅皂白，逢人便殺，見屋就燒，一把火將鬼府燒成灰燼，余某一生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萬貫家產也付之一炬，頓悟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富貴好似浮雲流水，決心在有生之年重創一番俠義事業，與魔教週旋到底，知羣豪齊聚少林，特來投效。」

鬼谷谷主母女及康少峯等人，一聽鬼府已毀，齊都一震，病叟雲龍道：「燒得好，燒得好，這一把火總算把你燒醒了，燒得像個人樣兒。」

萬博先生一怔，康少峯道：「黑風崗附近在下救你一命，我當時怎麼說的？還記得吧？」

余千知馬上回說：「記得，當然記得，小老兒答應將少俠的寶劍一柄，明珠一串，原物奉還。」

「記得就好，拿來吧，如被燒毀，我要你加倍償還。」

「火勢一起，我萬博先生金不要，銀不要，拚着老命將明珠寶劍搶救出來，總算沒有失信於你。」

從懷中取出明珠一串，背上拔下飛雲堡康家的祖傳寶劍，余千知雙手遞過去，道：「明珠寶劍在此，敬請查收。」

康少峯伸手接過，冷然一哂，道：「諒你也不敢少！」將明珠收起，佩好寶劍，康少峯取出斷劍，轉對左慧姑道：「慧姐，師父他老人家臨終之前，交給小弟殘琴一把，斷劍一柄，我留下殘琴，妳把斷劍收起來做個紀念吧。」

慧姑徵得母親的同意後，將斷劍收下，佩在腰際。

不論是殘琴、斷劍，或是寶劍、明珠，都有一段辛酸的歷程，小峯與慧姑母女睹物思人，往事又在腦中浮現，神情黯然，滿臉憂傷。

神州一奇呂松林見此情景，深恐誤了大事，振臂高呼道：「各位，時間寶貴，分秘必爭，敢請即刻重返少林，給魔教一個迎頭痛擊如何？」

少林智通、武當一塵兩位掌門人早已等得不耐，聞言正中下懷，一致表示同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齊聲應合，個個鬥志昂揚，豪情萬丈，浩浩蕩蕩的離開靜室，奔往少林本院。

由於鬼谷谷主和余千知的拔刀相助，使羣豪實力大增，大家都恨楊威入骨，急於一顯身手，好似離山猛虎般一路狂奔，何消頓飯工夫，已至少林。

只見火龍迎風呼嘯，煙霧迷濛，一片混沌，甚麼也看不清，甚麼也看不見。

牆裡牆外，屍積如山，慘不忍睹。

少林諸僧早已淚下如雨，當先越屍而進。

小峯等人亦怵目驚心，悲憤欲絕，默然放步疾行，步向寺內心腹地帶。

所過之處，死屍遍地，有的是被白骨劍所殺，有的是被投入火中焚燒，皮焦肉爛，腥臭難聞。

火，依舊熊熊烈烈的燒着，濃煙瀰漫，遮天蔽月，房屋倒塌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這一座名聞遐邇的古刹，幾乎全部陷入火海之中。

羣豪繞寺疾走，追尋敵蹤。

不見幽冥教主楊威。

亦未見二鬼、三使。

所有的魔教徒衆俱已奔走一空。

只有烈火、死屍以及滿目瘡痍。

九州羅漢站在業已半倒的大雄寶殿前，昂首望着茫茫夜空，惡狠狠地宣誓道：「楊威，你好狠的心，趕盡殺絕，寸草不留，老衲但有三寸氣在，一定要將你碎屍萬段，誓復此仇！」

這也是大家的心聲，憤怒的吼聲響徹雲霄，人人怒髮衝冠，個個

磨拳擦掌，復仇的怒火燃燒着每一個人。

少林掌門人智通大師霍地一抖大紅滾金袈裟，一陣風似的向左前方奔去。

這事突如其來，大家正感納悶，遠處燃燒中的鐘樓上，及時傳來一陣急促而又有節奏的鐘聲。

少林智明大師解釋道：「貧僧掌門師兄正在召回門下弟子救火。」

智通掌門來去匆匆，這時已返回原處，大紅袈裟被火燒得百孔千瘡，全身上下遍是煙塵灰燼，顯得十分狼狽。

轟的一聲，鐘樓卒被火龍吞沒，全部倒塌下來。

但，鐘樓餘音裊裊，羣山迴鳴，仍自嗡嗡未歇。

不久，便見後山一帶，黑壓壓的湧出一片人潮。

正是少林寺幸而死裡逃生的弟子，當這數百人到達眼前時，智通掌門立即下令羣僧救人救火。

約莫過了一個多時辰，大火卒告全部撲滅。

而且，還從死神的手中救活不少受傷的和尚。

遺憾的是，少林古寺已毀去十之六七。

人員的傷亡也不輕，大約死傷一半左右。

所幸，有幾處僻靜的偏院逃過祝融之災。

天已大亮，羣豪齊集一處，抖盡身上的煙塵火灰，病叟雲龍緊蹙雙眉道：「照眼前的情形來看，楊威他們那一幫魔崽子可能早已遠去。」

神叟余千知的看法不同，道：「老病鬼的話我萬博先生不敢苟同，余某以爲楊老賊勞師動衆前來，在未將少林寺徹底摧毀，將九州羅漢、智通掌門乃至天下英雄置之死地之前，絕不會半途而廢，說不定正隱身暗中，待機而動。」

此話一出，在場之人全都一驚，覺得以幽冥秀士的行事作風，確有可能，之所以會暫時退走，用的是引蛇出洞之計。

然而，登高四望，又不見有何動靜，弄得大夥疑雲重重，莫知所措。

康少峯沉吟片刻後，忽道：「現在姑且別管姓楊的是否確已率衆離去，或者潛藏別處，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是在此地等他來決一死戰？還是直搗五虎嶺，先把他的老巢毀掉，反過來咱們在魔教總壇等他回來受死？」

鬼谷谷主柔和的目光從九州羅漢、神州一奇，武當一塵、病叟雲龍等人的臉上緩緩掃過，道：「小峯之言甚是，與其在此枯候，不如直搗魔穴，楊威如在，就與魔教放手一搏，不在就據守天險，張網以待，此乃攻守兩宜，進退自如之計，但不知諸俠高見如何？」

言來條條有理，頭頭是道，智通掌門、萬博先生、滄海遊龍莊宗毅等人意見一致，同聲道：「谷主高瞻遠矚，所見極是，爲今之計的確只此一途，別無良策，直搗魔窟乃最佳選擇。」

餘音尚未落地，羣豪正欲動身，倒塌的廟門口乍然奔來一人。

來人腦滿腸肥，一身油垢，左手拿着半隻燒鷄，右手拎着一把破酒壺。

病叟龍雲一見是醉叟解千愁，大聲吆喝道：「哈，醉鬼，你也來啦，這下可熱鬧了，是不是楊威火燒鬼谷，燒得你無處棲身，跑來少林出家當和尚？」

醉叟解千愁銅鈴也似的大環眼一瞪，口沫四濺道：「閉上你的烏鴉嘴，我醉老頭當不當和尚，與你無關！」

見神叟余千知也在現場，不由一怔，譏誚道：「赫，這個守財奴也在這兒，眞鮮啊，鬼谷混不下去了，想來少林撈香油錢？」

余千知怒眼圓睜道：「醉鬼，別狗眼看人低，我萬博先生可是滿懷俠義之心而來，要爲天下英雄扛大旗，不帶絲毫銅臭味。」

「扛甚麼大旗？」

「扛聲討楊威這個混世魔王的大旗。」

醉叟解千愁咬了一大口鷄肉，喝兩大口酒，齜牙咧嘴的笑道：「老小子，看不透從你的臭嘴裡還能吐出這種義貫千秋的話來，失敬！失敬！」

病叟龍雲冷哼一聲，道：「哼，這眞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滿口醉話，一嘴瘋言，許久不見，你還是惹人厭！」

醉叟臉一沉，滿臉不快道：「醉大爺是好是壞，干你屁事，少在老子面前倚老賣老，張牙又舞爪。」

「醉鬼，廢話少說，龍某只問你一句話，來幹甚麼？」

「遊山玩水，拈花惹草，高興幹甚麼就幹甚麼，你老病鬼管不着。」

「龍某偏要管！」

「老子偏不說，你待怎地？」

醉叟態度强硬，毫不退讓，一面喝酒吃肉，一面挺着大肚皮朝康少峯走過去。

病叟更火更怒，橫身攔住他的去路，吼道：「老怪物，你最好把話說清楚，如再吞吞吐吐，含混不清，就當你是魔教的奸細，亂棍打死！」

醉叟怒氣衝天道：「是奸細又

怎樣，病鬼好大的口氣，醉大爺一酒壺砸破你的腦袋！」

說幹眞幹，揚壺衝上去。

龍雲不甘示弱，蓄勢以待。

山雨欲來，如箭在弦，惡戰一觸即發。

鬼谷三叟，同稱並論，名滿天下，功力不相伯仲，生性却各不相同，一向格格不入，常常爭鬧不休，不是鬥嘴，便是打架，爲武林憑添不少趣談。

大敵當前，團結至上，呂松林深恐事情鬧僵，傷了和氣，忙上前排解道：「二位快請息怒，聽呂某一言如何？」

醉叟解千愁打了一個哈欠，醉言醉語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別躭誤醉大爺的睡覺時間。」

康少峯聽得刺耳，怒眉雙挑，就要發作。

呂松林畢竟是武林巨擘的身份，涵養有素，依然臉帶笑容道：「幽冥教横行無忌，血洗江湖，視我武林同道如芻狗，到處殺人放火。」

醉叟搖晃一下破酒壺，喝了一口酒，截口道：「夠啦，夠啦，醉老頭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聽別人長篇大論，呂兄究竟目的何在？就乾乾脆脆的直說吧！」

呂松林苦笑道：「老夫的意思是，想請解大俠鼎力相助，滅此妖孽！」

醉叟愁狂笑不止道：「醉大爺向來天不管，地不管，魔教肆虐，與我何干？我道是要請我喝酒，原來是爲了這些鷄毛蒜皮小事……」

康少峯實在按耐不住了，虎吼一聲，打斷他未盡之言，怒沖沖地道：「解千愁，少在這裡裝瘋賣狂，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留此效命，一條是抱頭滾蛋，再嚕七八嗦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醉叟自視甚高，幾時有人敢對他如此說話，勃然大怒道：「臭小子，你好大的狗膽，竟敢目無尊長，看醉爺爺怎麼教訓你。」

呼！半隻支離破碎的鷄骨頭照準小峯的面門打過去。

康少峯閃身一避，言冷色厲道：「打得好，本掌門初入鬼府時，平白無故的被你敲詐了三個響頭，今天要你加倍奉還！」

此念一生，出手無情，嗚！的一聲，「空谷傳言」横掃出去。

醉叟的動作也不慢，左掌「推窗望月」，右手破酒壺當作兵器來用，迎戰殘琴，口中還不乾不淨道：「媽的，少做白日夢，只要能勝得了醉爺爺，要我幹甚麼就幹甚麼，何況區區三個響頭。」

「醉鬼，話可算數？」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好，咱們一言爲定，接招！」

說時遲，那時快，康少峯話甫出口，殘琴已出手奏功，將酒壺砸破劈爛，脫手飛上了天。

酒壺一破，殘酒四濺，弄得解千愁滿頭滿臉都是酒漬酒雨。

可笑他自視甚高，目中無人，居然連人家用的是甚麼功夫都摸不清。

康少峯急於離開少林寺，進兵五虎嶺，存心速戰速決，右琴得手，左掌暴進，以御氣神功來對付解千愁。

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的確不凡，一掌拍出，勢如海嘯山崩，醉叟彷彿撞上了牆，碰上了壁，連呼吸都感到困難，悶哼聲中倒退丈五，一屁股栽坐下去。

解千愁功力不弱，衝南闖北，罕逢對手，凡是到過鬼府的人，多數都吃過他的虧，如今才一交手便敗下陣來，而且敗得這麼慘，不僅醉叟自己吃驚不已，羣豪同樣大感意外，讚嘆之聲四起。

康少峯雖然不齒醉叟解千愁的所作所爲，但彼此並無仇怨，是以出手極有分寸，醉叟一倒，小峯暗力即收，並未傷及內腑，很快便拍拍屁股站起來。

小峯語冷如冰道：「怎麼樣！你服氣不服氣？」

醉叟解千愁肅容滿面，鄭重其事道：「服氣！」

「服氣就好，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老夫理得！」

醉叟放浪形骸，好似一匹脫韁野馬，想不到還是位一諾千金的信人，當即噗通跪倒在地，磕起響頭來。

直教天下英雄雙眼發直，全都看傻了眼。

康少峯生於苦難，長於羞辱，生就一副倔强好勝的脾氣，心地却十分寬厚仁慈，見醉叟以花甲之年，對自己磕起頭來，反而覺得不好意思，忙道：「解前輩快別如此，在下剛才只是說笑而已，切勿當眞。」

孰料，解千愁却古怪得緊，扯開嗓門嚷嚷道：「我醉老頭子生來脾氣怪，跑了大半輩子江湖，從來沒有服過那個，但今天在你康少峯的手中性兩招便分出高下，却心服口服，鬼府門口的那三個響頭一定要還，你要是不答應，老夫就一頭撞死在這裡。」

果然，中規中矩的，一個又一個的磕起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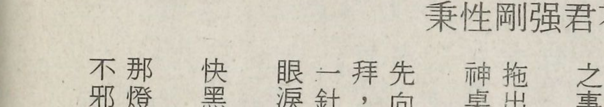
羣豪見此情景，暗暗慶幸又多了一位武林高手相助。

康少峯聽他說得認眞，未再加以攔阻，任由他去磕。

（未完•廿六）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秉性剛强君不邪　爲友報仇開殺戒

彤雲抹過斜陽，寒鴉飛掠老林，彤雲無聲，但寒鴉却發出哀哀長鳴，彷彿在宣達上蒼的忿怒，忿怒那人間的不平與醜惡。

君不邪，那個看上去神氣十足而又意氣風發的小伙子，雙手托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大大的眼睛裡噴出悲壯的眸芒，口中喃喃的道：「在山哥，小弟無能，小弟看着你被拖去菜市砍頭，小弟無法及時達成你心願找到証據挽救你，如今……」

君不邪以血手抹去臉上淚痕，緩緩的放下那顆人頭，再由身上取出縫織蔴袋的長針與蔴綫。

「在山哥，身首異處，難以投生，小弟爲你把這人頭再縫上，願你早早再投生，這找眞凶與報大仇之事，你放心，小弟承擔了。」

只見他把一隻大蔴袋中無頭屍拖出來，平放在這座荒野的山神廟神桌前。

君不邪把人頭湊合在斷頸上，先向那佈滿塵埃的二郎神拜了三拜，這才把大針扎向斷頸上，一針一針的加以縫合，那比滾水還燙的眼淚，便汩汩的滴下來了。

等到人頭密密縫合上，天色已快黑了。

君不邪把神案上的油燈燃上，那燈蕊泛青，火苗子在搖曳，將君不邪那略顯瘦長的身影反映在灰暗的土牆上，朦朧扭曲得有點失眞，有點像幽冥中的影像。

是的，就君不邪來說，這正是一場夢魘，他站在神案前面對着地上橫躺的老友屍體，不免感觸萬千，悲感無已。

他與常在山之間的交情有多深，實在說，比海還深，常在山曾在君不邪被七名大殺手圍殺中，奮不顧身的拚命趕到閻王坡，替君不邪挨了五刀，萬幸未死掉。

常在山是有家室的人，只不過常在山的母親氣憤他走入黑道，便再也不許常在山走回家門，但常在山却又是個孝子，他把妻兒留在家中侍候母親。

君不邪十分明白，住在無錫城東運河岸的常家三口人，只怕還不知道常在山已被斬首了。

君不邪亦曾勸說過常在山無數次，叫他與那個開賭坊的李寡婦少來往，少往那家「快活賭坊」走動，但常在山總是拖延着不置可否，如今証實，常在山還是中了賊人之計，被人栽了贓，硬說是他殺了柳條溝于大戶一家七口。

柳條溝滅門血案，只有一個人不相信是常在山幹的，這個人便是君不邪。

* * *

頭身縫合後的常在山屍體，雙目半瞌，臉色灰白，君不邪以手去撫摸着，當指頭觸及那早已冰冷的臉皮，君不邪全身有着顫慄，死亡竟會是如此的淒慘與無奈。

君不邪的心中有一股衝動，是的，死是人生的無奈，但他却必須爲死者持續些什麼，而且，那也幾乎可以說是他無可旁貸的職責。

常在山並未要君不邪爲他做些什麼，便是君不邪唯一一次花了五十兩銀子，三更半夜探過一次監牢，常在山也不曾要求君不邪爲他做什麼。

但君不邪心中明白，對於這位出生入死，肝膽相照的伙伴，他除了替他養活一家之外，便是爲他找出眞正殺害于大戶一家七口的眞凶，討還常在山一個淸白。

君不邪也須如此做，否則他一輩子也不會愉快。

腰間拔出尖刀，君不邪帶着一腔痛苦與忿怒，喃喃的道：「在山，以牙還牙，便是你無法手刃你的仇人，我也要千方百計的叫你含笑而去。」

有着裂骨之聲，幾顆牙齒已托在君不邪的掌中。

於是，二更天了。

君不邪從山神廟後面土坡走出來的時候，還是忍不住的回頭看看幾眼他堆起的那個土墳。

* * *

君不邪帶着幾許蹣跚踽踽而行，他的心中明白，在爲常在山尋找仇人之前，他必須弄些銀子送去無錫。

常在山一家三口住在運河岸邊，他知道常大媽的日子過得並不好，靠小船撈些太湖魚蝦過日子。

君不邪第一個想到的人便是李寡婦開的那家「快活賭坊」，意念心生，他已邁步往賭坊的台階走去，他就快跨步邁過門檻了，不料就在這時候，從屋內走出兩個中、青年大漢，三人就在門楣下幾乎撞在一起。

眞快，右面的中年怒漢忽的暴出一手抓向君不邪。

「他媽的，瞎了眼吶！」

君不邪閃身避過，那大漢一把未抓住君不邪，但燈光下，另一青年漢却指着君不邪嘿嘿冷笑，道：「好小子，是你這小王八蛋呀，閻王坡爺們沒宰了你，你他娘的多活一年多，終究又送上門來了。」

中年漢也看清是君不邪，一聲冷吼：「娘的，爺們輸了個鳥蛋精光，一肚皮的霉氣正無處發洩，小子，你倒楣吧，兒！」

君不邪先是一瞪眼，冷然一哂，道：「白虎堂的狗！」

中年漢一聽，伸手腰間去拔刀。

君不邪道：「怎麼，要殺人？」

青年大漢道：「殺你如同宰隻雞！」

君不邪道：「總不能在大街上殺人吧？」

中年大漢揚着手上尖刀，道：「你怕死呀！」

君不邪道：「不是怕死，是怕狗血髒了李寡婦的大門檻。」

他手一指，指向江邊，又道：「走，江邊殺人最方便，殺死以後一腳踢，屍體入江餵王八。」

他當先往江邊疾走，果然，兩個大漢緊緊的跟來了。

君不邪的心中產生個構想，那是個十分殘酷而又可怕的念頭，要不然，他的臉上為什麼露出一副可怕的冷笑。

* * *

江風陣陣，呼嘯着掀起沙土飛揚，灰暗的夜空，帶着幾許蒼茫，君不邪站在江邊一株老柳樹下面，看上去他好像對這個地方十分熟悉。

其實他還眞的常來這裡，有幾次是同常在山一起到這兒來。

他與常在山來此地，是因爲這兒夠荒涼。

荒涼的地方更容易策劃事情。

現在，君不邪冷視着前面走來的兩個白虎堂殺手。

君不邪當然忘不了一年九個月前，白虎堂七大殺手把他圍在閻王坡狂殺之事。

那個年輕人嘿嘿冷笑，道：「小子，這一年多你躲到哪個女人褲襠裡了，爺們四處找不到你。」

君不邪冷冷道：「別問了，出手吧！」

中年怒漢道：「好小子，仍然那副爽勁呀！」

另一年輕漢嘿嘿連聲，道：「周哥，咱們把這小子弄個不死不活，然後拖回去拷問，看他這一年來躲在什麼地方，什麼人敢收留他？」

姓周的中年大漢，道：「正是我心中想的。」

君不邪却淡淡的道：「這一年多君大爺在研究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姓周的大漢道：「研究事情，什麼事情？」

年輕的接道：「你娘的研究什麼事情？」

君不邪忽的彈身而上，口中厲吼如豹，道：「老子研究如何殺光你們的白虎堂。」

「殺！」

姓周的與年輕大漢已併肩迎上了。

半空中三團人影撞在一堆，那白刃挑起的冷焰，發出短而窒人的「咻」聲，隨之傳來幾聲哀嗥。

「啊！」

仔細看去，沙土地上跌落隻斷

臂，另一黑影往大柳樹撞過去，口中發出「絲絲」怪聲。

「想走？把命留下吧！」

這是君不邪的聲音，不知什麼時候，他的左手上已多了一把寬刃怪刀。

那是一把喝人血的怪刀，刀身上有凹槽，滴滴鮮血正自怪刀上往下滴。

那個年輕大漢已斜身往大柳樹後閃過去，却忽然雙手抱刀自另一邊閃出，便又閃出一片刀芒劈向追殺而來的君不邪。

「噹！」

「殺！」

君不邪的右手尖刀猛挑，左手怪刀已切過年輕大漢的脖子，於是，「轟通」一聲，巨大的身子已爬匐在地上，年輕大漢連叫的機會也沒有了。

中年大漢右臂已斷，他痛昏過去了。

只不過他再也別醒過來了，因爲君不邪奔過去狠狠的補了他一刀。

果然，兩具屍體被君不邪拋入江中了。

只有那條斷臂，君不邪很小心地取了一塊布巾把斷臂包了起來。

君不邪不會忘記一個人，那個人就是坑過他的當舖大亨趙其田。一年多以前，引來白虎堂七大殺手的圍殺，就是起因於姓趙的把他送當的一件玉獅子告知白虎堂大當家「天南瘋虎」王偉山。

玉獅子乃王偉山失竊多年的寶物，一旦得知是君不邪入當的，王偉山只說了三個字。

「殺了他！」

這就叫惡霸，姓王的也不問問君不邪是怎麼把玉獅子弄到手的。

閻王坡遭遇七大殺手圍殺，君不邪眞的是有口難辯。

* * *

現在，君不邪走向大街，當他走過李寡婦的「快活賭坊」時候，他還忍不住的一聲冷笑。

就在距離「快活賭坊」的斜對面，都快三更天了，那個翹得半尺高下的屋樑下掛着一盞血紅紗燈，有一塊半人高的大木牌子，仍然豎在門邊，牌子上面的那個紅得泛紫的大字……「當」，仍然惹眼。

趙其田的這家當舖，因地制宜的開在快活賭坊對門，這幾年還眞的收了不少精品寶物。

想想看，哪有當舖開到半夜不關門的。

趙其田的當舖就開到半夜三更天，只因爲夜裡來賭的人最多，當然，賭輸的人也不少。

趙其田深知個中道理，他等，當然是等輸的人上門來。

現在，君不邪來了。

君不邪是啣恨而來，他忘不了玉獅子那回事。

* * *

走進那道特別設計的窄門，君不邪半垂手的站在迎面一扇小窗前，却重重的把手臂彎挾的布包放在小窗下。

「當！」

小窗內有個朝奉先生先是扶正眼鏡，半瞇眼的偏頭看過來。

「這是什麼？」

他還伸手去摸，又問：「血腥不啦的！是什麼？」

小窗外，君不邪道：「看看不就知道。」

那朝奉果然雙手齊動，匆匆的打開布包，便也大吃一驚的向內退了三大步。

「你……」

「當！」君不邪低沉的聲音，令人聽了不自在。

朝奉似乎又定下心來，他也重重的道：「朋友，當金當銀當寶貝，幾曾有人當斷臂？咱們這兒不收這玩意兒，你老兄拿回去吧！」

「轟！」

君不邪歪肩暴出左手，左手自小窗伸進去，那小窗擋不住他這一衝，破碎了。

朝奉幾乎忘了閃躲，被君不邪一把揪牢。

「喂，你想幹什麼？」

君不邪咬着牙，道：「幹你娘的，開當舖的不收當呀！」

他牙齒咬得格格響，又道：「那些進得門來的人，那一個不是打斷牙齒和血吞，忍氣吞聲任宰割，娘的皮，你們的良心狗吃了，半夜三更仍開門，等人上渾當！」

朝奉似有恃無恐道：「咱們本來開的是當舖，當舖就是上當的意思，也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又不犯法。」

「咻！」

君不邪的怪刀已擱在朝奉的臉皮上：「你給老子少囉嗦，當，今天老子當定了。」

見了刀，朝奉才見吃一驚，臉色也蒼白了。

「南京是有王法的地方，你難道想殺人？」

君不邪大吼一聲，道：「王八蛋，你仔細看，看一看老子是什麼人？」

那朝奉定下心來仔細看，他立刻大吃一驚，道：「是，是你呀，你沒死呀！」

君不邪道：「我死了何人送你們上西天？」

朝奉左右瞟着眼珠子，聽了君不邪的話，忙搖頭道：「好，好，我收當，你……」

他拍拍那斷臂，又道：「你當多少？」

君不邪咬着牙，字字聲音出自牙縫，道：「一萬兩銀子。」

朝奉一震，道：「白玉獅子也只不過當了一千兩，這條斷臂我不要，萬兩銀子你拿去。」

「叭！」

「哎唷，你打人！」

君不邪沉叱道：「老子拿東西來當的，可不是來搶你的銀子，你把老子當土匪，老子不打你才怪。」

朝奉有些無奈，道：「好，收當，我叫管帳取銀子。」

君不邪冷笑，道：「你就算把你的兩個打手伙計也找來，一萬兩銀子也不能少，如果老子發了火，一萬兩便改要十萬兩。」

朝奉嘆道：「老橫呀，我認了！」

果然，朝奉不再叫管帳起來，自己打開鐵櫃取出十張大銀票。

朝奉把銀票一張張的數着，道：「一張一千兩，十張銀票你收着。」

君不邪再把銀票數一遍，他忽自懷中取出一張當票來，重重的砸在櫃枱上。

「這可是你開的當票，不會錯吧？」

朝奉一瞧，道：「不錯，這是你來當那玉獅子的時候由我開出的，當的銀子一千兩。」

君不邪道：「難爲你了，還記得蠻清楚。」

他忽的一掌拍在當票上，又道：「算一算，連帶利息一共是多少？」

朝奉道：「一年快九個多月，這……」

「算！」

朝奉道：「還算什麼，那件事情別提了。」

君不邪冷笑，道：「算！」

他手上怪刀猛一閃，朝奉的算盤托手上，只見他撥弄着大算盤，半天才無奈的道：「差七兩銀子五千兩，你看着我再打一遍。」

君不邪道：「不用了，娘的，當了一千兩，兩年不到變成五千兩，眞吃人不吐骨頭！」

他把手上的十張千兩銀票數了五張，連同他的當票一齊推向朝奉，道：「取回老子的玉獅子。」

朝奉一聽怪叫一聲，道：「是無天理呀，天爺，你明知玉獅子已不在我這兒，你叫我怎麼還你呀！」

「叭！」

「噢！」

朝奉捂住面頰，道：「你打死我也沒有。」

君不邪嘿嘿一笑，道：「沒玉獅子沒關係，賠呀！」

朝奉聽得一瞪眼，君不邪立刻又道：「當然，你如果還我玉獅子最好不過。」

朝奉道：「玉獅子早已在白虎堂王偉山王當家的手中，我怎麼還你？」

君不邪道：「那就賠呀！」

朝奉道：「賠多少？」

君不邪道：「十萬兩銀子。」

「十萬兩呀，你殺了我吧，值那麼多嗎？」

君不邪又咬牙了，突的左掌壓在朝奉的肩頭上，斜目怒視着道：「玉獅子……」

「哎唷，你別壓我……呀……」

朝奉的半邊身子往下歪，痛得齜牙又咧嘴。

君不邪道：「我是個十分講道理的人，我當然知道玉獅子不在你這裡，只不過那玉獅子太重要了。」

朝奉抗聲道：「既然重要，你爲什麼送我這裡當？」

君不邪道：「誰會知道，原以爲玉獅子是件至寶，你們收了以後會珍藏，永不再出世，娘的，偏偏你又送回王偉山的手中。」

朝奉道：「那是因爲王當家的有交代，南京城所有的當舖，誰敢不聽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玉獅子只不過玩物，會有什麼重要的？」

君不邪叱道：「老子沒時間同你解釋！」

朝奉道：「我此刻拿不出十萬兩銀子呀！」

君不邪冷冷一笑，道：「你拿不出，是嗎？也罷，我就大方些，你再給一萬兩銀子，餘下的九萬兩，我在十天以後的此一時刻，守在閻王坡等你送去。」

他忽的一聲低叱，又道：「娘的，你不會再暗中去白虎堂整老子冤枉吧？」

朝奉一聽，心中竊喜，忙搖頭道：「你放百二十個心，絕對不會！」

他匆匆的取出白銀一萬兩，當然又是十張千兩大銀票，一把塞在君不邪的手上，道：「拿去，算我今夜撞到喪門神了！」

君不邪連同桌上的五千兩銀票也收回來，一把揣入懷中，便帶着陰險冷凜與得意的神色，轉身走出當舖外，他已走出當舖外，還回頭一聲道：「罵吧，可是休叫老子聽到。」

那朝奉果然未大罵，他走出門外左右看，半晌，他才破口大罵：「我操你祖宗十八代，坑人不是這麼坑的呀！」

君不邪早已走遠了，他明白朝奉會罵大街，只不過這年頭誰都免不了背後挨罵。

* * *

君不邪要去見一個人，這個人他非去見不可。

這個人與那隻玉獅子有關係，也可以說這個人才是玉獅子的眞正主人。

江湖老怪「邪神」司馬太白就是君不邪要去見的人。

「邪神」司馬太白就住在太湖，只不過想找到他也還眞不容易。

君不邪例外，因爲君不邪是唯一知道司馬太白在太湖行踪的人。

無錫就在太湖岸，對於君不邪而言，他去探望好兄弟常在山的家，也算順道。

* * *

常在山一家三口共三代，常在山他老娘快六十歲的人了，搖着櫓櫓湖面行，小船依然快如箭一般，老太婆帶着兒媳與小孫子，苦哈哈的過日子，好像早已忘了那個在黑道上打滾的常在山。

現在，君不邪來了。

君不邪早就來了，他默默的坐在一片石岸上，遙看着那條小船。

君不邪心中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常大娘的脾氣剛烈，兒子不成器，她把兒子趕走，媳婦孫子她來帶，但有一口老氣在，再苦的日子她一肩扛下來。

* * *

君不邪木然的未走到小船上，他不是怕見到常大娘，而是見了面不知怎麼對常大娘去說。

常在山被官家砍了頭，這種消息又是君不邪帶回來，君不邪永遠忘不了常大娘求他的事。

常大娘要君不邪把常在山從黑暗的深淵中拉出來，只要常在山能回頭，常大娘就會對君不邪叩十個響頭。

常大娘說這話的時候，君不邪的心中在流血，他明白這不是開玩笑，常大娘是當眞的。

* * *

就在君不邪木然沉思中，忽見小船過來一個娃兒，那娃兒只不過五六歲，看到君不邪便立刻大叫着奔來了。

「君叔，君叔來了。」

君不邪急忙迎上去，雙手便把娃兒抱起來了。

「阿成你又長高了，哈……」

君不邪笑得十分不自然，他也以爲自己的面孔必然十分不自然，這娃兒失去了爹，往後……

娃兒與君不邪走向小船，船上的常大娘與媳婦二人正在做早飯。

君不邪連夜奔來無錫，他竟然不覺累。

常大娘不但看君不邪，她也看岸上遠處，老人家當然想看到兒子，如果在山回來，而且與君不邪一同回來，她的心中必然熱呼呼的。

「是你呀，不邪，上來吃早飯吧！」

常在山的媳婦于氏也對君不邪笑迎着：「快上來吧，飯也剛弄好。」

君不邪笑得更不自然，他坐在船頭上，一手拉住娃兒，笑對常大娘道：「都這麼高了，長得也結實，眞像在山哥……」

「別提那畜牲，我老婆子早就沒有那個兒子了！」

君不邪道：「大娘，在山哥的本質並不壞，他只是……」

常大娘道：「不邪，再提他，我攆你下船！」

君不邪道：「好，我不再提他了。」

他自懷中摸出十張銀票，狠狠的塞在于氏手中，道：「大嫂子，日子總是要過的，收下吧！」

于氏一怔，她看向婆婆。

常大娘道：「這是誰的銀票？如果是那畜牲的，我一把火燒掉它！」

君不邪忙舉手發誓，道：「不，絕對不是在山哥的，是我的。」

常大娘忽的臉色灰蒼蒼，道：「你……爲什麼送來這麼多銀子？你……」

君不邪猛然一緊，他只好口出謊言了。

「大娘，最近我賺了一票，這銀子我賺得安心，妳們放心的只管花用。」

他緩緩的往船下走着。

他已經往石岸那面走，忽的背後響起呼嚕風響。

君不邪不用回頭看，已知是常大娘來了。

一把揪牢君不邪，常大娘在君不邪的背後開了口。

「不邪，把話交代清楚再走。」

君不邪緩緩轉過身子來：「大娘，妳的功夫還在呀！」

常大娘叱道：「少對大娘打哈哈，說吧！」

君不邪道：「大娘要我說什麼呀？」

君不邪也發現常大娘眸芒精射，手指如鈎的抓緊了他的衣裳不放。

常大娘道：「十多年了，大娘我把你當自家人，你小子忍心再騙大娘？」

「可是，可是……」

「別可是，大風大浪我經過，便是天塌又怎樣？」

君不邪怔怔的有些張口結舌：「在山哥……」

常大娘道：「說實話！」

君不邪道：「在山哥他……」

「他死了，是不是？」

君不邪道：「在山哥是寃枉

的。」

常大娘哈的一聲笑，君不邪竟然看不出常大娘的笑是什麼意思。

其實那是悲憤，是無奈，也是悲哀的冷笑。

她老人家鬆了手，揮着手，木然的道：「你走吧，他這一天的到來，我已等了幾年了，他……」

君不邪未走，他想勸說些什麼，但常大娘却已飛身上了小船。

就在小船上，常大娘尖聲大叫：「他眞是寃枉的？」

君不邪立刻回應：「是的，大娘，我保証。」

他往小船走，但小船却離了岸。

君不邪站在岸邊看過去，那小船已在半里外了，不料却在那煙雨浩渺的太湖面上，傳來了十分尖銳有力的喊叫與廻聲。

「在山，在山吶，你活着不回來，死了總該回到娘身邊了吧，唷，我的在山兒呀，回來吧……回來喲！」

聲音中挾雜着哭號，聽得人心肝欲碎。

常大娘個性剛烈，但在得知不成器的兒子慘死之後，母性的至愛難以抛却，聽她的哭喊，就知道她的一切希望已經滅了。

君不邪早就落淚了，只不過他也在咬牙。

他暗中把手壓在口袋上，因爲口袋中有常在山的東西。

君不邪不把這幾粒東西交給常大娘，因爲他早已下了個決心，那是個可怕的決心。

* * *

君不邪要去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邪神」司馬太白。

君不邪在一年八個月前，被白虎堂七大殺手堵在閻王坡圍殺，幾乎性命不保，黑暗中他被一個人救走，而常在山却也挨了五刀未死。

那個救走君不邪的人就是「邪神」司馬太白。

繞過一處河灣，一排老柳樹下拴了一條小船，君不邪的人剛往小船走過去，附近的大柳樹上忽的躍下一個人。

此人落地無聲，手上抓了個石頭，君不邪轉身看過去，只見這人手上的石頭已成粉碎。

君不邪忙迎上去施禮，道：「前輩……」

那是個五旬上下的灰髮老人，他雙目深凹，大鼻子翹得有些朝天樣，一襲長衫泛灰色，不但是額頭青筋暴露，便是他的雙手也鼓出條條青筋來。

那老者正是「邪神」司馬太白，只見他把手一伸，沉聲道：「拿來！」

君不邪木然一笑，道：「前輩，我……」

老者「邪神」司馬太白臉一緊，道：「怎麼，莫非你小子拿了玉獅子，打算逼老夫爲你做三件事呀！」

君不邪忙搖手，道：「前輩，沒有那回事情，不邪絕不會有那種思想。」

「邪神」司馬太白道：「那就是你尚未得到手了？」

君不邪道：「是的，前輩，我遇上朋友被斬首，我不能不先爲朋友收屍……」

司馬太白雙目一厲，叱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你不收屍，官家自會收屍，要你多的什麼事，你實在不該誤了老夫的大事。」

君不邪道：「前輩放心，不邪用了點心計，誘那白虎堂頭子『天南瘋虎』王偉山出馬。」

「何時？」

「距今尚有七天。」

「在什麼地方？」

君不邪道：「就是在前輩曾救過我的附近。」

司馬太白道：「在那閻王坡呀？」

君不邪道：「不錯！」

司馬太白道：「還有七天，你就應該好好找個地方，把老夫傳你的『羅漢腿』與『乾坤刀法』勤加多練，跑回太湖幹什麼？」

君不邪道：「前輩，不邪爲了求勝，才會再來打擾，聽說那王偉山的武功高不可測，不知他……」

司馬太白已沉聲叱道：「好小子，你懷疑老夫傳你的武功呀，他如果武功高不可測，又何需弄走老夫的玉獅子，企圖以玉獅子逼使老夫爲他出刀？」

君不邪嘆口氣，道：「唉，兩年前在下實在不知道玉獅子對前輩如此重要，全是被李凱坑的。」

司馬太白道：「別提你那個偷兒朋友了，你可以走了，休得把白虎堂的人引來！」

君不邪取了兩張銀票，他雙手恭敬送上，道：「知道前輩日子過得辛苦，這些銀子是孝敬你老的。」

司馬太白也不客氣的接在手中，臉色一黯，道：「爲了躲避被白虎堂的人找上門，我的日子是苦，你小子孝順，老夫收了。」

他說完轉身回到柳樹下的小船上，解了繩子便撐着小船往湖中駛去。

他幾乎忘了柳樹下發呆的君不邪。

望着小船進入迷霧的湖面上，君不邪頓時輕鬆不少，因爲他原本就是爲了把銀子分送給常大娘與司馬太白的，他只有把銀子送到，然後才會放手一搏。

就如同司馬太白說的一樣，時間不多，需找個地方勤加苦練，君不邪立刻拔身又往南京奔去。

＊　＊　＊

常在山是由李寡婦的熱被窩裡被一羣捕快抓走的，這件事的詳細情形，君不邪當然要弄個明白。

四天前君不邪去「快活賭坊」，他就是去找李寡婦。

現在，他不再由賭坊前門進去，他翻牆。

君不邪剛躍上賭坊的後院牆，還眞巧，牆裡面的黑暗中有響動，君不邪一瞪眼，不由低呼一聲。

「是你，阿凱！」

那是個短小精悍的年輕人，他雙目精光烱烱，溜圓的臉上有怒容。

這個小子可不正是江南道上這幾年甚負盛名的「神偷」李凱。

李凱看清楚是君不邪，他伸手拉住他低聲道：「我的好兄弟，是你呀，這兩年你去哪兒了！」

君不邪道：「先別問我，你來幹什麼？」

李凱道：「我呀，他娘的，我在查案！」

君不邪道：「查的是什麼案，改行當偵探了？」

李凱道：「阿邪哥，難道咱們不為在山哥翻案？就這麼白白的叫在山哥死掉？」

君不邪咬牙道：「阿凱，我也是為在山哥的事才會再來南京地。」

李凱道：「阿邪哥，事情好像有些眉目了。」

君不邪全身血脈一張，道：「怎麼說？」

李凱道：「這幾天我發覺知府衙門的惡師爺常往賭坊的後院溜，那傢伙同李寡婦姘上了。」

君不邪忿怒的道：「難怪阿邪哥被拉去砍頭，李寡婦躲得遠遠的不出面。」

他對李凱又道：「惡師爺又來了？」

君不邪一邊還望後院那間精緻的紅瓦房。

「阿邪哥，我正在等機會摸過去吶！」

君不邪道：「你不用過去，這件事情由我來辦，你快去找屠仁，咱們老地方見面。」

「阿邪哥，我已經三天未見拚命三郎了。」

拚命三郎就是屠仁，也是君不邪的好哥兒。

君不邪道：「快去找，快兩年未見他了。」

李凱狠狠的瞄了李寡婦的屋子，正要轉身，一隻熱呼呼的手已插入他的袋中了。

「收下，身邊不能少了銀子。」

李凱道：「阿邪哥，我不缺這些。」

他說的是實話，江南神偷，當然不少銀子花用。

君不邪道：「這幾天你收手，咱們要為阿山哥辦事，我不想哥兒們另生枝節。」

李凱越牆走了，像隻大狸貓的身段，走得無聲無息。

君不邪有些忿怒，他金剛怒目的一步一步往那座精緻的屋子走過去，現在，他已站在屋後的窗子外面了。

就在這時候，屋子裡傳來一聲嗲叫：「死相！」

這正是李寡婦的聲音，君不邪也聽過這種聲音，那是李寡婦的招牌口頭語，有幾位常到「快活賭坊」的豪客，也常聽李寡婦對他們如此撒嬌過。

一頓之後，君不邪低頭把雙目斜視過去，他發覺窗子是關上的。

君不邪伸出一根指頭沾上口水，輕悄悄的把窗戶戳了個洞孔。

君不邪並不急於看屋內，他往四下裡仔細看，因為他明白，知府衙門的這位惡師爺，出門總是少不了兩個跟班的人，那可是兩個功夫不錯的殺手。

半晌，突聽屋內傳來悉悉嗦嗦的聲音，屋內的燈也暗多了，隨之又是幾聲粗重的低聲哈哈。

君不邪立刻把一隻眼睛瞇起來，另一隻眼睛湊到孔洞往內望過去。

於是，君不邪忍不住的全身一哆嗦，只見那個風姿俏艷的李寡婦正赤裸裸的騎在一個巨漢的身上。

那個巨漢果然是江南出了名的惡師爺古來風。

古來風正四平八穩的仰面睡在床上，光景他是在任那俏寡婦在他的身上窮折騰。

有一種怪怪的聲音，交替着從那稍有晃動的床上傳出來，立刻令君不邪想到了常在山。

常在山不聽君不邪的勸告，常常來找俏寡婦。

常在山就曾笑對君不邪道：「兄弟，你如果同那女人睡過，你會永遠想她，因為她眞夠浪。」

是的，如果女人到了床上像個木頭人似的，這個女人就失了女人味。

天下不少女人就缺少女人味，反而一副女道學的樣子，令男人看了搖頭。

李寡婦不是豬，她今年二十八，聽人說她太厲害了，她的男人就是死在她肚皮上的。

屋內傳出哼唧聲，屋外也有人在冷哼，那是君不邪的冷哼，而且是無聲的冷哼。

君不邪為常在山可惜，常在山

就是死在李寡婦這兒，被官家活捉去的。

常在山被人栽了贓，柳條溝于大戶一家七口命案中，幾件贓物從常在山的身上搜出來，令常在山大呼冤枉，只不過沒多久常在山就拖出菜市砍了頭。

現在，君不邪忿怒的站着，屋內的聲浪也在變，惡師爺好像也發動了，因為大床有了吱呀響。

君不邪忍不住的又看進去。

他立刻想大吼，那不是在尋樂。

那是在打架，因為李寡婦對惡師爺又抓又咬，惡師爺也回抓。

原來這兩個人都是虐待狂人物。

君不邪看得火大了，他低頭地上看。

附近院牆下面有幾塊石頭，君不邪走過去，他撿拾其中一塊面盆那麼大的托在手上。

就在這時候，屋中的聲浪更大了，李寡婦有哀號聲，那是女人乞求的聲音。

只不過君不邪已不再多看了。

君不邪走到大窗下，他雙手貫力舉起巨石，不聽吼聲，便奮力的砸向大窗。

君不邪只在嘴巴中迸出三個只有他自己聽見的字。

「你娘的！」

隨之一聲「轟」與「砰」，大窗立被巨石砸碎。

君不邪的巨石穿窗而砸在大床上，屋子裡傳來一聲驚呼：「哎喲！」

又一聲吼叱：「外面什麼人？」

緊接着又是兩聲大吼：「張彪，石天貴！」

惡師爺與李寡婦忙壞了。

二人忙着穿衣褲，李寡婦好像挨了石頭砸，還正自一個勁的哎呀！

這時候，便是再旺盛的慾火也全被君不邪這一塊巨石砸跑掉。

這二人的心中只有同一個念頭，那就是快把遮羞的衣裳穿妥當。

誰這麼缺德呀，好端端的驚散一對野鴛鴦。

那惡師爺還在呼叫他的兩個保鑣殺手，他叫，只是在為自己壯膽。

因為他擔心會有第二塊石頭砸過來。

惡師爺古來風也為自己慶幸，因為李寡婦替他挨了那一石頭。

李寡婦在他的上面正瘋狂，當然由李寡婦挨石頭。

＊　＊　＊

很快的，古來風當先提刀奔出屋外面，李寡婦未出來，她在屋內大聲叫。

「春花，春花，找他們快來，後院有賊呀！」

附近廂房奔出個女侍，那女侍跑到房門口。

「老板呀，賊在那兒？」

惡師爺已提刀往前院走，前院是賭場，五十七個賭客們正賭得起勁。

惡師爺的兩個保鑣的，張彪與石天貴二人當然也正在前院賭，那裡會想到師爺後院出了事。

春花的出現，令李寡婦也放心大膽的走出屋外，她對春花吩咐：「快叫他們來呀，我房中被人拋進一個大石頭，妳進去看看！」

春花不看，她往前院找人去了。

君不邪早走遠了。

君不邪把石頭擲進李寡婦的大床上時候，就躍出了院牆，他不會留下來替自己找麻煩，至少在現在他不願同官府的人幹上。

君不邪雖然躍出後院牆，他却又繞到「快活賭坊」的前面大門。

還眞巧，只見惡師爺古來風臉色蒼白又咬牙切齒的走出來，他身後緊跟着兩個大漢。

三個人均是便裝，那張彪與石天貴邊走邊看左右，光景是每個人都成了嫌疑犯。

君不邪也站在台階下，他還低頭彎腰讓道，只差未開口說一聲「請」。

現在，君不邪走進「快活賭坊」了，君不邪這一回不是來賭的，他找李寡婦。

他走到賭坊通後院的迴廊暗影中未再走進去，因為他發覺五個賭坊保鏢兄弟還在各處奔跑着，想是在找那個缺八輩子德的傢伙了。

君不邪出現了，那是在五名大漢往前院走回來的時候，他才大搖大擺的迎上去。

君不邪的口中還直叫：「老板娘在不在？」

有個保鏢頭子迎上君不邪，那人上下看看君不邪，半帶懷疑的道：「你……老弟面善得緊。」

君不邪道：「過去常來這兒送幾個的人嘛。」

忽見右邊一個大漢指着君不邪道：「你……你不是那個與拚命三郎，還有個被砍頭的常在山在一起的小子嗎？你……沒死呀！」

君不邪反而笑笑，道：「兄弟，有時候想叫一個人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不對？」

五個大漢齊瞪眼。

君不邪又道：「各位，請讓路，我找你們老板娘。」

五個人果然分兩邊站，只不過當君不邪走向後院那間精舍的時候，他們五人也跟上來了。

君不邪並不放在心上，他還回

頭衝着五個人笑笑。

如今的君不邪，並非是兩年前的江湖混混，他自從習了江南「邪神」司馬太白的幾手絕活以後，已是武功大進，便氣度上也長進不少，否則，便是剛才的幾句話，君不邪早就出手了。

* * *

李寡婦有個貼身丫頭叫春花，這女子正在屋子裡忙着整理大床吶！

李寡婦氣咻咻的坐在正門內的大桌邊，那光景只差未開口大駡。

君不邪已到了門口，李寡婦還未發現，直到君不邪開了口，她才抬起頭。

「老板娘！」

李寡婦好似見了瘟神，她一彈而起。

「是你……君不邪……你……還……」

君不邪接道：「還沒死，是嗎？」

李寡婦心中在駡：「今天是個黑皂日，什麼樣的霉事也出現了。」

心念間，她拉開臉來又苦笑，道：「君兄弟，你是在山的好兄弟，進來坐呀！」

君不邪反而回頭衝着身後五個保鏢大漢，道：「各位，一齊進去吃茶了。」

他還把手一讓，就聽一人冷哼一聲，也眞整齊，五個人一齊回轉前面去了。

君不邪大步走進屋子裡，大馬金刀的坐下來。

李寡婦親自提壺把茶倒，細心的側身坐在另一邊。

那春花丫頭走出來，她發現是君不邪，也點頭笑了。

忽的，李寡婦抽出絲巾去拭淚，她哭了幾聲不見淚。

君不邪道：「老板娘，怎麼了，妳這兒又是兵又是刀的好像打過仗？」

李寡婦道：「不知那個缺德鬼，弄個石頭砸我的窗，幹什麼呀？我又得罪誰了，這是怎麼說嘛！」

她緩了一下，又道：「兄弟，在山死得慘呀！」

君不邪道：「老板娘，聽說在山哥是在你這兒被抓的，我想聽聽你怎麼說。」

李寡婦道：「兄弟，你是知道的，我李倩娘自從死了丈夫，沒多久在山就進了我的屋，我沒拿他當外人，我們雙方都滿意。」

君不邪手捧茶杯却仔細的聽，他不吭聲。

李寡婦又道：「那一夜，我們在一起，突然屋子被二十多名捕快圍住，在山幾次未衝出去，就這麼的被他們帶回府衙去了。」

君不邪道：「爲的什麼？」

李寡婦道：「後來聽人說，在山殺了柳條溝于大戶一家七口，手段殘忍呀！」

君不邪道：「妳沒出去設法搭救？」

李寡婦道：「兄弟，我們是私下好，明裡我是個寡婦，我師出何名，我無奈！」

君不邪也以爲李寡婦的話是無可厚非。

李寡婦一頓之後，反問君不邪。

「兄弟，早聽說你與在山是哥倆好，好得幾乎合穿一條褲子，便是你被人圍殺，在山只一聽說，便不顧一切的奔去支援你，奔去替你挨刀，如今在山出了事，你在什麼地方？你鑽到哪個老鼠洞去了？人死了你來問我，這像什麼話？」

君不邪聽得全身一緊，他幾乎無話回答。

李寡婦似乎得理不饒人的又道：「在山不只你一個朋友，怎麼的，全是酒肉朋友呀！」

君不邪忿然咬牙，道：「我來問妳，是那一個婊子養的，說是在山哥殺了于大戶一家七口？」

李寡婦道：「不知道。」

君不邪忽的一瞪眼，道：「妳眞的不知道？」

李寡婦道：「我怎麼會知道？」

君不邪冷冷道：「在山哥這才死幾天，娘的，妳已投入那個出了惡名的古來風懷裡。」

李寡婦忽的跳起來，戟指君不邪叱道：「好哇，原來是你這小王八蛋擲的那塊大石頭呀，你……」

她往君不邪撲去。

她以爲君不邪的功夫不會比常在山高，常在山她不怕，她當然也不怕君不邪。

李寡婦又怎知這兩年君不邪與「邪神」司馬太白在一起，而司馬太白一心想找回他的玉獅子，便把希望寄託在君不邪的身上，傳了他兩套絕妙的武功。

君不邪早就今非昔比了。

君不邪見李寡婦撲來，他很自然的使出「羅漢腿」來了。但見他上身猛一斜，下盤稍伸，人已矮了半截，等到李寡婦張臂猛一抱，君不邪已端坐在李寡婦剛才坐的那張大椅子上了。

看上去這二人似是交換個坐位。

李寡婦猛可裡扭轉身，她雙目一亮，道：「你小子爲什麼弄塊石頭砸壞老娘的大床？」

君不邪道：「妳應該立個在山哥的靈位，坐在神位前抹眼淚，而不是坐在那惡師爺的肚皮上窮折騰。」

李寡婦聽得大怒：「放你娘的屁，老娘子不是常在山的女人，我爲什麼立他的牌位，你……」

她第二次再撲向君不邪，不料君不邪也火了，他不拔刀，但豎起單掌，「呼」的一聲疾拍又削……

「叭！」

「啊！」李寡婦挨了一掌在肩上，仍然忍不住的一聲尖叫，身子往外撲去。

就在這時候，黑呼呼由院子裡衝來五個惡漢！

春花走在這五個大漢的前面。

春花是李倩娘貼身丫頭，她聽出君不邪與老闆娘之間的對話不對勁，有些火藥味，立刻溜去前院又把五個大漢找回來了！

春花眞是機伶，果然發現老闆娘挨了君不邪一掌，她側身對五個大漢，道：「揍他！」

五個大漢正要往屋內衝，君不邪急忙搖手，道：「各位，等等，等等呀！」

李倩娘冷叱道：「今天我要你死！」

君不邪道：「放心，我絕對不會逃走的，我便是眞的被你們亂刀砍，也絕不逃，只是想弄明白一件事。」

李倩娘低吼：「你還要知道甚麼事？」

君不邪道：「是何人往在山哥頭上栽的贜？」

李倩娘冷笑道：「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君不邪忽的恨聲，道：「是妳？」

李倩娘叱道：「放屁！」

君不邪却淡淡一笑，道：「我自會查明的！」

他指指門口五大漢，又道：「我不想打架，尤其是無謂的架，各位請讓路！」

李倩娘冷笑，道：「君不邪，你想就這樣走？」

君不邪道：「看在在山哥的面子，咱們雙方言和，又何必幹一架！」

「你怕了？」

「就算是吧！」

李倩娘臉色一寒，道：「好，你就由我這兒爬出去，我放你！」

君不邪道：「我的娘，你這是逼人跳海呀！」

李倩娘道：「也是叫你明白，快活賭坊可不是你們這種江湖混混囂張的地方！」

君不邪道：「你不覺得逼人太甚？」

李倩娘雙手叉腰吼道：「王八蛋，是你找上我這裡，你要爲你那一石頭負責吧！」

門口有個大漢咬牙，道：「原來是你這王八蛋擲的石頭，滾出來！」

門外的五人半圓形排開來，那架式就如同設下個口袋，要君不邪往口袋裏鑽！

「叭叭」兩聲，君不邪拍拍手，無奈的道：「得，我好像只好奉陪各位，別無選擇了！」

另一怒漢手上端的是一根大鐵棍，他吼聲狂唬，道：「滾出來！」

爲首的怒漢咬着牙，道：「幹掉他往江裡拋。」

「噗嚕」一聲起處，君不邪巧妙的到了門外面。

這時候再是多言也多餘。

這時候每個殺手均已充滿了殺機。

「殺！」

側面的兩個大漢已揮刀往君不邪捲殺而上，刀子發出咻聲，冷焰已閃電般到了君不邪的左右半尺地。

那個手持鐵棍的正面迎頭打，口中厲叱：「你給老子死吧，兒！」

另外兩人前側堵，唯恐君不邪逃走。

君不邪當然不會逃走，他甚至根本沒有打算就此走掉，他剛才的幾句話，也只不過逗逗李寡婦。

君不邪如果連這些江湖二三流人物也對付不了，他早就遠走高飛躲起來了，豈敢再找白虎堂的人一拚！

嘿然之聲仍在，君不邪的雙腿疾盤，那怪異得幾乎難以令人相信的身法，只不過左右前後搖晃一下，那兩把刀與一根打死人的鐵棍，全自他的身邊掠過。

君不邪晃動兩肩已到了那持鐵棍大漢面前，兩個人也幾乎嘴對嘴的撞一起。

「借你的傢伙一用。」

僅只這麼一句話，二人再閃開的時候，那持鐵棍的大漢幾乎整個上身撞到另一持刀再殺的漢子懷中。

也算那人反應快，急忙收刀一邊閃。

君不邪雙手端着大鐵棍，下盤已使出「羅漢腿」法了！

屋門下的李寡婦急叫：「快圍緊了他，別叫他跑了！」

「快活賭坊」的五員保鏢殺手也火了。

五個人一擁而上，便是有一人挨鐵棍，另外四人也必會幹掉君不邪。

君不邪當然明白這些，他才不會上這個當。

只見他把身子忽的矮一半，那鐵棍不用掃打，而是疾快的點過去。

就聽「叮噹」之聲起處，圍上的五個大漢紛紛提起一條腿，雪雪呼痛的往後退。

（未完・一）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 原野中了楊啟宇的毒後失去功力，又遭秋玉潔遺棄，心志頹喪、自我匿藏。一日，突然碰到陰美華，此女不但不計較兩位兄長被原野殺死之仇，反而對原野關懷備至，陰美華的誠意感動了原野，陰美華設計挾持楊啟宇為原野解了身上毒，欲帶原野去找了意師太復功，原野於客棧中等待，不料被秋玉潔騙走……



玩世不恭風流種　財豐藝高百變人

這話要是被第三者聽到，必然大吃一驚。他們應該是勢不兩立才對，這話從何說起？

小原不是到那「天香閣」去找過高張艷幟的藍芝嗎？

藍芝不也在郊外和他動過手拚過命？

為什麼此刻說出這些話來？他們到底是仇人還是友人？他們之間的關係未免太曖昧了吧！

原野道：「妳挺會耍人！」

「小原，你這是什麼話？」

「妳要我殺了妳的未婚夫，說他有十大罪狀，但我近來各方打聽，妳的未婚夫韋永年，並不是十惡不赦之徒。」

「總不能說他是好人吧？」

「我想知道，妳要我殺他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第一：他是壞人，其次是喜歡你！」

「我看却不是。」

「那你說是爲什麼？」

原野邪氣地笑笑，道：「辦了事再說如何？」

「你把我當什麼？」

「妳自己以爲妳是什麼？」

「至少我並不是眞的窰姐！」

「妳以爲所有的窰姐，都可以隨到隨上床？」

「照你這麼說，我連窰姐也不如了？」

原野聳聳肩，這小子永遠是那麼不在乎，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很難端架子，像秋玉潔、百里虹以及陰美華等，都難在小原面前建立自尊。

他不信任女人，所以玩世不恭，因爲她們對他都有企圖。

像藍芝這等人人喜歡的女人，很多人想花大把銀子和她清談一次都不能，小原却可以在此和她獨處。

甚至他此刻已站在她身子後側，她連動也未動一下。

她溫柔得像一隻小貓。

小原托起她的下顎看了一下，然後把手放在她的左乳峯上，她推開他的手，他又把手往下移。

「你似乎把我當作了三流妓女。」

「如妳不是一流的，我還沒興趣。」

「聽說你還有女人！」

「男人一生中只有一個女人的很少！」

「你能不能尊重我一點？」

「男女之間怎麼尊重都不成，因爲女人總要在下面對不對？」即使在言詞上也不爲她留半點自尊。

「你能不能文明點？」

「走吧！不必浪費時間了！」

「在這情況下，我不會和你……」

「眞的？那我可要走囉。」

藍芝仰起臉，幽怨地看了小原一會，起身走入內一間，不久內間閉上門，木雕的內間上拉動的活窗「格格」作響。

「武林之花」在原野來說，幾句話就可以「辦事」。

更絕的是，小原完事之後，下床就要走人。

「你也未免太現實了吧？」

「我對妳說過，我來找妳，就是爲了這件事。」

「小原，你眞不是個東西！」

「這句話不算過份，我要走了，我會留下萬兩。」

「你不要侮辱我，我並非只值一萬兩。」

「我爲妳留下十萬！」

「小原，你說過，要告訴我那件秘密的。」

「什麼秘密？」

「你裝什麼糊塗？」

「妳是說『錢洞』和『束氣成雷』寶籙的事？」

「是的。」

「妳要我殺了妳的未婚夫，要我永遠欠妳的，又陪我上床，是不是就是爲了這個大秘密？」

「你把我看成什麼人？」

「我相信妳也不是那種人！所以我下次或者再下一次來找妳時，我可能會告訴妳的，再見了！」

藍芝要說什麼，又打住了。

她知道小原的脾氣，他不願作的事，殺了他也改變不了。

小原走了，藍芝急忙下床整衣。

她有時在想，和小原作這種事，到底是爲了那個大秘密抑或是這小子對了她的胃口？她自己都無法了解。

這當然是有重大原因的。

不會是爲了小原的人品外貌，也不會是那調調兒合了她的脾胃。

每一點都有，但不會是主因。

現在，答案大概就快要揭曉了。

水榭頂上翻落一人，像片敗葉落地無聲。

藍芝拜下，來人抬抬手，道：「不必多禮！」

來人四十五、六，五十以下光景，衣着樸素，態度斯文，只要看一眼，就相信他是個讀書人。

文士在水榭內坐下，藍芝侍立一旁。

「他還是不說？」

「是的，又不便操之過急！」

「話是不錯，也不能拖延太久。」

「恩公再寬限我半月二十天左右，大概可以辦到！」

「但願如此！」

「恩公，世上眞有個『錢洞』？也眞有『束氣成雷』的奇絕武功嗎？」

「到如今妳還不信，就難怪妳迄未辦成這件事了。」

「小女子並非沒有盡力，只是這小子很滑，也很聰明，今天我提了一下，他似乎有些警覺，說我陪他是爲了這個大秘密。」

文士道：「的確，這小子是個人才，可惜不走正路。」

「可是也有人說他只是愛惡作劇，不能算是壞人。」

文士沒搭腔，喝了一杯茶就要走，却道：「加緊進行，以免夜長夢多，我要走了……」

身子冉冉昇起，十五六丈的水榭上空，一瀉而過，人已在牆外了，這一手「七子」中的人物，無一人能作得到。

藍芝站了好一會，似在發楞，也像在深思。

「我和小原上床，算是爲了這位恩人……」

連她自己都懷疑這一點，那就可想而知了。

任何一個女人只要和小原有一次「經驗」，就永遠也離不開他了，即使沒有上床，只要和他有過一段往還，也會被他的大而化之，天眞率性的風格迷住。

此刻她還在回味不久前原野在床上的粗獷作風。

＊　＊　＊

「六……六……六……」賭場中有人大聲吆呼着：「七七……八八……不要九……七……七……」

「叭」地一聲砸在桌上，接着就是一片驚呼。

賭場，就是這樣一個喜怒哀樂，瞬息萬變的地方。

原野在這桌牌九賭局上作莊。手氣不順，連輸六七把，三百萬快輸光了。

手法玩過，技巧不謂不熟，就是不靈。

大贏的是「出門」和「末門」。「天門」和他一樣，大輸特輸，也輸了將近兩百萬，這家賭場是關、洛一帶最具規模的一家，動輒數百萬兩的輸贏。

原野砌好了牌，正要打骰子，「出門」這個老傢伙道：「老弟，你還有多少枱面？要說清楚。」

原野道：「老兄你自管放手賭，你押多少我就賠多少，不會少任何一位一錢銀子！」

「話是好聽，動嘴皮子容易，拿出白花花的銀子可就難哩！老弟，你就把枱面亮出來再賭如何？」

原野身上光了，枱面上的銀票也不超過二十萬兩。

小原一急，拍拍胸膛，道：「

老兄，你看我這條命能值多少？就押上這條命如何？」

這老人乾乾癟癟地，留了撮山羊鬍子。只不過眼神烱烱逼人，太陽穴高賁起，應是個高手。

老頭瞇着眼瞄了他一眼，道：「你能值多少，這是很難說的，我對你這條命有點興趣。」

原野道：「老頭，你畢竟識貨！」

老頭道：「老弟，話要說在前頭，賭局一散，就要結清，言出必行，老弟可要酌量了。」

旁觀者有人道：「兄弟，犯不着賭命呀！」

另外有人道：「他輸了三百多萬兩，可能是他祖上遺留下來的全部家財，他似乎非賭命不可了！」

「天門，」和「末門」都下了注。

小原搓着骰子，全神貫注，他一定要贏，錢他不怎麼在乎，因爲不是自家裡帶出來的，他賭的是一口氣。

賭場上乍看是賭錢，實際上是在賭氣。

原野打出了骰子，這一次算是孤注一擲，不成功便成仁，所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骰子停止，正是他要求的四點，他拿末牌。

他暗暗地呼了口氣，總算保了本。

這一次可以把他輸的全贏回來，還有餘呢。

此刻「出門」已配好放下了牌，神秘地向他笑笑。

「天門」也配好了牌，顯得緊張不安，因爲他輸慘了。

此人不像小原那麼洒脫，對金錢看得不重。

「末門」向「出門」眨眼，二人顯然是一伙的，此刻也放下了牌，而且是押了兩道，四扇牌九往往如此下注。

小原這才抓起自己的牌一看，不由心頭一凉。

他要的牌是前面「地七九」，後面是「天九王」。

他這一副牌，前面是三點，後面是五點。

怎麼會這樣？小原自信手法夠細膩熟練的了。

這答案是很簡單的——他遇上了「郎中」。

想想剛才「出門」對他神秘的一笑，那其中包羅萬有，也許在譏笑他得意得太早了吧？

大家都掀了牌。

「出門」是前「地七九」，後面是「天九王」。

這不正是小原應該抓到的一副牌的？怎會在他手中？

此刻小原心中只有「厲害」二字。

這似乎不是一般的詐賭手法。因爲牌是小原作的，又是他砌的，當然，打骰子他也下了功夫，而且正是他希望打出的點子。

這樣嚴絲合縫地配合好了，爲何拿到的是另一副牌？

一片惋惜聲中，屋中登時緊張起來。

因爲小原輸掉了他的小命。

老頭把枱面上的銀票一點，計九百七十五萬兩，道：「老弟，你還要賭嗎？」

「再賭一把如何？」

「老夫並不想再賭了，我以爲結了帳再賭，就更有意思了！」

「天門」是「一二」開步走，「末門」是前七點後面是「雜九」，還是勝小原，只是「天門」也輸錢。

幾乎每一把都是如此的。

小原站起離桌，道：「老兄，命是輸了，你要有本事拿去才行！」

老頭笑笑道：「對對！老夫雖然是個大贏家，要是拿不走贏的錢，贏了也是白贏……」

他往上撲，小原繞桌一轉，就到了老頭的位子處。

此刻旁觀者早已破門而出，以免受到池魚之殃。

小原順手一抓，把老頭枱面上的九百多萬兩納入袋中。

這一手並未使老頭太吃驚，因爲他有把握生擒他。

小原再轉一圈，穿窗而出。

窗外有個厠所，閃入厠所中閉上門。

老頭一推門，裡面有女聲道：「誰呀！」

老頭掉頭追了出去。

小原聳聳肩出了厠所，進入一個漆黑的空屋中，這兒有兩張八仙桌子，本也是賭場的一部份，專供賭「紅黑寶」，近來賭這個的太少了，總是湊不起來，所以屋子空着。

小原往桌上一躺，心中盤算，老頭八成追到鎮外去了吧？他猜想，此人正是「七子」中的「風雲子」。

躺了好一會，這才出屋出鎮往南奔行。

他相信，「風雲子」在鎮外找不到人，必然折回鎮中。

如今他向南疾行，老頭絕對找不到他。

那知奔出五九里路，彎道盡頭閃出一人，正是精瘦乾癟的「風雲子」。

原野知道絕非敵手，要溜也來不及了吧？只不過他還是要試試看，往右側林中竄去，才入林，人家已在林中等他。

「小子，在外面混，這作風是上不了大枱面的。」

「老小子，你要這條爛命幹什麼？」

「的確，你這條爛命不值錢，老夫要的是你腦子裡面的大秘密，你很聰明，應該知道的。」

小原故作茫然之狀，道：「我知道什麼？」

「小子，我要那大秘密，以你的小命交換。」

「可是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小子，非要老夫動手不可嗎？」

「你動手就一定能行嗎？」

「風雲子」撲了上來，「七子」中人，小原並未輕估，此人以速度見長，招術詭譎多變，不出三十招，小原就支持不住了。

又過了三招，被制住了脈門，「風雲子」道：「小子，你說老夫行不行？現在咱們談點實在的吧！」

「老頭，不管談什麼，你都要放了手才能談。」

「風雲子」一鬆手，小原就是一式「鐵牛鋤地」狠攻而上，老頭哼了一聲，閃過，未出七八招，小原又被制住了寸關節。

顯然，這老頭對於制敵的關節及脈門十分在行。

「小子，我要那大秘密，也可以說，想和你分享那個大秘密。」

小原道：「你聽誰說的？」

「這個你就不必管了。」

「我知是知道一點，但不是很清楚。」

「『錢洞』在何處？」

「你跟我走吧！到了那裡我才知道。」

「小子，你可別玩花梢，你跑不了的。」

「我爲什麼要跑？我所以遲遲未去『錢洞』，主要是找不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同伴，因爲那裏十分凶險！」

「凶險？」

「對，第一，傳說洞中有一怪物，洞壁上還噴濺毒水，另外，附近還有悍不畏死的野人。」

「噢，有這回事？那你眞是找對了人。」

「怎麼？你不怕？」

「老夫見過世面，那種場面嚇不倒我。」

「那就走吧！不過我有個小小的要求。」

「只要不過份，你自管說。」

「我這人有個毛病——寡人有疾……」

「好色是不是？那簡單，你看上了哪一家的勾欄的姑娘，自管去玩，費用我來負擔，管你個夠！」

「老頭，我這人不玩則已，要玩就要夠看的。」

「對對，老夫年輕時也是如此，不玩則已，要玩就不馬馬虎虎隨便挑一個，一定要看起來養眼才行。」

「老頭你可見過『武林交際花』？」

「什麼？你看上她了？」

「是……是啊！這樣的女人玩起來才有意思呀！」

「小子，你簡直是……」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難道不是嗎？整個武林中人，不想玩她的人不多，試問有幾個人能如願？就是和她清談，也未必會被她接納。」

「其實我也只不過想和她清談一下，看看她到底有多美，世上有很多東西，吃不到拿不到，看看總可以吧！」

「只想要她陪你清談一下？」

「是啊！就憑我，想上她的床？下一輩子吧！」

「可以，這筆費用我來出。」

＊　＊　＊

「武林之花」門庭若市。

由於身份不同以及客人出手是否闊綽，而在接待上有所差別，小原和「風雲子」即是較受歡迎的人物。

「老頭，先付費吧！」

「多少？」

「十萬兩？」

「怎麼？談一會話要十萬，太離譜了吧？」

「這就叫着奇貨可居呀！」

「風雲子」爲了他的大秘密，照付不誤。

小婢認識小原，進去一通報，馬上就接見。

「風雲子」還以爲是這十萬兩銀子的力量呢，他那知其中的奧妙，小原一搖三擺地進入第二道門內院時，還向「風雲子」擺擺手眨眨眼呢。

「風雲子」以爲這小子好色，到了這裡絕不會跑。

原野又在水榭中和藍芝品茗交談。

藍芝負有使命，就盡可能大施媚術。

她身着輕紗細羅，脂玉般的胴體隱隱可見。

當然，他們還要上床。

小原此來的目的就是爲了這份激情——片刻之歡。

藍芝希望他來，是不是也爲了這個。

至少她也不排斥這個就是了，另外，也爲了完成恩人交付的使命，在床上，她和在床下一樣的出色。

有些媚術很多女人學也學不會。

只不過也有些女人一教就會，或者無師自通。

就像肢體上的一些本能，有的人本來就可以控制某部肌肉蠕動，有的人學一輩子也不成。

藍芝肌膚如雪，熱情似火，和在床下人前那種溫柔嫻淑的作風，絕對不同。

這種兩極的風格，男人都很喜歡。

事畢，藍芝又提到了那大秘密。

小原一邊穿衣一邊道：「下次來時，我可以告訴妳！」

藍芝也不强迫他。

她也相信，下次的間隔不會太久，下次他就不能推拖了吧？小原自後面走了，「風雲子」還在前面苦等。

問問小婢，清談是多久？

「一個時辰，大爺。」

「一個時辰也到了呀！」

「是的，大爺，貴友應該快出來了。」

「你們這兒有後門嗎？可以走後門嗎？」

「當然可以的。」

「風雲子」一驚，知道被愚弄了，花錢請人玩了女人，還被甩了，不由盛怒追出。此刻小原逃出了「武林之花」大宅，剛慶幸得意，前面有位文士負手攔住了去路。

小原沒見過這號人物，以為和「風雲子」差不多，道：「閣下為何攔路？」

這人負手翹首望天，却不出聲。

小原向此人旁邊掠出，這人一動，又擋住去路。

小原心頭一驚，此人的身手比「風雲子」又高明了，道：「尊駕何人？」

這人仍然不出聲，就在這時，「風雲子」追了來，小原心中一噱，知道又有希望了，急忙迎上低聲道：「此人把我挾持來此，你要擊敗他才行。」

「風雲子」仔細一看，不由心中打鼓。

小原道：「以你的身手和身份，應該有把握吧？」

「當……當然！」

「那就快動手吧！」

「風雲子」抱拳道：「是呂大俠嗎？」

「正是區區！」

「呂大俠為何難為這個小輩？」

姓呂的道：「呂某和這年輕人之間的事，別人又何必干與？人能有自知之明，總是一件好事！」

「風雲子」搓搓手道：「呂大俠有所不知，在下和這小子有一筆帳未算清，所以要去解決一下。」

「甚麼帳啊？」

「這小子欠下在出一筆款子……」

「多少？」

「約九百多萬兩左右！」

姓呂一怔道：「這麼年輕的人，他會欠你這麼多？」

「呂大俠有所不知，這是一筆賭債！」

「原來是賭債呀！」

「呂大俠似乎以為賭債並不重要是不？」

「正是如此！」

「試問呂大俠，如你賭輸了，要不要還債？如果呂大俠贏了，別人不還給你，你能否就此罷休？」

姓呂的淡然道：「呂某從不賭博！」

「呂大俠不賭，那當然很好，但並不能因為呂大俠不賭，就不重視賭債，況且這筆錢等於是他搶我的……」

「他能搶你的？」

「對！」他大致說了一遍。

為甚麼「風雲子」會如此低聲下氣地對此人說話呢？原來此人正是「三奇」之一的「武林才子」呂狀元呂景文。

呂景文看看小原，小原站在一邊吊兒郎當地偏着頭也望着呂景文，也許還不知道他是誰吧？或者已知他是誰？並不怎麼怕他？

呂景文微微皺眉，道：「是這麼回事嗎？」

原野道：「你怎麼會相信這老賊的話？」

「風雲子」一驚又是一怒。

他想不到緊要關頭這小子會抽他的後腿，厲聲道：「小子，你……你敢睜着眼睛說謊？」

呂景文道：「小友怎麼說？」

原野攤攤手，道：「呂大俠，在下眞不好意思說，可是如果不說，他就永遠沒完沒了……」

「既然如此，小友說了也好！」

原野故作難為情地道：「這老賊是個同性戀者，專門找年輕的童子，您說這多下三濫。」

「風雲子」氣得渾身發抖，太陽穴上的青筋都突出來了，他結結巴巴地道：「小賊，你……你居然敢信口胡謅破壞老夫的名譽……」

「呂大俠……」小原閃到呂景文附近低聲道：「老賊死纏不休，我不能不迴避他……」

「一次也沒有過？」

「沒有，雖然他要我扮演的不是雌伏的！」

「莫非他要你當小公雞？」

「對對！說出來怪不好意思的，他說反正我也不吃虧！」

「風雲子」要辯解，又無口才，氣極之下更說不出話來，呂景文道：「『風雲子』，你眞為武林中人丟人。」

「呂大俠……你……你千萬

別……別信這個小王八蛋的話，這個小王八蛋簡直壞透了，根本沒有這回事……」

原野攤攤手道：「這件事傳揚開去太丟人，所以他不會承認的！」

呂景文道：「我找原小弟有事，我們先走一步。」

「風雲子」眼珠子都紅了。

九百多萬兩泡了湯，大秘密也可能沒了，他就是明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此人的敵手，也要試試看。

「呂大俠，人是在下的，請勿帶走他！」

呂景文道：「你這人怎麼如此皮厚？」

「風雲子」厲聲道：「他說的全是謊言！」

「如是假話，他為甚麼不說別人要他作那事而說你？」

「那是因為這小子恨我在賭場上贏了他。」

「是不是詐賭？」

「不……不能說詐賭，那應該是……一門技藝！」

「以你的身份來說，進賭場已不應該！居然還詐賭，更是不應該了，你走吧！我今天放你一馬。」

「呂景文！」「風雲子」火了，道：「『三奇』之名固然響亮，却也未必能吃定我，我勸你還是把人留下！」

呂景文敞笑了幾聲，道：「好，今天有此機會見見『七子』中人，也算有緣，要想把人帶走。請出手吧！」

「風雲子」道：「老夫雖知有點不自量力，却不能被人家吃定……」說着撤下他的鬼頭刀。

呂景文未撤兵刃，他身上似也未帶兵刃。

「風雲子」剛才那幾句低調的話，就是拿話扣住對方，使對方礙於超然的身份不用兵刃。

那當然也等於為對方戴了高帽。

「風雲子」出了手，一連就是七刀，一氣呵成。

呂景文因為「三奇」中人，徒手接下「風雲子」却也不會輕鬆，一連退避了五六步。

「風雲子」非勝不可，鬼頭刀專找要害。

呂景文守了三十招，忽然變守為攻。

乍看好像對方的刀總是失了準頭似的！總是砍不到他的身上，所以小原看得呆了。

這工夫小原恍然而悟，此時不逃更待何時？

他相信這兩個人物找他必然都為了同一個目的。

任何一個他都接不下來，於是他溜了。

這二人當然都要全力以赴，可是「宇內三奇」畢竟高出一截，「風雲子」用刀還是不成，三十招後反攻為守。

五十招後，守多攻少，六十招稍過就挨了一掌。呂景文收手不攻，「風雲子」當然也無顏再攻。

這是他這輩子最糗的一次。

他用刀放手狂攻，竟敗在一個徒手的人手下。

「呂景文，後會有期……」「風雲子」揚長離去。

呂景文發出一串輕笑。

這是因為他掂出了「七子」的斤兩，也不過如此。

呂景文朝相反方向追去，不到兩盞茶工夫就追上了小原，小原知道，這一次脫身的機會不大。

就在這時，小原忽然隱隱看到一個中年女子身影。

本來小原還以為是秋玉潔呢，可是秋玉潔雖已三十多歲，身材還很苗條，姿態也很美。

這個女人的影子，就顯得軀幹走了樣。

有很多女人生一個孩子之後，身軀就變了形，比喻說腰變粗、臀變寬，胸部塌下，也就是腰不像腰，臀不像臀了。

這女人就是這個樣子，但是輕功却極高。

而且衣衫上有無數破點。

見衣如見人，小原隱隱猜出此人是誰了。

於是他主動地走近呂景文。

呂景文已領教了小原的花梢，但却不怕他道：「小子，你還能溜嗎？」

「溜，我為甚麼要溜？」小原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道：「我準知道呂前輩會追來。」

「追來又如何？」

「我想，也只有呂大俠能陪我到『錢洞』去。」

「『錢洞』唉……唉……是的，只有我和你合作才能達到目的！小子，你雖年輕，却頗有識人之能！」

小原低聲道：「有些人也具有這等功力，但晚輩却以為他們不可靠，徒有虛名……」

「你是指『風雲子』？」

「他算什麼？一個人渣而已！」

「那你是指的是什麼人？」

小原又壓低聲音道：「如『五毒散人』楊啟宇，以及『豹娘子』等等，都差不多了……」

呂景文微微一怔，道：「他們也在找你？」

「是啊！尤其是『豹娘子』，品行不佳，背後最會說人的壞話！不是有『背後莫論人非』的古訓嗎？」

「對呀！她說誰的壞話？」

「這……」小原攤攤手，道：「

呂前輩，我不便說出來，弄不好我就變成一個挑撥離間的小人了。」

「不妨！你儘管說！」

小原再壓低聲音道：「她有一次對雷道人及秋玉潔說，『宇內三奇』之中，數呂前輩最蹩脚。」

「噢？」呂景文微微色變。

只不過此人的涵養似乎還不錯，他笑笑道：「她還說些什麼？」

「她還說……還說……」他又攤攤手，表示不便說出來。

「說！我絕不會怪你！」

「他說，本來你只不過是『七子』中的人物，還不夠資格名列『三奇』，由於你肚子裡有點墨水，又會拍馬屁，所以另外二人『瘋和尚』和『盲道人』把你拉上了。」

呂景文的長眉挑動了一下。

「最重要的還不是這些，她說就算你的文事底子，也不怎麼高明，『狀元』之名，是由於你很會爲自己造勢吹牛而得來的。」

呂景文動了殺機，道：「你跟我走沒錯！」

小原道：「晚輩當然要跟前輩走，不過我要去方便一下，前輩少待……」

他走向亂岩中，正在解着下衣。

呂景文由下風轉往上風頭，以免有味道。

這工夫有人向小原撲來。

這人的來勢雖快，却因小原早已發現了她而有準備，往左一閃，就大叫起來：「救命啊，有人施襲……」

呂景文已視小原爲己有，那容別人插手？

他立刻一掠而去，其快逾風。

當他看清向小原施襲的人正是「豹娘子」季紅時，不由殺機頓起，他未想到是小原先發現了「豹娘子」而編出一套來觸怒呂景文要他們火併的。

小原心機靈巧，反應敏捷，壞主意一籮筐，因爲「豹娘子」的衣衫上有斑點，那是她的招牌。

「季紅，妳要幹什麼？」

「我要幹什麼關你什麼事？」

「這小子是我的朋友，妳爲何侵犯他？」

「你的朋友？別他娘的套近乎哩！我還以爲他是我的朋友哩！」

「我看妳早就欠揍了！」

「呂景文，你少咋唬！」

呂景文道：「對，我是空心老倌，我只會吹牛，名列『三奇』也是別人拉進去的對麼？」

這些話都是小原編的，「豹娘子」那會知道？

只不過她以爲呂景文在說氣話，她大聲道：「你本就是濫竽充數的假道學，假斯文……」

呂景文一出手，連續五掌，就把「豹娘子」逼退了五步。

「豹娘子」力圖振作，抽出緬刀力拚。

以緬刀對空手，七十招後「豹娘子」仍然不敵。

「豹娘子」想撤退，呂景文就是不放鬆。

這是因爲小原編造的謊言，使呂景文動了肝火，他非要「豹娘子」吃點苦頭不可，眞是流年不利。

「豹娘子」一旦有了怯意，就不成章法，不久就挨了一掌。

又打了三、四招，「豹娘子」又被蹴了一脚，「蹬蹬蹬」連退七八步，呂景文一掠而至，立掌砍劈。

「豹娘子」已無力擋這一劈之勢了。

只不過呂景文並未劈下，收了掌罵道：「不知妳現在對我這個假道學、假斯文有何感想？」

「豹娘子」栽得很慘，她能說什麼？

她本也是想覬覦小原的，此刻不由深深一嘆，在這紛擾的武林中，她的份量太輕了，有什麼資格與人家爭一日之短長？

她一言不發掉頭離去。

呂景文回頭一看，小原又不見了。

以呂景文的聰明和老練，也未想到小原編造故事使他和「豹娘子」動手而趁機溜掉，他還以爲小原還在方便呢。

到岩叢中去找不見人，呼叫也沒有回應。

「這小子溜了？他不是希望與我合作？」

其實小原就在岩叢附近的草中，不敢動彈。

這次他精了，在原地躲藏比離開奔逃安全些。

他索性在草中睡了一覺，天已經亮了。

估計睡了三個時辰以上，這才離開。

* * *

小原在玩骰子，他易了容，他目前不會作什麼正經事兒。

目前想抓他的人太多太多了，爲了安全，他把自己改變成一個濃眉大眼，臉上有斑點的中年人。

玩了一會，小贏七八千兩，當然不會過癮了。

就在這工夫有人吆呼道：「有興趣玩『梭哈』的朋友到這邊來。」

原野心中一動，竟是楊金虎這小子。

這小子還是那副德性，一身的綾羅綢緞，衣扣敞開，露出胸前茸茸的黑毛，眞配不上那一身綾羅綢緞。

不一會就湊成一桌。

小原也在其中。

約定一個枱面二十萬兩，一律

現款，不收抵押物如手飾及古董等物。賭的是自小七起的半副牌。楊金虎發了第一張明牌。

「出門」就是小原，是一張七。

「天門」是一張Q。

「末門」是一張K。

楊金虎是一張A。

A說話，出了三萬，全都跟了，但沒有人加錢。

楊金虎發了第二牌明牌。

小原是一張九。

「天門」是一張十。

「末門」是一張J。

楊金虎自己是一張八。

「末門」的J說話，出了兩萬，湊成五萬。

別人都跟了，楊金虎湊成十萬。

居然一家也未被打下，全跟了。

楊金虎又發了第三張明牌。小原是一張七，牌面是七九七。

「天門」是一張K，牌面是Q十K。

「末門」是一張十，牌面是KJ十。

楊金虎是一張九，牌面是A八九。

原野的七一對說話，他以手勢來答「梭了」。

他會啞人的手語，還相當流俐呢，怕楊金虎聽出口音。

楊金虎道：「他娘的，啞巴也敢賭這麼大！」

原野向他笑笑，楊金虎居然認不出來。

小原這麼一「梭」，沒有想到，一家也未被打跑。

於是發了第四張牌。

小原又來了一張七，明牌已是三張七了，至少也有「富爾豪士」的希望。

「天門」又來了一張九，嵌J順。

「末門」是一張Q，A九兩頭順。

楊金虎來了一張J，扣七就是「順子」，他還聲明，他是「同花順」，果然明牌是方塊同花呢。

既然枱面已梭了，只有掀牌了。

楊金虎雙手一張，道：「且慢，我還想和這位啞巴老兄賭一下。」

小原打手語道：「好哇！怎麼賭？」

楊金虎道：「再『奧賽』一百五十萬。」

小原以手語道：「可以，把枱面擺出來。」

小原又推出一百五十萬，楊金虎掏出一個錦盒，道：「這個足抵三百萬，我便宜賣了。」

小原以手語問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世上至毒——一步登天！一呼一吸之間即可上西天！」衆人大驚，尤其是觀者紛紛逃出屋外。

小原又以手語道：「毒物値錢，解藥更値錢，爲何不附解藥？」

楊金虎道：「啞巴老兄，你還挺內行哩！」他掏出另一個不同顏色的錦盒放在枱上，小原聽說過「一步登天」至毒。

於是掀了牌。

小原是四條七。

「天門」是「順子」。

「末門」也是「順子」，比「天門」的「順子」大。要不，他們不可能在猛砸之下，還會死跟到底的。

楊金虎本來一揭牌，就得意地笑着要收枱面，但被小原用手一撥，擋住了他的手，以手語道：「你要幹什麼？」

楊金虎大聲道：「爺們是『同花順』！」

此言一出，引起一陣大笑。

楊金虎低頭一看，楞了！

那是什麼「同花順」？本來他記得，暗牌扣了一張七，A可作六用，不正是個小「順子」？加上同花，就是「同花順」了。

現在，什麼都沒有了，連一對都沒有，扣的是一張Q。

小原雙手一圈，連銀票帶毒藥及解藥都掃了回來，一手把銀票塞入袋內，以手語道：「老弟，你這人太粗心大意了。」

站起來就離了座。

楊金虎一攔，就拉扯起來。

在別人心目中，小原似乎不會武功，要不怎會和楊金虎拉扯呢？

小原要走，楊金虎就拉住他不許他走。

扯了好一會，似乎小原動了肝火，以手語道：「你是放不放手？」

楊金虎道：「你這個傢伙八成弄詐，我明明看清暗牌是一張七，末了却變成了一張Q了。」

小原以手語道：「這是誣栽，輸了賴皮！」

原來「天門」也會手語，每一句都爲他翻譯清楚。

的確，擠在門口的旁觀者也以爲楊金虎是無理取鬧，輸不起找岔。

小原又以手語道：「此人是『郎中』，不信大家搜搜他的身，他身上藏有骰子、牌九和撲克。」

「天門」一譯了出來，羣情大嘩。

於是，都同意搜楊金虎的身。

楊金虎以爲反正自己身上沒有藏賭具，就同意讓他們搜，那知就在袖中搜出兩枚骰子，和三張牌九。

又在腋下搜出五張撲克。

楊金虎一呆，一時氣急，臉都發紫了。

小原以手語道：「各位小心，這小子可能惱羞成怒要揍人了。」

果然，楊金虎出了手。

只不過他出手不是要打別人，而是要揍小原。

因爲楊金虎知道自己身上不藏賭具，而這個啞巴却說他身上有，一搜之下，居然眞的有了。

他以爲這傢伙很邪門，一定是剛才拉扯時，在他身上作了手脚。

在衆人合擊楊金虎之下，小原溜了。

那張底牌當然是小原以細膩的手法調換的。

當時發到第二張明牌時，「天門」去數楊金虎枱面銀票數字，小原趁機看看他的明牌。

乍看他只是用一根指頭推推對方的牌而已。

就在這眨眼的工夫，已把手中預先扣的一張牌，偷偷地換了楊金虎的暗牌。

凡是玩假，都要藉重客觀條件，利用那瞬間消失的機會，所以剪綹也要懂心理學才行。

高明的剪綹之徒，他們知道扒竊對象何時會大意疏忽，何時會分神，他們就在大意、分神時下手。

＊　＊　＊

小原溜出賭場，陰美華暗暗跟着。

她一直不離小原左右，暗中保護。

當然也有監視或考驗之意，她要看看，小原到底有多花？到底心地如何？或另有用心？

她知道小原和藍芝的事，也知道他和秋玉潔的事。

甚至也知道百里虹和他的關係。

這一切她都忍下了，最重要的是小原對她，有沒有一點情意？屢次救他，有沒有一點感恩之心。

她也知道，男女之間不能以恩作情。

有幾次她拂袖而去，發誓不再見到他。

只不過沒多久，她就改變了主意。

此刻，秋玉潔忽然出現了。

上次她以毒駭走了秋玉潔。

這次再遇上，她知道有麻煩了。

「今天我要試試妳的毒。」

「我不輕易施毒，一旦用了就不會留情。」

秋玉潔道：「妳明知他是我的人。」

「我是知道。」

「知道還要黏住不放？」

「他從未愛我一天，所以我想殺了他。」

「殺他？」

「對，他騙了我的眞情。」

「既然騙了妳的眞情，你還尾隨着他幹什麼？」

「我想宰了他。」

「那麼狠哪！」

「把身子交給了他，他玩過之後，又說我既不好看，上了床又不活，像個算盤珠一樣，不撥就不動。」

秋玉潔心中一噱，原來是這麼回事。

的確，論姿色，陰美華的確不太好。

其實陰美華是耐看型的女人，也就是越看越好看。

陰美華知道非其敵手，爲了自救，只好編套可憐兮兮的詞兒，秋玉潔對一個可憐蟲，自然就不屑下手了。

「妳不是會施毒？」

「那不過是唬人而已。」

「妳走吧！記住！以後不准再找小原。」

「如果不期而遇，可不敢保証不殺他。」

陰美華走後，秋玉潔躺在草地上等人。

不久小原遠遠而來，她看得很清楚。

在小原來說，眞正是剛離狼窩，又入了虎口。

到了近前，小原才發現草地上躺着一個女人。

這女人的臥姿十分撩人，小原一下子就認了出來。

他心念電轉，又遇上她了，甚至是她在等他。

如果裝看不到就更糟，不如將計就計。

原野玩這套是祖宗輩，他躡手躡脚地走近，緩緩伸手到她的下體處，其實秋玉潔瞇着眼可以看到。

她本來對小原十分惱火，以爲他玩膩了。

見小原來這手也未拒絕，一下子就被他扯下了褲子，秋玉潔尖叫一聲：「你這個小渾蛋！」

立刻抱住了小原。

小原也就不客氣，一雙手捂住她一個乳峯，道：「大姊，我正在想妳，你就來了！眞是天助我也！」

秋玉潔冷靜地望着他，道：「你眞會演戲。」

「我演甚麼戲？」

「你小子玩了就跑，不管我想不想你！」

「誰說我不想妳，我只不過是不能在一個地方停下來而已，上次我不是帶走了妳的衣衫作爲紀念？」

「作紀念？你還敢說哩！不過使我無法追你而已。」（未完・五）